

# 明人創作小說選

新式標點自修讀本



上海中央書店印行

明人創作小說選

◁ 全 書 一 冊 ▷

1935

上海中央書店印行



明人創作小說選目録

韓秀才乘亂聘嬌妻吳太守憐才主姻簿……………	一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	一七六
盧太學詩酒傲公侯……………	一五	遼陽海神記……………	二〇八
劉小官雌雄兄弟……………	四四	灌園叟晚逢仙女……………	二一六
蘇小妹三難新郎……………	六一	郭挺之榜前認子……………	二三九
王孺人離合團魚夢……………	六八	綠衣人傳……………	二六〇
劉東山誇技順城門十八兄奇宗村酒肆……………	九五	韓晉公人盜兩贈……………	二六三
三山福地志……………	一〇五	書博鷄者事……………	二七九
吹簫女誘東牆……………	一一〇	唐解元玩世出奇……………	二八〇
金鳳釵記……………	一二八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二九一
滕大尹鬼斷家私……………	一三一	徐老僕義憤成家……………	三〇八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一五三	王冕傳……………	三二九
陶家翁大雨留賓蔣震卿片言得婦……………	一六四	等不得重新羞墓窮不了連掇高科……………	三三一

中山狼傳·····	三四五
惟內惟貨兩存私削祿削年雙結證·····	三四九
秦士錄·····	三六一
姚百華至孝受顯榮·····	三六三
阿留傳·····	三七三
鸞鸞傳·····	三七四

# 明人創作小說選

## 韓秀才乘亂聘嬌妻 吳太守憐才主姻簿

卽空觀主人

本節見續今古奇觀第十回。

詩曰： 嫁女須求女婿賢， 貧窮富貴總由天。 姻緣本是前生定， 莫爲炎涼輕變遷。

話說人生一世，滄海變爲桑田，目下的貴賤窮通，都做不得准的。如今世人，一肚皮勢利念頭，見一個人新中了舉人進士，生得女兒，便有人搶來定他爲媳，生得男兒，便有人捱來許他爲婿。萬一官卑祿薄，一旦天亡，仍舊是個窮公子，窮小姐。此時懊悔已是遲了。也有貧苦的書生，向富貴人家求婚，便笑他陰溝洞裏思想天鵝肉吃。突然青年高第，然後人家懊悔起來。不怨恨自己沒有眼睛，便嗟歎女兒無福消受。所以古人會擇婿的，偏揀著富貴人家不肯應允，却把一個如花似玉的愛女，嫁與酸黃齷爛豆腐的秀才，沒有一個人不笑他呆笨。道：『好一塊羊肉，可惜落在狗口裏了。』一朝天子招考，連登雲路，五花誥封香車，儘著他女兒受用，然後服他先見之明。卻說春秋時鄭國有一個大夫，叫



做徐吾犯，父母已亡，止有一同胞妹子。小姐年方十六歲，生得肌瑩白雪，口似櫻桃，鬢若堆鴉，眼橫丹鳳，吟得詩，作得賦，琴棋書畫，女工針黹，無不精通。還有一件好處，那一雙嬌滴滴的秋波，最會相人。大凡做吏的與他哥哥往來，他常在簾中偷看，識得那人貴賤窮通，終身結果，分毫沒有看錯。所以一發名重當時，卻有大夫公孫楚聘他爲婦，尙未成婚。那公孫楚有個族兄，叫做公孫黑，官居上大夫之職。聞得那小姐貌美，便央人到徐家求婚。徐大夫回他已受了聘。公孫黑原是不良之徒，便倚靠勢力，不管他肯與不肯，備著花紅酒禮，笙簫鼓樂，送上門來。徐大夫無計可施，次日備了酒筵，請他兄弟二人來，聽妹子自擇。公孫黑曉得要看女婿，便濃裝豔服而來，又自賣其富貴，將那金銀彩緞，排列一堂。公孫楚只是常服，也沒有甚麼禮儀。旁人觀看的，都贊那公孫黑，暗猜道：「一定看中他了。」酒散，二人謝別而去。小姐房中看過，便對哥哥說道：「公孫黑官職雖高，面貌雖美，只是帶些殺氣。他年決不善終，不如嫁了公孫楚，雖然有些小小挫折，久後可以長保富貴。」大夫依允，便回了公孫黑，許了公孫楚，擇日成婚已畢。那公孫黑懷恨在心，奸謀又起。忽一日穿了甲冑，外面用便服遮著，到公孫楚家裏，竟欲殺他，奪其妻子。已有人通風與公孫楚知道，連忙執着長戈趕出，公孫黑回手不及，著了一戈，負痛飛奔出門，便到宰相公孫僑處告訴。此時大夫都聚面議此事，公孫楚也來了，辯論了多時，公孫僑道：「公孫黑要殺族弟，其情未知虛實，却是論官職，也該讓他，論長幼也該讓他。公孫楚卑幼擅動干戈，律

常遠竄。當時定了罪名，貶在吳國安置。公孫楚回家，與徐小姐抱頭痛器而行。公孫黑得意，越發耀武揚威。至外人看見，都懊悔徐小姐不嫁得他。就是徐大夫也不免世俗之見。小姐全然不以爲意，安心等守。却說鄭國有個上卿遊吉，亦是公族，輪著他爲相。公孫黑思想奪他權位，日夜蓄謀，不時就要作起反來。公孫僑得知，便疾忙乘其未發，差官數了他的罪惡，逼他自縊而死。這正合著徐小姐不善終的話了。那公孫楚在吳國，住了三載，赦罪還朝，就代了上大夫職位，富貴已極。遂與徐小姐偕老。假如當日小姐貪了上大夫的聲勢，嫁著公孫黑，後來做了叛臣之妻，不免守幾十年的寡。即此可見目前貴賤，都是論不得的。如今再說一個生女兒的富人，只爲倚富欺貧，思負前約，虧得太守廉明，成其姻事。後來夫貴妻榮，傳成佳話。有詩爲證：

當年紅拂困閨中，有意相隨李衛公。  
日後榮華誰可及，只緣雙目識英雄。

話說國朝正德年間，浙江台州府天台縣，有一秀才，姓韓名師愈，表字子文。父母雙亡，也無兄弟，只是一身。他年十二歲上，就遊庠的。養成一肚皮學問。那韓子文雖是滿腹文章，却當不過家道消乏，在人家處館，勉強餬口。所以年過二九，尙未有親。一日，遇着端陽節近，別了主人家回來。在家數日，忽然心中想道：『我如今也好議親事了。據我胸中的學問，就是富貴人家，把女兒匹配我，也不辜負了他。却是如今世人誰肯。』又想了一會道：『說便是這樣說，難道與我一樣的儒家，我也還對他的女

兒不過。」當下開了拜匣，稱出束修銀伍錢，做個封筒封了，放在匣內，叫書僮拿了，信步走到王媒婆家裏來。那王媒婆接著，見他是個窮鬼，也不十分動火，任他吃過了一杯茶，便開口問道：「秀才官人幾時回家的？甚風吹得到此？」子文道：「來家五日了。今日到此有事相央。」便在家僮手中，接過封筒，雙手遞與王婆道：「薄意伏乞笑納。事成再有重謝。」王婆推辭一番，便接了道：「秀才官人，敢是要說親麼？」子文道：「正是家下貧窮，不敢仰攀富戶。但得一様儒家女兒，可備中饋，延子嗣，足矣。積下數年束修四五十金，聘禮也好勉強得出，乞媽媽與我訪個相當的人家。」王婆曉得窮秀才說親，自然高來不成，低來不就的，却難推拒他，只得回說道：「既承官人厚惠，且請回家，待老婢子慢慢尋覓。有了話頭，便來回報。」那子文自回家去了。一日只見王婆走進門來，叫道：「官人在家麼？」子文接著，問道：「姻事如何？」王婆道：「爲著秀才官人，鞋子都走破了。方纔問得一家，乃是縣前許秀才的女兒，年紀十七歲。那秀才前年身死，娘子寡居，家道雖不甚富，却也過得去。說起秀才官人，到也有些肯了，只是說道：『我女兒嫁個讀書人，儘也使得。但我們婦人家，又不曉得文字。目今提學要到台州歲考，待官人考了優等，就出吉帖便是。』」子文自恃才高，思想此事十有八九，對王婆道：「既如此說，便待考過議親不遲。」當買幾杯白酒，請了王婆，自別去了。子文又到館中，再坐了一月有餘。宗師起馬牌已到。那宗師姓梁名玉範，江西人，不一日到了台州。那韓子文頭上帶了紫菜的巾，身上穿了



腐皮的衫，腰間束了芊芊的縵，脚下穿了木耳的靴，同衆生員迎接入城。行香講書已過，掛出牌示先考府學及天台兩學。到期子文一筆寫完，甚是得意。出場後，將考卷謄寫出來，請教了幾個先達。幾個朋友無不嘆賞。又自己玩了幾遍，拍著桌子道：『好文字，好文字，就做個案元榜首，也不爲過，何況優等。』又把文字到鼻邊聞了一聞道：『果然有些王婆香。』却說那梁宗師是個不識文字的人，又且極貪，又且極要奉承鄉紳及上司。前日考試杭州嘉湖，無一人不罵他的，幾乎吃秀才們的毆打。曾編著幾句口號道：『道前梁鋪，中人姓富，出賣生儒，不悞主顧。』又有一付對道：『公子笑欣欣，喜兄喜弟都入學。童生愁慘慘，恨祖恨父不登科。』又把四書成語做著幾股道：『君子學道公則悅，小人學道盡信書，不學詩，不學禮，有父兄在，如之何其廢之。誦其詩，讀其書，雖善不尊，如之何其可也。』那韓子文是個窮儒，那有銀子鑽刺，十日後發出榜來，只見公子富翁都占了前列。你道那韓師愈的名字却在那裏？正是似王無一豎，如川却又眠。那韓子文考了三等，氣得目瞪口呆，把那梁宗師烏龜王八的罵了一場，不敢提起親事。那王婆也不來說了，只是勉強自解，歎一口氣道：

娶妻莫恨無良緣，

書中自有顏如玉。

發落已畢，只得蕭蕭條條仍舊去處館。見了主人家及學生，都是面紅耳赤的，自覺沒趣。又過了  
一年餘，正遇著正德爺爺上崩，遺詔册立與獻王嘉靖爺爺，就藩邸召入登基，年方一十五歲。妙選良

家女子，充實掖庭。那浙江紛紛訛傳道：『朝廷要到浙江各處點綉女。』那些愚民一個個信了。一時間嫁女兒的，討媳婦的，慌慌張張，不成禮體，只便宜了那些開綢緞的店家，吹打的樂人，服侍的喜娘，抬轎的脚夫，讀禮的僮相。還有最可笑的，傳說道：『十個綉女，要一個寡婦押送。』趕得那七老八老的，都起身嫁人去了。那韓子文恰好歸家，見民間如此慌張，偶閒步出門來，只見背後一人，將子文忙忙的拉了一把。回頭看時，却是開典當的徽州金朝奉，對著子文施個禮說道：『家下有一小女，今年十六歲了。望秀才官人不棄，願納爲室。』說罷也不管子文要與不要，摸出吉帖望子文袖中亂摔。子文道：『休得取笑。我是一貧如洗的秀才，怎承受得令愛。』金朝奉皺著眉道：『如今事情急了，官人如何說此懈話。若舉遲些，恐防就點了去。我們夫妻兩口兒，只生得這個小女，若遠遠的到北京去了，再無相會之期，如何割捨得下！官人若肯依從，便是救人一命。』說罷，便思量要拜下去。子文分明曉得沒有此事，他心中正要妻子，却不說破，慌忙一把攙起道：『小生積蓄，只有四五十金，就是不嫌孤寒，聘下令愛時，也不能穀就完姻事。』朝奉道：『不妨，不妨。但是有人定下的，朝廷也不來點了。只須先行謝吉之禮，待事平之後，慢慢的做親了。』子文道：『這到也使得，却是說定，後來不要翻悔。那朝奉是情急的，就對天設起誓來道：『若有翻悔，就在台州府堂上受刑。』子文道：『設誓倒也不必。只是口說無憑，請朝奉先回，小生即刻去約兩個敝友同到寶舖來，先請令愛一見，再求朝奉爲一紙婚』

約待敝友們都押了花字，一同做個見證。納聘之後，或是合裝的衣裳，或是頭髮，或是指甲，告求一件，藏在小生處，纔不怕後來變卦。』那朝奉只要事成，滿口應承道：『何消如此多疑。使得使得！一唯會命，只求快些。』一頭走，一頭說道：『專望，專望。』自回舖子裏去了。韓子文便到學中，會著兩個朋友，乃是張四維，李俊卿，說了緣故，寫著拜帖，一同望典舖中來。朝奉接著，奉茶寒溫已畢，便喚出女兒朝霞到廳。你道生得如何？但見：

眉如春柳，眼似秋波，幾片天桃臉上來，兩枝新笋裙間露。即非傾國傾城色，自是超羣出衆人。子文見了女子姿容，已自歡喜。一一施禮已畢，便自進房去了。子文又尋個算命先生合一合婚，說道：『果是大吉。只是將婚之前，有些閒氣。』那金朝奉一味要事成，說道：『大吉便是十分好了。閒氣自是小事。』便取出一幅全帖，上寫著道：

立婚約人金聲，係徽州人，生女朝霞，年十六歲，自幼未曾許聘何人。今有台州府天台縣儒生韓子文，禮聘爲妻，實出自願。自受聘之後，更無他說。張李二公與聞斯言。

嘉靖元年二月 日立婚約金聲

同議友人張安國，李文才

寫完，三人都畫了花押，付子文收了。當時便先擇個吉日，約定行禮到期，子文將所積束修五十餘金，粗粗的置幾件衣服首飾，其餘的都是現銀，寫著奉申納幣之敬，子壻韓師愈頓首百拜。又送張



李二人銀各一兩，就請他爲媒，一同行聘，到金家鋪來。那金朝奉是個大富之家，與媽媽程氏見他禮不豐厚，雖不甚喜歡，爲因點綉女結的親，只得收了回盤，甚是整齊。果然依了子文之言，將女兒的青絲頭髮，剪了一縷送來。子文一一收存，自想道：『若不是這一番哄傳，連妻子也不知幾時定得。』況且又有妻財之分，心中甚是快活。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暑往寒來，又是大半年光景。却是嘉靖二年，點綉女的訛傳已自息了。金氏夫妻，見安平無事，不捨得把女兒嫁與窮儒，漸漸的懊悔起來。那韓子文行禮一番，已把囊中所積束修用個罄盡，所以也不說起做親。一日，金朝奉正在當中算賬，只見一個客人跟著一個十七八歲的孩子，走進鋪來，叫道：『姊丈，姊姊在家麼？』原來是徽州程朝奉，就是金朝奉的舅子，領著親兒阿壽，打從徽州來，要與金朝奉合夥開當。金朝奉慌忙迎接，又引程氏朝霞都相見了。敍過寒溫，便叫煖酒來吃。程朝奉從容問道：『外甥女如此長成了，不知曾受聘否？本不該如此說，但大兒尙未有室，姊夫若不棄，做個中表夫妻也好。』金朝奉嘆口氣道：『便是呢！我女兒若把與內姪爲妻，有甚不甘心處。只爲舊年點綉女，心裏慌張，草草許了一個韓秀才。那人是個窮儒，我看滿臉都是文，一世也不能發跡。前年梁學道來，考一個三等，料想也中不成。教我女兒如何嫁得他！也只是我女兒沒福，如今也沒得說了。』程朝奉沉吟了半晌，問道：『姊夫姊姊果然不願與他麼？』金朝奉道：『我如何說謊。』程朝奉道：『姊夫若是情願把甥女與他，再也休題。若不情願時，只須用

個計策，要官府斷離，有何難處。』金朝奉道：『如何斷離？』程朝奉道：『明日待我到台州府做一狀詞，告著姊夫，只說從幼中表約爲婚姻，近因我羈滯徽州，姊夫就賴婚改適，要官府斷與我兒便了。大兒雖則不才，也強如那窮酸餓鬼。』金朝奉道：『好便好，只是前日有親筆婚書，及女兒頭髮在彼爲證，官府如何就肯斷與你兒？況且我先有一款不是了。』程朝奉道：『姊夫真是憤憤。衙門事情，我與你同是徽州人，又是親眷，說道從幼結兒女姻事，是容易信的。常言道，有錢使得鬼推磨。我們就不少的是銀子，拚得將來買上買下，再央一個鄉紳，在太守處說了人情。婚約一紙，只須一筆勾消，剪下的頭髮，知道何人的？那怕他不如我願！既有銀子使用，你也自然不到得吃虧的。』金朝奉拍手道：『妙哉，妙哉！明日就做。』當晚酒散，各自安歇了。次日天明，程朝奉早早梳洗，討些早飯吃了，請個法家商量。做定了狀詞，又尋一個姓趙的，寫做了干證，同了金朝奉一路趕台州府來。到得府前，正值新太守吳公弼升堂。不踰時，抬出放告牌來，程朝奉隨著牌進去，太守教義民官接了狀詞，從頭看道：

告狀人程元，爲賴婚事。萬惡金聲，先年曾將親女金氏許配元子程壽爲妻。六禮已備，詎惡遠徙台州，背負前約，於去年幾月間，又將女改許天台縣儒生韓師愈，趙孝等證，人倫所係，風化攸關，懇乞，

天臺聽斷使續前緣，上合

原告程元徽州府歙縣人，

被犯金聲徽州府歙縣人

韓師愈台州府天台縣人，

干證趙孝台州府天台縣人

本府太老爺施行

太守看罷便叫程元起來，問道：『那金聲是你甚麼人？』程元叩頭道：『青天爺爺，是小人的嫡親姊夫。因為是至親至眷，恰好兒女年紀相當，故此約爲婚姻。』太守道：『他怎麼就敢賴婚？』程元道：『那金聲搬在台州住了，小的卻在徽州。因路途遼遠，去年相傳點綉女，金聲恐怕真有一事，就將女兒改適韓生。小的近日到台州探親，正打點要完姻事，纔知負約前情。他也只爲情急，一時做錯此事。小人卻如何平白的肯讓一個媳婦與別人？若不經官府，韓秀才如何又肯讓與小人。萬乞天臺老爺做主。』太守見他說得有些根由，就將狀子當堂批准，分付道：『十日內聽審。』程元叩頭出去了。金朝奉知得狀子已准，次日便來尋著張李二生，故意做個慌張的景像，說道：『怎麼好，怎麼好？當初住在徽州時節，妻弟有個兒子，曾將小女許嫁與他。後來到貴地來，正值點綉女事急，只爲遠水不救近火，急切裏就許了貴相知，原是二公爲媒說合。再不想如今妻弟來到，已將在下的姓名告在府裏，如何處置？』那二人聽得，便怒從心上起，罵道：『不知生死的賊驢，你前日議親的時節，誓也不知罰了多少。只看婚約是何人寫的？如今卻放出這個屁來。我曉得你嫌韓生貧窮，生此奸計。那韓生是才



子，不是窮到底的。我們動了三學的朋友，去見上司，怕不打破你這老驢的腿，管教你女兒一世不得嫁人。」金朝奉卻待分辯，二人毫不理他，一氣走到韓家來，對子文說知緣故。那子文聽罷，氣得呆了半晌，一句話也說不出。又定了一會，張李二人，只是氣憤憤的要拉了子文，會起學中朋友見官。到是子文勸他說道：「二兄且住。我想起來那老驢既不願聯姻，就是奪得那女子來時，到底也不和睦。吾輩若有寸進，怕沒有名門舊族來結婚姻。這一個富商，又非大家，有何希罕。況且他有的是錢財，官府自然爲他的。小弟家貧，那有閑錢與他打官司。他年有了好處，不怕沒有報冤的日子。少頃，二兄去對他說：「前日聘金原是五十兩，若肯加倍賠還，就退了婚也好。」」二人依言，子文就開拜匣，取了婚書吉帖與那頭髮，一同的望著典舖中來。張李二人，便將上項的言語說了一遍。金朝奉大喜道：「但得退婚，不致在下受累，那幾兩銀子，值甚麼！」當時就取過天秤將兩個元寶，共兌一百兩之數，交與張李二人收著，就要子文寫退婚書，兼討前婚約頭髮。子文道：「且先完了官府的事情，再來寫退婚書，奉還原約未遲，而今官事未完，也不好輕易就是這樣還得。就是銀子，也不就領去不妨。」程朝奉又取二兩銀子，送與張李二生，央他出名息訟。二生討過筆硯，寫了息訟，同著原告被告中證一千人等進府裏來，正值吳太守方坐晚堂，一千人就將息訟詞呈上。太守從頭念一遍道：

勸息人張四維，李俊卿，係天台縣學生。竊徽州人金聲，有女已受程氏之聘，因遷居天台，道途

遠阻女年及笄。程氏音問不通，不得已又許韓生，以致程氏因爭成訟。茲金聲願還聘金，韓生願退婚姻，庶不致爭盟於程氏，維等忝爲親戚，事在息爭，爲此上稟。

原來吳太守是閩中一個名家。爲人公平正直，不愛那有貝字之財，只愛那無貝字之才。自從前日准過狀子，鄉紳就有書來。他心中已經曉得是有緣故的了。當堂看了息詞，又抬頭看了韓子文風彩堂堂，已有幾分歡喜。便叫喚那秀才上來。韓子文跪到面前。太守道：『我看你一表人才，決不是久困風塵的。他招你爲婿，也不枉了你。卻如何已聘了金家之女，今日又如何就肯輕易退婚？』那韓子文是個點頭會意的人。他本意思指望了，不想著太守心裏到回護他，子文便轉口道：『小生如何捨得退婚，前日初許的時，以金聲朝奉設誓，尤恐怕不足爲信，復要金聲寫了一紙婚約，張李二生那是同議的人，如今現有不會許聘他人的婚約，句句可證。受聘之後，卻又回青絲髮一縷，小生至今收在身邊。程氏結婚，從來不曾見他說過。只爲小生貧不敵當富，所以無端生出是非。』說罷，便流下淚來。恰好那吉帖婚書頭髮都在袖中，隨即一併呈上。太守仔細看了，便教將程元趙孝遠遠的另押在一邊，先開口問金聲道：『你女兒曾許程家麼？』金聲道：『爺爺，實是許過的。』又問道：『既如此，不該又許與韓生。』金聲道：『只爲點綉女事急，不得已許下。思前想後做此一事也是出於無奈。』又問道：『那婚約果是你的親筆？』金聲道：『是。』又問道：『那上面寫道：自幼不曾許配何人，卻怎麼』

說『金聲道：『當時只要事成，所以一一依他，原非實話。』太守見他言詞反覆，已是怒形於色，又問道：『你與程元結親，卻是幾年幾月幾日？』金聲一時說不出來。想了一回，只得亂說道：『是某年某月某日。』太守叱退了金聲。又叫程元上來問道：『你聘金家女兒有何憑據？』程元道：『六禮既行，便是憑據。』復又問道：『原媒何在？』程元道：『原媒現在徽州，不會到此。』又道：『你媳婦的吉帖，拿與我看？』程元道：『一時失帶，不在身邊。』太守冷笑了一聲，又問道：『你何年何月何日與他結親的？』程元也想了一回，信口說道：『是某年某月某日，與他金聲所說的日期，分毫不相合。』太守心裏已自了然，便再喚趙孝上來問道：『你做中證，卻是那里人？』趙孝道：『是本府人。』又問道：『既是台州人，如何曉得徽州事情？』趙孝道：『因為與兩家有親，所以知道。』『既如此，你果記得是何年何月何日結親的？』趙孝也約摸說著個日期，又與兩人所言不相對了。原來他三人見投了息詞，便道：『不消費得氣力，把那答應官府的，都不曾打點。誰想道太爺一個個細問起來，那些衙門中人，雖是受了賄賂，因憚太守嚴明，誰敢在傍邊幫襯一句，自然露出馬脚來。那太守就大怒道：『這一班光棍奴才，敢如此欺公罔法！且不論沒有點綉女之事，就是那懼怕時節，金聲女兒若果有程家聘禮為證，也不消再許韓生，做規避之策了。如今韓生吉帖婚書，並無一毫虛謬。那程元卻都是些影響之談，況且既為完姻而來，豈有不與原媒同行之理。至於三人所說結親的年月日期，各自不同，這卻是何緣故？』

那趙孝自是台州人，分明是你們要尋個中證，急切裏再沒有第二個徽州人肯做，故此買他出來的。這都是爲着韓生貧窮，便起不良之心，要將女兒改適內姪，一時通同合計，造此奸謀，再有何說！太守便伸手抽出籤來，喝令把三人各打三十大板。三人連聲叫苦。那韓子文跪上稟道：「大人既與小生做主，成其婚姻，這金聲更是小生的岳父了，不可結了冤仇。伏乞饒恕。」太守道：「金聲看韓生分上，饒他一半。原告中證，卻饒不得的。」當下各各受責，只爲心裏不曾打點要打，未曾用得杖錢，一個個打得皮開肉綻，叫苦連天。那韓子文、張安國、李友才三人，在旁邊暗暗的歡喜，正應著金朝奉往年所設之誓。太守便將息詞塗壞，提筆判曰：

韓子貧惟四壁，求淑女而未能，金聲富有千箱，得才郎而自棄。祇緣擇婿者原乏知人之哲，遂使謀婚者爰生詞訟之奸。程門舊約，兩兩無憑，韓氏新姻，彰彰可據。百金卽爲婚具，金女准屬韓生。金聲程元趙孝，搆釁無端，各行杖做。

判畢，便將吉帖婚書頭髮，一齊付與韓子文。一千人辭了太守出來，程朝奉做事不成，羞慚滿面，卻被韓子文一路千老驢萬老驢的罵。又道：「做的好事，果然做得好事。我只道打來是不痛的。」程朝奉只得吞聲忍氣，不敢回答一句。又害那趙孝打了屈棒，免不得與金朝奉共出些遮羞錢與他，尙自喃喃啞啞的怨。各自散訖。韓子文經過了一番風波，恐怕又有甚麼變卦，便疾忙將這一百兩銀子，

備了些催妝送嫁之物，擇個吉日，就要成親，仍舊是張李二人通信。金朝奉見太守爲他，不敢怠慢，只得一一聽從。花燭之後，朝霞見韓生氣宇軒昂，丰神俊朗，才貌甚是相當，也不嫌他家貧，自然你恩我愛。少年夫婦極盡顛鸞倒鳳之歡，倒怨著父親多事。次年，宗師田洪錄科考，韓子文又得吳太守一力舉荐，拔爲前列。春秋兩闈，聯登甲第。金家女兒，已是做了夫人。丈人思想前情，慚悔無及。若預先知有今日，就是把女兒與他爲妾，也情願的。有詩爲證：

蒙正當年也困窮，休將肉眼看英雄。  
堪誇仗義人難得，太守嚴明萬口哄。

## 盧太學詩酒傲公侯

馮夢龍

本篇見今古奇觀第十五回。原載醒世恆言第二十九回。作者事略同前。

衛河東岸中浮宅，

竹舍雲居隱鳳毛。

遂有文章驚董賈，

豈無名譽駕劉曹。

秋天散步青山郭，

春日催詩白兔毫。

醉倚湛盧時一嘯，

長風萬里破洪濤。

這首詩乃本朝嘉靖年間，一個才子所作。那才子姓盧名柟，字次樞，一字子赤，大名府濬縣人也。生得丰姿俊秀，氣宇軒昂，飄飄有出塵之表。八歲卽能屬文，十歲便成詩賦。下筆數千言，倚馬可待。人

都道他李青蓮再世，曹子建後身。一生好酒任俠，放達不羈，有輕世傲物之志。真個名聞天下，才冠當今。與他往來的，俱是名公巨卿。又且世代簪纓，家資豪富，當日供奉，擬於王侯。所居在城外浮邱山下，第宅華麗，高聳雲漢，後房粉黛，一個個聲色兼妙。又選小優秀美者十人，教成吹彈歌曲，日以自娛。至於童僕厮養，不計其數。宅內又構一園，大可兩三頃，鑿池引水，疊石爲山，制度極其精巧，名曰嘯園。大凡花性喜暖，所以名花俱出南方。那北地天氣嚴寒，花到其地，大半凍死。因此名花甚少。設或到得一花一草，必爲巨璫大畧所有，他人亦不易得。這潯縣又是個僻處，比京都更難。故宦家園亭雖有，俱不足觀。偏有盧柎立志要勝似他人，不惜重價，差人四處購取名花異卉，怪石奇峯，落成這園，遂爲一邑之勝。真箇景致非常，但見：

樓臺高峻，庭院清幽。山疊岷峨怪石，花臚閬苑奇葩。水閣遙通竹塢，風軒斜透松寮。迴塘曲沼，層層碧浪漾琉璃。疊嶂重嵐，點點蒼苔凝翡翠。牡丹亭畔，孔雀雙棲，茶蘼欄邊，仙禽對舞。縈紆石徑，綠陰深處，小橋橫。屈曲花陂，紅豔叢中，喬木聳。煙迷翠黛，意淡如無，雨洗青螺，色濃似染。木蘭舟蕩漾芙蓉水際，鞦韆架搖曳楊柳枝頭。朱檻畫欄相掩映，湘簾綉幙兩交輝。

盧柎日夕吟花課鳥，嘯咏其間。雖南面之尊，亦不是過。凡朋友去相訪，必流連盡醉方止。偶遇着箇聲氣相投，知音知己，便兼旬累日，款留在家，不肯輕放出門。若人有患難相投奔的，一一都有資助，

決不令其空過。因此四方名相訪者，絡繹不絕。真正是：

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

盧柟只因才高學廣，以爲掇青紫如拾針芥。那知文場不利，任你錦繡般文章，偏偏不中試官之。一連走上幾科，不能勾飛黃騰達。他道：『世無識者，』遂絕意功名，不圖進取。惟與騷人劍客，羽士高僧，談禪理，論劍術，呼盧浮白，放浪山水，自稱浮邱山人。曾有五言古詩云：

一逸翮奮霄漢，

高步臨天關。

蓑衣在椒塗，

長風吹海瀾。

瓊樹繫遊鑣，

瑤華代朝餐。

恣情賞靈景，

靜嘯諧鳴鸞。

浮世信淆濁，

焉能濡羽翰？

話分兩頭，卻說濬縣知縣，乃是姓汪名岑，少年登策，意氣揚揚。只是貪婪無比，性復苛刻，又酷好杯中之物。若擎着酒杯，便直飲到天明。自到濬縣，不曾遇着對手。平昔也曉得盧柟是個才子，當今推重，交好甚廣。又聞得邑中園亭，惟他家爲最，酒量又推他第一。因這三件，有心要結識他，做個相知。差人去請來相會。誰知盧秀才卻是與他不同。別箇秀才，要去結交知縣，還要挨風入絲縫，央人引進，拜在門下，稱爲老師。四時八節，饋送禮物，希圖以小博大。若知縣自來相請，就如朝廷徵聘一般，何等榮耀；還把名帖黏在壁間，誇耀親友。這雖是不肖者所爲，有氣節的，未必如此。但是知縣相請，也沒有不肯去的。偏是那盧柟被知縣一連請了五六次，只當做耳邊風，全然不睬，只推自來不入公門。你道因



甚如此？他才高天下，眼底無人，天生就一副俠腸傲骨，視功名如敝屣，等富貴如浮雲，就是王侯卿相，不會來拜訪，要請去相見，他也斷然不肯先施，怎肯輕易去見個縣官！真個是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絕品的高人。這盧枏是個清奇古怪的主兒，又撞着知縣是個煩惱瑣碎的冤家，請人請到四五次不來，也只得罷了。偏偏只管去纏繞，見盧枏定不肯來，卻到情願自去就教。又恐盧枏他出，先差人將帖子訂期。差人領了言語，一直逕到盧家，把帖子遞與公門說道：「本縣老爺有緊急話差我來傳達你相公，相煩引進。」門公不敢怠慢，即引到園上來見家主。差人隨進園門，舉目看時，只見水光遶綠，山色含青，竹木扶疏，交相掩映，林中禽鳥聲如鼓吹。那差人從不會見這般景致，今日到此，恍如登了洞天仙府，好生歡喜，想道：「怪道老爺要來游玩，元來有恁地好景，我也是有些緣分，方得至此窺玩這番，也不枉爲人一世。」遂四下行走，姿意飽看，灣灣曲曲，穿過幾條曲徑，走過數處亭臺，來到一個所在，周圍盡是梅花，一望如雪，霏霏馥馥，清香沁人肌骨。中間逗出一座八角亭子，朱簾碧瓦，畫棟雕梁，亭中懸一個扁額，大書玉照亭三字。下面坐着三四個賓客，賞花飲酒，邊旁五六箇標致青衣，調絲品竹，按板而歌，有高太史梅花詩爲證：

「瓊姿只合在瑤臺，誰向江南處處栽？  
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

寒依疏影蕭蕭竹，春掩殘香漠漠苔。  
自去何郎無好詠，東風寂寂幾迴開。」

門公同差人站在門外，候歇完了，先將帖子稟知。然後差人向前說道：「老爺令小人多多拜上相公，說：既相公不屑到縣，老爺當來拜訪，但恐相公他出，又不相值，先差小人來期個日子，好來請教，二來聞府上園亭甚好，順便就要遊玩。」大凡事非湊就不成，那盧枏見知縣頻請不去，恬不爲怪，卻又情願來就教。未免轉過念頭，想：「他雖然貪鄙，終是父母官兒，肯屈己敬賢，亦是可取。若又峻拒不許，外人只道我心胸褊狹，不能容物了。」又想到：「他是個俗吏，文章定然不曉得的，那詩律旨趣深奧，料必也沒相干，若論典籍，他又是後生小子，微幸在睡夢中偷得這進士到手，已是心滿意足，諒來此道未曾識面。至於理學禪宗，一發料想所不到了。除此之外，與他談論，有甚意味！還是莫招攬他。」卻又念其來意惓惓，如拒絕了，似覺不情。正沉吟間，小童斟上酒來。他觸景生情，就想到酒上道：「倘會飲酒，可免俗。」問來人道：「你本官可會飲酒麼？」答道：「酒是老爺的性命，怎麼不會飲！」盧枏又問能飲得多少。答道：「見他拿着酒盃，整夜吃去，不到酩酊不止。也不知有幾多酒量。」盧枏心中喜道：「原來這俗物卻會飲酒。單取這節罷。」隨教童子取個帖兒，付與來人道：「你本官既要來遊玩，趁此梅花盛時，就是明日罷，我這裏整備酒盒相候。」差人得了言語，仍同門公一齊出來，回到縣裏，將帖子回覆了知縣，知縣大喜；正要明日到盧枏家去看梅花。不想晚上有人來，報新按院不發起馬牌，突然止住。汪知縣連夜起身往府，不能如意。差人將個帖兒辭了，到府接着按院。待按院動身回

到縣裏時，往還數日，這梅花已是：

紛紛玉瓣堆香砌，  
片片瓊英遶書欄。

汪知縣他不曾赴梅花之約，心下快快，指望盧枏另來相邀。誰知盧枏出自勉強，見他辭了，即撇過一邊，那肯又來相請。看看已到仲春時候，汪知縣又想要盧枏園上去游春。差人先去致意。那差人來到盧家園中，只見園林織錦，堤草鋪茵，鶯啼燕語，蝶亂蜂忙，景色十分豔麗。須臾轉到桃蹊上，那花渾如萬片丹霞，千重紅錦，好不爛熳。有詩爲證：

梅花開遍上林紅，  
滿眼繁華色自濃。  
含笑動人心意切，  
幾多消息五更風。

盧枏止與賓客在花下擊鼓催花，豪歌狂飲。差人執帖子上前說知。盧枏乘着酒興對來人道：『你快回去與本官說，『若有高興，即刻就來，不必另約。』』衆賓客道：『使不得！我們正在得趣之時。若他來了，就有許多文傷傷，怎能盡興！還是改日罷。』盧枏道：『說得有理，便是明日。』遂取個帖子，打發人來回覆知縣。你道天下有恁樣不巧的事，次日汪知縣剛剛要去遊春，誰想夫人有五個月身孕，忽然小產起來，暈倒在地，血污浸着身子。嚇得知縣已是六神無主，還有甚心腸去吃酒。只得又差人辭了盧枏。這夫人之病，直至三月下旬，方纔稍可。那時盧枏園中牡丹盛開，冠絕一縣。真個好花，有

牡丹詩爲證：

「洛陽千古門春芳，

富貴真誇濃艷妝。

「自清平傳唱後，

至今人尙說花王。」

汪知縣爲夫人的病，亂了半個多月，情緒不佳，終日只把酒來消悶，連政事也懶得去理。以後聞得盧家牡丹茂盛，想要去賞玩。因兩次失約，不好又來相期。差人送兩三書儀，就致看花之意。盧子便期了，卻不肯受這書儀。壁返數次，推辭不脫，只得受了。那日天氣晴爽，汪知縣打算午衙完了就去。不道剛出私衙，左右來報吏科給事中某爺，告終養在家，到此經過。正是要道之人，敢不去奉承麼？急忙出郭迎接，餽送下程，設宴款待。只道一兩日就行，還可以看得牡丹，那知某給事又是好勝的人，叫知縣陪了遊覽本縣勝景之處，盤桓七八日方行。等到走後，又差人約盧時，那牡丹已萎謝無遺。盧也向他處遊玩山水，離家兩日矣。不覺春盡夏臨，彈指間又是六月中旬。汪知縣打聽盧已歸家，在園中避暑，又令人去傳信，要賞荷花。那差人徑至盧家，把帖兒叫門公傳進。須臾間門公出來，說道：「相公有話，喚你當面去分付。」差人隨着門公，直到一個荷花池畔，看那池團團約有十畝多大，綠槐碧柳，濃陰蔽日，池內紅妝翠蓋，花色映人。有詩爲證：

凌波仙子鬥新妝，七竅虛心吐異香。  
何似神仙多薄倖，故將顏色惱人腸。

原來那池也有個名色，喚做灩碧池。池心中有座亭子，名曰錦雪亭。此亭四面皆水，不設橋梁，以採蓮舟爲渡，乃盧納涼之處。門公與差人下了採蓮舟，蕩動畫槳，頃刻到了亭邊。繫舟登岸，差人舉

日看那亭子，周圍朱欄畫檻，翠幔紗窗，荷香馥馥，清風徐徐；水中金魚戲藻，梁間紫燕尋巢，鷓鴣爭飛，鶯底鴛鴦對浴岸傍。去這亭中看時，只見藤牀湘簟，石榻竹几，瓶中供千葉碧蓮，爐內焚百和名香，盧楫科頭跣足，斜據石榻。面前放一帙古書，手中執着酒杯，傍邊冰盤中列着金桃雪藕，沈李浮瓜，又有幾味下酒。一個小厮捧壺，一個小厮打扇，便自看幾行書，飲一杯酒，自取其樂。差人未敢上前，在側邊暗想道：『同是父母生長，他如何有這般受用。就是我本官中過進士，還有許多勞碌，怎及得他的自在。』盧楫擡頭看見，即問道：『你就是縣裏差來的麼？』差人應道：『小人正是。』盧楫道：『你那本官到也好笑，屢次訂期定日，卻又不來。如今又說要看荷花，恁樣不爽利。虧他怎地做了官，我也沒有許多閒工夫，與他纏繞。任憑他，有興便來，不耐煩又約日子。』差人道：『老爺多拜上相公，說久仰相公高才，如渴思漿，巴不得來請教。連次皆爲不得已事羈住，故此失約。還求相公期個日子，小人好去回話。』盧楫見來人說話伶俐，卻也聽信了他，乃道：『既如此，就在後日。』差人得了言語，討個回帖，同門公依舊下船，划到柳陰堤下上岸，自去回復了知縣。那汪知縣至後日早堂發落了些公事，約莫午牌時候，起身去拜盧楫。誰想正值三伏之時，連日酷熱非常，汪知縣已受了些暑氣，這時卻又在五午，那輪紅日，猶如一團烈火，熱得他眼中火冒，口內煙生。剛剛到半路，覺得天旋地轉，從轎上直衝下來，險些悶死在地。從人急忙救起，擡回縣中，送入私衙，漸漸甦醒。分付差人辭了盧楫，一面請太醫調

恰是裏病了一個多月，方纔出堂理事，不在話下。且說盧枏一日在書房查點往來禮物，檢着汪知縣這封書儀，想道：『我與他水米無交，如何白白裏受他的東西。須把來消豁了，方纔乾淨。』到八月，中，差人來請汪知縣中秋夜賞月。那知縣卻也正有此意。既來相請，好生歡喜。取回帖打發來人，說：『多拜上相公，至期準到。』那知縣乃一縣之主，難道剛剛只有盧枏請他賞月不成。少不得初十邊就有鄉紳同僚中相請，况又是個好飲之徒，那有不赴的理麼？定然一家家捱次都到。至十四這日，備了外邊酒席，於衙中整備家宴，與夫人在庭中玩賞。那晚月色分外皎潔，比尋常更是不同，有詩爲證：

玉宇淡悠悠，

金波徹夜流。

最憐圓缺處，

曾照古今愁。

風露孤輪影，

山河一氣秋。

何人吹鐵笛，

乘醉倚高樓。

夫妻對酌，直飲到酩酊，方纔入寢。那知縣一來是新病起的人，原神未復，二來連日沈酣糟粕，趁着酒興，未免走了酒字下這道兒。二來這晚露坐至夜深，着了些風寒，三合湊，又病起來。眼見得盧枏賞月之約，又虛過了。調攝數日，方能痊可。那知縣在縣中無聊，量道盧枏園中桂花必盛，意欲借此排遣。適值有個江南客來打抽豐，送兩大罈惠泉山酒。汪知縣把一罈差人轉送與盧枏。盧枏見說是美酒，正中其懷，無限歡喜，乃道：『他的政事文章，我也一概勿論。只這酒中，想亦是知味的了。』即寫帖請知縣後日前來賞桂花。有詩爲證：

涼影一簾分夜月，  
天宮萬斛動秋風。  
淮南何用歌招隱，  
自可淹留桂樹叢。

自古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像汪知縣是個父母官，肯屈己去見個士人，豈不是件異事。誰知兩下機緣不偶，臨期卻又生出事故，不能相會。這番請賞桂花，汪知縣滿意要盡竟日之歡，罄夙昔欽想之誠。不料是日還在眠牀上，外面就傳報進來，山西理刑趙爺行取入京，已至河下。恰正是汪知縣鄉試房師，怎敢怠慢。即忙起身梳洗，出衙上轎，往河下迎接，設宴款待。你想兩個得意師生，沒有就別之理，少不得盤桓數日方纔轉身。這桂花已是：

飄殘金粟隨風舞，  
零亂天香滿天鋪。

卻說盧枏素性剛直豪爽，是個傲上矜下之人。見汪知縣屢次卑詞盡敬，以其好賢，遂有俯交之念。時值九月下旬，園中菊花開遍。那菊花種數甚多，內中惟有三種爲貴。那三種？

鶴翎，  
剪絨，  
西施。

每一種各有幾般顏色，花大而媚，所以貴重。有菊花詩爲證：

不共春風鬥百芳，  
白衣籬落傲秋霜。  
園林一片蕭疏景，  
幾朵依依散晚香。

盧枏因想汪知縣幾次要去看園景，却俱中止。今趁着菊花盛時，何不請來一玩，也不枉他一番敬慕之情。即寫帖兒差人去請，次日賞菊。家人拿着帖子來到縣裏，正值知縣在堂理事。一徑走到堂上，



跪下把帖子呈上，稟道：『家相公多拜上老爺。園中菊花盛開，特請老爺明日賞玩。』汪知縣也頗想要去看菊。因屢次失約，好難啓齒。今見特地來請，正是空腹當招，深中其意。看了帖子，乃道：『拜上相公，明日早來領教。』那家人得了言語，即便歸家，回覆家主道：『汪太爺拜上相公，明日絕早就來。』那知縣說明日早來，不過是隨口的話。那家人改做絕早就來，這也是一時錯訛之言。不想因這句錯訛，就得罪於知縣。後來把天大家私，弄得罄盡，險些兒連性命都完了。正是：

舌爲利害本，  
口是禍福門。

當下盧柟心下想道：『這知縣也好笑。那裏赴人筵席，有個絕早就來之理。』又想到：『或者慕我家園亭，要盡竟日之遊。』分付廚夫，太爺明日絕早就來，酒席須要早些完備。那廚夫聽見知縣早來，恐怕臨時誤事，隔夜手忙脚亂收拾。盧柟到次早分付門上的人，今日若有客來，一概相辭，不必通報。又將個名帖差人去邀請知縣。不到朝飯時，酒席多已完備，擺設在園上燕喜堂中。上下兩席，並無別客相陪。那酒席鋪設得花錦相似，正是：

富家一席酒，  
窮漢半年糧。

且說汪知縣那日出堂，便打算完了投文公事，即便赴約。投文裏却有本縣巡檢司解到盜犯九名，贓物若干。此事先有心腹報知，乃是清河大夥，贓物甚多，又無失主。汪知縣動了火，即時用刑探訊。

內中一盜甚黠，才套夾棍，便招某處藏銀若干，某處埋銀幾許，一五一十，遂招出來，何止千萬。知縣貪心如熾，把吃酒的念頭放過一邊，便教放了夾棍，差個心腹吏，帶領健步衙役，押盜前去。眼同起賊，立等回話。餘盜收監，物件入庫。知縣退坐後堂，等那起賊消息。從辰至未，承值吏供酒供食兩次。那起賊的方纔回縣稟說：「却是怪異，東墾西爬，並沒有半個錫皮錢兒。」知縣大怒，再出前堂，吊出前犯，一個個重新拷掠，夾到適纔押去起賊的賊。那賊因衆人怒他胡供，沒有贓物，已是拳頭脚尖，私下先打過幾頓。又且被兵役拷打壞的，怎當得起再夾，登時氣絕。知縣見夾死了賊，也有些着忙，便叫禁子獄卒叫喚亂了半晌，竟不甦醒。汪知縣心生一計，喝道：「先將衆犯回監，明日再審。」衆人會意，將死賊混在活賊裏，一擁扶入監去，誰敢道半個死字。又向禁子討了病狀，明日做死囚發出。汪知縣十分敗興，遂想着盧家吃酒，卽刻起身赴宴。此時已是申牌時分，各役簇擁着大尹來到盧家園來。且說盧柟早上候起，已至巳牌，不見知縣來到。差人去打聽，回報說在那里審問公事。盧柟心上就有三四分不樂道：「既約了絕早就來，如何這時候還問公事。」停了半晌，音信杳然。再差人將個名帖邀請。盧柟此時不樂有六七分了。想道：「我是請他的不是，只得忍耐些罷。」俗語道：「人性急，又候了半晌，連那投邀帖的人也不回來。」盧柟道：「古怪！」再差人去打聽。少停同着投邀帖的人一齊轉來回覆說：「還在堂上夾人。門役道：『太爺正在惱怒，却放你進去瞎闖。』攔住小人，不放進去。帖尙未投所以

不敢回報。」盧柟聽見這話，湊成十分不樂。又聽得說夾問強盜要贖物，心中大怒道：「原來這個貪錢蠢才，一無可取，幾乎錯認了。如今幸而還好，即令家人撤開下面這桌酒席，走上前，居中向外而坐，」叫道：「快把大杯篩熱酒來，洗滌俗腸。家人都稟道：『恐太爺一時到來。』」盧柟喝道：「哇，還說甚太爺！我這酒可是與那貪殘俗物吃的？況他爽信已是六七次，今晚一定不來。」家人見家主發怒，誰敢再言。隨即斟酒，供出餚饌。小優在堂中宮商迭奏，絲竹並呈。盧柟飲酒數盃，叫小厮：「與我按摩一番，今日伺候那俗物，覺道身子困倦。」分付閉了園門。於是脫巾卸服，跳足蓬頭，按摩的按摩，歌唱的歌。唱。叫取犀觥斟酒，連飲數觥，胸襟頓豁，開懷暢飲，不覺大醉，將餚饌撤去，賞了小優，止留菓品案酒，又吃上幾觥，其醉如泥，就靠在桌上，鼾鼾睡去。家人誰敢去驚動。整整齊齊，都站在兩傍伺候。裏邊盧柟便醉了，外面管園的，却不曉得內裏的事。平日間賓客出進得多，主人又是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的，逐日將園門大開慣了，今日雖有命閉門，却不把在心上。又且知道請現任官府，他若來時，左右要開的。又停一會兒，挨到落日銜山，遠遠望見知縣頭道來，急忙進來通報。到了中堂，看見家主已醉倒，吃一驚道：「太爺已是到了，相公如何先飲得這個模樣。」衆家人聽得知縣來到，都面面相覷，沒做理會。齊道：「那桌酒便還在，但相公不能勾醒，却怎好？」管園的道：「且叫醒轉來，扶醉陪他一陪也罷。」終不然，特地請來，冷淡他去不成？」衆家人只得上前叫喚，喉嚨喊破，如何得醒。漸漸聽得人聲嘈

雜料道是知縣進來，慌了手脚，四散躲過。單單撇下盧楫一人。只因這番有分咐佳賓賢主，變爲百世冤家，好景名花，化作一場春夢。正是：

盛衰有命天爲主，  
禍福無門人自生。

且說汪知縣離了縣中，來到盧家園門首，不見盧楫相迎，也沒有一個家人伺候。從人亂叫：『門上有人麼？』快去通報，太爺到了。』並無一人答應。知縣料是管門的已進去報了，遂分付不必呼喚，竟自進去。只見門上一個匾額，白地翠書嘯園兩個大字。進了園門一帶，都是柏屏。轉過灣來，又顯出一座門樓，上書隔凡二字。過了此門，便是一條松徑，繞出松林，抬頭一看，但見山嶺參差，樓臺縹緲，草木蕭條，花竹圍環。知縣見布置精巧，景色清幽，心下暗喜道：『高人胸次，自是不同。』但不聞得一些人聲，又不見盧楫相迎，未免疑惑。也還道是園中徑路錯雜，或者從別道出來迎我，故此相左。一行人在園中任意東穿西走，反去尋覓主人。次後來到一個所在，卻是三間大堂。一望菊花數百，霜英燦爛。檉柳萬枝，擁若丹錦，與晚霞相映，橙橘相亞，纍纍如金。池邊芙蓉千百株，顏色或深或淺，綠水紅葩，高下相映。鴛鴦鸕鶿之類，戲泳其下。汪知縣想道：『他請我看菊，必在這個堂中了。』徑至堂前下轎。太爺看時，那里見甚酒席。惟有一人，蓬頭跣足，居中向外而坐，靠在桌上打鼾。此外更無個人兒。從人趕向前亂喊：『老爺到了，還不起來！』汪知縣舉目看他身上服色，不像以下之人。又見傍邊放着葛巾野

服，分付且莫叫喚，看是何等樣人。那常來下帖的差人，向前仔細一看，認得是盧柟，稟道：『這就是盧相公，醉倒在此。』汪知縣聞言，登時紫漲了面皮，心上大怒道：『這厮恁般無理！故意哄我上門羞辱。』欲待叫從人將花木打個希爛，又想不是官體，忍着肚子惡氣，急忙上轎，分付回縣。轎夫抬起，打從舊路，直至園門首，依舊不見一人。那時已是薄暮，點燈前導。那些皂快，沒一個不搖首咋舌道：『他不過是個監生，如何將官府這般藐視！這也是件奇事。』知縣在轎上聽見，尤覺沒趣，惱怒愈加，想道：『他雖是高才，也是我的治下。曾請過幾遍，不肯來見。情願就見，又饋送銀過，我亦可謂折節敬賢之至矣。他却如此無理，將我侮慢。且莫說我是父母官，即使平交，也不該如此。』到了縣裏，怒氣不息，即便退入私衙不題。且說盧柟這些家人小厮，見知縣去後，方纔出頭。到堂中看家主時，睡得正濃。直至更餘方醒。衆人說道：『適纔相公睡後，太爺就來。見相公睡着，便返身而去。』盧柟道：『可有甚話說？』衆人道：『小人們恐難以答應，俱走過一邊，不曾看見。』盧柟道：『正該如此。』叫管門的打了三十板。『如何不早閉園門，卻被這俗物直至此間，踐污了地上！』叫管園的明早快挑水，將他進來的路徑，掃滌乾淨。又着人尋訪，常來下帖的差人，將向日所送書儀，并那罈惠泉酒發還與他。那差人不敢隱匿，遂即到縣裏去繳還，不在話下。却說汪知縣退到私衙，夫人接着。見他怒氣冲天，問道：『你去赴宴如何這般氣惱？』汪知縣將其事說知。夫人道：『這都是自取，怪不得別人。你是個父母官，橫行

直撞，少不得有人奉承。何如屢屢舉污苟賤，反去請教子民。他縱是有才，與你何益。今日討這般怠慢，可知好麼！」汪知縣又被夫人搶白了幾句，一發怒上加怒，坐在交椅上，氣憤憤的半晌無語。夫人道：「何消氣得。自古道：破家縣令。」只這四個字，把汪知縣從睡夢喚醒。放下了憐才敬士之心，頓提起生事害人之念。當日口中不語，心下躊躇，尋思弄計安排盧柎，「必定置之死地，方洩吾恨。」當夜無話，次日早衙已過，喚一個心腹令吏，進衙商議。那令吏姓譚名遵，頗有才幹，慣與知縣通賊過付，是一個積年猾吏。當下知縣先把盧柎得罪之事敘過，次說要訪他過惡參之，以報其恨。譚遵道：「老爺要與盧柎作對，不是輕舉妄動的。須尋得一件沒躲閃大事，坐在他身上，方可完得性命。那參訪一節，恐未必了事。在老爺反有干礙。」汪知縣道：「却是爲何？」譚遵道：「盧柎與小人原是同里。曉得他多有大官府往來。且自家私豪富。平昔雖則恃才狂放，却沒甚違法之事。縱然拿了，少不得有天大分上，到上司處挽回，決不至死的田地。那時懷恨挾仇，老爺豈不反受其累。」汪知縣道：「此言雖是，但他恁地放肆，定有幾件惡端。你去細細訪來，我自有處。」譚遵答應出來。只見外邊繳進原送盧柎的書儀泉酒。汪知縣見了轉覺沒趣。無處出氣，遷怒到差人身上，說道不該收他的回來，打了二十毛板，就將酒銀都賞了差人。正是：

勸君莫作傷心事，

世上應無切齒人。

却說譚遵領縣主之命，四處訪察盧柎罪過。日往月來，挨至冬末，並無一件事兒。知縣又再四催促，到是兩難之事。一日在家悶坐，正尋思盧監生無隙可乘。只見一個婦人，急急忙忙的走近來。舉目看時，不是別人，却是家人鈕文的弟婦金氏。鈕文兄弟，叫做鈕成，金氏年紀三十左近，頗有一二分姿色，向前道了萬福。啟口問：『令吏，我家伯伯何在？得遇令吏在家，却好。』譚遵道：『鈕文在縣門首，你有甚事尋他？』金氏道：『好叫令吏得知。丈夫自舊年借了盧監生家人盧才二兩本銀。兩年來，利錢也還了若干。今歲丈夫按月作盧家做長工度日。盧家舊例，年終便給來歲半年的工銀。那日丈夫去領了工銀，家主又賜了一頓酒飯，千歡萬喜。剛出大門，便被盧才攔住。知道領了工銀，索取前銀。丈夫道：『是年終歲暮，全賴這工銀過年，那得有銀還債。』盧才抵死要銀，兩家費口。爭鬪起來，不合罵了他奴才，被他弟兄們打了一頓。丈夫吃了虧，忍氣回家，況是氣上加氣。斷打時，赤膊冒了寒，夜間就發熱起來。連今日算得病共八日了。滴水不進。醫人說是停食感冒，不能療治。如今只待要死，特來尋伯伯去商量。』譚遵聞了，不勝歡喜道：『原來怎地。你丈夫沒事便罷，倘有些山高水低，急來報知，可在我身上與你出氣。還要他一注大財，設你下半世快樂。』金氏道：『若得令吏主張，可知好麼！』正說間，鈕文已回。金氏將此事說知，一齊回去。臨出門，譚遵又囑付道：『如有變故，速速來報。』鈕文應允，離了縣前，不消一個時辰，早到家中。推門進去，不見一些聲息。到牀上看時，把二人嚇得一驚。元來直



僵僵挺在上面，不知死過幾時了。金氏便號聲大哭起來。正是：

夫妻本是同林鳥，  
大限來時各自飛。

那些東隣西舍，聽得哭聲，都來觀看。齊說：『虎一般的後生，怎地這般死得快。可憐，可憐！』鈕文對金氏說道：『你且莫哭，同去報與我主人，再作區處。』金氏依然鎖了大門，央告隣里暫時照看，跟着鈕文就走。那隣里中商議道：『他家一定去告狀了。地方人命重情，我們也須呈明，脫了干係。隨後也往縣裏去呈報。其時遠近村坊盡知鈕成已死。早有人報與盧柎，原來盧才於那日斃打後，有人稟知。盧柎大怒，那盧才擅放私債，盤算小民，重責三十，追出借銀原券。盧才逐出不用。欲待鈕成來稟，給還借券。乃至聞了此信，即差人去尋那盧才送官。那知盧才聽見鈕成死了，料道不肯干休，已先逃之夭夭，不知去向。且說鈕文、金氏，一口氣跑到縣裏，報知譚遵。譚遵大喜，悄悄的先到縣中，稟了知縣出來，與二人說明，就裏教了說話，流水寫起狀詞，單告盧柎強占金氏不遂，將鈕成毒打死，教二人擊鼓叫冤。鈕文依了家主，領着金氏，不管三七念一，執了一塊木柴，把鼓亂敲。口內一片聲叫喊救命。衙門差役，自有譚遵分付，並無攔阻。汪知縣聽得擊鼓，即時升堂，喚鈕文、金氏至案前，纔看狀詞，却好地隣也到了。知縣專心在盧柎身上，也不看地隣呈紙，是怎模樣。知縣假意問了幾句，不等發房，即時出籤。差人提盧柎立刻赴縣。公差受過了譚遵的叮囑，說：『太爺惱得盧柎要緊。你們此去，只除婦女孩子，

其餘但是男子漢，盡數拿來。』衆皂快素知知縣與盧監生有仇，況且是個大家。若然人少，進不得他大門。遂聚起三兄四弟，共有四五十人，分明是一羣猛虎。此時隆冬月短，天已傍晚，彤雲密布，朔風凜冽，好不寒冷。譚遵要奉承知縣，陪貼酒錢，與衆人發路。一人點起一根火把，飛奔至盧家門首，發一聲喊，齊搶進去。逢着的便拿。家人們不知爲甚，嚇得東倒西歪，兒啼女哭，沒奔一頭處。盧柎娘子，正同着丫頭們在房中圍爐向火。忽聞得外面人聲鼎沸，只道是漏了火。急着丫頭們觀看，尙未動步，房門口早有家人報道：『大娘不好了，外邊無數人，執着火把，打進來了。』盧柎娘子還認是強盜來打劫，驚得三十六個牙齒硃硃的相打，慌忙叫丫頭，快閉上房門。言猶未畢，一片火光，早已擁入房裏。那些丫頭們奔走不及，只叫大王爺饒命。衆人道：『胡說，我們是本縣太爺差來，拿盧柎的，什麼大王爺！』盧柎娘子見說這話，就明白向日丈夫怠慢了知縣，今日尋事，故來擺布，便道：『既是公差，難道不知法度的。我家總有事在縣，量來不過戶婚田土的事罷了。須不是大逆不道。如何白日裏不來，黑夜間率領多人，明火執仗，打入房幃，乘機搶劫。明日到公堂上去講，該得何罪！』衆公差道：『只要還了我盧柎，但憑到公堂上去講。』遂滿房遍搜一過，只揀器皿寶玩，取個滿意，方纔出門。又打到別個房裏，把姬妾們都驚得躲入牀底下去，各處搜到，不見盧柎。料想必在園上，一齊又趕入去。盧柎正與四五個賓客，在暖閣上飲酒。小優兩傍吹唱，恰好差去拿盧才的家人，在那裏回話。又是兩個亂喊上樓報

道：『相公禍事到了。』盧柟帶醉問道：『有甚禍事？』家人道：『不知爲甚，許多人打進大宅，搶劫東西。逢着的便被拿住。今又打入相公房中去了。』衆賓客被這一驚，一點酒也無了。齊道：『這是爲何！可去看來？』便要起身。盧柟全不在意。忽見樓前一派火光閃爍，衆公差齊擁上樓，嚇得那幾個小優，滿樓亂滾，無處藏躲。盧柟大怒喝道：『甚麼人，敢到此放肆！』叫人快拿。衆公差道：『本縣太爺請你說話，只怕拿不得的。』一條索子，套在頸裏道：『快走快走。』盧柟道：『我有何事，這等麼？我不去，便怎麼？』衆公差道：『老實說，向日請便請你不動，如今拿到要拿去的。』牽着索子，推的推，扯的扯，又拿了十四五個家人，還想連賓客都拿。內中有人認得是貴家公子，又是有名頭的秀才，遂不敢去惹他。一行人擁出園中，一路鬧吵吵，直至縣裏。這幾個賓客放心不下，也隨來觀看。躲過的家人也自出頭，奉着主母之命，將了銀兩，趕來央人使用打探。那汪知縣在堂等候，堂前燈籠火把，照耀渾如白晝。四下絕不聞一些人聲。衆公差拉盧柟等直至丹墀下，舉目看那知縣，滿面殺氣，分明坐下個閻羅天子。兩行隸卒排列，也與牛頭夜叉無二。家人們見了這個威勢，一個個膽戰心驚。衆公差跑上堂稟道：『盧柟一起拿到了。』將一般人帶上月臺，齊齊跪下。鈕文、金氏另跪在一傍。惟有盧柟挺然居中而立。汪知縣見他不跪，仔細看了一看，冷笑道：『是一個土豪，見了官府，恁般無狀，在外安得不肆行無忌！我且不與你計較，暫請到監裏去坐一坐。』盧柟倒走上三四步，橫挺着身子說道：『就到監裏去』

坐也不妨。只要說個明白，我得何罪，昏夜差人抄沒。」知縣道：「你強占良人妻女不遂，打死鈕成，這罪也不小。」盧柟聞言微微冷笑：「我只道有甚天大事情，原來爲鈕成之事。據你說，止不過要我償他命罷了。何須大驚小怪。那鈕成原係我家傭奴，與家人盧才口角而死，卻與我無干。即使是我打死，亦無應死之罪。若必欲借彼證此，橫加無影之罪，以雪私怨，我盧柟不難屈承。只怕公論難泯。」汪知縣大怒：「你打死平人，昭然耳目，卻冒認爲奴。污辱問官，抗拒不跪。公堂之上，尙如此之狂妄，平日的豪橫不問可知矣！今日勿論人命真假，只抗逆父母官，該得何罪！」喝叫拿下去打。衆公差齊聲答應，趕向前一把揪翻。盧柟叫道：「士可殺而不可辱。我盧柟堂堂漢子，何惜一死。你快快詳請，要殺便殺，要剮便剮，決不受笞杖之辱。」衆公差那里依他做主，按倒在地，打了三十。知縣忙叫住手，并家人齊發下獄牢監禁。鈕成尸首，着地方買棺盛殮，發至官壇候驗。鈕文、金氏干證人等，招保聽審。盧柟打得血肉淋漓，兩個家人扶着，仰天大笑，走出儀門。這邊朋友輩上前迎問道：「爲甚事，就到杖責？」盧柟道：「並無別事。汪知縣公報私仇，假家人盧才的假人命，裝在我名下，要加個小小死罪。」衆友驚駭道：「有這等奇冤。弟輩已相約，明日拉闔縣鄉紳孝廉與縣公講明，料縣公難泯公論，自然開釋。」盧柟道：「不消兄等費心。但憑他怎地擺布罷了。只有一件緊事，煩到家中說一聲，教把酒多送幾罈到獄中來。」衆友道：「如今酒也該少飲。」盧柟笑道：「人生貴適意，貧富榮辱，俱身外之事，於我何有。」

難道因他要害我，就不飲酒？」正在說話，一箇獄卒推着背道：「快進獄去，有話明日再說。」那獄卒不是別人，叫做蔡賢，也在汪知縣得用之人。盧柟睜起眼喝道：「哇，可惡。我自說話，與你何干。」蔡賢也焦躁道：「呵呀，你如今是在官人犯了。這樣公子氣質，且請收起，用不着了。」盧柟大怒道：「什麼在官人犯！就不進去，便怎麼？」蔡賢還要回話，有幾個老成的，將他推開，做好做歹，勸盧柟進了監門。衆友也各自回家。盧柟家人自歸家回覆主母，不在話下。元來盧柟出衙門時，譚遵緊隨在後，察訪這些說話，一句句聽得明白，進衙報與知縣。知縣到次早，只說有病，不出堂理事。衆鄉紳來時，門上人連帖也不受。至午後忽然升堂，喚齊金氏一般人犯，并忤作人等，監中弔出盧柟主僕，逕去檢驗鈕成尸首。那忤作人已知縣主之意，輕傷盡報做重傷。地鄰也理會得知縣要與盧柟作對，齊咬定盧柟打死。知縣又哄盧柟將出鈕成傭工身券，只說做假的盡行扯碎，嚴刑拷逼，問成死罪，又加二十大板，長枷手拷，下在死囚牢裏。家人們一概三十，滿徒三年，召保聽候發落。金氏鈕文干證人等，發回寧家。尸棺俟詳轉定奪，將招由疊成文案，并盧柟抗逆不跪等情，細細開載在內。備文申報上司。雖衆鄉紳力爲申理，知縣執意不從。有詩爲證：

縣令從來可破家，治長無罪亦堪嗟。  
福堂今日容高士，名圃無人理百花。

且說盧柟本是貴介之人，生下一個膿窠瘡兒。就要請醫家調治的，如何經得這等刑杖？到得獄

中昏迷不醒，幸喜合監的人，知他是個有錢主兒，奉承不暇，流水把膏藥般勤送來。家中娘子，又請太醫來調治。外修內補，不到一月，平服如舊。那些親友絡繹不絕，到監中候問。獄卒人等，已得了銀子，歡天喜地，由他們直進直出，並無攔阻。內中單有蔡賢，是知縣心腹，如飛稟知縣主，特地到監點問，搜出五、六人來，卻都是有名望的舉人秀才，不敢將他難爲，叫人送出獄門，又把盧柟打上二十四個獄卒，一概重責。那獄卒問明知是蔡賢的緣故，咬牙切齒。因是縣主得用之人，誰敢與他計較。那盧柟平日受用的高堂大廈，錦衣玉食；眼內見的是竹木花卉；耳內聞的是笙簫細樂；到了晚間，嬌姬美妾，倚翠偎紅，做神仙般散誕的人。如今在於獄中，住的卻是鑽頭不進半場不倒的房子；眼前見的無非死囚重犯，語言嘈雜，面目凶頑，分明一班妖魔鬼怪；耳中聞的不過是腳鐐手拷鐵鍊之聲；到了晚間，提鈴喝號，擊柝鳴鑼，唱鬼歌兒，何等悽慘。他雖是豪邁之人，見了這般景象，也未免覩物傷情，恨不得脅下頃刻生出兩個翅膀，飛出獄中。又恨不得提把板斧，劈開獄門，連衆犯也都放走。一念轉着受辱光景，毛髮倒豎，恨道：『我盧柟做了一世好漢，卻送在這個惡賊手裏。如今陷我在此間，怎能够出頭日子。縱然掙得出去，亦有何顏見人！要這性命何用，不如尋個自盡，到得乾淨！』又想道：『不可，不可！昔日成湯文王有夏臺，羗里之囚，孫臏馬遷有刑足，腐刑之辱。這幾個都是聖賢，尚忍辱待時。我盧柟豈可短見！』却又想道：『我盧柟相知滿天下，身列縉紳者也不少。難道急難中就坐觀成敗？還是他們』

不曉得我受此奇冤。須速寫書去通知，叫他們到上司處挽回。」遂寫若干書啓，差家人分頭投遞。那些相知也有現任，也有林下，見了書札無不駭然。也有直達汪知縣要他寬罪的，也有託上司開招的，那些上司官，一夢也曉得盧柟是當今才子，有心開釋，都把招詳駁下。縣裏回書中，又露個頭，且教盧柟家屬前去告狀，轉批別衙門開招出罪。盧柟得了此信，心中暗喜。即叫家人往各上司訴冤。果然都批發本府理刑勘問。理刑官已先有人致意，本縣書札比別處更多。汪知縣幾日間連接數十封書札，都是與盧柟求解的。正在躊躇，忽見各上司招詳，又多駁轉。過了幾日，理刑廳又行牌到縣，弔卷提人。已明知上司有開招放他之意，心下老大驚懼。暗想：「這厮果然神通廣大。身子坐在獄中，怎麼各處關節已自布置到了。如此番脫漏出去，如何饒得我過？一不做二不休，若不斬草除根，必有後患。」當晚差譚遵下獄，叫獄卒蔡賢將盧柟投了病狀，今夜拿到隱僻之處，結果他性命。可憐滿腹文章，到此冤沈獄底。正是：

英雄常抱千年恨，

風木寒煙空斷魂。

話分兩頭。卻說濬縣有個巡捕縣丞姓董，名紳，貢士出身，任事強幹，用法平恕。見汪知縣將盧柟屈陷大辟，十分不平。只因官卑職小，不好開口。每下獄查點，便與盧柟談論，兩下遂成相知。那晚却好也進監巡視，不見了盧柟，問衆獄卒時，都不肯說。惱動性子，一片聲喝打，方纔低低說太爺差譚令吏



來討氣絕，已拿向後邊去了。董縣丞大驚道：「老爺乃一縣父母，那有此事！必是你們這些奴才索詐不遂，故此害了性命。快引我去看。」衆獄卒不敢違逆，直引至後邊一條夾道中。劈面撞着譚遵，蔡賢喝教拿住。上前觀看，只見盧柎仰臥地上，鞭打得遍身青紫，手足盡皆綁縛。面上壓個土囊。董縣丞叫左右提起土囊，高聲叫喚。也是盧柎命不該死，漸漸甦醒。與他解去繩索，扶至房中，尋些熱湯吃了，方能說話。乃將譚遵指揮蔡賢打罵謀害情由說出。董縣丞安慰一番，叫人服事他睡下。然後帶譚遵二人到了廳上，思想：「這事雖出自縣主之意，料今敗露，也不敢承認。欲要拷問譚遵，又想他是縣主心腹，只道我不存體面，反爲不美。」單喚過蔡賢，要他招承與譚遵索詐不遂，同謀盧柎性命。那蔡賢初時只推縣主所遣，不肯招承。董縣丞大怒，喝道夾起來。那衆獄卒因蔡賢昨日隨縣主來查監，打了板子，心中懷恨。尋過一副極短極緊的夾棍，纔套上去，就喊叫起來，連稱願招。董縣丞即便叫住了。衆獄卒恨着前日的毒氣，只做不聽見，倒狠命收緊，夾得蔡賢叫爹叫娘，連祖宗十七八代盡叫出來。董縣丞連聲喝住，方纔放了。把紙筆叫他親供。蔡賢只得依着董縣丞說話供招。董縣丞將來袖過，分付獄卒，「此二人不許擅自釋放。待我見過太爺，然後來取。」起身出獄回衙，連夜備了文書。次早汪知縣升堂，便去親遞。汪知縣因不見譚遵回覆，正在疑惑。又見董縣丞稟上說這事，暗吃一驚。心中雖恨他冲破了，却又奈何他不得。看了文書，只管搖頭道：「恐沒這事。」董縣丞道：「是晚生親見的，怎說沒

有堂尊若不信，喚二人對證便了。那譚遵猶可恕，這蔡賢最是無理，連堂尊也還污壞。若不究治，何以懲戒後人。』汪知縣被他道着心事，滿面通紅，生怕傳揚出去，壞了名聲。只得把蔡賢問徒發遣。自此懷恨董縣丞，尋兩件風流事過，參與上司，罷官而去。此是後話不題。再說汪知縣因此謀不遂，具揭呈送各上司，又差人往京中傳送要路之人，大抵說盧柟恃富橫行鄉黨，結交勢要，打死平人，抗逆問官，營謀關節，希圖脫罪。把情節做得十分利害，無非要張揚其事，使人不敢挽救。又叫譚遵將金氏出名，連夜刻起冤單，遍處招貼。布置停當，然後備文起解到府。那推官原是沒擔當懦怯之輩，見了知縣揭帖，并金氏冤單，果然怕惹是非，不敢開招，照舊申報上司。大凡刑獄經過理刑問結，別官就不敢改動。盧柟指望這番脫離牢獄，誰道反坐實了一重死罪。依舊發下濬縣獄中監禁。還指望知縣去任，再圖昭雪。那知汪知縣因扳翻了個有名富豪，京中多道他有風力，到得了個美名，行取入京，陞爲給事之職。他已居當道，盧柟總有通天攝地的神通，也沒人敢翻他招案。有一巡按御史樊某，憐其冤枉，開招釋罪。汪給事知道，授意與同科劾他一本，說他得了賄賂，賣放重囚，罷官回去。着原府縣拿盧柟下獄。因此後來上司雖知其冤，誰肯捨了自己官職，出他的罪名。光陰速迅，盧柟在獄，不覺又是三年有餘。經了兩個縣官，那時金氏鈕文，雖都病故，汪給事却陞了京堂之職，威勢正盛，盧柟也不做出獄之望。不道災星將退，那年又選一個新知縣到任。只因這官人來，有分教：

此時重陰方啓照，  
今朝甘露不成霜。

却說濬縣新任知縣姓陸名光祖，乃浙江嘉興府平湖縣人氏。那官人胸藏錦繡，腹滿珠璣，有經天緯地之才，濟世安民之術。出京時汪公曾把盧柎的事相囑，心下就有些疑惑。想道：『雖是他舊任之事，今已年久，與他還有甚相干，諄諄教諭，其中必有緣故。』到任之後，訪問邑中鄉紳，都爲盧柎細敘其得罪之由。陸公還恐盧柎是個富家，央中挽回的，未敢全信。又四下暗暗察訪，所說皆同。乃道：『既爲民上，豈可以私怨羅織陷入大辟？』欲要申文到上司，與他昭雪。又想到：『若先申上司，必然行查駁勘，便不能決截了事。不如先開釋了，然後申報。』遂弔出那宗卷來，細細查看，前後招由，並無一毫空隙。反復看了幾次，想道：『此事不得盧才如何結案。』乃出百金爲信賞錢，立限着捕役要拿盧才。不一月忽然獲到。盧才料不能脫，不打自招，審出真情，遂援筆批云：

審得鈕成以領工食銀子於盧柎，爲盧才扣債，以至爭鬥。則鈕成爲盧氏之僱工人也明矣。僱工人死，無家翁償命之理。况放債者才，斫打者亦才。釋才坐柎，律何稱焉。才遁不到官，累及家翁，死有餘辜，擬抵不枉。盧柎久陷於獄，亦一時之冤也。相應釋放云云。

當日監中取出盧柎，當堂打開枷鎖，釋放回家。合衙門人無不驚駭。就是盧柎也出自意外，甚以爲異。陸公備起申文，把盧柎起釁根由，并受枉始末，一一開明，親至府中謁見按院呈遞。按院看了申

文道：『他擅行開釋，必有私弊。』問道：『聞得盧柟家中甚富，賢令獨不避嫌乎？』陸公道：『知縣但知奉法，不知避嫌。但知問其枉不枉，不知問其富不富。若是不枉，夷齊亦無生理。若是枉，陶朱亦無死法。』按院見說得詞正理直，更不再問。乃道：『昔張公爲廷尉，獄無冤民。賢令近之矣，敢不領教。』陸公辭謝而去，不題。且說盧柟回至家中，合門慶幸，親友盡來相賀。過了數日，盧柟差人打聽了陸公已是回縣，要去作謝。他却是素位而行，穿了青衣小帽。娘子道：『受了陸公這般大德大恩，須備些禮物去謝他便好。』盧柟道：『我看陸公所爲，是個有肝膽的豪傑，不比那齷齪貪利的小輩。若送禮去，反輕慢他了。』娘子道：『怎見得是反爲輕褻？』盧柟道：『我沈冤十餘載，上官皆避嫌不肯見原。陸公初蒞此地，卽行知枉，頓然開釋。此非有十二分才智，十二分膽量，安能如此。今若以私報之，正所謂故人知我，我不知故人也。如何使得！』卽輕身而往。陸公因他是個才子，不但不輕慢，倒請到後堂相見。盧柟見了陸公，長揖不拜。陸公暗以爲奇，也還了一禮。遂叫左右看坐。門子就扯把椅子放在傍邊。看官你道有恁樣奇事，那盧柟乃久滯的罪人，虧陸公救拔出獄，此是再生恩人，就磕穿頭也是該的。他却長揖不拜。若論別個官府，見如此無禮，心上定然不樂了。那陸公毫不介意，反又命坐。可見他度量寬宏，好賢極矣。誰想盧柟見教他傍坐，倒不悅起來。說道：『老父母，只有死罪的盧柟，沒有旁坐的盧柟。』陸公聞言卽走下來，重新敘禮，說道：『是學生得罪了。』卽遜他上坐，兩下談今論古，十分款洽。

只恨相見之晚，遂爲至友。有詩爲證：

昔聞長揖大將軍，今見盧生抗陸君。  
朝釋桁楊夕上坐，果然意氣薄青雲。

話分兩頭。却說汪公開得陸公釋了盧枏，心中大怒，又託心腹按院劾上一本。按院也將汪公爲縣令時，挾怨誣人始末，細細作辯一本。到了聖旨，將汪公罷官回去。按院照舊供職，陸公安然無事。那時譚遵已去官在家，專一挑寫詞狀。陸公廉訪得實，參了上司，拿下獄中，問邊遠充軍。盧枏從此自謂餘生，絕意仕進。益放於詩酒，家事漸漸淪落，絕不爲意。再說陸公在任，分文不要，愛民如子。况又發奸摘隱，剔清利弊，奸宄懼伏，盜賊屏跡。合縣遂有神明之稱，聲名振於都下。只因不附權要，止遷南京禮部主事。離任之日，士民攀轅臥轍，泣聲盈道，送至百里之外。那盧枏直送五百餘里，兩下依依不舍，歛歛而別。後來陸公累官至南京吏部尙書，盧枏家已赤貧。乃南游白下，依陸公爲主。陸公待爲上賓，每日供給酒資一千，縱其遊玩山水。所到之處，必有題詠，都中傳誦。一日遊朱石李學士祠，遇一赤脚道人，風致飄然。盧枏邀之同飲。道人出葫蘆中玉液以酌盧枏，枏飲之，甘美異常。問道：「此酒出於何處？」道人答道：「此酒乃貧道所自造也。貧道結庵於廬山五老峯下，居士若能同遊，當恣君斟酌耳。」盧枏道：「既有美酒，何憚相從？」即刻於李學士祠中作書，寄謝陸公，不攜行李，隨着那赤脚道人而去。陸公見書歎道：「儵然而來，儵然而去，以乾坤爲逆旅，以七尺爲浮沉，直狂士也！」屢遣人于廬山

五老峯下訪之不獲。後十年，陸公致政歸田里，朝廷遣官存問。陸公使其次子往京謝恩。從人見之于京都。寄問陸公安否。或云遇仙成道矣。後人有詩讚云：

命蹇英雄不自由，獨將詩酒傲公侯。一絲不掛飄然去，贏得高名萬古留。

後人又有一詩警戒文人莫學盧公，以傲致禍，詩曰：

酒癖詩狂傲骨兼，高人每得俗人嫌。勸人休蹈盧公轍，凡事還須學謹謙。

## 劉小官雌雄兄弟

馮夢龍

本書見今古奇觀卷二，原載醒世恆言第十回。作者事略同前。

這話本出在明朝宣德年間，有一老者，姓劉名德，家住河西務鎮上。這鎮在運河之傍，離北京有二百里田地，乃各省出入京都的要路。舟楫聚泊如螻蟻一般。車音馬跡，日夜絡繹不絕。該村有居家數百餘家，邊河爲市，好不庶富。那劉德夫妻兩口，年紀六十有餘，並無兄弟子女。自己有幾間房屋，數十畝田地。門首又開一個小酒店兒。劉公平昔好善，極肯周濟人的緩急，凡來吃酒的，偶然身邊缺少銀錢，他也不十分計較。或有人多把與他，他便勾了自己的價錢，餘下的定然退還，分毫不肯苟取。有曉得的問道：『這人錯與爾的，落得將來受用，爲何反把來退還？』劉公說：『我身沒有子嗣，多因前

生不曾修得善果，所以今世罰做個無祀之鬼。豈可又爲怎樣欺心的事。倘然命裏不該時，錯得一分得手，或是變出些事端，或是染患些疾病，反用去幾錢，豈不倒折便宜。不若退還了，何等安逸。」因他做人公平，一鎮的人，無不敬服，都稱爲劉長者。一日正值隆冬天氣，朔風凜冽，彤雲密布，降下一天大雪，原來那雪：

能穿帷幙，善度簾櫳，乍飄數點，誤因柳絮飛揚，狂舞一番，錯認梨花亂墜，聲從竹葉傳來，各自梅梢遞至。塞外征人穿凍甲，山中隱士擁寒裳，王孫綺席倒金樽，美女紅爐添獸炭。

劉公因天氣寒冷，煖了一壺熱酒，夫妻兩個，向火對飲。喫了一回，起身走到門前看雪。只見遠遠一人，背着包裹，同個小廝，迎風冒雪而來。看看至近，那人撲地一交，跌在雪裏，掙扎不起，小廝便向前去攙扶。年小力微，兩個一拖，反向下邊跌去，都滾做一個肉餃兒。爬了好一回，方纔得起。劉公擦摩老眼看時，卻是六十來歲的老兒，行纏絞脚，八搭麻鞋，身上衣服，甚是襤褸。這小廝到也生得清秀，脚下穿一雙小布襪靴。那老者把身上的雪兒抖淨，向小廝道：「兒，風雪甚大，身上寒冷，行走不動。這裡有酒在此，且買一壺來盪盪寒，再行。」便走入店來，向一副座頭坐下，把包裹放在桌上，小廝坐於旁邊。劉公去煖一壺熱酒，切一盤牛肉，兩碟小菜，兩副杯箸，做一盤兒托過來，擺在桌上。小廝捧過壺來，斟上一杯，雙手遞與父親。然後篩與自己。劉公見他年幼有些禮數，便問道：「這位是令郎麼？」那老兒



道：『正是小犬。』劉公道：『今年幾歲了？』答道：『乳名申兒，十二歲了。』又問道：『客官尊姓，是往那里去的，恁般風雪中行走？』那老兒答道：『老漢方勇是京師龍虎衛軍士，原籍山東濟寧，今要回去，取討軍裝盤纏，不想下起雪來。』問主人家尊姓。劉公道：『在下姓劉，招牌上近河，便是賤號。』又道：『濟甯離此尚遠，如何不尋個脚力，卻受這般辛苦？』答道：『老漢是個窮軍，那里僱得起脚力。只得慢慢的捱去罷了。』劉公舉目看時，只見他單把小菜案酒，那盤牛肉全然不動。問道：『長官父子想都是奉齋麼？』答道：『我們當軍的人，吃什麼齋？』劉公道：『既不奉齋，如何不喫些肉兒？』答道：『實不相瞞，身邊盤纏短少，喫小菜飯兒，還恐走不到家。若用了這大菜，便去了幾日的口糧，怎能到得家裏！』劉公見他說得恁樣窮乏，心中慘然，便道：『這般大雪，腹內得些酒肉，還可擋得風寒。你只管用，我這里不算帳罷了。』老軍道：『主人家休得取笑，那有吃了東西，不算帳之理。』劉公道：『不瞞長官說，在下這裏比別家不同。若過往客官，偶然銀子缺少，在下就肯奉承，長官既沒有盤纏，只算我請你便了。』老軍見他當真，便道：『多謝厚情，只是無功受祿，不當人子。老漢轉來，定當奉酬。』劉公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些小東西，值得幾何，怎說這奉酬的話！』老軍方才舉箸。劉公又盛過兩碗飯來道：『一發吃飽了好行路。』老軍道：『忒過分了。』父子二人正在飢餒之時，拿起飯來，狼吞虎嚥，盡情一飽。這才是叫：救人須救急，施人須當厄。渴者易爲飲，飢者易爲食。

當下吃完酒飯，劉公又叫媽媽，篩酒杯熱茶來吃了。老軍便向腰間取出銀子來還飯錢，劉公連忙推住道：『剛才說過是我請你的，如何又要銀子？怎樣是倒像在下說法賣這盤肉了？你且留下，到前途去盤纏。』老軍更住了手，千恩萬謝，背下包裹，作別起身。走出門外，只見那雪越發大了，對面看不見人兒，被寒風一吹，倒退下幾步。小廝道：『爹這樣大雪，如何行走？』老軍道：『便是沒奈何！』且捱到前邊，覓個宿店歇了。『小廝眼中便流下淚來，劉公心中不忍，說道：『長官，這般風寒大雪，着甚要緊，受此苦楚。我家空房牀舖儘有，何不就此安歇，等天晴了走，也未遲。』老軍道：『若得如此，只是打攪不當。』劉公道：『說那里話，誰人是頂着房子走的，快些進來，不要打濕了身上。』老軍引了小廝，重新進門。劉公領去一間房裏，把包裹放下。看床上時蓆子草薦都有，劉公還怕他寒冷，又取出些稻草來，放在上面。老軍打開包裹，將出被窩舖下。此時天氣尚早，整頓好了，同小廝走出房來。劉公已將店面關好。同媽媽向火，看見老軍出房，便叫道：『方長官，你若冷時有火在此，烘一烘煖活也好。』老軍道：『好到好，只是奶奶在那里，恐不穩便。』劉公道：『都是老人家了，不妨得。』老軍方才同小廝走過來，坐於火邊，那時比前更加親熱，便稱起號來說：『近河，怎麼只有老夫妻二位，想是令郎們另居麼？』劉公道：『不瞞你說，老拙夫妻，今年都癡長六十四歲，從來不會生育，那里得有兒子。』老軍道：『何不承繼一個，伏侍你老年亦好。』劉公答道：『我心裏初時也欲得如此。因常見人家承繼來』

的，不得他當家替力，反惹閒氣，不如沒有的，到也清淨。若要時急切，不能有個中意的，故此休了這念頭。若得你令郎這樣一個，卻便好了，只是如何能得勾。」兩下閑話一回，看看已晚，老軍討一個燈火，叫一聲安置，同兒子到客房中來安歇。對兒子說道：「今日天幸得遇好人。若沒有他時，凍也要凍死了，明日莫管天晴下雪，早些走罷，打攪心上不安。」那小厮道：「爹說得是。」父子上床安歇。不想老軍受了些風寒，到下半夜，火一般熱起來，口內只是氣喘討湯吃水。這小厮家夜晚間，又在客店內，那處去取。待到天明起來，開房門看時，那劉老夫妻，還未起身。他又不肯驚動，原把門兒掩上，守在床前。少頃，只聽得外面劉公咳嗽聲响，便開門走將出來。劉公一見，便道：「小官兒，如何起得恁早？」小厮道：「告公公得知，不想爹爹昨夜，忽然發起熱來，口中不住的吁喘，要討口水吃。故此起得早些。」劉公道：「呵呀，想是他昨日受些寒了。這冷水怎麼吃得待我燒些熱湯與你。」小厮道：「怎好動勞公公！」劉公便叫媽媽，去燒一大壺滾湯。劉公送到房里，小厮扶了起來，吃了兩碗。老軍睜眼觀看，見劉公在傍，謝道：「難爲你老人家，怎生報答？」劉公走進前道：「休恁般說，你且安心自在。蓋熱了，發出些汗來便好了。」小厮放倒下去，劉公便扯被兒與他蓋好。見那被兒單薄，說道：「可知道着了寒，如何這般單薄，怎好發得出汗？」媽媽在門口聽見，即去取出一條大絮被來道：「小官兒有被在此，你與他蓋好。這般冷天氣，不是當耍的。」小厮便來接去，劉公與他蓋得停當，方纔走出。少頃梳洗過又

走出來問：『可有汗麼？』小厮道：『我才摸時，並無一點汗氣。』劉公道：『若沒有汗，這寒氣是感得重的了。須請個太醫來，用藥表他的汗出來方好。不然，這風寒怎能夠發洩？』小厮道：『公公身畔無錢，將何請醫服藥？』劉公道：『不消費你心，有我在。』小厮聽見，即便叩頭道：『多蒙公公厚恩救我父親。今生若不能補報，死當爲犬馬償恩。』劉公連忙扶起道：『決不要如此。既在此安宿，我便是親人了，豈忍坐視。你自去房中伏侍，老漢與你迎醫。』是日雪止天霽，街上的積雪，被車馬踐踏，盡爲泥濘，有一尺多深。劉公穿個木屐出街頭，望了一望，復身進門。小厮看見劉公轉來，只道不去了，噙着兩行珠泪，方欲上前叩問。只見劉公從屋後牽出個驢兒，騎了出門而去。小厮方才放心。且喜太醫住得還近，不多時便到了。那太醫也騎個驢兒，背着藥箱，隨在後面。到門首下了，劉公請進堂中，吃過茶，然後引至房裏。此時老軍已是昏迷，不省人事，一毫不知。太醫診了脈，說道：『這是雙感了傷寒，風邪已入於腠理，傷寒書上有兩句歌云：』

兩感傷寒不須治，  
陰陽毒過七朝期。』

此乃不治之症。別個醫家便要說還可以救得。學生是老實的，不敢相欺，這病下藥不得了。』小厮見說，驚得淚如雨下，拜倒在地，上道：『先生可憐我父子，是個異鄉之人，怎生用些藥，救得性命，決不忘恩。』太醫扶起道：『不是我作難，其實病已犯實，教我也無奈。』劉公道：『先生常言道：藥醫不死病，佛渡有緣人，你且不要拘泥古法，儘着自己的意思，大了胆醫去，或者他命不該絕，就好了，也未可知，萬一不好。』

決無歸怨你之理。』先生說：『既是長者恁般說，且用一帖藥看。若吃發得汗出，便有可生之機，速來報我，再將藥與他吃。若沒有汗時，這病就無救了。不消來覆我。』教家人開了藥箱，撮了一帖藥劑，遞與劉公道：『用生姜爲引，快煎與他吃。這也是萬分之一，莫做指望。』劉公接了藥，便去封出一百文錢，遞與太醫道：『些少藥資，權爲禮物。』太醫必不肯受而去。劉公夫妻兩口，親自把藥煎好，將到房中，與小厮相幫扶起，吃了把被沒頭沒腦蓋下。小厮在傍守候。劉公因此事忙亂一朝，把店中生意都耽擱了。連飯也沒工夫去煮。直到午上方吃早膳。劉公去喚小厮吃飯，那小厮見父親病重，心中慌急，那里要吃，再三勸慰，才吃了半碗。看看到晚，摸那老軍身上，並無一些汗點，那時連劉公也慌張起來，又去請太醫時，不肯來了。准准到第七日，嗚呼哀哉。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

可憐那小厮申兒，哭倒在地。劉公夫婦，見他哭得悲切，也涕泪交流，扶起勸道：『方小官死者不可復生，哭之無益。你且將息自己身子。』小厮雙膝跪下告哭道：『兒不幸，前年喪母，未能入土，故與父謀歸原籍，求取些銀兩來殯葬。不想逢此大雪，路途艱楚，得遇恩人，賜以酒飯，留宿在家，以爲萬千之喜。誰料皇天不佑，父忽驟病。又蒙恩人延醫服藥，日夜看視，勝如骨肉。只指望全愈之日，圖報大恩，那知竟不能起，有負盛意。此間舉目無親，囊乏錢鈔，衣棺之類，料不能辦。欲求恩人借數尺之土，把父骸掩蓋，兒情願終身爲奴僕，以償大德，不識恩人肯見允否。』說罷拜伏於地。劉公公扶起道：『小

官人休慮。這送終之事，都在於我，豈可把來薰葬？」小厮又哭拜道：「得求隙地埋骨，已出望外，豈敢復累恩人費心破鈔。此恩此德，教兒將何圖報。」劉公道：「只是我平昔志願，那望你的報償。」當下忙忙取了銀子，便去買辦衣衾棺木，喚兩個土工來收拾，入殮過了，又備羹飯祀奠，焚化紙錢。那小厮悲慟，自不必說。就抬到屋後空地上，埋葬好了，又立一個牌額，上寫龍虎衛軍士方勇之墓。諸事停當。小厮向劉公夫婦，叩頭拜謝。過了兩日，劉公對小厮道：「我欲要叫你回去，訪問親族來，搬喪歸鄉，又恐怕你年紀幼小，不認得路途。你且暫住我家，俟有認識的，在此經過，託他帶回故鄉，然後徐圖運柩回去，不知你的意下如何！」小厮跪下泣告道：「見受公公如此大恩，地厚天高，未曾報得，豈敢言歸。且恩人又無子嗣，兒雖不才，倘蒙不棄，收充奴僕，朝夕伏侍，少效一點孝心，萬一恩人百年之後，亦堪爲墳前拜掃之人。那時到京，取回先母遺骨，同父骸葬於恩人墓道之側，永守於此，這便是兒之心願。」劉公夫婦大喜道：「若得你肯如此，乃天賜與我後嗣，豈有爲奴僕之理。今後當以父子相稱。」小厮道：「既蒙收留，即今日就拜了爹媽，便撥兩把椅兒，居中放下，請老夫婦坐了，四雙八拜，認爲父子。遂改姓爲劉。劉公又不忍沒其本姓，就將方字爲名，喚做劉方。自此日夜辛勤，幫家過活，侍奉劉公夫婦，極其盡禮孝敬。老夫婦也把他如親生一般看待。有詩爲證：

劉方非親是親，劉德無子有子。  
小厮事死事生，老軍雖死不死。  
時光似箭，不覺劉方在劉公家裏，已過了兩個年頭。

時值深秋，大風大雨，下了半月有餘，那連河裏的水暴漲，有十來丈高下，猶如百沸湯一般，又緊又急，往來的船隻，壞了無數，一日午後，劉方在店中收拾，只聽得人聲鼎沸。他道是什麼火發，忙來觀看，見岸上人擁擠不開，都望着河中急走。上前看時，却是上流頭一隻大客船，被風打壞，躺將下來。船上之人，飄溺已去大半。餘下的抱桅攀舵，號呼哀泣，口叫救命。那岸上看的人，雖然有救撈之念，只是風水利害，誰肯從井救人。眼盼盼看他一個個落水，口中只好叫句可惜而已。忽然一陣大風，把那船吹近岸傍。岸上人一齊喊聲好了，頃刻挽撈鈎子二十多張，一齊都下搭住那船，救起十數多人，自各分投客店內。有一個少年，年紀不上二十，身上被挽鈎摘傷幾處，行走不動，倒在地下，氣息將絕，尚緊緊抱住一隻竹箱，不肯放捨。劉方在傍，覩景傷心，觸動了往年自己冬間之事，不覺流下淚來，想道：『此人之苦，正與我一般，我當時若沒有劉公時，父子屍骸，不知歸於何處矣。這人今日却是沒人憐救！且回去與爹媽說知，救其性命。』急急轉家，把上項事報知劉公夫婦，意欲扶他回家調養。劉公道：『此是陰德美事，爲人正該如此。』劉媽媽道：『何不就同他來家？』劉方道：『未曾稟過爹媽，怎敢擅便。』劉公道：『說那裏話，我與你同去。』父子二人，行至岸口，只見衆人正圍着那少年觀看，劉公分開衆人，捱身而入，叫道：『小官人你掙扎着，我扶你到家去將息。』那少年睜眼，看了一眼，點點頭兒，劉公同劉方，向前攙扶。一個幼年力弱，一個年老衰邁，全不濟事，傍邊轉過一個少壯有力後生道：『老



人家閃開，待我來。」向前一抱，輕輕的就扶了起來，那後生在右，劉公在左，兩邊挾住胳膊便走。少年雖然說話不出，心下却甚明白，把嘴弩着竹箱，劉方道：「這箱子待我與你駝去。」把來背在肩上，在前開路，衆人閃在兩邊，讓他們前行，隨後便都跟來看。內中認得劉公的，便道：「還是劉長者，有些義氣。這個異鄉之人，落難在此，這一回，並沒個慈悲的肯收留回去，偏他一曉得了，便攙扶到家。只樣人真個世間少有。只可惜沒有個兒子，這也是天公沒分曉。」又有個道：「他雖沒有親兒，如今承繼這劉方，甚是孝順，比嫡親的尤勝。這也算是天報他了。」那不認得的，見他老夫妻，自來攙扶，一個小廝與他駝了竹箱，就認做那少年的親族。以後見土人紛紛傳說，方才曉得，無不贊歎其義。還有沒肚子的人，稱量他那竹箱內，有物無物，財多財少。此乃是人面相似，人心不同，不在話下。却說劉公同那後生，扶少年到家，向一間客房裏放下。劉公叫聲勞動，後生自去。劉方把竹箱就放在少年之旁，劉媽媽連忙去取乾衣，與他換下濕衣，然後扶在舖上，原來落水人吃不得熱酒。劉公曉得這道，故教媽媽取熱酒，略溫一下，儘着少年痛飲，就取劉方的臥被，與他蓋了。夜間即叫劉方，伴他同臥。到次早，劉公進房來探問，那少年已覺健旺，連忙掙扎起來，要下床稱謝，劉公急止住道：「莫要勞動，調養身子要緊。」那少年便向枕上叩頭道：「小子乃垂死之人，得蒙公公救援，實乃再生父母。但不知公公尊姓大名？」劉公道：「老拙姓劉。」少年道：「原來與小子同姓。」劉公道：「官人那裏人氏？」少年答道：「

小子劉奇，山東張秋人氏。二年前，隨父三考在京。不幸遇了時疫，數日之內，父母俱喪。無力扶柩還鄉，只得將來火化。』指着竹箱道：『奉此骸骨歸葬，不想又遭此大難，自分必死。天幸得遇恩人，救我之命。只是行李俱失，一無所有，將何報答大恩？』劉公道：『官人差矣。不忍之心，人皆有之。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若說報答，便是爲利了，豈是老漢的本念！』劉奇見說，愈加感激。將息了兩日，便能起身。向劉公夫婦叩頭泣謝。那劉奇爲人溫柔俊雅，禮貌甚恭。劉公夫婦十分愛他。早晚好酒好食管待。劉奇見如此殷勤，心下好生不安。欲要辭歸，怎奈鈎傷之處，潰爛成瘡，步履不便，身邊又無盤纏，不能行動，只得權且住下。正是：

不戀故鄉生處好，  
受恩深處便爲家。

却說劉奇與劉方年貌相似，情投契合，各把平生患難細說。二人因念出處相同，遂結拜爲兄弟，友愛如嫡親一般。一日，劉奇對劉方道：『賢弟如此青年美質，何不習些書史？』劉方道：『弟甚有此志，只是無教導。』劉奇道：『不瞞賢弟說，我自幼攻書，博通今古，指望致身青雲，不幸先人棄後，無心於此。賢弟肯讀書時，尋些書本來，待我指引便了。』劉方道：『如若得此，乃弟之幸也。』連忙對劉公說知。劉公見說，是個飽學之士，肯教劉方讀書，分外歡喜。即便去買許多書籍。劉奇罄心指教。那劉方穎悟過人，一誦即解。日裏在店中看管，夜間挑燈而讀。不過歲月，經書詞翰，無不精通。且說劉奇在劉公家中，住有半年，相敬相愛，彼此勝如骨肉。雖然依傍得所，只是終日坐食，心有不安。此時瘡口久愈。

思想要回故土，來對劉公道：『多蒙公公夫婦厚德，救活殘喘，又攬擾半年。大恩大德，非口舌可道。今欲暫辭公公，負先人骸骨歸葬。服闋之後，當圖報效。』劉公道：『此乃官人的孝心，怎好阻擋。但不知幾時起行？』劉奇道：『今日告過公公，明早就走。』劉公道：『既如此，待我去覓個便船與你。』劉奇道：『水路風波險惡，且乏盤纏，還從陸路行罷。』劉公道：『陸路脚力之費，數倍於舟，且又勞碌。』劉奇道：『小子不用脚力，只是步行。』劉公道：『你身子怯弱，如何走得遠路？』劉奇道：『公公常言說得好，有銀用銀，無銀用力。小子這樣窮人，還怕得什麼辛苦。』劉公想了一想道：『這也易處。』便教媽媽整備酒肴，與劉奇送行。飲至中間，劉公泣道：『老拙與官人萍水相逢，聚首半年，恩同骨肉，實是不忍分離。但官人送尊人入土，乃人子大事，故不好強留。只是自今一別，不知後日果能再得見否？』說罷，歔歔不勝。劉媽媽與劉方，盡皆下淚。劉奇也泣道：『小子此行，實非得已。俟服一滿，即星夜馳來奉候，幸勿道悲。』劉公道：『老拙夫婦，年近七旬，如風中之燭，早暮難保，恐君服滿來時，在否不可知也。倘若不棄，送尊人入土之後，即來看我，也是一番相知之情。』劉奇道：『既蒙分付，敢不如命。』一宿晚景不題。到了次日清晨，劉媽媽又整頓酒飯，與他喫了。劉公取出一個包裹，放在桌上，又叫劉方到後邊，牽出那小驢兒來，對劉奇道：『此驢畜養已久，又無遠行，少有用處。你就乘他去罷，省得路上雇倩。這包裹內，是一牀被窩，幾件粗布衣裳，以防路上風霜。』又在袖中摸一包銀子，交與道：『這三

兩銀子，將就盤纏，亦可到得家了。但事完之後，即來走走，萬勿爽信。」劉奇見了許多厚贈，泣拜道：「小子受公公如此厚恩，今生料不能報，俟來世爲犬馬，以酬萬一。」劉公道：「何出此言。」當下將包裹竹箱，都裝在牲口身上，作別起身。劉公夫婦，送出門首，洒淚而別。劉方不忍分舍，又送十里之外，方才分手。且說劉奇夜住曉行，一路飢殍渴飲，不一日來到山東故鄉。那知去年這場大風大雨，黃河汎溢，張秋村鎮，盡皆漂溺，人畜廬舍，蕩盡無遺。舉目遙望時，幾十里田地，絕無人煙。劉奇無處投奔，只得寄食旅店，思想欲將骸骨埋葬於此，却又無處依栖，何以營生。須尋了個着落之處，然後舉事。遂往各處市鎮鄉村，訪問親舊，一無所遇。住了月餘，這三兩銀子，盤費將盡，心下着忙。若用盡了這銀子，就難行動了。不如原往河西務去，求恩人一搭空地，埋了骨骸，倚傍在彼處，還是個長策。算還店錢，上了牲口，星夜趕來。到了劉公門首，下了牲口，看時，只見劉方正在店中，手裏拿着一本書兒，在那裏觀看。劉奇叫聲：「賢弟，公公媽媽一向好麼？」劉方抬頭看時，却是劉奇，忙把書撇下，忙來接住牲口，牽入家中，卸了行李作揖道：「爹媽日夜在此念兒，來得正好。」一全走入堂中。劉公夫婦看見，喜從天降。便道：「官人想殺我也。」劉奇上前倒身下拜，劉公還禮不迭。見罷，問道：「尊人之事，想已畢了。」劉奇細細泣訴前情，又道：「某故鄉已無處容身，今復攜骸骨而來，欲求一搭餘地葬埋，就拜公公爲父，依傍於此，朝夕侍奉，不知尊意允否。」劉公道：「空地儘有，任憑取擇。但爲父子，恐不敢當。」劉奇道：「

若公公不屑以某爲子，便是不允之意了。」即便請劉公夫婦上坐，拜爲父子，將骸骨也葬於屋後地上。自此兄弟二人，并力同心，勤苦經營，家業漸漸興隆。侍奉父母，得盡人子之道。合鎮的人，沒一個不欣羨劉公，無子而有子，皆有陰德之報。時光迅速，倏忽又經年餘。父子正安居樂業，不想劉公夫婦年紀老了，筋力疲倦，患起病來。二子日夜伏侍，衣不解帶，求神罔效，醫藥無功，看看待盡。二子心中十分悲切，又恐傷了父母之心，唯把言語安慰，背後吞聲而泣。劉公自知不起，呼二子至床前分付道：「我夫婦老年孤子，自謂必作無祀之鬼。不意天地憐念，賜汝二人，與我爲子。名雖義子，勝如嫡血，我死無遺恨矣。但我去世之後，你二人務要同心經業，共守此薄產，我於九泉亦得瞑目。」二子哭拜受命。又延兩日，夫婦相繼而亡。二子搶地呼天，號啕痛哭，恨不得以身代替。置辦衣衾棺槨，極其從厚，又請僧人做幾夜功課超薦。入殮之後，兄弟商議，築起一個大坟，要將三家父母，合葬一處。劉方遂至京中，將母柩迎來，擇了吉日，以劉公夫婦葬於居中，劉奇遷父母骸骨葬於左邊，劉方父母葬於右邊。三坟拱列，如連珠相似。那合鎮的人，一來慕劉公向日忠厚之德，二來敬他兄弟之孝，盡來相送。話休煩絮。且說劉奇劉方二人，自從劉公亡後，同眠同食，情好愈篤，把酒店收了，開起一個布店來。四方過往客商來賣貨的，見二人少年志誠，物價公道，傳揚開去，慕名來買者，挨擠不開。一二年間，掙下一個老大家業，比劉公在時已多數倍。討了兩房家人，兩個小厮，動用傢伙器物，甚有次第。那鎮上有幾個富家，見

二子家業日裕，少年未娶，都央媒來與之議婚。劉奇之心上，已是欲得，只是劉方却執意不願。劉奇勸道：『賢弟今年一十有九，我已二十有二，正該及時婚配，以圖生育，接支三家宗祀。不知賢弟爲何不願。』劉方答道：『我同兄方在壯年，正好經營生理，何暇去謀此事。况我兄弟向來友愛，何等安樂。萬一娶了一個不好的，反是一累，不如不娶爲上。』劉奇道：『不然，常言說得好，無婦不成家。你我俱在店中支持了生意時，裏面絕然無人照管。況且交友漸廣，設有個客人到來，中饋無人主持，成何體面。此還是小事。當初義父以我二人爲子時，指望子孫繼他宗祀，世守此墳。今若不要，必然湮絕。豈不負其初念，何顏見之泉下。』再三陳說，劉方只把言語支吾，終不肯應承。劉奇見兄弟不允，自己又不肯獨娶。一日偶然到一相厚朋友欽大郎家中去探望，兩下偶然言及姻事。劉奇乃把劉方不肯之事，細細說出。又道：『不知舍弟是甚主意。』欽大郎笑道：『此事淺而易見。他與兄共創家業，况他是先到。兄是後來，不忍得兄先娶，故此假意推托。』劉奇道：『舍弟乃仁義端直之士，決無此事。』欽大郎道：『令弟少年英俊，豈不曉得夫婦之樂，百般推阻。兄若不信，且教個人私下去見他，先與之爲媒，包你一說就是。』劉奇被人言所惑，將信不疑，作別而回。却好路上遇見兩個媒婆，正要劉奇家說親，所說的是本鎮開綢緞店崔二朝奉家。敘起年庚，正與劉方相合。劉奇道：『這門親正對我家二官人。只是他有些古怪，人面前就害羞。你只悄地去對他說，若說得成時，自當厚酬。我且不歸去，坐在巷口。』

油店內，等你回話。」兩個媒婆，應聲而去。不一時回復劉奇道：「二官人果然古怪，老媳婦這般攛掇，只是不允。再說時，他着急起來，好叫媳婦們老大沒趣。」劉奇纔信劉方不肯，是個真心，但不知什麼原故？一日見梁上燕子營巢，劉奇遂題一詞於壁上，以探劉方之意。詞云：

「營巢燕，雙雙雄。朝暮銜泥辛苦同。若不尋雌，繼殼卵，巢成畢竟巢還空。」

劉方看見笑誦數次，亦援筆和一首於後，詞云：

「雌雄燕，雙雙飛。天設雌雄事久期。雌兮得雄願已足，雄兮將雌胡不知？」

劉奇見了此詞，大掠道：「據這詞中之意，我弟乃是個女子了。怪道他恁般嬌弱，語音纖麗。夜間睡臥不脫內衣，連襪子也不肯去。酷暑中還穿着兩層衣服。原來他卻學木蘭所爲。」雖然如此，也還疑惑，不敢去輕易發言。又到欽大郎家中，將詞念與他聽。欽大郎道：「這詞意明白，令弟確然不是男子了。但與兄數年同榻，難道看他不出？」劉奇敍他未曾脫衣之事。欽大郎道：「恁般一發是了。如今兄當以實問之，看他如何回答？」劉奇道：「我與他恩義甚重，情如同胞，安忍啟口？」欽大郎道：「他若果然是個女子，與兄成配，恩義兩全，有何不可？」談論已久，欽大郎將出酒肴款待，兩人對酌，不覺至晚。劉奇回至家時，已是黃昏時候。劉方迎着，見他已醉，挾進房中，問道：「兄長何處飲酒，這時方歸？」劉奇答道：「偶在欽兄家小飲，不覺話長坐久。」口中雖說，細細把他詳視。當初無心時，全然不覺是



女。此時已是有心辨他真假，越看越像是個女子。劉奇雖無邪念，心中卻要見個明白，又不好直言，乃道：「今日見賢弟所和燕子詞甚佳，非愚兄所能及，但不知賢弟可能再和一首否？」劉方笑而不答，取過紙筆來，一揮而就，詞云：

「營巢燕，聲聲叫，莫使青年空歲月。可憐和氏璧無瑕，何事楚君終不納？」

劉奇接來看了，便道：「原來賢弟是個女子。」劉方聞言，羞得滿面通紅，未及答言。劉奇又道：「你我情同骨肉，何必避諱。但不識昔年因甚如此粧束？」劉方道：「妾初因母喪，隨父還鄉，恐途中不便，故爲男粧。後因父沒，尙埋淺土，未得與母同葬，妾故不肯改形，欲求一安身之地，以厝先靈。幸得義父，遺此產業，父母骸骨，得以歸土。妾是時意欲說明，因思家事尙微，恐兄獨力難成，故復遲遲。今見兄屢勸妾婚配，故不得不自明耳。」劉奇道：「原來賢弟用此一段苦心，成全大事。況我與你同榻數年，不露一毫圭角，真乃節孝兼全，女中丈夫，可敬可美。但弟詞中已有俯就之意，我亦決無他娶之理。萍水相逢，周旋數載，昔爲兄弟，今爲夫婦，此豈人謀，實由天合。倘蒙一諾，便訂百年，不知賢弟意下如何？」劉方道：「此事妾亦籌之熟矣。三宗墳墓俱在於此，若妾適他人，父母三尺之土，朝夕不便省視。況義父義母看待你我，猶如親生，棄此而去，亦難恕然。兄若不棄陋質，使妾得侍箕帚，共奉三姓香火，妾之願也。但無媒私合，於禮有虧。唯兄裁酌而行，免受傍人談議，則全美矣。」劉奇道：「賢弟高見，卽當

遵命。是晚兩人便分房而臥。次早劉奇與欽大郎說知，請他大娘爲媒，與劉方說合。劉方已自換了女裝，劉奇備辦衣物，擇了吉日，先往三家墳墓上祭告過了，然後花燭成親。大排筵宴，廣請隣里。那時闕動了河西務一鎮，無不稱爲異事，贊歎劉家一門忠義貞烈。劉奇成親之後，夫婦相敬如賓，興起大家業，生下五男二女，至今子孫鼎盛，遂爲巨族。人皆稱爲劉方三義村云。有詩爲證：

無情骨肉成吳越，有義天涯作至親。  
三義村中傳美譽，河西千載想奇人。

## 蘇小妹三難新郎

馮夢龍

本篇見今古奇觀第十七回，作者事略同前。

話說四川眉洲，有一個博學名儒，姓蘇，名洵，字明允，別號老泉，當時稱爲老蘇。所生二子，大蘇小蘇；大蘇名軾，字子瞻，別號東坡；小蘇名轍，字子由，別號穎濱。二子博古通今，經綸素裕，同科及第，名重朝廷，俱拜翰林院學士之職。又生一女，名小妹，絕世聰明，資性過人十倍。老泉十分珍愛，使其讀書博學，不事女工，因此詩詞歌賦，無不過人。及長成一十六歲，老泉立心要擇個天下才子爲配，急切難得。忽一日宰相王荊公，著堂候官來請老泉。這王荊公諱安石，字介甫，未得第時，有大賢名，平時不洗面，不洗衣，老泉惡其不近人情，異日必爲奸臣，曾作辯奸論以譏之。荊公懷恨在心，復見二蘇連登制科，

遂含怨修好，老泉亦因荆公爲相恐妨二子進取之路，亦曲意相交。是日老泉赴荆公之召，二人對酌，談論古今的事情；荆公偶然誇他小兒王雱，讀書一遍，即能背誦。老泉帶哂答道：『誰家兒子讀兩遍？不惟小兒如此，就是小女也只是一遍！』荆公大驚道：『如此說來，眉山秀氣，盡出公家矣？』老泉自悔失言，連忙告辭。荆公命童子取出一卷文字，遞與老泉道：『此小兒窗課，相煩點定。』蘇老泉納於袖中，唯唯而退。回家睡至酒醒，想道：『介甫將兒子窗課求我點定，必有求親之意；這頭親事，非我所願，却又無計推辭。』沉吟到曉，梳洗已畢，拿出王雱所作細看；真乃篇篇錦繡，字字珠璣！又不覺動了愛才之念，欲觀女兒緣分如何？遂將文卷隱了姓名，分付丫鬢道：『這卷文字，是一少年名士所呈，求我點定？我不得閑，送與小姐批閱，閱完了速來回話。』丫鬢將文字呈上小姐，便達大老爺吩咐之話；小姐滴露研硃，從頭批點，須臾看完，嘆道：『此必聰明才子所作！但秀氣泄盡，華而不實，恐非長久之器。』遂於卷面批云：

一新奇藻麗，是其所長，含蓄雍容，是其所短；以之取巍科則有餘，享天年則不足。

後來王雱十九歲，中了狀元，未幾天亡；可見小姐知人之明。這是後話。且說小姐批完，叫丫鬢納還父親；老泉一見大驚道：『這批語如何叫介甫見得？』只得將卷面換去，另加好批；方纔批完，恰好堂候官來取，老泉交付收訖。堂候官道：『相公墓小姐才華，願結秦晉。』老泉道：『相府議親，老夫豈

敢不從？只是小女貌醜，不足以當金屋之選，但訪問自知，並非老夫推托。」堂候官回覆荆公，荆公見卷面換了，已有三分不悅；又聞聽蘇東坡常與小妹互相嘲戲，東坡一嘴鬚子，小妹嘲云：

「口角幾回無覓處，忽聞毛裏有聲傳！」

小妹額角凸起，東坡嘲云：

「未出庭前三五步，額頭先到華堂前。」

小妹又嘲東坡下頰長云：

「去年一點相思淚，至今流不到腮邊！」

東坡因小妹雙眼微凹，復答云：

「幾回拭淚深難到，流却汪汪兩道泉。」

荆公聞此，以小妹容貌平常，遂將姻事不提；他人聽得相府姻事未就，慕而來求者甚多。老泉却叫呈上文字，遂與小妹自閱，因有一卷文字，卷面寫著秦觀，小妹批四句云：

「今日聰明秀才，他年風流學士；可惜二蘇同時，不然橫行一世！」

老泉看了，已知女兒選中此人，吩咐門上，秦觀秀才來時，快請相見。誰知那秦觀字少游，他是揚州府高郵人，腹飽萬言，眼空一世，今雖銜玉求售，却怕損了自己名色，不肯隨衆人向前討信。老泉見

秦觀不到，反使人到他寓相請；少游心中暗喜，又想到：「小妹才名，得諸傳聞，未曾面試；且又聞他額頭凸出，眼睛凹進，不知是怎樣醜陋，必親見一面，方可放心。」打聽得二月初一日，小妹要往東岳廟燒香；秦少游到了那日，早起梳洗，打扮個游方道人。項掛數珠，手托鉢盂，來到東嶽廟間，便等了片時，蘇小姐轎子已到，歇於左廊之下；小姐出轎上殿，少游統看見了。雖不妖嬈美麗，却也清雅幽嫻；全無俗韻；但不知他才情如何？約莫燒香已畢，少游循左廊而上，在殿左相遇。少游打個問訊云：

「小姐有福有壽！願發慈悲。」

小姐應聲答云：

「道人何德何能？敢求布施。」

少游又問訊云：

「願小姐身如藥樹，百病不生。」

小姐走著答道：

「隨道人口吐蓮花，半文無捨。」

少游直跟到轎前，又問訊云：

「小娘子一天歡喜，如何撒手寶山？」

小妹隨口又答道：

『瘋道人怎地貪癡，那得隨身金穴？』

小妹一頭說，一頭上轎。少游轉身自言道：『瘋道人得對小娘子，千萬之喜。』跟隨的老院子聽得，怪那道人放肆。方欲回身尋問，只見走廊下出一個俊童，對那道人叫道：『相公這裏來更衣罷。』那道人便先走去。老院子上前低聲問那童子道：『這是那位相公？』童子道：『是高郵秦少游相公。』老院子便不言語，回家時與老婆說知，因此內外皆知了。小妹方曉得那化緣道人，是秦少游假裝的，付之一笑不提。且說秦少游見小妹不醜，又兼應答如流，其才可知，遂親往蘇家求親。老泉應允，少游擇吉納采下聘。此是二月初旬，少游急欲完婚，小妹看定他文字，必然中選，試期日近，欲要象簡烏紗，方許洞房花燭。遂向老泉稟明緩期，少游只得應允。及到三月初三，禮部大試之期，秦觀果然一舉成名，中了制科；又拜丈人，遂稟明完婚之事，兼求就在蘇府花燭。老泉笑道：『今日掛榜，便是上吉之日，今晚便在舍下成親如何？』少游稱善。是夜月明如晝，二人雙雙拜堂，成就了百年姻緣。少游在前，應筵宴已畢，方欲進房，只見房門緊閉，庭中擺着一張小桌，桌上擺列文房四寶，三個封兒，三個盞兒。——一個是玉盞，一個是銀盞，一個是瓦盞；——青衣丫鬟，立在門旁。少游道：『傳語小姐，就說：「新郎已到，」何不開門？』丫鬟道：『奉小姐之命，有三個題目在此，三試俱中，方准入房；這三個封兒，便』

是題目在內。」少游指着三個盞道：「這又是甚麼意思？」丫鬟道：「玉盞是盛酒的。銀盞是盛茶的，瓦盞是盛水的。三試俱中，用玉盞飲美酒三杯，請入香房。兩試中了，一試不中，銀盞內清茶解渴，且待明日再試！一試中了兩試不中，瓦盞內飲口淡水，罰在外廂讀書三月。」少游笑道：「我會應過制科，青錢萬選，莫說三個題目，就是三百個，我何懼哉？」丫鬟道：「俺小姐不比尋常盲試官，之乎者也，虛應故事而已；他的題目極難哩！第一題是詩句一首，要新郎也做一首，合了出題之意。方爲中式；第二題是四句詩，藏着四個古人名，猜得一個也不差；方爲中式；第三題就容易了，止做七個字對兒。」說罷，取出一個紙封遞過道：「請新郎自看。」少游拆看，是花箋一幅，上寫詩四句道：

「銅鐵投洪冶，螻蟻上粉牆；陰陽無二理，天地我中央。」

少游想道：「這個題目別人定猜不著，我曾扮作道人，在岳廟化緣；此四句乃含著「化緣道人」四字，明明嘲我。」遂取筆寫詩一首於題後云：

「化工何意把春催，緣到名園花自開；道是春風原有主，人人不敢上花臺。」

丫鬟見詩已完，將花箋從窗隙中塞進，高叫道：「新郎交卷，第一場完了。」小妹看詩，每句首一字合之，乃「化緣道人」四字；小妹微笑，少游又開一幅花箋，上寫道：

「強爺勝祖有施爲，鑿壁偷光夜讀書；縫綫路中常憶母，老翁終日倚門闈。」



少游看罷即時注明首句孫權二句孔明三句子思四句太公望丫鬢也從窗隙中遞進少游想道：「眼看兩個題目難不住我，第三題是個對兒，不足爲難。」遂又拆開，上寫云：

「閉門推出窗前月。」

初看時覺甚容易，細想來，這對出得儘巧；若對得平常，不見本事，左思右想，不得其對。東坡此時未曾睡，且來打聽妹夫消息；望見少游在庭中步來步去，口中吟哦「閉門推出窗前月」七字。右手作推窗之勢。東坡想道：「此必我妹以此對難之，少游爲其所困矣。」思欲代對，忽見少游步了一回，偶然倚缸看水；東坡一見觸動靈機，咳嗽一聲，就地下拾一小石子，投向水中，那水爲石所激，躍起幾點，撲在少游面上。水中天光月影，紛紛淆亂；少游當下曉悟，遂援筆對云：

「投石冲開水底天。」

丫鬢交了第三場試卷；只聽呀的一聲，房門大開，房內又走出個侍女，手捧銀壺，將美酒斟在玉盞之內，獻上新郎，口稱：「才子！請滿飲三杯，權當花紅賞勞。」少游此時意氣揚揚，連飲三杯。丫鬢擁入香房，這一夜佳人才子，好不稱意；後來少游以才名被徵，爲翰林學士，與二蘇同官，郎舅三人並居史職。宮中宣人太后，亦聞蘇小妹之才，每每遣內官賜以絹帛，或飲饌之類，命他題吟，每得一篇，內官無不傳誦，聲播京都。其後小妹先少游而卒，少游思念不止，並不再娶。有詩爲證：

「文章自古說三蘇，小妹聰明勝丈夫；三難新郎真異事，一門秀氣世間無。」

## 王孺人離合團魚夢

天然癡叟

本篇見石點頭第十卷。作者事略同前。

門外青山綠水，道路茫茫馳逐，行路不知難，頃刻夫妻南北，莫哭莫哭，不續姻緣終續。

這闕如夢令詞，單說世人，夫妻如膠如漆，原指望百年相守。其中命運不濟，或是男命堅硬，剋了妻子，或是女子命剛，損了丈夫，命書上批談，男逢羊刃必傷妻，女犯雙官須再嫁，既是命中註定，自逃不過。其間還有丈夫也不是剋妻的，女人也不是傷夫的，驀地裏遭着變故，將好端端一對和同水蜜，半步不厮離的夫妻，一朝拆散，這可當是：

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限來時各自飛。

還有一說，或者分離之後，恩絕義斷，再無完敝之日，到也是個常情，不足爲奇。惟有那姻緣未斷，後來依舊成雙的，可不是個新聞？

在下如今先將一個比方說起。昔日唐朝有個竈王，乃玄宗之弟，恃着親王勢頭，驕縱橫行，貪淫野色。那王府門首有個賣餅人的妻子，生得不長不短，又嬌又嫩，修眉細眼，粉面朱唇，兩手滑似柔荑，

一雙小脚，却似潘妃行步，處處生蓮。甯王一見消魂，即差人喚進府中。那婦人雖則割捨不得丈夫，無奈迫於威勢，勉強從命。這一椿事，若是平民百姓犯了，重則論做強姦，輕則只算拐佔，定然問個大大的罪名。他本是親王，誰人敢問。若論王子王孫犯法，與庶民同罪，這句話看起來，不過是設而不行的虛套子，有甚相干！甯王自得此婦，朝夕淫樂，專寵無比，回頭一看，滿門中妖妖嬈嬈，嬌嬌媚媚的，盡成灰土。這方是情人眼裏西施，別個爭他不過。如此春花秋月，不覺過了月餘。懽愛既到極處，滋味便覺平常。一日遇着三月天氣，海棠花盛開，甯王對花飲酒，餅婦在旁對着海棠花，暗暗流淚。甯王瞧着，便問道：『你在我府中這般受用，比着跟了賣餅的朝巴暮結，難道不勝千倍，有甚牽掛在心，還自背地流淚！』餅婦便跪下去說道：『若賤妾生長在大王府中，便沒牽掛。既先爲餅夫之妻，這便是牽掛之根了。故不免流淚。』甯王將手扶起道：『你爲何一向不牽掛，今日却牽掛起來？』餅婦道：『這也有個緣故。賤妾生長田舍之家，只曉得桃花杏花，梅花李花，並不曉得有什麼海棠花。昔年因丈夫在門前賣餅，見府中親隨擔這海棠花過來。妾生平不曾看見此花，叫丈夫去採一朵來戴。丈夫方走上去採這海棠花，府中人將紅棍攔肩一棍，說道：『普天下海棠俱有色無香，惟有昌州海棠有色有香。奉大王命直到昌州取來，你却這樣大膽，擅敢來取？』賤妾此時就怨自己不是，來害丈夫被打這一棍，今日在大王府中，見此海棠，所以想起丈夫，不由人不爲之下淚。』甯王聽此說話，也不覺酸心起來，說道：

「你今還想着丈夫，也是好處。我就傳令着你丈夫進府，與你相見，何如？」餅婦即跪下道：「若得丈夫再見一面，死亦瞑目。」竊王聽了，點點頭兒，仍扶了起來，即傳旨出去呼喚。不須臾喚到，直至花前跪下。賣餅的雖俯伏在地，冷眼却瞧着妻子，又不敢哭，又不敢仰視。誰知妻子見了丈夫，放聲號哭起來，也不怕竊王噴怪。竊王雖則情性風流，心却慈善，見此光景，暗想道：「我爲何貪了美色，拆散他人的夫妻，也是罪過！」即時賜百金與婦人遮羞，就着賣餅的領將出去，復爲夫婦。當時王維曾賦一詩，以紀此事，詩云：

莫以今時寵，

難忘舊日恩。

看花兩眼淚，

不共楚王言。

這般離而復合之事，一則是賣餅妻子貌美，又近了王府，終日在門前賣俏，謾藏誨盜，冶容誨淫，合該有此變故。如今單說一個赴選的官人，驀地裏失了妻子，比竊王強奪的尤慘。後來無意中仍復會合，比餅婦重圓的更奇。這事出在那個朝代，是在高宗南宋年間。這官人姓王名從事，汴梁人氏。幼年做了秀才，就貢入太學。娘子喬氏，舊家兒女，讀書知禮。夫妻二人，一雙兩好。只是家道貧寒，單單惟有夫妻，並無婢僕，也未生兒女。其時高宗初在臨安建都，四方寇盜正盛。王從事捱着年資，合當受職。與喬氏商議道：「我今年紀止得二十四五，論來還該科舉，博得上進功名，纔是正理。但家事不足，更兼盜賊又狠，這汴梁一帶，原是他口裏食。倘或復來，你我縱然不死，萬一被他驅歸捉去，終身淪爲異

域之人了，意欲收拾資裝，與你同至臨安，且就一小小前程，暫圖安樂，等待官滿，干戈寧靜，然後仍歸故鄉。如若兵火未熄，就入籍臨安，未爲不可。你道何如？」喬氏道：「我是女流，曉得什麼，但憑官人自家主張。」王從事道：「我的主意已定，更無疑惑。即便打疊行裝，擇日上道。把房屋傢伙，託與親戚照管。一路水程，毫不費力，直至臨安。看那臨安地方，真個好景緻，但見：

鳳凰聳美，秦望連雲，慧日如屏多怪石，孤山幽僻徧梅花，天竺峯飛來峯，峯峯相對，誰云靈鷲移來。萬松嶺，鳳凰嶺，嶺嶺分排，總是仙源發出。湖開瀾灩，六橋桃柳盡知春，城拱崔巍，百雉樓臺應入畫。數不盡過溪亭，放鶴亭，翠薇亭，夢兒亭，步到賞心知勝覽，看不迭夫差墓，許遠墓，杜牧墓，林逋墓，行來弔古見名賢。須知十塔大無頭，不信清官留不住。

王從事到了臨安，倉卒間要尋個下處。臨安地方廣闊，踏地不知高低，下處正住在抱劍營前。那抱劍營前後左右，都是妓家，每日間穿紅着綠，站在門首接客。有了妓家，每有這班閒遊浪蕩的子弟，着了大袍闊帶的華服，出來搖擺。可怪這班子弟，若是嫖的，自不消說起要到此地。就是沒有錢，不去嫖的，也要到此闖寡門，吃空茶。所以這抱劍營前十分熱鬧。既有了這些妓家，又有了這班閒遊子弟，男女混雜，便是賣酒賣肉，賣書畫，賣古董玉石，賣綾羅手帕，荷包香袋，賣春藥，賣梳頭油，賣胭脂花粉的。有了這般做買賣的，便有偷雞，剪綰，撮空，撒白，托袖，拐帶有夫婦女，一班小人叢集其地。王從事一

時不知，曾在此處，雇着轎子擡喬氏到下處。原來臨安風俗，無論民家官家，都用涼轎。就是布幃轎子，也不用簾兒遮掩。就有簾兒，也要揭起，憑人觀看，並不介意。今番王從事娘子，少不得也是一乘沒簾兒的涼轎子。那喬氏生得十分美貌，坐在轎中，擡到下處，人人看見，誰不喝采道：「這是那裏來的女姑娘，生得這般標致。」怎知爲了這十分顏色，反惹出天樣的一場大禍事來。正是：

兔死因毛貴，

龜亡爲殼靈。

却說王從事夫妻，到了下處，一見地方落得不好，心上已是不樂。到着晚來，各妓家接了客時，你家飲酒，我家唱曲，東邊猜拳，西邊擲色，那邊樓上胡琴弦子，這邊廊下吹簫弄笛，嘈嘈雜雜，喧喧嚷嚷，直至夜深方纔歇息。從事夫妻住在其間，又不安穩，又不雅相，商議要搬下處。又可怪臨安人家房屋，只要門面好看，裏邊用蘆幃隔斷，塗些爛泥，刷些石灰白水，就當做裝摺。所以隔壁緊鄰，不要說說一句便聽得，就是撒屁小解，也無有不知的。王從事的下處緊夾壁，也是一妓家。這妓家姓劉名賽。那劉賽與一個屠戶趙成往來。這人有力，有賊志，久慣幫打官司，賭場中捉頭放囊，衙門裏買差造謗。又結交一班無賴，一呼百應，打搶擄詐，拐騙揀販，養賊窩贓，告春狀，做硬證，陷人爲盜，無所不爲。劉賽也是畏其聲勢，不敢不與他往來，並非真心情願。喬氏到下處時，趙成已是看見，便起下欺心念頭。爲此連日只在劉賽家飲酒歇宿，打聽他家的舉動。那知王從事與妻子商量搬移下處，說話雖低，趙成却聽

得十分之三。心上想道：「這蠻子，你是別處人，便在這裏住任何妨，却分甚麼皂白，又要搬向他處，好生可惡！我且看他搬到那一個所在，再作區處。」及至王從事去尋房子，趙成暗地跟隨。王從事因起初倉卒，尋錯了地方，此番要覓一個僻靜之處，直尋到錢塘門裏邊，看中了一所房子，又仔細察問鄰家，都是做生意的，遂租賃下了，與妻子說知，擇好日搬去。這些事體，趙成一盡知。王從事又無僕從，每事俱要親身。到了是日，喬氏收拾起箱籠，王從事道：「我先同扛夫擡去，即便喚轎子來接你。」道罷，竟護送箱籠去了。喬氏在寓所等候，不上半個時辰，只見兩個漢子走入來說：「王官人着小的來接娘子到錢塘門新下處去。轎子已在門首。」喬氏聽了，即步出來上轎。看時却是一乘布幃轎子。喬氏上了轎，轎夫即放下簾兒，擡起就走，也不知走了多少路，到一個門首，轎夫停下轎子，揭起簾兒。喬氏出轎，走入門去，却不見丈夫。只見站着一夥面生歹人。原來趙成在隔壁聽見王從事分行妻子先押箱籠去的話，將機就計，如飛即叫兩個人擡乘轎子來，將喬氏騙去。臨安自來風俗，不下轎簾，趙成恐王從事一時轉來遇着，事體敗露，爲此把轎簾下了，直擡到家中。喬氏見了這班人，情知有變，嚇得面如土色，即回身叫轎夫道：「你說是我官人叫你來接我到新下處，如何擡到這個所在？還不快送我去！」那轎夫也不答應，竟自走開。趙成又招一個後生，趕近前來，左右各挾着一隻胳膊，扶他入去。說：「你官人央我們在此看下處，即刻就來。」喬氏嬌怯怯的身子，如何強得過這兩個後生，被他直



攙至內室。喬氏喝道：『你們這班是何等人，如此無理！我官人須不是以下之人，他是河南貢士，到此選官的。快送我去，萬事全休，若還遲延，決不與你干休！』趙成笑道：『娘子弗要性急，權住兩日，就送去便了。』喬氏道：『胡說，我是良人妻子，怎住在你家裏！』趙成帶着笑，側着頭，直湊到臉上去說道：『娘子，你家河南，我住臨安，天賜良緣，怎說此話！』喬氏大怒，劈面一個巴掌道：『你這砍頭賊，如此清平世界，膽敢設計誑騙良家婦女在家，該得何罪！』趙成被打了這一下，也大怒道：『你這賊婦，好不受人擡舉。不是我誇口說，任你夫人小姐，落在我手，不怕飛上天去。說話那罕希，你這酸丁婆娘，要你死就死，要你活就活，看那一個敢來與我講話。』喬氏聽了，想道：『既落賊人之手，丈夫又不知道，如何脫離虎口罷罷，不如死休！』乃道：『原來你是殺人強盜，索性死了我罷。』趙成道：『你若死，偏不容你死。』衆人道：『我實對你說，已到此地，料然脫不得白，好好順從，自有好處。』喬氏此時，要投河奔井，沒個去處，欲待懸樑自刎，又被這班人看守，真個求生不能生，求死不能死，無可奈何，放聲大哭，哭了又罵，罵了又哭，搥胸跌足，碰頭撞腦，弄得够頭髮蓬鬆，就是三寸三分的紅粉鞋，也跳落了。趙成被他打了一掌，又如此罵，如此哭，難道行不得凶，只因貪他貌美，姦他的心腸，有十分，賣他的心腸，更有十二分，所以不放出虎勢，只得緩緩計較。乃道：『衆兄弟莫理他，等再放肆時，少不得與他一頓好皮鞭，自然妥當。』一會兒搬出些酒飯，衆人便吃。喬氏便哭。衆人吃完，趙成打發去了，叫妻子花

氏與奴妾都來相伴防備。原來趙成有一妻兩妾，三四個丫頭，走過來輪流相勸，將銅盆盛了熱水與他洗臉。喬氏哭猶未止。花氏道：『鐵怕落爐，人怕落圈。你如今生不出兩翅，飛不到天上，到不如從了我老爹罷。』喬氏道：『從甚麼！』那婆娘道：『陪老爹睡幾夜，若服事得中意，收你做個小娘子，也叫做從，或把與別人做偏房，或賣與門戶人家做小娘，站門接客，這也叫做從。但憑你心上從那一件。』喬氏聽了，一發亂跌亂哭，頭髮越散，有一隻金簪子，掉將下來。喬氏急忙拾在手中。原來這金針是王從事幼年行聘禮物，上有『王喬百年』四字。喬氏所以十分愛惜。當此受辱受虧之際，不忍棄捨。此時趙成又添了幾杯酒，慾火愈熾。喬氏雖則泪容慘淡，他看了轉加嬌媚。按納不住，趕近前雙手抱住，便要親嘴。喬氏憤怒，拈起手中簪子，望着趙成面上便刺，正中右眼，刺入約寸餘多深。趙成疼痛難忍，急將手搭住喬氏手腕，向外一拖，這簪子隨手而出，鮮血直冒，昏倒在地。可惜一團高興，弄得冰消瓦解。連這一妻兩妾，四個丫頭，把香灰糝的，把帕子紮的，把喬氏罵的，揪打的，亂得六缸水渾。趙成昏去了一大回，方纔蘇醒，開言說道：『好好！不從我也罷了，反喫壞我一目，你這發賤，歪貨，還不曉得損人一目，家私平分的律法哩。』叫丫鬚扶入內室，睡下去，請眼科先生醫治，又分付妻妾們，輪流防守。喬氏不容他自尋死路。詩云：

雙雙鳩鳥滾河州，

矧繳遙驚兩地投。

自繫樊籠難解脫，

霜天叫徹不成儔。

且說王從事押箱籠到了新居，覆身轉來，叫下轎子，到舊寓時，只見內外門戶洞開，妻子不知那裏去了。問及鄰家，都說不曉得。惟有劉養家說：『方纔有一乘轎子接去。這不是官人是那個？』王從事聽了這話，沒了主意，一則是異鄉人，初到臨安，無有相識，二則孤身獨自，何處去找尋。走了兩三日，沒些影蹤。心中憤急，無處發洩，却到臨安府中去告狀。一張狀詞連緊壁兩鄰，都告在狀上。這兩鄰，一邊是劉養，一邊是做豆腐的南潯人，姓藍，年紀約模六十七八歲，人都叫他藍老兒，又叫做藍豆腐。臨安府拘喚劉養及藍豆腐到官審問，俱無實跡。一面出廣捕查訪，一面將劉養、藍豆腐召保。趙成在家養眼，知得劉養被告，暗暗使同伴保了劉養。又因劉養保了藍豆腐。王從事告了這張狀，指望有個着落，那知反用了好些錢鈔，依舊是捕風捉影。自此無聊無賴，只得退了錢塘門下處，權時僑寓客店，守候選期，且好探妻子消息。分明是：

石沉海底無從見，

浪打浮漚那得圓。

再說趙成雖損了一目，心性只是照舊，又想這婆娘烈性，料然與我無緣的了，不如早早尋個好主顧賣去罷。恰有一個新進士，也姓王名從古，平江府吳縣人，新選衢州府西安縣，年及五旬，尙未有子。因在臨安帝都中要買一妾，不論再嫁室女，只要容貌出衆，德性純良，就是身價高，也不計較。那趙成慣做這等販賣，便有慣做販賣的中媒，打聽着了，就飛奔來報與他知。趙成便要賣與此人，心上躊

踏怕喬氏又不肯從。叫妻子探問他口氣。這婆娘扯個謊，只說：『新任西安知縣，結髮已故，名雖娶妾，實同正室。你既不肯從我老爹，若嫁得此人，依舊去做奶奶，可不是好！』喬氏聽了，細想道：『此話到三分可聽。我今在此，死又不得死，丈夫亦不得見面，何日可了。況我好端端的夫妻，被這強賊活拆生分。受他這般毒辱，此等冤仇，若不能報，雖死亦不能瞑目。』又想到：『到此地位，只得忍恥偷生，將機就計，嫁這官人，先脫離了此處，方好作報仇的地步。』聞得西安與臨安，相去不遠。我丈夫少不得做一官半職。天若可憐無辜受難，日後有個機會，知些蹤跡，那時把被掠真情告訴，或者讀書人，念着斯文一脈，夫婦重逢，也不可報得冤仇，也不可報。但此身圈留在此，不知是甚地方，又不曉得這個賊姓張姓李，全沒把柄。』想了一回，又怕羞，不好應承。汪汪眼淚掉將下來。就靠在桌兒上，嗚嗚咽咽的哭起來。花氏因她不應，垂頭而哭，一眼觀見他頭上露出金針，就伸手輕輕去拔他的。喬氏知覺，擡起頭來，針子已在那婆娘手裏。喬氏急忙搶時，那婆娘掣身飛奔去了。喬氏失了此針，放聲大哭，暗想道：『這是我丈夫行聘之物，刺賊救身之寶。今落在他人之手，眼見得要夫妻重會不能夠了。』自此尋死的念頭多，嫁人的念頭少，哭得天昏地黑，朦朧睡去。夢見一個大團魚，爬到身邊。喬氏平昔善會烹治團魚，見了這個大團魚，便拿把刀，將手去捉牠來殺。這團魚擡頭，直伸起來。喬氏畏怕，又縮了手。喬氏心記頭上金針，不知怎地，這金針卻在己手，就向團魚身上一丟，卻又不捨得，連忙去拾這簪子，却

又不見。四面尋覓，只見那團魚伸長了頸，說起話來。叫道：『喬大娘，不要愛惜我，殺我也早，燒我也早。你不要懷念着這金簪子，尋得着也好，尋不着也好。你不要想着丈夫，這個王也不了，那個王也不了。』

『喬氏』團魚說話，連叫奇怪，就把刀去斫牠，却被團魚一口嚙住手腕，疼痛難忍。霎然驚醒，想道：『我丈夫平時喜歡團魚，我常常爲他烹煮，莫非殺生害命，致有今日夫妻拆散之報！』正想之間，花氏又來問願與不願，早些說出來，莫要擔誤他人。喬氏無可奈何，只得勉強應允。趙成又想道：『婆娘利害，倘到那邊一五一十說出這些緣故，他們官官相護，一時翻轉臉皮來尋我，不是可不老大利害！莫把家裏與他認得。』又付囑媒人只說姓胡，他們俱是會中人，俱各會意。到王知縣船上去說，期定明日，親自來相看。趙成另向隱僻處借下了一個所在，把喬氏擡到那邊住下。趙成妻子一齊同去。到午牌前後，王從古同媒人來，將喬氏仔細一看，姿容美貌，體態妖嬈，十分中意。即便去了。不多時，媒人領了十來人，行下三十貫錢聘禮。喬氏事到其間，只得梳妝含羞上轎。雖非守一而終，還喜明媒正娶，強如埋沒在趙家。要知喬氏原要盡節，但趙成家緊緊防守，尋死不得。至此又還想要報仇。假若果然尋了死路，後來那得夫妻重逢，報仇雪恥。當時有人作絕句一首單道喬氏，被掠從權，未爲不是，詩云：

草草臨安住幾時，無端風雨喚離居。  
東天不養西天養，及到東天月又西。

喬氏上了轎，出了臨安城，王從古泊船江口，卽舟中成其夫婦。王從古本來要娶妾養子，因見喬

氏美豔，枕席之間，未幾過度。那時喬氏從來知書知禮，一時被掠，做下出乖露醜，每有所問，勉強支吾，心實不樂。王從古只道初婚怕羞，那知有事關心，各不相照。王從古既已娶妾，即便開船，過了富陽，桐廬，望三衢進發。爲甚叫做三衢？因洪水暴出，分爲三道，故名三衢。因衢州地名，上屬牛女分野，春秋爲越，西部姑蔑地，秦時名太末，東漢名新安，隋時名三衢，唐時名衢州。至宋朝相因爲衢州府，負郭的便是西安首縣。王從古到了西安上任，參謁各上司之後，親理民事，無非是兵刑錢穀，戶婚田土，務在伸屈鋤強，除奸剔蠹，爲此萬民感仰，有神明之稱。又一清如水，秋毫不取。西安縣中寂然無事。真個：

雨後有人耕綠野，  
月明無犬吠花村。

這王從古是中年發跡的人，在蘇州起身時，欲同結髮夫人安氏赴任。夫人道：『你我俱是五旬上邊的人，沒有兒女。醫家說，女人家至四十九歲，絕了天癸，便沒有養育的事。你的日子還長，不如娶了偏房，養個兒子，接代香烟。你自去做官，我情願在家吃齋念佛。』故此王從古到臨安，娶妾上任，衙中隨身伴當，夫妻兩人，親丁只有喬氏。誰知喬氏懷念前夫，心中只是怏怏，光陰迅速，早又二年一日，正值中秋一輪明月當空，清光皎潔。王從古在衙裏對月焚香啜茗，喬氏在旁侍坐。但見高梧疎影，正照在太湖石畔，清清冷冷光景，甚是蕭瑟。兼之鶴唳一聲，蟋蟀絡緯，間爲相應。雖然這個官衙，恰是僧房道院，也沒有這般寂寞。王從古乘間問着喬氏道：『你相從我不覺又是兩年，從不見你一日眉開。

畢竟爲甚？」喬氏道：「悲喜各有緣故。若本來快活，做不出憂愁。若本來悲苦的，要做出喜歡，一發不能夠了。」王從古見他說話含糊，又道：「我見你德性又好，才調又好，並不曾把偏房體面待你，爲何不向我說句實話？」喬氏道：「失節婦人，有甚好處。多煩官人這般看待。」王從古道：「你是汴梁人，重婚再嫁，不消說起。畢竟你前夫是死是生，爲甚的到了臨安，住在胡家？」喬氏道：「原來這販賣人家姓胡麼？」王從古聽說，一發驚異道：「你住在他家，爲何還不曉得他姓胡？然則你丈夫是甚麼樣人？」喬氏道：「妻子既被人販賣，說出來一發把他玷辱，不如不說。況今雖別二年有餘，死也沒用，活也沒用。」言罷，雙淚交流，唏噓歎息。王從古聽他說話又苦，光景又慘，連自家討個販賣來的做偏房，也沒意思。悶悶不樂而睡。喬氏見他已睡，乃題一詩於書房壁上。詩云：

蝸角蠅頭有甚堪，無端造次說臨安。因知不是親兄弟，名姓憑君次第看。

題罷就寢。明早，王從古起來，到書房中，見了此詩，知道是喬氏所作，把詩中之意一想：「蝸角蠅頭，他丈夫定是求名求利的。到臨安失散，不消說起。後邊兩句，想是將丈夫做個姓名的謎話，叫我詳察。我一時如何便省得其意。」王從古方在此自言自語，只見喬氏送進茶來。王從古道：「你詩中之意，我都曉得。若後來訪得你前夫消息，定然使你月缺重圓。」喬氏聽見此話，雙膝跪下，拜道：「願官人百年富貴，子孫滿堂。」此時笑答可掬，真個兩年間，祇有這個時辰笑得一笑，眉頭開得一開。王從



古看了點頭嗟歎其不忘前夫。自此又過年餘。一日正當理事，陰陽生報道：『府學新到教諭來拜。』王知縣先看到脚色，乃是汴梁人，年二十八歲，由貢士出身，初授湖州訓導，轉陞今職，姓王名從事。王從古見名姓與己相去不遠，就想着喬氏詩中有一因知不是親兄弟一之句，沉吟半晌，莫非正是此君。且從容看是如何。遂出至賓館中相見。答拜已畢，從此往來。也有公事，也有私事，自漸親密。一來彼此賓主，原無拘礙，二來是讀書人，遇讀書人說話投機，杯酒留連，習爲常事。倏忽便是二年。那衢州府城之南，有一爛柯山，相傳是青霞第八洞天。晉時樵夫王質，入山斫柴，見二童子相對下棋。王質停了斧柯觀看，一局棋還未完，王質的斧柯盡已朽爛，故名爲爛柯山。有此仙山聖蹟，所以官民士官，都要到此山觀玩。一日早春天氣，王從事治下餽饌，差人持柬到縣，請王知縣到爛柯山看梅花。王從古卽時散衙，乘小轎前來。王從事又請訓導葉先生同來陪酒。這葉先生雙名林春，就是樂清人。三位官人都是角巾便服，素鞋淨襪，攜手相扶，緩步登山，席地而坐，飲酒觀花。是日天氣晴和，微風披拂，每遇風過，這些花瓣，如魚鱗般飛將下來，也有點落在衣上，有的飛入酒杯。王知縣道：『這般良辰美景，不可辜負。我三人，各分一韻，卽景題詩，以志一時逸興。』王教授道：『如此最妙。』就將詩韻遞與王知縣。知縣接韻在手，隨手揭出一韻，乃是壺字。知縣又遞與王教授，教授又送葉訓導，那葉訓導揭出仙字。然後王教授揭着一韻，卻是一個妻字，不覺愀然起來。況且遊山看花的題目，用不着妻字，難道不

是個險韻。又因他是無妻子的人，驀地感懷，自思自歎。知縣訓導那裏曉得。王知縣把酒在手，咿咿唔唔吟將出來。詩云：

梅發春山興莫孤，  
枝頭好鳥喚提壺。  
若無佳句酬金谷，  
卻是高陽舊酒徒。

葉訓導詩云：

買得山光不用錢，  
梅花清瘦是嫣然。  
折來不寄江南客，  
贈與孤山病里仙。

王教授拈韻在手，詩倒未成，兩淚垂垂欲滴。王知縣道：『老先生見招，爲何先自沒興，對酒不樂，是甚意思？』王教授道：『偶感寒病，腹痛如刺，故此詩興不湊，例當罰遲。』自把巨杯斟上，這杯酒卻有十來兩。王教授平昔酒量，原是平常。卻要強進此杯，咽下千千萬萬的苦情，不覺一飲而盡，紅着兩眼，吟詩云：

景物相將興不齊，  
斷腸行路各東西。  
誰教夢逐沙叱利，  
漫學斑鳩喚舊妻。

吟罷大嘆一聲。王知縣道：『老先生興致不高，詩情散亂，又該罰一杯。』王教授只是垂頭不語。葉訓導喚過從人，將雲母箋一幅，遞與王知縣，錄出所題詩句，知縣寫詩已畢，後題姑蘇王從古五字。因知縣留名，葉訓導後邊也寫樂清葉林春漫錄七字。兩人既已留已，王教授也寫個汴梁王從事書。只是詩柄上增春日邀王令公，葉廣文，同遊爛柯山看梅，限韻得妻字。書罷，遞與王知縣。知縣反覆細

看，猛然心動。就將雲母箋一捲，藏在袖中，說道：『待學生仔細玩味一番，容日奉到。』是日天色已晚，各自回衙。王從古故意將詩放在案頭。喬氏一日走入書房，見了這捲雲母箋，就展開觀看，看到後邊這詩，認得筆跡是丈夫的，又寫着汴梁王從事，『這不是我的丈夫是誰！難道汴梁城有兩個王從事不成？』又想到：『我丈夫出身貢士，今已五年，就做衢州教授，也不甚難。難道一緣一會，真正是他在不成？』又想到：『他既做了官，應該重娶了。今看詩中情況，又苦又怨，還不像有家小。假若他還不會娶有家小，我卻已嫁王知縣，可不羞死，縱然後來有相會日子，我有甚顏面見他！』心裏想，口裏恨，手將胸前亂搥。恰好王從古早堂退衙，走入書房，見喬氏那番光景，問道：『爲甚如此模樣？』喬氏道：『我見王教授名姓，與我前夫相同，又是汴梁人，故此煩惱。』王從古情知事有七分八分，反說道：『你莫認差了。王教授說祖籍汴梁，其實三代住在衢州。』喬氏道：『這筆跡是我前夫的，那個假得！』王從古道：『這是書手代寫的，休認錯了。』喬氏道：『他是教授，到有書手代書，你是個一縣之主，難道反沒有個書手，卻亦又是自家親筆。』王從古見他說話來得快捷，又笑道：『這又有一個緣故。王教授右手害瘡，寫不得字，故此叫書手代寫。我手上又不害瘡，何妨自家動手。』喬氏見說，沒了主意，半疑半信。王從古外面如此淡忘，心上卻見她一念不忘前夫，到又十分敬愛。又說道：『事且從容，我再與你尋訪。』又過了幾日，縣治後堂工字廳兩邊，庭中千葉桃花盛開，一邊紅，一邊白，十分爛

漫。王從古要請王教授葉訓導賞玩桃花。先差人投下請帖，分付廚下整治酒席，對喬氏道：『今日請王教授，他是斯文清趣的人，酒饌須是精潔些。』喬氏聽說請王教授，反覺愕然，忙應道：『不知可得團魚否？』王從古道：『你平日不煮團魚，今日少了這一味也罷。』喬氏道：『恐怕王教授或者喜吃團魚，故此相問。』王從古笑道：『這也但憑你罷了。』原來王從古舊有腸風下疾之病，到西安又患了痔瘡，曾請官醫調治，又寫一海上丹方云：團魚滋陰降火，涼血，每日烹調下飯，將其元煮白汁薰洗，無不神效。王從古自得此方，日常着買辦差役，買團魚進衙。喬氏本爲王從事好食團魚，見了團魚，就思想前夫，又向在趙成家得此一夢，所以不吃團魚，也不去烹調。今番聽說請王教授，因前日詩箋上姓名字跡，懷疑未釋，故欲整治此味，探其是否。王從古帶眼觀旁，先已窺破了牠的底蘊，故意把話來挑引，此乃各人心事，是說不出的話。當下王從古止與喬氏說長說短，外邊傳柳道：『學里兩位師爺都已請到。』王從古即出衙迎接，引入後堂。茶罷清話，又分韻詠紅白二種桃花詩。卻好詩也做完，酒席已備。那日是知縣做主人，少不得王教授是第一位，葉訓導是第二位。席間賓主洽款，杯罌交錯。大底官府宴飲，不擲色，不猜拳，只是行令。這三位官人，因是莫逆相知，行令猜拳，放懷大斟，王教授也是快活，並不比爛柯山看梅花的光景。正當歡樂之際，當差供上一品餚饌，不是別味，卻是一品好團魚。各請舉箸。王知縣一連數口，便道：『今日團魚，爲何異常有味？』那葉訓導自來戒食此品，叫當差

送到知縣席上。惟王教授一見供上團魚，忽然不樂。再一眼看覷，又有驚疑之意。及舉箸細細一看，俯首沉吟，出了神去。兩手拿箸在碗中撥上撥下，看一看，想一想，汪汪兩行珠淚，掉將下來。比適纔猜拳擲色的光景，大不相同。王知縣看了，情知八九，便道：「一人向隅，滿座不樂。王老先生每次悲哭敗興，大殺風景，收了筵席罷。」葉訓導聽見此語，早已起身打躬作謝。王教授也要告謝。王知縣道：「葉老先生先請回衙，王老先生暫留，還有說話。遂送葉訓導出衙，上轎去後，覆身轉來，屏退左右，兩人接席而坐。王知縣低聲問道：「王老先生適纔不吃團魚，反增淒慘，此是何故？小弟當爲老先生解悶。」王教授道：「晚生一向抱此心事，只因污耳，故不敢告訴於堂翁。晚生原配荆妻喬氏，平生善烹團魚，先把團魚裙子刮去黑皮，切瓣必定方正。今見貴衙中整治此品，與先妻一般，感物觸懷，所以流淚。」王知縣道：「原來尊闔早已去世，小弟久失動問。」王教授道：「何曾是死！却是生離。」王知縣道：「爲甚乃至於此？」王教授將臨安就居一段情由，說了一遍。王知縣聽了此話，即令開了私宅門，請王教授進內，便叫喬氏出房相認。喬氏一見了王從事，王從事一見了妻子，彼此並無一言，惟有相抱大哭。連王知縣也悽慘垂淚。直待兩人哭罷，方對王教授道：「我與老先生同在他方做官，就把令正送到貴衙，體面不好。小弟以同官妻爲妾，其過大矣，然實陷於不知。今幸未育兒女，甚爲乾淨。小弟如今官情已淡，即日告病歸田。待小弟出衙之後，離了府城，老先生將以小船相候，彼此不覺，方爲美算。」王

教授道：『然則老先生當年買妾，用多少身價，自當補還。』王知縣道：『開口便俗，莫題！』說罷，王教授別了王知縣，喬氏自還衙齋。王從古即日申文上司告病，各衙門俱已批允，收拾行裝，離任出城，登舟望北而行。打發護送人役轉去。王教授泊船冷靜去處，將喬氏過載，復爲夫婦，一床錦被遮羞，萬物盡勾一筆。只將臨安劫掠始終，並團魚一夢，從頭至尾，上床時說到天明，還是不了。正纔：

今宵仍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

喬氏說道：『吾今夫妻重合，總是天意，實出王知縣大德，自不消說起。但大仇未報，死不甘心。怎生訪獲得這強賊，把他粉骨碎身，方纔雪此仇恥。』王從事道：『我雖則做官，却是寒氈冷局，且又不知這賊姓名居處，又在隔府別縣，急切如何就訪得着。』喬氏道：『此賊姓胡，已是曉得。但不知其住處。』王從事道：『此事只得放下，再作區處。』話休絮煩，王從事文官三年，任滿當遷。各上司舉薦他學問優良，才猷裕茂，堪任煩劇，遂陞任臨安府錢塘縣知縣。喬氏聞報大喜，對丈夫道：『今任錢塘，便是當年拆散之地。縣令一邑之長，當與百姓申冤，何況自己身負奇冤，不爲報雪。到彼首當留心此事。』王從事道：『不消叮囑。但時不可定，事不可知，且待到任之後，自有道理。』遂擇日起程，從金華一路，到錢塘上任。三朝行香之後，參謁上司。京縣與外縣不同，自中書政府以及兩臺各衙門，那一處不要去參見。通謁之後，刊布規條，投文放告，徵比錢糧。新知縣第一日放告，那告狀的也無算。王從事只

揀情重的方准中有一詞上寫道：

告狀人周紹，告爲劫賭殺命事。紹係經商，生理綬舖，揚州有子周玄，在家讀書，禍遭嘉興三犯鹽徒丁奇，遁居臨安開賭，誘子宿娼劉賽，朋扛賭博，劫去血資五十餘兩，金簪一隻，紹歸往理，觸兇毒打垂斃。趙成救證，誘賭劫財，逞兇殺命，告。

原告 周紹。

被犯 丁奇，劉賽，周玄。

干證 趙成。

王從事看這詞事體雖小，引誘人家子弟嫖賭，情實可惡，也就准了。着本圖里老拘審。原來這張狀詞，却是趙成陰唆周紹告兒子的。趙成便貪淫作惡，妻子婢妾，却肯捨身延壽。凡在他家走動的，無有不是相知。好似鬚鬚頭上拍蒼蠅，來一個着一個；從來只瞞着趙成。有曉得的，在背後顛唇簸嘴，說道：『趙瞎子做盡人，那得無此現世報！』趙成近時，正刮着周紹的兒子周玄，這周玄排行第一，人都叫他周一官。年紀十七八歲，一向原是附名讀書，被趙成設計哄誘，做了男風朋友，引到家中穿房入戶。老婆婢妾，看見年紀小，又標致，個個把他性命活寶。趙成大老婆花氏，已是三十四五歲，年紀是他長，名分是他大，風騷又是她爲最，趙成單供應這婆娘，還嫌弗夠。所以一心到在周玄身上，將自己



積的私房，盡數與他。連向日搶喬氏這隻金簪，也送與他做表記，兩個小老婆，也要學樣，手中却少東西，只有幾件衣服將來表情。丫頭們止送得汗巾香袋。周玄分明是瞎倉官收糧，無有不納。趙成一生佔盡便宜，只有這場交易吃了暗虧。周玄跟着趙成，到處酒樓妓館，賭博場中，無不串熟。小官家生性，着處生根，那時嫖也來，賭也來。把趙成老婆所贈，着實撒撥。那抱劍營前，劉賽手內，積藏得東西，買起粉頭接客，自己做搗兒管家。又開賭場。嫖客到來，乘便除紅捉綠。周玄常在他家走動。這丁奇是嘉興販綿緞客人，到劉賽家來賭。與周玄相遇。劉賽牽頭賭錢，丁奇却是久著藥骰的。周玄初出小夥子，不知就裏，那消幾擲，身邊所有，盡都折倒，連趙成老婆與他這隻金簪，也輸了。是時五月天氣，不戴巾，丁奇接來就手插在角兒上。賭罷，周玄敗興，先自去了。丁奇就與粉頭飲酒，却好趙成撞至，劉賽邀來與丁奇飲酒。趙成見了丁奇頭上金簪，却像妻子帶的一般，借來一看，吃了一驚。劉賽道：「方纔周一官將來做梢，輸與丁客人的。」趙成情知妻子與周玄必有私情了。心裏想了一想，自己引誘周玄的不是，「不如隱了家醜，借景擺布周玄罷。」算計已定，即便去尋周玄。他本意原只要尋周紹，不想恰好遇着在家。那周紹原是清客，又是好動不好靜的。衙門人認得他的也多，各樣道路，略略曉得幾個。見了趙成兩下扳談。趙成即把他兒子與丁奇賭錢，輸了金簪子的事說出。周紹道：「可知家中一向總失去幾多物件，原來仍是不長進的東西，偷出去輸與別人的。」又說道：「只是我兒子却沒有金簪，

這又是那裏來的？趙成道：「博賭場中梢挽梢，管他來歷怎的？如今錢塘縣新太爺到任，何不告他一狀。一則追這丁奇的東西，二則也警戒令郎下次。」周紹聽信了他，因此造這張狀詞。也是趙成惡貫滿盈，幾百張狀詞，偏偏這一張，却在准數之中，又批個親提，差本圖里老拘審。新下馬的官府，誰敢怠慢，不過數日，將人犯拘齊，投文解到。王從事令午衙聽審。到未牌時分，王從事出衙升堂，喚進諸犯，跪於月臺之上。王從事先叫原告周紹上去，問道：「你有幾個兒子？」周紹道：「只有一個兒子。」知縣道：「你既在揚州開緞舖，是個有身家的了，又且只一子，何不在家教訓，却出外做客，致使學出不好。」周紹道：「業在其中，一時如何改得？」知縣又叫周玄上來，看了一看，問道：「你小小年紀，怎不好學，却去宿娼賭錢，花費父親東西？」周玄道：「小人實不會花費父親東西。」知縣道：「胡說！既不會花費，你父親豈肯告你！在我跟前，尚敢這般抵賴，可知在外所爲了。」喝叫拿下去打，皂隸一聲答應，像鷹拿燕雀，扯將下去。這小夥子魂多嚇掉。趙成本意借題發揮，要打周玄，報雪姦他妻子這口怨氣。今番知縣責治，好不快活，伸頭縮頸的對皂隸做暗號，叫毒打他。早又被知縣瞧見，却認錯是叫皂隸去用情。心裏已明白，這人是衙門情熟的了。又見周玄哀哀哭泣，心裏又憐他年紀輕小，喝叫且住了。周玄得免，分明死去還魂。知縣叫丁奇問道：「你引誘周玄嫖賭，又劫了他財物，又打壞周紹。況又是個鹽徒。若依律該問個徒罪。」丁奇道：「老爺，小人到此販賣絲紬，並非賣鹽之人，與周玄止會得

一次，怎說引誘他嫖賭，劫他財物，通是虛情誑告，圖希敲詐。』知縣道：『周玄也是有家業之人，你沒有引誘之情，怎捨得愛子到官？』周紹叩頭道：『爺爺是青天。』丁奇道：『周玄嫖賭或者是別人引誘，其實與小人無干。』周紹道：『兒子正是他引誘的，更無別人。劫去的財物，有細帳一紙在此。』袖中摸出呈上。趙成遂接口直叫道：『還有金簪子一隻。』知縣大怒道：『你是干證，又不問你，爲何要搶嘴？』叫左右掌嘴。皂隸就執起竹掌一連打上二十，纔教住了。趙成臉上，打得紅腫不堪。知縣問金簪今在何處？丁奇不敢隱瞞說：『金簪在小人處。』知縣道：『既有金簪，這引誘劫賭的情真了。』丁奇道：『小人在客邊，到劉賽家歇宿，與周玄偶然相逢，一時作耍賭東道，周玄輸了，將金簪當梢是實，其餘銀兩，都是假的。只問娼婦劉賽，便見明白。』一頭說，一頭在袖裏摸出金簪。皂隸接簪遞與門子，呈在案上。知縣拿起簪子一看，看見上有王喬百年四字，正是當年行聘東西。故物重逢，不覺大驚。暗道：『此簪周玄所輸，定是其婦之物，看起來昔日販賣的是周紹了。但奶奶說姓胡，右眼已被刺瞎，今却姓周，雙目不損，此是爲何？』沉吟一回，心中惑突。分付且帶出去，明日再審。即便退堂。衙門上下人都道這樣小事，重則枷責，輕則扯開，有甚難處，怎樣沒決斷，又要進去問後司。衆人只認做知縣才短，那裏曉得他心中緣故。王從事袖了簪子進衙，與喬氏道：『我正欲訪拿仇人，不料事有湊巧，却有一件賭博的案子，審出這根簪子。』喬氏道：『這人可是姓胡？右眼可是瞎的？』知縣道：『只因其人

不姓胡又非瞎子所以狐疑進來問你。喬氏也驚異道：「這又怎麼說？」知縣又問道：「他可有兒子兄弟？」喬氏俱道沒有。知縣委決不下，想來想去，乃道：「我有道理了。只把周紹盤問，他從何得來，便有着落。」次日早堂，也不投文，也不理別事，就喚來審問。當下知縣即叫周紹問道：「這簪子可是你家的麼？」周紹應道：「是。」又問：「還是自己打造的，兌換別人的？有多少重？」周紹支吾不對。知縣喝叫夾起來。皂隸連忙套好夾棍。周紹着了忙，叫道：「其實不是小人的，不知兒子從那處得來？」知縣便叫周玄，你從那裏得來的？這小夥子昨日吃了一嚇，今又見動夾棍，心驚膽戰，只得實說：「是趙成妻子與我的。」知縣道：「想必與他妻子有姦麼？」周玄不敢答應。知縣即叫趙成來問。趙成跪到案前，知縣仔細一看，却是右眼瞎的，忽然大悟道：「當時掠販的，想定是此人。他說姓胡，亦恐有後患，假託鬼名耳。」遂問道：「可是你恨周玄與妻子有姦，借了丁奇賭錢事，陰唆周紹告狀，結果周玄麼？」趙成被道着心事，老大驚駭，硬賴道：「其實周玄在劉賽家賭錢，小人看見了，報與他父親。所以周玄懷恨，故意污賴，說是小人妻子與他簪子。」知縣道：「這也或者有之。你可曉得這簪子是那裏來的？」趙成道：「這却小人不曉得。」知縣道：「你妻子之外，可還有婢妾麼？」趙成道：「還有二妾四婢。」知縣暗想，此話與喬氏所言相合，一發不消說起了。又道：「你是何等樣人，乃有二妾四婢，想必都是強佔人的。」趙成道：「小人極守法度的，怎敢做這樣沒天理的事。」知縣道：「我細看你

定是個惡人。」又道：「你這眼睛爲甚瞎了？」趙成聽了此話，正是青天裏打個霹靂，却答應不來。知縣情知正是此人，更無疑惑。乃道：「你這奴才，不知做了多少惡事，快些招來，饒你的死。」趙成道：「小人實不會做甚歹事。」知縣喝叫夾起來，三四個皂隸，趕向前去，扯去襪鞋，套上夾棍。趙成殺豬一般喊叫，只是不肯招認。知縣即寫一張硃票，喚過兩個能事的皂隸，低低分付如此如此。皂隸領命，飛的似去了。不多一時，即將趙成一妻二妾，四個老丫頭，一串兒縛來，跪在丹墀下。皂隸回覆趙成妻子通拿到了。此時趙成已是三夾棍，半個字也不吐出真情，正在昏迷之際。這班婆娘見了，一個個嚇得魂飛魄散。知縣單喚花氏近前，將簪子與他看，問道：「這可是你與周玄的麼？」那老婆見了趙成夾得似死人一般，又見知縣這個威勢，分明是一尊活神道，怎敢不認，忙應道：「正是小婦人與他的。」知縣道：「你與周玄通姦幾時了？」花氏道：「將及一年了。家中大小，皆與周玄有姦，不獨小婦人一個。」又問：「怎樣起的？」花氏道：「原是丈夫引誘周玄到家歇宿，因而成姦。」知縣道：「原來如此。」又問道：「你這金簪從何得來，丈夫眼睛爲何瞎了他平日怎生爲惡？須一一實招，饒你的刑罰。」那婆娘惟恐夾棍也到她身上頭，從頭至尾，將平日所爲惡端，並劫喬氏販賣等情，一一說出。知縣道：「我已曉得，不消說了。」就叫住了趙成夾棍，選頭號大板，打上一百，兩腿血肉，片片飛起，眼見趙成性命在霎時間了。知縣又喚花氏道：「你助夫爲惡，又明犯姦情，亦打四十。」衆婦人又次一等，各打

二十卽援筆判道：

審得趙成豺狼成性，蛇蝎爲心，拐人妻，掠人婦，姦謀奚止百出，攫人物，劫人財，兇惡不啻萬端。誘變童以入幕，迴惡貫之將盈，啓妻妾以明淫，何天道之好還。花氏奪簪而轉贈，趙成搆訟而欲伸私恥，丁奇適遭其釁，周紹偶受其唆，雖頭各有所自，而造孽獨出趙成，案其惡款，誠罄竹之難書，據其罪蹟，豈擢髮所能數。加以寸磔，庶盡厥罪。第往事難稽，陰謀無證，坐之城旦，實有餘辜。劉賽烟花而復作囊家，杖以示儆。丁奇商賈而肆行博賭，懲之使戒。周玄被誘生情，薄懲擬杖，律照和姦。花氏妻妾聚淫，重笞示辱，法當官賣。金簪附庫，周紹免供。

判罷，諸犯俱押出召保。趙成發下獄中，當晚卽討了病狀。可憐做了一世惡人，到此身死牢獄，妻妾盡廣他人。這纔是：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且說王從事退入私衙，將前項事說與喬氏。喬氏得報了夙昔冤仇，心滿意足，合掌謝天。這金簪教庫上交進，另造一只存放。臨安百姓，只道斷明了一樁公事，怎知其中緣故，知縣原爲着自己。那時無不稱頌錢塘王知縣，因賭博小事，審出教唆之人，除了個積惡，名聲大震，三年滿任，陞紹興府通判，又以卓異陞嘉興府太守。到任年餘，喬氏力勸致仕，歸汴梁祖業。王從事依允，卽日申文上司，告病乞

休，各衙門批詳准允，收拾起程。船到蘇州，想起王知縣恩德，泊船閘門，訪問王知縣居處，住在靈巖山剪香徑。王從事備下禮物，放船到瀆村停泊，同喬氏各乘一肩小橋，直到剪香徑來。先差人投遞名帖。王知縣即時出門迎接。原來王知縣因還妾一事，陰德感天，夫人年已五十以外，却生下一子，取名德馨，此時已有七歲，讀書甚是聰明。當下在門首迎接王從古，見有兩乘小橋，便問：『爲何有兩乘轎子？』跟隨的答道：『太守夫人一同在此。』王知縣心上不安。傳話道：『我與太守公是故人，方好相接。夫人那有相見之理？』跟隨的只道王知縣不肯與太守夫人相見，正不知其中却有一個緣故。爲此喬氏隨轎歸船，王知縣與王從事，留連兩日而別。一路無話，直至汴梁。是時天下太平，從事在汴梁城中覓了一所小小居第，一座花園，與喬氏日夕徜徉其間。喬氏終身無子，從事乃立從堂兄弟之子爲嗣，取名靈復，暗藏螟蛉之義。王從事居家數年而故。喬氏又守寡十五年纔終。臨終之時，即喚靈復道：『少年得罪爾父親，我死後不得與你父親合葬。父親之柩，該葬祖墓，我的棺木，另埋一處。』靈復暗道：『我父親生時與母親極爲恩愛，何故說得罪兩字。』欲待再問，早已瞑目而逝。在靈復只道一時亂命，那裏曉得從前這些緣故。喬氏當日在趙家，夢見團魚說話，後來若不煮團魚與王教授吃，怎得教授見鞍思馬，吐真情與王知縣。所謂殺我也早，燒我也早，其夢驗矣。若前時這金簪不被趙成妻子搶去，後來怎報得刼搶之仇。所謂尋得着也好，尋不着也好，其夢驗矣。前時嫁了王從事，却被趙成搶



去，所謂這個王也不了，後來又得王知縣送還王從事，所謂那個王也不了，團魚一夢無不奇驗。後人單作一詩，羨王知縣不好色忘義，成就了王從事，夫妻重合，編出古今一段美談。其詩云：

見色爲何不勤情，可憐美少遇強人。五年月色西安縣，滿樹桃花客館春。

墨跡可知新翰墨，烹羹乃信舊調烹。若非仗義王從古，完璧如何還趙君。

後人又因王知縣夫人五旬外生下德馨兒子，後日得中進士，繼續書香。方見王知縣陰德之報，作一絕句贊之，詩云：

當年娶妾爲寤馨，妾去桃花又幾春。不是廣文緣不斷，爲教陰德顯王君。

## 劉東山誇技順城門 十八兄奇宗村酒肆

即空觀主人

本篇見拍案驚奇。又見今古奇觀第二卷。拍案驚奇共三十六卷，包含事故三十六種，該書坊本不易得，其中有七種已選入今古奇觀，其餘二十九種，也都收錄於續今古奇觀中。作者即空觀主人，姓名不詳。據土國維說即明凌濛初，濛初字稚成，烏程人。著有詩異、國門集，並訂世說新語和世說新語補兩著。

詩曰：弱爲強所制，不在形巨細。螭蛆帶是鉗，何曾有長喙。

話說天地間有一物，必有一制，誇不得高，恃不得強。這首詩所言蜈蚣是甚麼？就是那赤脚蜈蚣，又名百足之蟲。這帶又是甚麼？是那大蛇，其形似帶，故此得名。嶺南多大蛇，長數十丈，專要害人，那邊地方上居民，家家畜養蜈蚣，有大尺餘者，多放在枕畔或枕中。若有蛇至，蜈蚣便嘖嘖作聲，放他出來。他翻起腰來，首尾著力，一跳有一丈多高，便搭住在大蛇七寸上，就如鐵鉤鉗住了，吸他精血，至死方休。還有數十丈長斗大的東西，反纏死在尺把長指頭大的東西手裏。所以古語：『蜈蚣鉗帶。』蓋謂此也。漢武帝延和三年，西胡日支國獻猛獸一頭，形如五六十日新生的小狗，不過比狸貓般大，拖一個黃尾兒。那國使抱在手裏來獻。武帝見他生得猥瑣，笑道：『此小物何謂猛獸？試叫他發聲來朕聽。』使者乃將手一指，此獸舐唇搖首，一會猛發一聲，便如平地上起一個霹靂，兩目閃爍，放出兩道電光來。武帝登時顛出充金椅子，侍立左右及羽林擺立仗下軍士手中所拿的東西，悉皆震落。武帝不悅，即傳旨意叫把此獸付上林苑中待虎食之。上林苑令遵旨，只見拿到虎圈邊放下。羣虎一見，便縮做一堆，雙膝跪倒。上林苑令奏聞，武帝愈怒，要殺此獸。明日，連使者與猛獸皆不見了。所以人之膂力強弱，智術長短，沒有限數。正是強中更有強中手。昔時有一個舉子，不記姓名地方。他生得膂力過人，武藝出衆，一生豪俠好義。進京會試，不帶僕從。恃著一身本領，鞵着一匹好馬，腰束弓箭短劍，一鞭獨行，一路收拾些雉兔野味，到店肆中宿歇，便安排下酒。一日在山東路上，馬跑得快了，趕過了宿頭。至

一村莊天已昏黑，自想不可前進。只見一人家開了門在那裏，燈光射出來，舉子下馬，一手牽着，挨進看時，只見進了門，便是個大空地。空地上有三四塊太湖石疊着，正中有三間正屋，有兩間廂房。一老婆子坐在中間續麻，聽見庭中馬足之聲，起身來問。舉子高聲道：「媽媽，小生是失路借宿的。」那老婆子道：「官人，不方便，老身做不得主。」聽他言詞中間，帶些悽慘。舉子有些疑心，便問道：「媽媽，你家男人多大年紀，那裏去了？如何獨自一人在這裏？」老婆子道：「老身是個老寡婦，只有一子在外做商人去了。」舉子道：「可有媳婦？」老婆子蹙着眉頭道：「有一個媳婦，養得過男子，儘掙得家住。只是一身大氣力，雄悍異常。且是氣性粗急，一句差池當不得，一指頭擦着便倒。老身虛心冷氣，看他眉頭眼後，常不中意，受他的凌辱，所以官人借宿，老身不敢做主。」說罷，淚如雨下。舉子聽得，不覺雙眉倒豎，兩眼圓睜道：「天下有如此不平之事！惡婦何在？我爲爾除之。」遂把馬拴在庭中太湖石上，拔出劍來。老婆子道：「官人，不要太歲頭上動土。我媳婦不是好惹的。他不習女工針黹，每日午飯已畢，便空身走去山裏，尋幾個麋鹿獸兔還家醃臘起來，賣與客人，得幾貫錢。常是一二更天氣才得回來。日逐月度，只靠著這些，所以老身不敢逆他。」舉子按下劍入了鞘道：「我生平專一欺硬怕軟，替人出力。諒一個婦人，到得那裏！既是媽媽靠他度日，我饒他性命不殺他，只痛打他一頓，教訓他一番，使他改過性子便了。」老婆子道：「他將次回來了。只勸官人莫惹事的好。」舉子氣忿忿的等著。只

見門外一大黑影，一個人走將進來，將肩上叉口也似一件東西，往庭中一摔，叫道：『老媽，快拿火來收拾行貨。』老婆子戰兢兢的道：『是甚好物事？』把燈一照，吃了一驚，乃是一隻死了的斑斕猛虎。那舉子的馬在火光裏看見了死虎，驚跳不住起來。那婦人看見，便道：『此馬何來？』舉子暗裏看時，却是一個黑長婦人。見他模樣，又背了個死虎來，忖道：『也是個有本事的。』心裏就有幾分懼他，忙走去，帶開了馬縛住了，走向前道：『小子是失路的舉子，趕過宿頭，幸到寶莊，見門尚未合，斗胆求借一宿。』那婦人笑道：『老媽好不曉事。既是貴人，如何更深時候，叫他在露天立著。』指著死虎道：『賤婢今日山中遇此潑花團，爭持多時，才得了，故歸得遲些，有失主人之禮，貴人勿罪。』舉子見他言語爽快，禮數全諳，想道：『也不是不可化誨的人。』連應道：『不敢，不敢。』那婦人走進堂，提了一把椅子來，對舉子道：『該請進堂裏坐。只是婦姑兩人，都是女流，男女不可相混，屈在廊下一坐。』復又掇張桌來，放在面前，點個燈來安下，然後下庭中來，雙手提了死虎到廚下去了。須臾之間，燙了一壺熱酒，托出一個大盤來。內有熱騰騰的一盤虎肉，一盤鹿脯，又有些醃臘雉兔之類五六碟，道：『貴人休嫌輕褻。』那個舉子見他殷勤，接了自斟自飲。須臾間，酒盡殺完，舉子拱手多謝厚款。那婦人道：『惶愧，惶愧。』便將盤子拿過來，收拾桌上碗盞。舉子乘間便說道：『看娘子如此英雄舉止，心裏賢明，怎麼尊卑分上，覺得欠些。』那婦人將盤一擲，且收拾，怒目道：『適間老死魅曾對貴人說些甚麼』

話。』舉子忙道：『這是不會。只是看見娘子稱呼詞色之間，甚覺輕佻，不像個婆媳婦道理。及見娘子待客周全，才能出衆，又不像個不近道理的。故此好言相問一聲。』那婦人見說，一把拉了舉子的衣袂，一隻手移著燈，走到太湖石邊來道：『立好，告訴一番。』舉子一時間，掙扎不脫。暗道：『等他說得沒理時，算計打他一頓。』只見那婦人倚着太湖石，就在石上拍拍手道：『前日有一事，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是我不是，是他不是？』道罷，便把一個食指向石上一劃道：『這是一件了。』劃了劃，只見那石皮亂爆起來，已自掘去一寸有餘深。連連數了三件，劃了三劃。那太湖石上，便似錐子鑿一個川字，斜看又是三字，足足皆有寸餘，就像個刻的一般。那舉子驚得渾身是汗，滿面通紅，連聲道：『都是娘子的。』把一片打算與他分別皂白的雄心，好像一桶雪水，當頭一淋，氣也不敢抖了。婦人說罷，擎出一張匡床來與舉子自睡，又替他喂好馬。却走進去，與老婆子關了門，息了火，睡了。舉子一夜無眠，嘆道：『天下有這等大力的人，幸虧不會與他交手，不然，性命休矣。』等到天明，鞦了馬，作謝了，再不說一句別話，悄然去了。自後收拾了好些威風，再也不去惹閑事管。也只是怕逢着剛強似他的，吃了虧。今日說一個恃本事說大話的，受了好些驚恐，惹出一場話柄來。正是：

虎爲百獸尊，

百獸伏不動。

若逢獅子吼，

虎又全沒用。

話說國朝嘉靖年間，北直地河間交河縣，一人姓劉名嶽，呼做劉東山，在北京巡捕衙門裏當一

個緝捕軍校的頭腦。此人有一身好本事，弓馬嫻熟，發矢再無空落，人號他連珠箭。隨你異常狠盜，逢着他就如甕中捉鱉。因此也積聚得有些家事。年三十餘，覺得心裏耐煩，故此道路告脫了，去別尋生理。一日冬底殘年，趕着騾馬十餘疋到京師來賣，約賣得一百多兩銀子。交易完了，至順城門即宣武門，雇騾歸家。在騾馬主人店中，遇見一個鄰舍張二郎入京來，同在店買飯吃。二郎問道：『東山何往？』東山把前事說了一遍道：『而今在此雇騾。今日宿了，明日走路。』二郎說：『近日路上好難行。良鄉鄭州一帶，盜賊出沒，白日劫人。老兄帶了許多銀子，沒個做伴。獨來獨往，須放仔細些。』東山聽罷，不覺鬚眉開動，唇齒奮揚，把兩隻手捏了拳頭，做一個開弓的手勢，哈哈大笑道：『二十年間張弓簇矢，不曾撞過對手。今番這場買賣，定不得折本。』店中滿座聽見他高聲大喊，盡回頭來看，也有問他姓名的，道：『久仰，久仰！』二郎自覺有些失言，作別出店去了。東山睡到五更，把頭梳洗結束了，將銀子緊縛裏肚內，札在腰間，背上掛一張弓，衣外跨一把刀，兩膝下藏矢二十簇，揀一個高大的健騾，騰地騎上，一鞭前走。走了三四十里，來到良鄉，只見後頭有一人奔馬趕來，遇著東山的騾，便按轡少駐。東山舉目觀他，卻是一個二十歲左右的美少年，且是打扮得好，但見：

黃衫檀笠，短劍長弓，箭房中新矢二十餘枝，馬額上紅纓一大簇，裹腹錦裝燦爛，是個白面郎君，隨人緊轡噴嘶，好疋高頭一騎。

東山正在顧盼之際，那少年遙叫道：『我們一齊走路這個。』就向東山拱手道：『造次行途，未問高姓大名。』東山答道：『小生姓劉名嶽，別號東山，人只叫我是劉東山。』少年道：『久仰先輩大名，如雷貫耳。小人有幸相遇，今先輩欲何往？』東山道：『小生要回本籍交河縣去。』少年道：『恰好恰好。小人家住臨淄，也是舊族子弟，幼年頗會讀書，只因性好弓馬，把書本丟了。三年前帶了些資本，往京貿易，頗得些利息。今欲歸家婚娶，正好與先輩作伴，同路行去，放胆壯些。直到河間府城，然後分路。有幸，有幸！』東山一路看他腰間沉重，言語溫謹，相貌俊逸，身材小巧，諒道不是歹人。且路上有伴，不至寂寞，心上也歡喜道：『當得相陪。』是夜一同下了旅店，同一處飲食，歇宿，如兄若弟，甚是相得。明日，並轡出涿州。少年在馬上問道：『久聞先輩最善捕賊，一生捕得多少？也會撞着好漢否？』東山正要誇逞自家手段，這一問，搔着癢處，且是他年少可欺，便侈口道：『小弟生平兩隻手，一張弓，拿盡綠林中人，也不記其數，並無一個對手。這些鼠輩何足道哉！而今中年心懶，故棄此道路。倘若前途撞着，便可拿個把兒你看。』少年但微微冷笑道：『原來如此。』就馬上伸手過來說道：『借肩，上寶弓一看。』東山在騾上遞將過來。少年左手拿住，右手輕輕一拽就滿，連放連搜，正就如一條軟絹帶。東山大驚失色，也借少年的弓過來看看。那少年的弓，約有二十斤重。東山用盡平生之力，面紅耳赤，不要說拉滿，只求如初八夜頭的月，再不能夠。東山惶恐無地，吐舌道：『使得好硬弓也。』便向少年道：『



老弟神力，何至於此。非某所敢望也。」少年道：「小人之力，何足稱神。先輩弓似太軟耳。」東山贊嘆再三，少年極意謙謹。晚上又同宿了。至明日，又同行。日西時，過雄縣，少年拍一拍馬，那馬騰雲也似前面去了。東山望去不見了少年。他是賊窠中弄老了的，見此行止，如何不慌。私自道：「天教我只番倒了架也，倘有個不良之人，這樣神力，如何敵得，勢無生理。」心上正如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沒奈何，迤迤行去。行得一二鋪，遙望見少年在百步外，正彎弓挾矢，拉個滿月，向東山道：「久聞足下手中無敵，今日請先聽箭風。」言未罷，颼的一聲，東山左右耳根但聞肅肅，如小鳥前後飛過，只不傷著東山。又將一箭引扣，正對東山之面，大笑道：「東山曉事人，腰間騾馬錢，快送我罷，休得動手。」東山料是敵他不過，先自慌了手脚，只得跳下鞍來，解了腰間所繫銀袋，雙手捧著，膝行至少年馬前叩頭道：「銀錢送奉，好漢將去，只求饒命。」少年馬上伸手，提了銀包，大喝道：「要你性命做甚！快走快走！你老子有事在此，不得同兒子前行了。」撥轉馬頭，向北一道烟的跑了。但見黃塵滾滾，霎時不見了。劉東山呆了半晌，捶胸跌足道：「銀錢失去也罷，叫我怎麼做人？一生好漢名頭，到今日弄壞了。真是張天師被鬼迷，可恨，可恨！」垂頭喪氣，沒一步的，空手歸交河縣。到了家裏，與妻子說知此事，大家苦惱一番。夫妻兩個商量，收拾些本錢，在村郊開個酒舖，賣酒營生，再不去張弓挾矢了。又怕有人知道，壞了名頭，也不敢向人說著這事，只索罷了。過了三年，一日正值寒冬，東山夫妻正在店中

賣酒，只見門前來了一夥騎馬的客人，共是十一個。個個騎的是自備的高頭駿馬，鞍轡鮮明，身上俱緊束短衣，腰帶弓矢刀劍，次第下了馬，走入肆中來，解了鞍轡。劉東山接著替他趕馬歸槽。內中只有一個未冠的人，年紀可有十五六歲，身長八尺，獨不下馬，對衆道：『弟十八自向對門住。』衆人都答應一聲道：『咱們在此少住，便來伏侍。』只見其人自走對門去了。十人自來吃酒。主人安排些鷄豚牛羊肉來做下酒，須臾之間，狼餐虎嘍，算來吃夠有六七十觔的肉，傾盡了六七罈的酒，又叫主人將酒殺送過對門樓上與那未冠的人吃。衆人吃完了店中東西，還叫未暢，遂開皮囊取出鹿蹄野雉燒兔等物，笑道：『這是我們的東道，可叫主人來同酌。』東山推遜一回，才來坐下。把眼去逐個睃了一箇，到北面左手那一人，氈笠兒垂下，遮著臉，不甚分明。猛見他抬起頭來，東山仔細一看，嚇得魂不附體，只叫得苦。你道那人是誰？正是在雄縣刦了騾馬金去的那一個同行少年。東山暗想道：『這番卻是死也。我些些生計，怎禁得起他要，況且前日一人尙不敵，今人多如此，想必個個是一般英雄，如何是好？』心中忒忒的跳，面向酒杯，不敢出一聲。衆人多起身與主人勸酒，北面左手坐的那一個少年，把頭上氈笠一掀，呼主人道：『東山別來無恙麼？往昔承挈同行周施，至今想念。』東山面如土色，不覺雙膝跪下道：『望好漢恕罪。』少年跳離席間，下去扶起來，挽了他手道：『快莫作此形狀。昔日俺們衆兄弟在順城門店中，聞卿自誇手段，天下無敵。衆人不平，却教小弟在途間作此一番輕薄』

事。然負卿之約，不到得河間。魂夢之間，還記得與卿並轡在某道上。感卿好情，今當還卿十倍。」言畢，卽向囊中取出千金，放在桌上，向東山道：「聊當別來一敬，快請收進。」東山如醉如夢，呆了一晌道：「又是取笑。」不敢應承。那少年見他懷疑，拍手道：「大丈夫豈有欺人的事。東山也是個好漢，真如此胆氣虛法！難道我們兄弟，真個要你的銀子不成！快收了去。」劉東山見他說得慷慨，料不是假，方才如醉初醒，如夢方覺，不敢推辭，走進去與妻子說了，就叫他出來，同收拾了進去。安頓已了，兩人商議道：「如此豪傑，如此恩德，不可輕慢。我們再須殺牲開酒，索性留他們住幾日。」東山出來稱謝，就把此意與少年說了。少年又與衆人說了。大家道：「既是這位弟兄故人，有何不可。只是還要去請問十八兄一聲。」便一齊走過對門，與未冠的那一個說話。東山也隨了去看。這些人見了那個未冠的，甚是恭謹。那未冠的待他衆人甚是莊重。衆人把主人要留他們過宿頑耍的話說了。那未冠的說道：「好好，不妨。只是酒醉飯飽，不要貪睡，負了主人殷勤之心。少有動靜，俺腰間兩把刀有血吃了。」衆人齊聲道：「兄弟們理會得。」東山一發莫測其言。衆人重到肆中，開懷再飲。又送酒到對門樓上。衆人不敢陪，只是十八自飲。算來他一個吃的酒肉，比得店中五個人還要多。十八兄笑着，自探囊中，取出一個純銀芥籬來，煽起炭火，做煎餅自啖。連啖了百餘個，收拾了，大踏步出門去，不知所向。直到天色將晚，方才回來，重到對門住下，竟不到劉東山家來。衆人自在劉東山家吃。要走去對門相見。十八兄

也不甚與他們言笑，大是倨傲。東山疑心不已，背地拉了那同行少年，問他道：『你們這十八人是  
何等？』少年不答應，反與衆人說了，各各大笑起來，不說來歷，但高聲吟詩曰：『楊柳桃花相間出，  
不知若個是春風？』吟畢，又大笑。住了二日，俱各作別了，結束上馬。未冠的在前，其餘衆人在後，一擁  
而去。東山到底不明白，却是驟得了千來兩銀子，手頭從容，又怕生出別事來，搬在城內另做營生去  
了。後來見人說起此事，有識得的道：『詳他兩句語意是個李字。况且又稱十八兄，想必未冠的那人  
姓李，是個爲頭了。看他對衆說的話，他恐防有人暗算，故在對門兩處住了，好相照察，亦且不與十人  
作伴同食，有個尊卑的意思。夜間獨出，想又去做甚麼勾當來。却也沒處查他的確。』那劉東山一生  
英雄，遇此一番，自後再不敢說一句武藝上頭的話。棄弓折箭，只是守着本分，營生度日，後來善終。可  
見人生一世，再不可自恃高強。那自恃的，只是不會逢著狠主子哩。有詩單說道劉東山的，詩云：

生平得盡弓矢力，直到下場逢大敵。  
人世休誇手段高，霸王也有悲歌日。

又有詩說這少年道：

英雄從古輕一擲，盜亦有道真堪述。  
笑取千金償百金，途中竟是好相識。

## 三山福地志

瞿佑

本篇見剪燈新話第一卷。剪燈新話全四卷，每卷包括小說五篇，尙有附錄一篇。內容大都是妖艷的怪異談。作者瞿佑字宗吉，山陽人，洪武中爲臨安教諭，永樂間官周王府長史，因作詩得禍，貶官保安，到洪熙中才放歸，復原官，又在內閣辦事。著有剪燈錄、剪燈新話、剪燈餘話等書。剪燈錄則早已散失。

元自實，山東人也，生而質鈍，不通詩書，家頗豐殖，以田莊爲業，同里有繆君者，除得閩中一官，缺少路費，自實處假銀一百兩，自實以鄉黨相處之厚，不要其文券，如數貸之。至正末，山東大亂，自實爲羣盜所劫，家計一空。時陳有定據守福建，七閩頗安。自實乃擊妻子，由海道趨福州，將訪繆君而投託焉。至則繆君果在，有定幕下，當道用事，威權隆重，門戶赫奕。自實大喜，然而患難之餘，跋涉道途，衣裳襤褸，容貌憔悴，未敢遽見也。乃於城中僦屋，安頓其妻孥，整飾其冠服，卜日而往。適值繆君外出，拜於馬首，初似不相識。及叙鄉井通姓名，方始驚謝。卽延之入室，待以賓主之禮。良久啜茶而罷。明日再往，酒果三盃而已。落落無顧念之意，亦不言銀兩之事。自實還家，寓旅荒涼，妻孥怨詈曰：「汝萬里投人，所幹何事！今爲三盃薄酒所賣，即便不出一言，吾等何所望也！」自實不得已，又明日再往訪焉。則似已厭之矣。自實方欲啟口，繆君遽曰：「向者承借路費，銘心不忘，但一官蕭條，俸入微薄，故人遠至，豈敢辜恩。望以文券付還，則當如數陸續酬納也。」自實悚然曰：「與君共同鄉里，自少交契深密，承命

周急，素無文券。今日何以出此言也？」繆君正色曰：「文券誠有之，但恐兵火之後，君失之耳。然卷之有無，某亦不較。惟望其寬期限，使得致力焉。」自實唯唯而出，怪其言辭矯妄，負德若此。羝羊觸藩，進退維谷。半月之後，再登其門，惟以溫言接之，終無一錢之惠。轉展推託，遂及半年。市中有一小庵，自實往繆君之居，適當其中路，每於門下憩息。庵主軒轅翁者，有道之士也。見其往來頗久，與之敘語，因而情熟。時值季冬，已迫新歲，自實窮居無聊，指繆君之居，拜且泣曰：「新正在爾，妻子飢寒，囊乏一錢，瓶無儲粟，向者銀兩，今不敢求。但願捐斗水而活涸轍之枯，下壺殮而救鬻桑之餓，此則故人之賜也。伏望憐之，憫之，哀之，恤之！」遂匍匐於地。繆君扶之起，屈指計日之數，而告之曰：「更及一句，當是除夕。君可於家專待，我分祿米二石，及錢二定，令人馳送於宅，以爲過歲之資。幸勿以少爲怪。」且又再三叮嚀，毋用他出以候之。自實感而謝退。歸以繆君之言，慰其妻子。至日，舉家懸望。自實端坐於牀，令稚子於里門覘之。須臾奔入曰：「有人負米至矣！」急出俟焉，則越其廬而不顧。自實猶謂來人不識其家，趨往問之，則曰：「張員外之餽館賓者也。默然而返。頃之，稚子又入告曰：『有人攜錢來矣！』急出，迓焉，則過其門而不入。再往扣之，則曰：『李縣令之驢遊客者也。憮然而慚，如是者凡數度。至晚，竟絕影響。明日，歲旦矣，反爲所誤，粒米束薪，俱不及辦，妻子相向而哭。自實不勝其憤，陰礪白刃，坐以待旦。鷄鳴鼓絕，逕投繆君之門，將俟其出而刺之。是時晨方未啟，道無行人，惟小庵中軒轅翁方明燭持經，當門

而坐。見自實前行，有奇形異狀之鬼數十輩從之，或握刀劍，或執錐鑿，披頭露體，勢甚凶惡。一飯之頃，則自實復回，有金冠玉珮之士百餘人隨之，或擊幢蓋，或舉旌幡，和容婉色，意甚宏閑。軒轅翁曰：「謂其已死矣。誦經已罷，急往訪之，則自實固無恙。坐定，軒轅翁問曰：『今日之晨，子將奚適？何其去之匆匆，而回之綏綏也？』願得一聞。」自實不敢隱，具言繆君之不義，「令我狼狽，今早實礪霜刃於懷，將往殺之以快意。及至其門，忽自思曰：彼嘗得罪於我，妻子何尤焉！且又有老母在堂，今若殺之，其家何所依！寧人負我，毋我負人也。遂隱忍而歸耳。」軒轅翁聞之，稽首而賀曰：『吾子將有後祿。神明已知之矣。』自實問其故，翁曰：『子一念之惡，而凶鬼至；一念之善，而福神臨。如影之隨形，如聲之應響，固知暗室之內，造次之間，不可萌心而爲惡，不可造罪而損德也。具言其所見，而慰撫之，且以錢米少許周其急。然而自實終鬱鬱不樂。至晚，自投於三神山下八角井中。其水忽然開闢，兩岸皆石壁如削，中有狹徑，僅通行履。自實捫壁而行，將數百步，壁盡路窮，出一街門，則天地明朗，日月照臨，儼然別一世界也。見大宮殿，金書其榜曰：『三山福地。』自實瞻仰而入。長廊晝靜，古殿煙消，徘徊四顧，闕無人蹤。惟聞鐘磬之聲，隱隱於雲外。飢餒頗甚，行不能前，困臥石壇之側。忽一道士曳青霞之裾，振明月之珮，至前呼起之，笑而問曰：『翰林識旅遊滋味乎？』自實拱而對曰：『旅遊之味，則盡足矣。翰林之稱，一何難乎？』道士曰：『子不憶草西蕃詔於興盛殿乎？』自實曰：『某山東鄙人，布衣賤士，生歲四十，目不



知書，平生未嘗遊覽京國，何有草詔之說乎？」道士曰：「子應爲飢火所惱，不暇記前事耳！」乃於袖中出梨棗數枚，令食之，曰：「此謂交梨火棗也。食之當知過去未來事。」自實食訖，頓然明悟，因記爲學士時，草西蕃詔於大都興盛殿側，如昨日焉。遂請於道士曰：「某前世造何罪，而今受此報耶？」道士曰：「子亦無罪，但在職之時，以文學自高，不肯汲引後進，故今世令君愚懵而不識字，以爵位自尊，不肯接納遊士，故今世令君漂泊而無所依耳。」自實因指當世達官而問之，曰：「某人爲丞相，而貪饕不止，賄賂公行，異日當受何報？」道士曰：「彼乃無厭鬼王，地下有十爐以鑄其橫財。今亦福滿矣，當受幽囚之禍。」又問曰：「某人爲平章，而不戢軍士，殺害良民，異日當受何報？」道士曰：「彼乃多殺鬼王，有陰兵三百，皆銅頭鐵額，輔之以助其虐。今亦命衰矣，當受割截之殃。」又問：「某人爲監司，而刑罰不振，某人爲郡守，而賦役不均，某人爲宣慰，不聞所宣之何事，某人爲經略，不聞所略之何方，然則當受何報也？」道士曰：「此等皆已桎械加其身，縲綯繫其頸，腐肉穢骨，待戮餘魂，何足算也！」自實因舉繆君負債之事，道士曰：「彼乃王將軍之庫子，財物豈得妄動耶？」道士又言：「不出三年，世運變革，大禍將至，甚可畏也。汝宜擇地而居，否則，恐預池魚之殃。」自實今指避兵之地，道士曰：「福清可矣。」又曰：「不若福寧。」言乞，言自實曰：「汝到此久，家人懸望，今可歸矣。」自實告以無路，道士指一徑令其去，遂再拜而別。行二里許，於山後得一穴出，到家則已半月矣。急攜妻子徑往福

寧村中，墾田治圃而居。揮鋤之際，錚然作聲，獲瘞銀四錠，家遂稍康。其後張氏奪印，達丞相被拘，大軍臨城，陳平章遭擄，其餘官吏，多不保其首領。而繆君爲王將軍者所殺，家貲皆歸之焉。以歲月記之，僅及三載，而道士之言悉驗矣。

### 吹鳳簫女誘東牆

周清真

本篇見西湖集第十二卷，作者事略同前。

楚山修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龍鬚半剪，鳳膺微漲，玉肌勻繞，木落淮南。雨晴雲夢，月明風裊，自中卽不見。桓伊去後，知辜負秋多少。聞道嶺南太守，後堂深綠珠嬌小。綺窗學弄梁州初遍，霓裳未了。嚼徵含宮，泛商流羽，一聲雲杪。爲君洗盡蠻風瘴雨，作霜天曉。

這一隻詞兒，調寄水龍吟，是蘇東坡先生詠笛之作。昔軒轅黃帝，伶倫以竹於昆谿，作笛吹之，似鳳鳴，因謂之鳳簫。又因秦弄玉吹簫，引得鳳凰來，遂此取名。這一尺四寸之中，可通天地鬼神。話說唐時有個賈客呂筠卿，性好吹笛，出入攜帶，夜靜月明之際，便取出隨身的這管笛，吹將起來，真有穿雲裂石之聲，頗自得意。曾於仲春夜，泊舟於君山之側。時水天一色，星斗交輝，呂筠卿三杯兩盞，飲酒舒懷，不覺數杯。忽然一老父鬚眉白髮，神氣清爽，從水上蕩一小舟而來，靠在呂筠卿船側，就於懷中

取出三管笛來；一管大如合拱，一管就如常人所吹之笛，一管絕小，如細筆管。呂筠選吃驚道：『怎生有如此大笛！』父老幸吹一曲，以教小子。父老道：『笛有三樣，各自不同。第一管是諸天所奏之樂，非人間所可吹之器。次者對洞府諸仙合樂而吹。其小者，是老夫與朋友互奏之曲。試爲郎君一吹，不知可終得一曲否。』道罷，便取這一小管吹將起來。方纔上口，吹得三聲，湖上風動，波濤洶湧，魚龍噴跳；五聲六聲，君山上鳥獸叫噪，月色昏暗，陰雲陡起；七聲八聲，湖水掀天揭地，龍王水卒蝦兵鬼怪，如風湧到船邊。那船便要翻將轉來。滿船中人驚得心膽都碎，大叫：『莫吹，莫吹！』一陣黑風過處，面前早已不見了老父並小舟，人人驚異。頃刻間仍舊天清月白，不知是何等神鬼。自此呂筠卿出外，再不敢吹笛。正是：

弄玉吹簫引鳳凰，

筠之吹簫引鬼怪。

再說一個吹簫引得仙女來的故事，是我朝弘治年間的人，姓徐名鏊，字朝楫，長洲人，家住東城下。雖不讀書，却也有些士君子氣。豐姿俊秀，最善音律，年方十九，未有妻房，母舅張鎮，是個富戶，開個解庫，無人料理，却教徐鏊照管。就住在東堂小廂房中。七夕月明如晝，徐鏊吹簫適意。直吹到二鼓，方纔就寢。還未睡熟，忽然異香酷烈，廂房二扇門，齊齊自開。有一隻大犬，突然走將進來。項綴金鈴，繞室巡行一週而去。徐鏊甚以爲怪。又聞得庭中切切有人私語。正疑心是盜賊之輩，倏見許多女郎，都

手執梅花燈，沿塔而上，徐整一一看得明白，共分兩行，凡十六人，末後走進一個美人來，年可十八九，非常豔麗。瑤冠鳳履文犀，帶着方錦紗袍，袖廣二尺，就像世上圖書宮妝之狀。面貌玉色，與月一般爭光彩，真天神也。餘外女郎，服飾略同，形略微小，那美貌也不是等閒之輩。進得門，各女郎都把籠中紅燭，插放銀臺之上。一室如同白晝，室中原是小小一間屋，到此時倍覺寬大。徐整甚是慌張，一句也做聲不得。美人徐步就榻前，伸手入於衾中，撫摩徐整殆遍。良久轉身走出，不交一言。衆女郎簇擁而去，香燭一時都滅，仍舊是小小屋宇。徐整精神恍惚，老大疑惑，如何有此怪異之事。過得二日，月色愈明，徐整將寢，又覺香氣非常。暗暗道：『莫不是前日美人又來乎？』頃刻間，衆女郎又簇擁美人而來。室中羅列酒餚，其桌椅之類，又不見有人搬移，種種畢備。美人南向而坐，使女郎來喚徐整。徐整暗暗的道：『就是妖怪，畢竟躲他不過，惹得親近他，看他怎麼！』整衣冠上前作揖。美人還禮賜坐。右首女郎喚整捧玉壺進酒。酒味香美，餚膳精潔，竟不知是何物。美人方纔輕開檀口道：『妾非花月之妖，卿莫驚疑。與卿有宿緣，應得諧合。雖不能大有所補益，亦能令卿資用無乏，珍羞百味，錦繡繒素。凡世間可欲之物，卿要即不難致。但憂卿福薄耳。』又親自酌酒以勸徐整，促坐歡笑，言詞婉媚，口體芳香。徐整不能吐一言，但一味吃酒食而已。美人道：『昨聽得簫聲，知卿興致非淺。妾亦薄曉絲竹，願一聞之。遂教女郎取簫遞與徐整。徐整吹一曲，美人也吹一曲，音調清激，高過於徐整。夜深酒闌，衆女郎鋪榻褥。

於榻上，報道：「夜深也，請夫人睡罷。」美人低面微笑，良久乃相攜登榻。帳幃衾褥，窮極華麗，不是徐整向時所眠之榻。美人解衣，獨留紅綃裹肚一事，相與就枕。徐整此時情志飛蕩，居然神仙矣。然究竟不能一言。天色將明，美人先起揭帳，侍女十餘人，奉湯水妝梳。妝梳已完，美人將別，對徐整道：「數百年前，結下之緣，實非容易。自今以後，夜夜歡好無間。卿若一舉念，妾身即來。但憂卿此心，容易翻覆。妾與君相處，斷不欲與世間凡夫俗子得知。切須祕密，勿與他人說可也。」言訖，美人與侍女一齊都去。徐整恍然自失，竟不知是何等神仙。次日，出外，衣上有異常之香，人甚疑心。從此每每舉念，便有香氣，香氣盛，則美人至矣。定有酒餚攜來歡宴，又頻頻對整說，天上神仙多變化之事。其言奇妙，亦非世之所聞。徐整每要問他居址姓名，見面之時，却又不能言語。遂寫在一幅紙上，要美人對答。美人道：「卿得好妻子，適意已足，更何須窮究。」又道：「妾從九江來，聞蘇杭名郡，最多勝景，所以暫遊。此世間處處是吾家裏。」美人生性極其柔和，但待下人又極嚴。衆女侍在左右，不敢一毫放肆。伏侍徐整如伏侍自己一樣。一女侍奉湯，略不尊敬，美人大怒，揪其耳朵，使之跪謝而後已。徐整心中若要何物，隨心而至。一日出行，見柑子甚美，意頗欲之。至晚，美人便袖數百顆來與徐整吃，凡是心中要吃之物，般般俱有。徐整有數疋好布，被人偷剪去六尺，沒處尋覓。美人說在某處，一尋即有。解庫中失去金首飾幾件，美人道：「當於城西黃牛坊錢肆中尋之。盜者已易錢若干去矣。」次日往尋，物果然在。逕取以歸。

主人但目瞪口呆而已。徐嘗與人爭鬥不勝，那人回去，或無故僵仆，或因他事受辱。美人道：『奴輩無禮，已爲郎君出氣報復之矣。』如此往還數月，徐整口嘴不謹，好與人說。人疑心爲妖怪，勸徐整不要親近。美人已知，說道：『癡奴妄言，世寧有妖怪如我者乎！』徐整有事他出，微有疾病，美人就來於邸中，坐在徐整身傍。時時會合如常，雖甚多人，人亦不覺也。常常對徐整道：『斷不可與人說，恐不爲卿福。』當不得徐整只管好說，傳聞開去，三三兩兩，漸至多人都來探覷，竟無虛日。美人不樂。徐整母親聞知此事，便與徐整定了一頭親，不日之間，便要做親，以杜絕此事。徐整不敢違拗母親之意。美人遂怒道：『妾本與卿共圖百年之計，有益無損，郎既有外心，妾不敢赧顏相從。』遂飄然而去，再不復來。徐整雖時時思念，竟如石沉海底一般。正是：

恩義旣已斷，覆水豈能收。

話說徐整自美人去後，至十一月十五夜，夢見四個鬼卒來喚。徐整跟着鬼卒，走到蕭家巷土地祠。兩個鬼卒管着徐整，兩個鬼卒走入祠，喚出土地。那土地方巾白袍，走將出來，同行道：『夫人召，不可怠慢。』卽出胥門，漸漸走到一個大第宅。牆裏外喬木參天，遮蔽天日。走過二重門，門上都是朱漆獸環，龍鳳金釘，儼似帝王之宮。數百人守門。進到堂下，堂高八九丈，兩邊階級數十重，丹墀有鶴鹿數隻，綵繡朱碧，光彩炫耀。前番女侍，遙見徐整，卽忙奔入報道：『薄情郎來了。』堂內女人，放捧香的，調

鸚鵡的，歌琵琶的，歌的舞的，不計其數。見徐整來，都口中怒罵。霎時間，堂內環珮冬丁，香烟如雲。堂內遞相報道：『夫人來。』土地牽徐整使跪在地下。簾中有大金地爐，中燒獸炭。美人擁爐而坐，自提火筋簇火，時時長嘆道：『我曾道渠無福，今果不錯。』頃刻間，呼捲簾。美人見整，面紅發責道：『卿大負心！我怎生叮嚀，卿全不信我言語。今日相見，有何顏面！』美人掩袂，欷歔泣下道：『與卿本期始終，豈意棄我至此。』兩傍侍女都道：『夫人不必自苦，這薄倖兒郎便當殺却，何須再說！』便叫鬼卒以大仗擊整。擊至八十，徐整大叫道：『夫人，吾誠負心，但蒙昔日夫人顧盼，情分不薄，彼洞簫猶在，何得無情如此。』美人因喚停仗道：『本欲殺卿，感念昔日，今赦卿死。』兩傍侍女大罵不止。徐整遂匍匐拜謝而出。土地仍舊送還。登橋失足而醒，兩股甚是疼痛，竟不能起。臥病五六日，復見美人來責道：『卿自負心，非關我事！』連聲恨恨而去。美人去後，疼痛便消。後到胥門外訪尋蹤跡，絕無影響。竟不知是何等仙女。遂有洞簫記傳於世。有詩爲證：

口是禍之門，

舌是斬身刀。

只因多開口，

贏得棒來敲。

如今小子說西湖上，因一曲洞簫，成就了一對好夫妻。不比那徐郎薄倖，甘喫大棒，打得叫苦叫屈。話說宋高宗南渡以來，傳到理宗。那時西湖之上，無景不妙。若到燈節，更覺繁華。天街酒肆，羅列非常。三橋等處，客邸最盛。燈火簫鼓，日盛一日。婦女羅綺如雲，都帶珠翠，鬧娥玉梅，雪柳菩提，葉燈毬，銷



金合蟬，貂袖項帕，衣都尙白。蓋燈月所宜也。又有邸第好事者，如清河張府，蔣御史家，開設雅戲烟火。花邊水際燈燭燦然。遊人仕女縱觀，則相迎酌酒而去。貴家都以珍羞金盤鈿合簇釘相遺，名爲市食合兒。夜闌燈罷，有小燈照路拾遺者，謂之掃街。往往拾遺棄簪珥，可謂奢之極矣。亦東都遺風也。話說嘉熙丁酉年間，一人姓潘名用中，是閩中人，隨父親來於臨安，走到六部橋，尋個客店歇下。宋時六部衙門，都在於此，因謂之六部橋。卽今之雲錦橋也。潘用中父親自去衙門參見，理會正事，自不必說。那時正值元宵佳節，理宗皇帝廣放花燈，任民游賞。於宣德門紮起鰲山燈數座，五色錦繡四圍張掛，鰲山燈高數丈，人物精巧，機關轉動，就如活的一般。香烟燈花，薰照天地。中以五色玉珊，簇成皇帝萬歲四大字。伶官奏樂，百戲呈巧，小黃門都巾裹翠蛾，宣放烟火百餘架。到三鼓盡，始絕。其燈景之盛，殆無與比。潘用中夜間看燈而回，見景緻繁華，月色如銀一般明朗。他生平最愛的是吹簫一事，遂取出隨身那管簫來，嗚嗚咽咽，好不吹得好聽。一連吹了幾日，感動了一位知音的千金小姐。有詩爲證：

誰家橫笛弄輕清，喚起離人枕上情。自是斷腸聽不得，非關吹出斷腸聲。

你道這一位千金小姐是誰？這小姐姓黃，小名杏春。自小聰明伶俐，幼讀書史，長於翰墨，若論針指女工，這也是等閑之事，不足爲奇。那年只得十七歲，未曾許聘誰家。係是宗至之親，從汴京扈駕而

來，住於六部橋，人都稱爲黃府。廣有家財，父母愛惜如掌上之珍，心頭之肉。十歲之時，曾請一個姓晏的老儒教讀。讀到十三歲，杏春詩詞歌賦，落筆而成，不減曹大家，謝道韞之才。杏春小姐，會得了文詞，便不出來讀書。一個兄弟，長成十歲，就請晏老儒的兒子晏仲舉在家教讀。真個無巧不成話，這杏春小姐也最喜的是那吹簫，是個女教師教成的。月明夜靜之時，悠悠揚揚吹將起來，真個有穿雲裂石之聲。因此小姐住的樓上，就取名爲風簫樓。雖然引不得鳳凰，却引了個簫史。那杏春小姐之樓，可巧的與潘用中店樓相對。不過相隔數丈。小姐日常裏因與店樓相對，來往人繁雜，恐有窺覷之人，外觀不雅，把樓窗緊緊閉着，再也不開。數日來，一連聽得店樓上簫聲悠雅，與庸俗人所吹不同，知是讀書之人。小姐往往夜靜吹簫以適意。今聞得對樓有簫聲，恐是勾引之人，却不敢吹響，暗暗將簫放於朱唇之上，按着宮商律呂，一一與樓外簫聲相和而作，却沒有一毫差錯之處。聲韻清幽，愈吹愈妙。杏春小姐一連聽了數夜，甚是可愛。暗暗的道：『這人吹的甚好，不知是何等讀書之人，賣弄俊俏。明日不免瞧他一瞧，何如。』次日梳妝已畢，便將樓窗輕輕推開一縫。那窗子却是裏面雕花，外用木板遮護。外面却全瞧不見內裏。小姐略略推開一縫瞧時，見潘用中是個美少年，還未冠巾，不過十六七歲光景。與自己年歲相當。丰姿俊秀，儀度端莊，手裏執着一本書在那裏看。杏春小姐便動了個愛才之念。瞧了一會，仍舊悄悄將窗閉上。在樓上無事，過了一晌，不免又推開一縫窗子瞧視。過了數日，漸漸

把窗子開得大了，又開得頻了。潘用中起初見對面樓上畫閣朱樓，好生齊整，終日凝望。日來見漸漸推開窗子，又開得頻數，微微見玉容花貌之人，隱隱躍躍於朱簾之內。也便有心探望，把那雙俊眼兒，一直送到朱簾之內。那小姐見潘用中如此探望，竟把一扇窗子來開了，朱簾半揭，却不把全身露出，微露半面，花容綽約，姿態妍媚，宛然月宮仙子。略略一見，却又閃身進去，隨把窗子閉上。潘用中心性欲狂，隨即下樓問店中婦人吳二娘道：『對樓是誰？』吳二娘道：『此是黃府，原是宗室之親。從汴京而來。久居於此。』潘用中道：『這標致女子是誰？』吳二娘道：『是黃府小姐，今年只不十七歲，尙未曾吃茶。這小姐聰明伶俐，性好吹簫，每每明月之夜，便有簫聲。今因我們客店人家來往人雜，恐人窺覷，再不開窗。今日暫時開窗，定因相公之故。相公却自要尊重，不可伸頭伸腦，頻去窺伺，恐惹出事端，還累不細。我客店人家，怎敢與黃府爭執。』潘用中喏喏連聲道：『不惹事，不惹事！』說罷，暗暗道：『原來這小姐也好吹簫，怪不得要啓窗而視哩。』正是：

律呂中女伯牙，  
鳳簫樓鍾子期。

這日潘用中手舞足蹈，狂蕩了一夜。次日早起，那小姐又開窗而望。如此幾日，漸漸相熟，彼此凝望，眉來眼去，好不熱鬧，連那窗子也像發熱的一般，不時開閉。潘用中恨不得生兩片翼翅，將身飛到小姐樓上，與他說幾句知心話兒，結爲夫妻。果是：

身無彩鳳雙翼飛，心有靈犀一點通。

如此一月餘，彼此都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潘用中無計可施。一日，一個朋友來訪，是彭上舍，在店中閑談了半日。潘用中胸中甚是鬱悶無聊，便拉彭上舍到西湖上遊玩散心。那是正值三月，豔陽天氣，好生熱鬧。但見：

青山似畫，綠水如桃。豔杏天桃，花簇簇堆成錦繡，柔枝嬌蕊，香馥馥釀就氤氳。黃鶯睨睨，紫燕呢喃，柳枝頭，湖草岸，奏數部管絃；粉蝶低徊，遊蜂飛舞，綠子畔，紅花梢，呈滿前生意。紫騮馬被銀鞍寶轡，馱着白面郎君，向萬樹叢中，沐月嘶風，不覺光生綺陌，飛魚軒映繡幃珠箔，駕着紅顏少婦，走千花影裏，搖珠簇綵，自然雲透霓裳。挾錦瑟瑤箏，吹的吹，唱的唱，都是長安遊冶子；競金卮玉液，飲的飲，歌的歌，盡屬西湖逐勝人。採蓮舟，採蓴舟，百花舟，百寶舟，載許多名妓，幽幽雅雅，魚鱗般遶着湖心；尋芳樓，尋月樓，兩宜樓，兩勝樓，列數個歌童，丁丁冬冬。雁翅樣泊在兩岸，挨挨擠擠，白公堤直鬧到蘇公堤，若男，若女，若長，若短，接衽而行；逐逐烘烘，昭慶寺竟囑至天竺寺，或老，或少，或蠢，或俏，聯袂而走。三百六十曆日，人人靠桃花市，驛萬貫錢；四百五十經商，個個向杏林村，飲三杯酒去。又見那走索的，金鷄獨立，鶴子翻身，精奇古怪，弄虛頭；跑馬的，四女呈妖，二仙傳道，超騰倏忽，裝神怪。齊雲社翻踢鬥巧，角觝社跌撲爭奇，雄辨社喊叫喳

呼，雲機社搬弄躲閃。又有那酬神許愿之輩，口口聲聲，叫大慈大悲大觀音；化米吃錢之流，蹣蹣跚跚，求善人善女善長者。

話說那潘用中同彭上舍兩個，在西湖蘇堤上遊玩多時。忽然有十數乘女轎，簇擁而來，甚是華美。那時遊人如蟻，轎子一時挨擠不開。窄路相逢。潘用中一一看得明白，恰好就是黃府寶眷。看到第五乘轎子來時，正是樓上這位知音識趣的小姐。兩兩各個會心，四目相視，不遠尺餘。潘用中神魂如失，就口吟一詩道：

誰教窄路恰相逢，脈脈靈犀一點通。  
最恨無情芳草路，匿蘭含蕙各西東。

那時正值前後左右，都是俗人，沒有斯文士子在側，所以潘用中得縱其吟咏，豈不是天使其便。吟罷，小姐在轎中微微一笑，那轎子也望前去了。潘用中緊跟一程，却趕不上，只得轉來，與彭上舍同行，踽踽涼涼，如有所失。閑步了半日，向綠楊深處沽飲三盃，心心念念繫着小姐，連別個婦人也再無心觀看。急急同彭上舍回來。彭上舍自分路作別而去。潘用中急急到於樓上，等那知音識趣的小姐。時月色如晝，潘用中取出那管簫吹將起來，便向空禱祝道：『願這一管簫，做個媒人，等我定得這一頭好親事，我便生生世世不敢忘你恩德。若得僥倖成就了此親，花燭之夕，夫妻二人，恭恭敬敬，拜你八拜！』禱祝了又吹，吹了又禱祝。果然簫聲有靈，一陣順風，吹到小姐玲瓏踢透，粉捏就，玉琢成，知音

的耳朵內。那時小姐還在樓下與母親諸眷閑談白話。雖然如此，却一心記掛着轎前吟詩之人，心心念念，蹲坐不牢。本欲上樓，無奈衆女眷都在面前，不好拋撇，竟自上樓，只得勉強掙扎。忽聞簫聲聒耳，心中熱癢。假託日間辛苦，要上樓去睡。怎當得一個不湊趣的姨娘。那姨娘年方二十三歲，極是一個風流之人，出嫁牛氏，稱爲牛十四娘，偏要上樓與外甥女閑耍。杏春小姐無可奈何，只得與牛十四娘閑耍了一會。幸而牛十四娘下樓去了，小姐輕輕推開了窗。潘用中見小姐推開了窗，就住了簫。那時月光射在小姐面上，與月一同光彩，真如月裏嫦娥一般。潘用中朗吟轎前所吟之詩，不住的吟了數遍。小姐映着月光，點頭微笑。兩個恨不得飛做一團，扭做一塊。彼此正在得意之際，不期潘用中的父親回來。彼此急急將窗閉住。潘用中只得去睡了。是夜翻來覆去，好生難睡。這是：

只有心情思神女，更無佳夢到黃梁。

話說黃府館賓，晏仲舉是建寧人，原與潘用中是相識。聞得用中在對門，遂到店中樓上拜望。潘用中遂留住晏仲舉在於樓上飲酒，極其酣暢。潘用中只做不知，故意指對面高樓問道：『前面這高樓誰家宅子？』晏仲舉道：『就是吾之館所。』潘用中道：『此樓窗終日不開，却是何故？』晏仲舉道：『此樓係主翁杏春小姐在上。因與這裏客店對門，恐有人窺伺，外觀不雅，所以不開。杏春小姐即我父所教讀書者也。聰明豔麗，工於詩詞，父母鍾愛之，極不欲嫁與俗人，願歸士子。今年方十七歲，正欲

託吾父選一佳婿，甚難其人。」潘用中笑道：「不知弟可充得此選否？」晏仲舉道：「如吾兄，足當此選，真佳人才子也。惜吾兄爲外方人耳。」潘用中大笑道：「若得成親，定住於臨安，斷不回去矣。」晏仲舉道：「恐不可必。」遂作別而去。潘用中愈覺神魂飛動，憑闌凝望。小姐微微開窗，揭起朱簾，露出半面。潘用中乘着一時酒興，心癢難熬，取胡桃一枚擲去。小姐接得，停了一會，小姐用羅帕一方，裹了這一枚胡桃，仍舊擲來。潘用中打開來一看，羅帕上有詩一首，筆墨淋漓，詩上道：

闌干閑倚日偏長，短笛無情苦斷腸。  
安得身輕如燕子，隨風容易到君傍。

潘用中看了這首詩，喜躍欲狂，笑得睛眼都沒縫。方曉得晏仲舉說「小姐工於詩詞」之言不差。又見小姐屬意深切，感謝不盡，也用羅帕一方，裹了胡桃擲去。小姐接得在手，解開來一看，也有一首詩道：

一曲臨風直萬金，奈何難買美人心。  
君如解得相如意，比似金徽更恨深。

那小姐讀完了詩，停了一會，又換一方羅帕，照舊裹了胡桃擲來。不意纖纖玉手，力微擲輕，撲的一聲，墜於簷下，却被店婦吳二娘拾得。那吳二娘年登四十餘歲，是個在行之人，正在櫃身子裏，見對樓拋下汗巾一條，知是私情之物，急急起身拾了，藏於袖中。潘用中見羅帕墜於樓下，恐傍人拾去，爲禍不淺，急急跑到樓下，在地下打一看時，早已不見羅帕下落。心下慌張，四圍詳視，並無一人。料得是



吳二娘拾得，就問吳二娘道：『可曾見我一條羅帕墜下來麼？』吳二娘含笑說道：『並不見什麼羅帕。』潘用中見吳二娘帶笑而言，明知是吳二娘故意作耍，便道：『吳二娘休得作耍。若果拾得，千萬還我，在你身邊，終無用處。』常言道：『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吳二娘故意咄的一聲道：『潘相公說的是怎話！我老人家要人方便怎的，還是你們後生要我方便哩。』潘用中曉得吳二娘是個在行之人，料道瞞他不得，便實對他說道：『適纔這一方羅帕，實是對樓小姐擲來之物，其中還有詩句在上，千萬還我，不敢忘你好處。』說罷，吳二娘伸手去袖中取出，笑嘻嘻的說道：『幸是我老人家拾得，若被別人拾去，可不利害。』潘用中千恩萬謝，解開羅帕來看，有詩一首道：

白從聞笛別匆匆，魄散魂飛似夢中。  
最後粉牆高幾許，蓬萊弱水隔千重。

潘用中看了詩句，方知小姐情意深重，以身相許之意，只得與吳二娘細細的計較道：『蒙小姐十分垂念，始初見我吹簫，啟窗而視。前日在西湖上正值小姐出來遊山，我在轎前相遇，吟詩一首，多蒙小姐在轎中微笑。晚間回來，又蒙小姐顧盼。今日他家先生晏相公來拜我，我問他家細的，方知小姐小名杏春，會做詩詞。我就託晏相公為媒。晏相公說：『我是外方人，恐黃府不肯。』我適纔用胡桃一枚擲去，不意小姐用羅帕一方，寫一詩擲將過來。我也做一詩擲去，小姐又寫一詩擲來。多蒙小姐如此厚意，誓不相捨。萬乞吳二娘怎生做個方便，到黃府親見小姐，詢其下落，做個穿針引線之人。事成

之日，多將媒禮奉謝，何如？」吳二娘點頭應允。次日潘用中走到黃府，回拜晏仲舉。書館中看見小姐的兄弟，亦甚生得俊秀。暗暗道：「與他結爲郎舅，誠佳事也！」書館中小厮進去取茶，小姐見了，問道：「兀誰在館中要茶？」小厮答應道：「是對門潘相公來回拜晏相公要茶。」小姐口中不說，心下思量道：「我夫主上門也。」一男一女，兩兩各有會心之處，這都是不說出的意思。潘用中在書館中盤桓了半日，吃了茶，作別而回，遂懇請吳二娘到黃府去。那吳二娘原與黃府對門對戶，時常進見小姐，穿房入戶之人。且吳二娘生性軟款溫柔，口舌便利，黃府一門都喜。這一日躡將進去，假以探望爲名，見景生情，乘機走到小姐樓上，袖中取出小姐所題羅帕之詩，并潘相公央浼晏相公做媒，說：「若得成親，定住於臨安」之意，絮絮叨叨，說了一會。小姐遂厚贈了吳二娘，再三叮囑，切勿洩洩。吳二娘回來，與潘用中說了。潘用中甚是手舞足蹈起來。怎當得好事多磨，姻緣難就。潘用中父親定要遷去，與一個鄉里同住於觀橋。潘用中聞知，驚得目瞪口呆，罔知所措，不肯搬移。怎當得父親分付小厮，即時移動。用中有力無處用，只得白着一雙眼睛瞧視，敢怒而不敢言。胸中不住叫苦叫屈。正是：

啞子謾嘗黃柏味，  
苦在心頭只自知。

漸漸行李搬完，將次起身，潘用中只瞧着對面樓上，只指望小姐在窗口一見，以目送別。那小姐事出於不意，怎生得知。潘用中望不見小姐，好生苦惱。又因父親在面前，不好與吳二娘一說，只得懷

恨，隨了父親出門，眼巴巴還望着樓上，含淚而去。果是

白日消磨斷腸句，世間只有情難訴。

話說這潘用中恨恨的跟了父親，離了這條六部橋，有一步，沒一步，連腳也拖不動。搭搭撒撒，就像折翅的老鴉一般。沒奈何來到觀橋飯店之中，恨殺這個鄉里。一天好事正要成就，好端端的被這天殺的鄉里牽累。將杏春小姐面也不會見得一見，連吳二娘要他傳消息的話，也不會與他說得一句。好生煩惱。有董解元絃索西廂曲爲證：

莫道男兒心如鐵，君不見滿川紅葉，盡是離人眼中血。

只把小姐的詩句終日吟詠觀玩。從此飲食少進，竟夜無眠，漸漸的害下一場相思病症。

話說潘用中害了這相思病症，日輕夜重，漸漸面黃肌瘦，一夜咳嗽，至於天明，涎痰滿地。父親不知是甚病症，接了幾個醫人醫治。那些醫人都是隔壁猜謎之人，那知病原，有的說是感冒了風寒，入於腠理，一時不能驅遣，就撮了些柴胡黃芩之藥，一味發表，有的說是氣逆作痰之故，總是人身精氣，順則爲精液，逆則爲痰涎，若調理得氣順，自然痰涎消除，遂撮了些蘇子半夏桔梗之藥。又有一個道，這是少年不老成之病，要大補元氣方好，一味用那人參黃芪之藥。正是人人有藥，個個會醫，一連鬼混了幾時，一毫也沒相干。從來道：

醫難症有方術，  
治相思無藥餌。

潘用中一日病重一日，父親無法可治。一日彭上舍來問他道：「汝怎生一病郎當至此！莫不是胸中有隱微之事，可細細與我說知。」潘用中道：「實不瞞吾兄說，吾病實非藥石之所能愈。」遂把樓上小姐之事，前緣後故，一一說明。又道：「卽吾與兄西湖堤上橋中所見之美人是也。不意吾父驟然搬移來此，遂有此病。」彭上舍遂將此話一一與他父親說知。父親跌足嘆息道：「就是舊移去，也是枉然。況他家怎肯與外方人結親。就是這小姐心中肯了，他父母怎生便肯！」彭上舍道：「前日曾央店婦吳二娘進去探問小姐心事，那小姐慨然應允，情願配爲夫妻。又贈吳二娘首飾，囑他切勿漏洩。如今去見吳二娘，便好再作計較。」說罷，二人正欲出門，擡起頭來，猛然間見吳二娘賤將進來。二人喜從天降。看官，你道吳二娘爲甚賤將進門來？原來當日潘用中搬來之後，小姐推窗而看，絕不見潘用中蹤跡，又見動用之物，盡數俱無，情知搬移而去，却如腦門上打了一個霹靂一般。又恨潘用中薄倖，怎生別都不曾一別，連一些消息也不知，究自搬移而去，好生懊恨。也有畫解元絃索西廂曲爲證：

譬如對燈悶悶的坐，把似和夜強強的眠。心頭暗發着願，願薄倖的冤家夢中見。爭奈按不下九回腸，合不定一雙孽眼。

悶上心來，一刻也蹲坐不牢。這一腔慾緒，却與誰說知。真如萬箭攢心的一般。從此不茶不飯，這相思病症，比潘用中更害得快，比潘用中更害得兇。

話說這杏春小姐，害了這相思病症，弄得一絲兩氣，十生九死。父母好生着急，遍覓醫人醫治，還又請和尚誦經，石道姑釵符解禳，道士祈星禮斗，歌師茶筵保佑。牛十四姑聞知外甥女兒患病，特來探望。看見這病患得有些尷尬，早已猜得八九分，只是不好啟口細問。一日坐在杏春牀頭，看見枕底下有羅帕一方，隱隱露出字跡，心裏有些疑心，將手去扯將出來。杏春見姨娘來扯，心性慌張，急忙伸手來奪。姨娘一發疑心，將羅帕着實一扯，扯將出來，一看見上面有情詩一首。杏春見姨娘念出情詩，一發滿臉通紅。姨娘遂細細盤問：『此詩何來？何人所贈？』杏春料道隱瞞不得，又見身體患病，只得老老實實一五一十細細說與姨娘知道。姨娘遂將此事說與他母親知道。母親聞知此事，恐怕錯斷送了女兒，遂與丈夫計較，情原招潘用中爲婿。因此就要吳二娘做媒，來到觀橋店中說與潘小官並他父親得知。誰知這邊潘小官也患此病，正在危急之間。恰好吳二娘進得門來，備細說了小姐患病之故。今黃府情願招贅爲婿之意，說了一遍。那潘小官病中聞知此事，喜的非常，相思病便減了一半。從牀上直坐將起來。真是心病還將心藥醫也。父親與彭上舍都大喜，正喜得個滿懷。又值黃府先生晏仲舉來望，也是爲小姐親事之故。恐吳二娘女媒傳言不穩，像琵琶記上道：『脚長尺二，這般說說』

巴臂。』所以特特又挽出晏仲舉的父親，來爲男媒。故此先着晏仲舉來通個消息。隨後便是晏仲舉的父親來望。約定了日期，招贅爲婿。一個男媒，一個女媒，議定了這頭親事。擇日行禮，黃府倒賠妝奩，大張花燭，廣延親友，迎接潘用中入贅。洞房花燭，便成就了一對年少夫妻，拜謝了男女二位媒人，上了那鳳簫樓。說不盡那繁華富麗之景，古董玩器。夫妻二人合卷之後，取出那幾方羅帕，並小姐日常裏壁上所吹之簫，擺列在桌上道：『若不虧此一曲鳳簫怎生成就得一對夫妻！』遂雙雙拜謝。因此風流之名，播滿臨安，人人稱爲簫媒。連理宗皇帝都知此事。遂盛傳於宮中，嘖嘖稱嘆。那時夫妻只得十七歲。後來潘用中登了甲科，夫榮妻貴，偕老百年。至今西湖上名爲鳳簫佳會者此也。有詩爲證：

鳳簫一曲締良緣，  
兩地想思眼欲穿。  
佳會風流那可再，  
余將度曲付歌絃。

## 金鳳釵記

瞿佑

本篇見剪燈新話第一卷。作者事略同前。

大德中，揚州富人吳防禦，居春風樓側，與宦族崔君爲鄰，交契甚厚。崔有子曰興哥，防禦有女曰興娘，俱在襁褓。崔君願求女爲興哥婦，防禦許之，以金鳳釵一隻爲約。既而崔君遊宦遠方，凡一十五

載，並無一字相問。女處閨闈，年十九矣。其母謂防禦曰：「崔家郎君，一夫十五載，不通音耗。興娘長成矣，不可執守前言，令其挫失時節也。」防禦曰：「吾已許吾故人矣。況成約已定，吾豈食言者也。」女亦望生不至，因而成疾。沉綿枕席，半歲而終。父母哭之慟。臨歛，母持金鳳釵，撫尸而泣曰：「此汝夫家物也。今汝已矣，吾留此安用？」遂簪于其髻而殯焉。殯之兩月，而崔生至。防禦延接之，訪問其故，則曰：「父爲宣德府理官卒。母亦逝數年矣。今已服除，故不遠千里而至此。」防禦下淚曰：「興娘薄命，爲念君故得疾，于兩月前飲恨而終。今已殯之矣。」因引生入室，至其靈几前，焚楮錢以告之。舉家號慟。防禦謂生曰：「郎君父母旣歿，道途又遠。今旣來此，可便於吾家宿食。故人之子，卽吾子也。勿以興娘歿故，自同外人。」卽令搬挈行李，於門側小齋安泊。將及半月，時值清明。防禦以女新歿之故，舉家上塚。興娘有妹曰慶娘，年十七矣。是日亦同往。惟留生在家看守。至暮而歸，天已曠黑。生於門左迎接，有轎二乘。前轎已入，後轎至生前，似有物墜地，鏗然作聲。生俟其過，急往拾之，乃金鳳釵一隻也。欲納還於內，則中門已闔，不可得而入矣。遂還小齋，明燭獨坐。自念婚事不成，隻身孤苦，寄迹人門，亦非久計。長歎數聲，方欲就枕。忽聞剝啄扣聲，門問之，不答。斯須，復扣。如是者三度。起視之，一美姝立於門外，見戶開，遽褰裙而入。生大驚，女低容斂氣，向生細語曰：「郎不識妾耶？妾卽興娘之妹慶娘也。向者投釵轎下，郎拾得否？」卽挽生就寢。生以其父待之厚，辭曰：「不敢。」拒之甚確。至於再三，女忽頰爾怒曰：



「吾父以子姪之禮待汝，置汝門下，汝乃於深夜誘我至此，將欲何爲？我將訴之於父，詎汝於官，必不捨汝矣。」生懼，不得已而從焉。至曉，乃去。自是暮隱而入，朝隱而出，往來於門側小齋，凡及一月有半。一夕，謂生曰：「妾處深閨，君居外館，今日之事，幸而無人知覺，誠恐好事多魔，佳期易阻。一旦聲跡彰露，親庭罪責，閉籠而鎖鸚鵡，打鴨而驚鴛鴦，在妾固所甘心，於君誠恐累德，莫若先事而發，懷璧而逃，或晦跡深村，或藏跡異郡，庶得優遊偕老，不致睽離也。」生頗然其計，曰：「卿言亦自有理，吾方思之。」因自念：「零丁孤苦，素乏親知，雖欲逃亡，竟將焉往？嘗聞父言，有舊僕金榮者，情義人也，居鎮江呂城，以耕種爲業，今往投之，庶不我拒。」至明夜五鼓，與女輕裝而出，買船過瓜州，奔丹陽，訪於村氓，果有金榮者，家甚殷富，現爲本村保正。生大喜，直造其門。至則初不相識也。生言其父姓名爵里，及已乳名，方始記認，則設位而哭其主，捧生而拜於座，曰：「此吾家郎君也。」生具告以故，乃虛正堂而處之，事之如事舊主。衣食之需供給甚至。生處榮家將及一年。女告生曰：「始也懼父母之責，故與君爲卓氏之逃。蓋出於不獲已也。今則舊穀旣沒，新穀旣登，歲月如流，已及暮矣。且愛子之心，人皆有之。今而自歸，喜而再見，必不我罪。况父母生之恩，莫大焉，豈有終絕之理。盍往見之乎？」生從其言，與之渡江。入城，將及其家，謂生曰：「妾逃竄一年，今遽與君同往，或恐逢彼之怒。君宜先往覘之，妾艤舟於此以俟。」臨行，復呼生曰，以金鳳釵授之，曰：「如或疑拒，當出此以示之可也。」生至門，防禦聞之，欣然出

見，反致謝曰：『日昨顧待不周，致君不安，其所以有他適，亦夫之罪也。幸勿見怪。』生拜伏在地，不敢仰視。但稱死罪，口不絕聲。防禦曰：『有何罪過，遽出此言？願賜開陳，釋我疑慮。』生乃作而言曰：『曩者房幃事密，兒女情多，負不義之名，犯私通之律，不告而娶，竊負而逃。竄伏村墟，遷延歲月，音容久阻，書問莫傳。情辭篤於夫妻，恩敢忘于父母。今則謹携令愛，同此歸寧。伏望察其深情，恕其重罪，始得終能偕老，永隨于飛。大人有溺愛之恩，小子有宜家之樂，是所望也。惟冀憫焉。』防禦聞之，驚曰：『吾女臥病在床，今及一歲，餽粥不進，轉側需人，豈有是事耶？』生謂其恐為門戶之辱，故飾詞而拒之，乃曰：『目今慶娘在于舟中，可令人舁取之來。』防禦雖不信然，且令家僮馳往視之，至則無所見，方怒詰崔生，責其妖妄。生于袖出金鳳釵而還，防禦見始大驚曰：『此吾亡女與娘殉葬之物也，胡爲而至此哉？』疑惑之際，慶娘忽于床上歛然而起，直至堂前，拜其父曰：『與娘不幸，早辭嚴侍，遠棄荒郊。然與崔家郎君，緣分未斷。今之來此，意亦無他。以愛妹慶娘，續其婚耳。如所請首從，則病患當即痊除。不用妾言，命盡此矣。』舉家驚駭，視其身則慶娘，而言詞舉止則與娘也。父詰之曰：『汝旣死矣，安得復於人世，爲此亂惑也？』對曰：『妾之死也，冥司以妾無罪，不復拘禁。得隸后土夫人帳下，堂得箋素。妾以世祿未盡，故特給假一年，來與崔郎了此一段姻緣爾。』父聞其語切，乃許之。卽斂客拜謝，又與崔生執手歔歔爲別。且曰：『父母許我矣，汝好作嬌客，慎毋以新人而忘故人也。』言訖，慟哭而仆于地。視

之死矣。急以湯藥灌之，移時乃甦。疾病已去。行動如常。問其前事，並不知之。殆如夢覺。遂消吉續崔生之婚。生感與娘之情，以銀貨于市，得鈔二十錠，盡買香燭，楮幣，親詣壇花觀，命道士建醮三晝夜以報之。復見夢於生曰：『蒙君薦拔，尚有餘情。貧爾幽明，實深感佩。小妹柔和，宜善視之。一生驚悼而覺，從此遂絕。嗚呼異哉！』

## 滕大尹鬼斷家私

馮夢龍

本篇見今古奇觀第三回，原載喻世明言第十卷。今古奇觀係明末崇禎間，抱甕老人所組織的小說集，共四十卷，其中選自古今小說的有八種，中在喻世明言的有五種——選自警世通言的有十種，選自醒世恆言的有十一種，選自拍案驚奇的有七種，選自二刻拍案驚奇的有三種，只有念親恩孝女藏兒一種不知選自何書。本篇作者馮夢龍字猶龍，吳縣人，崇禎中貢生，善作小說，在當時文壇上極負盛名。他所編的短篇小說集，有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及醒世恆言等三種。

玉樹庭前諸謝，紫荊花下三田，墳篋和好兄弟賢，父母心中歡忭。多少爭財競產，同根苦自相煎，相持鷓蚌枉垂涎，落得漁人取便。

這首詞名爲西江月，是勸人家兄弟和睦的。且說如今三教經典，都是教人爲善的。儒教有十三經，六經，五經，釋教有諸品大藏經，道教有南華沖虛經，及諸品藏經，盈箱滿案，千言萬語，看來都是贅旒。依我說，要做好人，只消個兩字經，是孝弟兩個字。那兩字經中，又只消理會一個字，是個孝字。假如孝順父母的，見父母所愛者亦愛之，父母所敬者亦敬之。何況兄弟行中，同氣連枝，想到父母身上去，那有不和不睦之理。就是家私田產，總是父母掙來的。分什麼爾我，較甚麼肥瘦。假如你生於窮漢之家，分文沒得承受，少不得自家挽起眉毛，掙扎過活。現成有田有地，兀自爭多嫌寡，動不動推說爹娘偏愛，分受不均。那爹娘在九泉之下，他心上必然不樂。此豈是孝子所爲。所以古人說得好，道是：「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怎麼是難得者兄弟？且說人生在世，至親的莫如爹娘。爹娘養下我來時，節極早已是壯年了。況且爹娘怎守得我同去，也只好半世相處。再說至愛莫如夫婦，白頭相守，極是長久的了。然未做親以前，你張我李，各門各戶，也空着幼年一段。只有兄弟們生於一家，從幼相隨，到老有事共商，有難共救，真像手足一般，何等情誼！譬如良田美產，今日棄了，明日又可掙得來的。若失了個弟兄，明明割了一手，折了一足，乃終身缺陷。說到此地，豈不是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若是爲田地上壞了手足親情，到不如窮漢赤光光沒有承受，反爲乾淨，省了許多是非口舌。如今在下說一節國朝的故事，乃是滕縣尹鬼斷家私。這節故事，是勸人重義輕財，休忽了孝弟兩字經。看官們或是

有弟兄沒弟兄，都不關在下之事，各人自去摸着心頭，學做好人便了。正是：

善人聽說心中刺，

惡人聽說耳邊風。

話說國朝永樂年間，北直順天府涿河縣，有個倪太守，雙名守謙，字益之，家累千金，肥田美宅。夫人陳氏，單生一子，名曰善繼。長大婚娶之後，陳夫人身故。倪太守罷官歸居，雖然年老，只落得精神健旺。凡收租放債之事，件件關心，不肯安閒享用。其年七十九歲，倪善繼對老子說道：「人生七十古來稀。父親今年七十九，明年八十齊頭了。何不把家事交卸與孩兒掌管，喫些現成茶飯，豈不爲美！」老子搖着頭說出幾句道：

在一日，管一日；替你心，替你力，掙些利錢穿共喫。直待兩脚壁立直，那時不關我事得。

每年十月間，倪太守親往莊上收租，整月的住下。莊戶人家肥鷄美酒，儘他受用。那一年又去住了幾日。偶然一日午後無事，繞莊閒步，觀看野景。忽然見一個女子，同着一個白髮婆婆，向溪邊石上搗衣。那女子雖然村妝打扮，頗有幾分姿色：

髮同漆黑，眼若波明，纖纖十指似栽葱，曲曲雙眉如抹黛。隨常布帛，俏身軀賽着綾羅，點景野花，美丰儀不須釵鈿。五短身材偏有趣，二八年紀正當時。

倪太守老興勃發，看得呆了。那女子搗衣已畢，隨着老婆婆而走。那老兒留心觀看，只見他走過

數家進一個小小白籬笆門內去了。倪太守連忙轉身喚管莊的來對他說如此如此，教他訪那女子跟脚，會否許人。若是沒有人家時，我要娶他爲妾，未知他肯否。管莊的巴不得奉承家主，領命便走。原來那女子姓梅，父親也是個府學秀才。因幼年父母雙亡，在外婆身邊居住。年一十七歲，尙未許人，管莊的訪得的實了，就與那老婆婆說：「我家老爺見你孫女兒，生得齊整，意欲聘爲偏房。雖說是做小，老奶奶去世已久，上面並無人拘管。嫁得成時，豐衣足食，自不須說。連你老人家常年衣服茶米，都是我家照顧。臨終還得個好斷送。只怕你老人家沒福！」老婆婆聽得花錦似一片說話，即時依允。也是個姻緣前定，一說便成。管莊的回覆了倪太守，太守大喜。講定財禮，討皇曆看過吉日，又恐兒子阻擋，就在莊上行聘，莊上做親。成親之夜，一老一少，端的好看。

過了三朝，喚乘轎子，擡那梅氏回宅，與兒子媳婦相見。闔宅男女都來叩頭，稱爲小奶奶。倪太守把些布帛賞與衆人，各各歡喜。只有那倪善繼心中不喜。面前雖不言語，背後夫妻兩口兒議說道：「這老人忒沒正經，一把年紀，風中之燭，做事也須料過前後。知道五年十年在世，却去幹這樣不了不當的事，討這花枝般的女兒，自家也得精神對付他。終不然，擔誤她在那裏，有名無實。還有一件，多少人家老漢，身邊有了少婦，支持不過，那少婦熬不得，走了野路，出乖露醜，爲家門之玷。還有一件，那少婦跟隨老漢，分明是出外度荒年一般。等得年時成熟，他便丟了。平時投短偷長，做下私房，東三西四

的寄開，又撒嬌撒癡，要漢子製辦衣飾與她的。到得樹倒鳥飛時節，她便顛倒嫁人，一包兒收拾去受用。這是木中之蠹，米中之蟲，人家有了這般人，最損元氣的。」又說道：「這女子嬌模嬌樣，好像個妓女，全沒有良家體段。看來是個做身分的頭兒，擒老公的太歲。在咱爹身邊，只該半妾半婢，叫聲姨姐，後日還有個退步。可笑咱爹不明，就叫衆人喚她小奶奶。難道要咱們叫她娘不成！咱們只不准她。莫要奉承透了，討她做大起來，明日咱們反到受她嘔氣。」夫妻二人唧唧噥噥，說個不了。早有多嘴的傳話出來。倪太守知道了，雖然不樂，却也藏在肚裏。幸得那梅氏秉性溫良，事上接下，一團和氣。家人也都相安。過了兩個月，梅氏得了身孕，瞞着衆人，只放老公知道。一日三，三日九，捱到十月滿足，生下一個小孩兒出來，舉家大驚。這日正是九月九日，乳名取做重陽兒。到十一日，就是倪太守生日，這恰好八十歲了。賀客盈門，倪太守開筵管待。一來爲壽，二來小孩子三朝，就當個湯餅之會。衆賓客道：「老先生高年，又新添個小令郎，足見血氣不衰，乃上壽之徵也。」倪太守大喜。倪善繼背後又說道：「男子六十而精絕，況是八十歲了。那見枯樹上生出花來！這孩子不知那裏來的雜種，決不是咱爹嫡血。我斷然不認他做兄弟。」老子又曉得了，也藏在肚裏。光陰似箭，不覺又是一年。重陽兒週歲，整備做晬盤故事。裏親外眷，又來作賀。倪善繼到走了出戶，不來陪客。老子已知其意，也不去尋他回來，自己陪着諸親，喫了一日酒。雖然口中不語，心內未免有些不足之意。自古子孝父心寬，那倪善繼平



日做人，又貪又狠，一心只怕小孩子長大起來，分了他一股家私，所以不肯認做兄弟，預先把惡語言，日後好擺佈他母子。那倪太守是讀書做官的人，這個關節，怎不明白。只怕自家老了，等不及重兒成人長大，日後少不得要在大兒子手裏討針線。今日與他結不得冤家，只索忍耐。看了這個小子，好生憐他。常時想一會，悶一會，惱一會，又懊悔一會。再過四年，小孩子長成五歲。老子見他伶俐，忒會頑耍，要送他館中上學，取個學名，哥哥叫善繼，他就叫善述。揀個好日，備了好酒，領他去拜師。那師父就是倪太守請在家裏教孫兒的。小叔姪兩個同館上學，兩得其便。誰知倪善繼與做爹的是一條心腸。他見那孩子取名善述，與己排行，先自不像意了。又與他兒子同學讀書，到要兒子叫叔叔。從小叫慣了。後來就被他欺壓。不如喚了兒子出來，另從個師父罷。當日將兒子喚出，只推有連日不到館中。倪太守初時只道是真病。過了幾日，只聽得師父說：『大令郎另聘了個先生，分做個課堂，不知何意。』倪太守不聽尤可，聽了此言，不覺大怒，就要尋大兒子問其緣故。又想道：『天恁般的逆種，與他說也沒用，由他罷了！』含了一口悶氣，回到房中。偶然脚慢，絆着門檻一跌。梅氏忙扶起，攙到醉翁床上坐下，已是不省人事。急請醫生來看，醫生說是中風，忙取姜湯灌醒，扶他上。雖然心上清爽，卻滿身麻木，動彈不得。梅氏坐在床頭，煎湯煎藥，殷勤伏侍，連進幾服，全無功效。醫切脈道：『只好延捱日子，不能全愈了。』倪善繼聞知，也來看覷了幾遍。見老子病勢沈重，料是不

便呼么喝六，打童罵僕，預先裝出家主公的架子來。老子聽得愈加煩惱。梅氏只是啼哭，連小學生也不去上學，在房中相伴老子。倪太守自知病篤，喚大兒子在面前，取出簿子一本，家中田地屋宅，以及人頭帳目等數，都在上面，分付道：『善述年五歲，衣服尙要人照管。梅氏又年少，也未必能管家。若分家私與他，也是枉然。如今盡數交付與你。倘或善述長大成，你可看做爹的面上，替他取房媳婦，分他小屋一所，良田五六十畝，勿令饑寒足矣。這段話，我都寫在禮簿上，就當分家，把與你個執照。梅氏若願嫁人，聽從其便。倘肯守着兒子度日，也莫強她。我死之後，你一一依我言語，這便是孝子。我在九泉亦得瞑目。』倪善繼把簿子揭開一看，果然寫得細，寫得明，滿臉堆下笑來，連聲應道：『爹休憂慮。做兒一一依爹分付便了。』抱了家私簿子，欣然而去。梅氏見他去得遠了，兩眼珠淚，指着那孩子道：『這個小冤家，難道不是你的嫡血，你却和盤托出，都把與大兒子了，教我母子兩口，異日把什麼過活！』倪太守道：『你有所不知。我看善繼不是個良善之人。若將家私平分，連這小孩子的性命也難保。不如都把與他，像了他意，再無妬忌。』梅氏又哭道：『雖然如此，自古道子無嫡庶，忒煞厚薄不均，被人笑話。』倪太守道：『我也顧他不得了。你年紀正小，趁我未死，將孩子屬付善繼，待我去世後，多則一年，少則半載，儘你心中揀擇個好頭腦，自去圖下半世受用。莫要在他們身邊討氣喫。』梅氏道：『說那裏話！奴家也是儒門之女，婦人從一而終，況又有了這小孩兒，怎割捨得拋他。好歹要守在這』

孩子身上的。『倪太守道：『你果然肯有志終身麼？莫要日久生悔！』梅氏就發起大誓來，倪太守道：『你若立志果堅，莫愁母子沒得過活。』便向枕邊摸出一件東西來，交與梅氏。梅氏初時只道又是一個家私簿子，却原來是一尺闊，三尺長的一個小軸。梅氏道：『要他何用？』倪太守道：『這是我行樂圖。其中自有奧妙，你可悄悄地收藏，休露人目。直待孩子年長，善繼不肯看顧他，你也只含藏於心。等個賢明有司官來，你却將此軸去訴理，述我遺命，求他細細推詳，自然有個處分。儘夠你母子二人受用。』梅氏收了軸子。話休絮煩，倪太守又延了數日，一夜痰絕，叫喚不醒，嗚呼哀哉死了！享年八十四歲。正是：

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

早知九泉將不去，作家辛苦着何繇。

且說倪善繼得了家私簿子，又討了各倉各庫鑰匙，每日只去查點家產什物，那有功夫走到父親房裏問安。直等嗚呼之後，梅氏差丫鬢去報知凶信，夫妻兩口方纔跑來，也哭了幾聲老爹爹，沒一個時辰，就轉身去了。就剩一個梅氏守屍。幸衣衾棺槨諸事都是預辦下的，不要倪善繼費心。殯殮成服後，梅氏和小孩子兩口，守着孝堂，早暮啼哭，寸步不離。善繼只是點名應客，全無哀痛之心。七中便擇日安葬。回喪之夜，就把梅氏房中傾箱倒篋，只怕父親存下些私房銀兩在內。梅氏乖巧，恐收去了

他的行樂圖，把自己原嫁來的兩隻箱籠。到先開了，提出幾件穿舊衣裳，教他夫妻兩口檢看。善繼見他大意，到不來看了。夫妻兩口兒亂了一回自去了。梅氏思量苦切，放聲大哭。那小孩子見親娘如此，也哀哀哭個不住。恁般景況：

任是泥人應墮淚，  
從教鐵漢也酸心。

次早倪善繼又喚個做屋匠來，看這房子，要重新改造，與自家兒子做親。將梅氏母子搬到後園三間雜屋脚棲身。只與他四脚小床一張，和幾件粗檯粗凳，連好傢伙都沒一件。原在房中伏侍有兩個丫鬟，只揀大些的又喚去了，只留下十一二歲的小使女，每日是他廚房取飯。有菜沒菜，都不照管。梅氏見不方便，索性討些飯米，堆個土竈，自炊來喫，早晚做些針指，買些小菜，將就度日。小學生到附在鄰家上學，束修都是梅氏自出。善繼又屢次叫妻子勸梅氏嫁人，又尋媒嫗與他說親。見梅氏誓死不從，只得罷了。因梅氏十分忍耐，凡事不言不語，所以善繼雖然兇狠，他不將她母子放在心上。光陰似箭，善述不覺長成一十四歲。原來梅氏生平謹慎，從前之事，在兒子面前一字也不提，只怕孩子家口滑。引出是非，無益有損。守得一十四歲時，他胸中涇渭漸漸分明，瞞他不得了。一日向母親討件新絹衣裳，梅氏回他沒錢買得。善述道：「我爹做過太守，只生我兄弟兩人。見今哥哥恁般富貴，我要一件衣服就不能夠了，是怎地！既娘沒錢時，我自與哥哥索討。」說罷，就走。梅氏一把扯住道：「我兒，

一件絹衣，直甚大事，也去開口求人。常言道：惜福積福，小來穿綿，大來穿絹。若小時穿了絹，大來連綿也沒得穿了。且過兩年，你讀書進步，做娘的情願賣身來做衣服與你穿着。你那哥哥不是好惹的，纏他甚麼！」善述道：「娘說得是。」口雖答應，心下以爲不然，想着：「我父親萬貫家私，少不得兄弟兩個，大家分受。我又不是隨娘晚嫁拖來的油瓶，怎麼我哥哥全不看顧。娘又是恁般說，終不然，一疋絹兒沒有我分，直待娘賣身來做與我穿着。這話好生奇怪！哥哥又不是吃人的虎，怕他怎的！」心生一計，瞞了母親，逕到大宅裏去尋見哥哥，叫聲作揖。善繼到喫了一驚，問他來做甚麼。善述道：「我是縉紳子弟，身上檻樓，被人恥笑。特來尋哥討疋絹去做衣服穿。」善繼道：「你如要衣服穿，自與娘討。」善述道：「老爹家私是哥哥管，不是娘管。」善繼聽說家私二字，題目來得大了，便紅着臉問道：「這句話是那個教你說的？你今日來討衣服穿，還是來爭家私？」善述道：「家私少不得有日分析，今日先要俾衣服裝裝體面。」善繼道：「你這般野種，要怎麼體面。老爹縱有萬貫家私，自有嫡子嫡孫，干你野種屁事。你今日是聽了甚人攬掇，到此討野火喫。莫要惹着我性子，叫你母子二人無安身之處。」善繼道：「一般是老爹所生，怎麼我是野種。惹你的性子便怎地！難道謀害了我娘兒兩個，你就獨占了家私不成？」善繼大怒罵道：「小畜生，敢挺撞我。」牽住他衣袖兒，捏起拳頭，一連七八個栗暴，打得頭皮都青腫了。善述掙脫了，一道煙走出，哀哀哭到母親面前來，一五一十，備細述與母

親知道。梅氏抱怨道：『我教你莫去惹事，你不聽教訓，打得你好。一口裏雖如此說，扯着青布衫，替他摩那頭上腫處，不覺兩淚交流。有詩爲證：

少年嫠婦擁遺孤，  
食薄衣單百事無。

只爲家庭缺孝友，  
同枝一樹判榮枯。

梅氏左思右想，恐怕善繼藏怒，到遣使女進去致意，說小學生不曉世事，冲撞兄長，捨個不是，善繼猶是怒氣未息。次日清早，邀幾個族人到家，取出父親親筆分關，請梅氏母子到來，公同看了。便道：『尊親長在上，不是善繼不肯養他母子，要攆他出處。只因善述昨日與我爭取家私，發許多說話，一發多了。今日分析他母子出外居住，東莊住房一所，田五十八畝，都是遵依老爹爹遺命，毫不敢自專。伏乞尊親長作證。這夥親族，平昔曉得善繼做人利害，又且父親親筆遺囑，那個還肯多嘴做閒冤家，都將好看的話兒來說。那奉承善繼的說道：『千金難買亡人筆，照位分關，再沒說了。』就是那可憐善述母子的，也只說道：『男子不喫分時飯，女子不着嫁時衣。多少白手成家的。如今有屋住，有田種，不算沒根基了。只要自去掙時，得粥莫嫌薄，各人自有個命在。』梅氏料道在園居住不得了，也只得聽憑分析，同孩兒謝了衆親長，拜別了祠堂，辭了善繼夫婦，叫人拿了幾件舊傢伙，和那原嫁來的兩隻箱籠，叫了牲口，騎坐來到東莊屋內。只見荒草滿地，屋瓦稀疏，是多年不修整了，上漏下濕，怎生住得！

將就打掃一兩間，安頓床鋪，喚莊戶來問時，道：「這五十八畝田，都是最下不堪的，大熟之年，一半收成，還不能夠。若荒年只好賠糧。」梅氏只叫得苦。却是小學生有智，對母親道：「我弟兄兩個，都是老爹爹親生，爲何分關上如此偏向！其中必有緣故。莫非不是老爹爹親筆。自古道：家私不論尊卑，兄弟須得均分。母親何不告官申理，厚薄憑官府判斷，到無悔心。」梅氏被孩兒提起線索，便將十年來隱下衷情，都說出來道：「我兒休疑分關之語，這正是你父親之筆。他道：『你年小，恐怕被做哥哥暗算，所以把家私都判與他，以安其心。臨終之日，只與我行樂圖一軸，再三囑付。其中含藏啞謎，直待賢明有司在任，送他詳審，包你母子兩口有得過活，不致貧苦。』」善述道：「既有此事，何不早說行樂圖在那裏？」快取來與孩兒一看。」梅氏開了箱子，取出一個布包來，解開包袱，裏面又有一重油紙封裹着，拆了封，展開那一尺闊三尺長的小軸兒，掛在椅上。母子一齊下拜。梅氏通誠道：「村莊香燭不便，乞恕褻慢。」善述拜罷起來，仔細看時，乃是一個坐像，烏紗白髮，書得丰采如生。懷中抱着嬰孩，一隻手指着地下。揣摩了半晌，全然不解。只得依舊收卷包藏，心下好生煩悶。過了數日，善述到前村裏訪個師父講解。偶從關王廟前經過，只見一夥村人，擡着猪羊大禮，祭賽關聖。善述立住擡頭看時，是一個過路的老者，拄了一根竹杖，也來觀看，問着衆人道：「你們今日爲何賽神？」衆人道：「我們遭了屈官司，幸賴官府明白，斷明了這公事。向日許下神道願心，今者特來拜償。」老者道：「甚感屈官



司怎生斷的？」內中一人道：「本縣因奉上司明文，十家爲甲。小人是甲首，叫做成大同。屋中有個趙裁，是第一手針線，常在人間做夜作，整幾日不歸的。忽一日出去了月餘不歸。老婆劉氏央人四下尋覓，竟無蹤跡。又過了數日，河內淌出一個屍首來。頭都打破的。地方報與官府，有人認出衣服，正是那趙裁。趙裁出門前一日，曾與小人酒後爭句閒話，一時發怒，打到他家，毀了他幾件家私。這是有的。誰知他老婆把這樁人命，告了小人。前任漆知縣聽了一面之詞，將小人問成死罪。同甲不行舉首，連累他們都有了罪名。小人無處伸冤，在獄三年。幸遇新任滕爺，他雖鄉科出身，甚是明白。小人因他覆審時節，哭訴其冤。他也疑惑道：「酒後爭嚷，不是深仇，怎的就謀他一命？」准了小人狀詞，出牌拘人覆審。滕爺一眼看着趙裁的老婆，千不說，萬不說，開口便問他會否再醮。劉氏道：「家貧難守，已嫁人了。」又問嫁的甚人。劉氏道：「是班輩的裁縫，叫沈八漢。」滕爺當時飛拿沈八漢來問道：「你幾時娶這婦人？」八漢道：「他丈夫死了一個多月。小人方纔取回。」滕爺道：「何人爲媒？用何聘禮？」八漢道：「趙裁存日曾借用過小人七八兩銀子，小人聞得趙裁死信，走到他家探問，就便催取這銀子。那劉氏沒得抵當，情願將終身許嫁小人，准折這銀兩。其實不會央媒。」滕爺又問道：「你做手藝的人，那裏來的七八兩銀子？」八漢道：「是陸續湊與他的。」滕爺把筆紙教他細開逐次借銀數目。八漢開了出來，或米或銀，共十三次，湊成七兩八錢之數。滕爺看罷，大喝道：「趙裁是你打死的！如此妄陷

平人！』使用夾棍夾起。八漢不肯招認。滕爺道：『我說出情弊，教你心服。既然成本盤利，難道再沒第個二人託得，恰好都借與趙裁。必是平昔間與他妻子有姦，趙裁貪你東西，知情故縱。以後願做長久夫妻，便謀死了趙裁。』又教導那婦人告狀，撚在成大身上。今日你開帳的字，與舊時狀紙筆跡相同。這人命不是你是誰？再教把婦人拶起，要他承招。劉氏聽見滕爺言語句句合着，分明鬼谷先師一般，魂都驚散了。怎敢抵賴。拶子套上，便承認了。八漢只得也招了。原來八漢起初與劉氏密地相好，人都不知。後來往來勤了，趙裁怕人眼目，漸有隔絕之意。八漢私與劉氏商量，要謀死趙裁，與他做夫妻。劉氏不肯，八漢乘趙裁在人家做生活回來，哄他店上喫得爛醉，行到河邊，將他推倒，用石塊打破腦門，沈屍河底。只等事冷，便娶那婦人回去。後因屍浮起，被人認出。八漢聞得小人有爭囑之意，却教唆那婦人告狀。那婦人直待嫁後，方知丈夫是八漢謀死的。既做了夫妻，便不言語。却被滕爺審出真情，將他夫妻抵罪，釋放小人甯家。多承列位親鄰鬪出公分，替小人養神。老翁，你道有這般冤事麼？』老者道：『恁般賢明官府，真個難遇。本縣百姓有幸了。』倪善述聽在肚裏，便回家說與母親知道，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有恁地好官府，不將行樂圖去告訴，便待何時。母子商議已定，打聽了放告日期，梅氏起個黑早，領着十四歲的兒子，帶了軸兒，來到縣中叫屈。大尹見沒張狀詞，只有一個小小軸兒，甚是奇怪。問其緣故，梅氏將倪善繼平昔所爲，及老子臨終遺囑，備細說了。滕知縣收了軸子，教他且去，等

我進衙細看。正是：

一軸畫圖藏啞謎，

千金家事仗搜尋。

只因嫠婦孤兒苦，

費盡神明大尹心。

不提梅氏母子回家。且說滕大尹放告已畢，退歸私衙。取那一尺闊三尺長的小軸看，是倪太守行樂圖，一手抱個嬰孩，一手指着地下。推詳了半日，想道：「這嬰孩就是倪善述，不消說了。那一手指地，莫非要有司官念他地下之情，替他出力麼？」又想到：「他既有親筆分關，官府也難做主了。他說軸中含藏啞謎，必然還有個道理。若我斷不出此事，枉自聰明一世。」每日退堂，便將畫圖展玩，千思萬想。如此數日，只是不解。也是這事合當明白，自然生出機會來。一日午飯後，又去看他軸子。丫鬟送茶來，他便一手去接取。却偶然失挫，潑了些茶把軸子沾濕了。滕大尹放了茶甌，走向庭前，雙手扯開軸子，就日色曬乾。忽然日光中照見軸子裏面有些字影。滕知縣心疑，揭開看時，乃是一幅字紙。托在畫上，正是倪太守的遺筆。上面寫道：

老夫官居五馬，壽踰八旬，死在旦夕，亦無所恨。但孽子善述，方年週歲，急未成立。嫡善繼，素缺孝友，日後恐爲所戕。新置大宅二所，及一切田產，悉以授繼。惟左偏舊小屋，可分與述。此屋雖小，室中左壁埋銀五千，作五鏹，右壁埋銀五千，金一千，作六鏹。可以準田園之額。後有賢明有司，主斷

公明述兒奉酬白金三百兩。八十一翁倪守謙親筆。

年月日 押

原來這行樂圖是倪太守八十一歲上，與小孩子做週歲時，預先做下的。古人云：知子莫若父，信不誣也。滕大尹最有機變的人，看見開着許多金銀，未免有垂涎之意。眉頭一皺，心生一計。差人密拿倪善繼來見我，自有說話。却說倪善繼獨占家私，心滿意足，日日在家中快樂。忽見縣差奉着手批拘喚，時刻不容停留。善繼推阻不得，只得相隨到縣。正值大尹升堂理事。差人稟道：「倪善繼已拿到了。」大尹喚到案前問道：「你就是倪太守長子麼？」善繼應道：「小人正是。」大尹道：「你庶母梅氏，有狀告你，說你逐母逐弟，占產占房，此事真麼？」倪善繼道：「庶弟善述，在小人身邊，從幼撫養大的。近日他母子自要分居，小人並不會逐他。其家財一節，原是父親臨終親筆分析定的，小人並不敢有違。」大尹道：「你父親親筆在那裏？」善繼道：「現在家中，容小人取來呈覽。」大尹道：「他狀詞內告，有家財萬貫，非同小可，遺筆真偽，也未可知。念你是縉紳之家，且不難爲你，明日可喚齊梅氏母子，我親到你家，查閱家私。若厚薄果然不均，同有公道，難以私情而論。」喝教皂快押出善繼，就去拘集梅氏母子，明日一同聽審。公差得了善繼的東道，放他回家去訖。自往東莊拘人去了。再說善繼聽見官府口氣利害，好生驚恐。論起家私，其實全未分析。單單持着父親分關執照千鈞之力，須要親族見

證方好。連夜將銀兩分送三黨親長，囑託他次早都到家來。若官府問及遺筆一事，求他同聲相助。這夥三黨之親，自從倪太守亡後，從不曾見善繼一盤一盒，歲時也不會酒杯相及。今日大塊銀子送來，正是閒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脚，各各暗笑。落得受了買東西喫，明日見官，旁觀動靜，再作區處。時人有詩云：

休嫌庶母妄興詞，

自是爲兄意太私。

今日將銀買三黨，

何如疋絹贈孤兒。

且說梅氏見縣差拘喚，已知縣主與他做主。過了一夜，次日晨，母子二人先到縣中，去見滕大尹。大尹道：「憐你孤兒寡婦，自然該替你設法。但聞得善繼執得有父親亡簿分關，這怎麼處？」梅氏道：「分關雖寫得有，却是保全兒子之計，非出亡夫本意。恩官只看家私簿上數目，便知明白。」大尹道：「常言道：『清官難斷家務事。』如今包你母子二人衣食充足，也休做十分大望。」梅氏謝道：「若得免於飢寒，足矣！豈望與善繼常作富家郎耶？」滕大尹分付梅氏母子，先到善繼家伺候。倪善繼早已大掃廳堂，堂上設一把虎皮交椅，焚起一爐好香，一面催請親友早來守候。梅氏和善述到家，見十親九眷，都在眼前，一一相見了，也不免說幾句求情的話兒。善繼雖然一肚子惱怒，此時也不好發洩。各各暗自打點見官的說話，等不多時，只聽得遠遠喝道之聲，料縣主來了。善繼整理衣服迎接，親

族中年長知事的，準備上前見官。其幼輩怕事的，都站在照壁後背牆，打探消息。只一見對對執事，兩班排竟，後面青羅傘下，蓋着有才有智的滕大尹。到得倪家門面，執事跪下，么喝一聲，梅氏和倪氏兄弟都一齊跪下來迎接。門子喝道：『起去。』轎夫停了五山屏風轎子，滕大尹不慌不忙，踱下轎來。將欲進門，忽然對着空中，連連打拱，口裏應對，恰如有主人相迎的一般。家人都喫驚，看他做甚模樣。只見滕大尹一路揖讓，直到堂中，連作數揖，口中敍許多寒溫的言語。先向朝南的虎皮交椅上，打個拱，恰像有人看坐的一般，連忙轉身，就拖一把交椅，朝北主位排下。又向空再三謙讓，方纔上坐。衆人看他見神見鬼的模樣，不肯上前，都在旁站立呆看。只見滕大尹在上坐，拱揖開談道：『令夫人將家產房屋告到晚生手裏，此事端的如何？』說罷，便作傾聽狀。良久，乃搖手吐舌道：『長公子太不良了。』靜聽一會，又自說道：『教次公子何以存活？』停一會，又說道：『右邊小屋又何活計？』又連聲道：『領教領教。』又停一時說道：『這項也交付次公子，晚生都領命了。』少停又拱揖道：『晚生怎敢當此厚惠！』推遜了多時，又道：『既承尊命懇切，晚生勉領，便給批照與次公子收執。』乃起身又連作數揖，口稱：『晚生便去。』衆人都看得呆了。只見滕大尹立起身來，東看西看，問道：『倪爺那裏去了？』門子稟道：『沒有甚麼倪爺。』滕太爺道：『有此怪事。』喚善繼問道：『方纔令尊老先生，親在門外相迎，與我對坐了，講這半日說話，你們諒必都聽見的。』善繼道：『小人不會聽見。』滕大尹道：

「方纔長長的身兒，瘦瘦的臉兒，高顴骨，細眼睛，長眉大耳，朗朗的三牙鬚，髮也是白的，紗帽烏靴，紅袍金帶，可是老先生模樣麼？」嚇得衆人一身冷汗，都跪下道：「正是他生前模樣。」大尹道：「如何不見了？他說家中有兩處大廳堂，又東邊舊存下一所小屋，可是有的？」善繼也不敢隱瞞，只得承認道：「有的。」大尹道：「且到東邊小屋去一看，自有話說。」衆人見大尹半日自言自語，說得活龍活現，分明是倪太守模樣，都信道：「倪太守真個出現了。」人人吐舌，個個驚心。誰知都是滕大尹的巧語。他是看行樂圖依照小樣說來，何曾有半句是真話。有詩爲證：

聖賢自是空題目，  
惟有鬼神不敢觸。

若非大尹假裝詞，  
逆子如何肯心服。

倪善繼引路，衆人隨着大尹來到東邊舊屋內。這舊屋是倪太守未得第時所居。自從造了大廳大堂，把舊屋空房，只做個倉廩，堆積些零碎米麥在內。留下一房家人看守。大尹前後走了一遍，到正屋中坐下。向善繼道：「你父親果是有靈，家中事體備細與我說了，教我主張，這所舊宅子，與善述，你意下如何？」善繼叩頭道：「但憑恩臺明斷。」大尹討家私簿子，細細看了，連聲道：「也好個大家事。」看到後面遺囑分關，大笑道：「你家老先生自家寫定的，方纔却又在我面前說善繼許多不是。這一個老先生也是沒意的！」喚倪善繼過來：「既然分關寫定，這些田園帳目，一一給與善述，不許妄爭。」



「梅氏暗暗叫苦。方欲上前哀求，只見大尹又道：『這舊房判與善述。此屋之所有，善繼也不許妄爭。』善繼想道：『這屋內破傢破伙，不直甚事，便堆下柴米麥，一月前都糶去七八了。存不多兒，我也夠便宜了。』便連連答應道：『恩臺所斷極明。』大尹道：『你兩人一言爲定，各無反悔。衆人既是親族，都來做個證見。』方纔倪老先生當面囑付說：『此屋左壁下埋銀五千兩，作五鏹，送與次兒。』善繼不信，稟道：『若果然有此，即使萬金，亦是兄弟的。小人並不敢爭執。』大尹道：『你就爭執時，我也不准。』便叫手下討鋤頭鐵鍬等器。梅氏母子作眼，領衆民壯往東壁下掘開牆基。果然埋下五個大鏹。發起來時，鏹中滿滿的都是光銀子。把一鏹銀子上稱稱得，算來該是六十二斤半，剛剛一千兩足數。衆人看見，無不驚訝。善繼益發信真了。若非父親陰靈出現，面訴縣主，這個藏銀，我們尙且不知。縣主那裏知道。只見勝大尹教把五鏹銀子，一字兒擺在自家面前。又分付梅氏道：『右壁還有五鏹，亦是五千之數。更有一鏹金子，方纔倪老先生有命，送我作謝酬之意。我不敢當，他再三相強，我只得領了。』梅氏同善述叩頭說道：『左壁五千，已出望外。若右壁更有，敢不依先人之命。』大尹道：『我何以知之？據你家老先生這段話，想不是虛話。』再教人發掘西壁，果然六個大鏹。五鏹是銀，一鏹是金。善繼看著許多黃白之物，眼中就生出火來，恨不得搶他一錠。只是有言在前，一字也不敢開口。勝大尹寫個照帖，給與善述爲照，就將這房家人，判與善述母子。梅氏同善述不勝之喜，一同叩頭拜謝。善繼滿肚

不樂，也只得磕幾個頭。勉強說句：『多謝恩臺主張。』大尹判幾條封皮，將一罇金子封了，放在自己轎前，擡回衙內，落得受用。衆人都認道，真個倪太守許下酬謝他的，反以爲理之當然，那個敢道個不字。這正叫做鷸蚌相持，漁人得利。若是倪善繼存心忠厚，兄弟和睦，肯將家私公平分析，這千兩黃金，弟兄大家該五百兩，怎到得滕大尹之手，白白裏作成了別人。自己還討得氣悶，又加個不孝不弟之名。千算萬計，何曾算計得別人，只算計得自家而已。閒話休題，再說梅氏母子，次日又到縣拜謝滕大尹。大尹已將行樂圖取去遺筆，重新表過，給還梅氏收領。梅氏母子方悟行樂圖上一手指地，乃指地下所藏之金銀也。此時有了這十罇銀子，一般的買田園，遂成富室。後來善述娶妻，連生二子，讀書成名。倪氏門中只有這一枝極盛。善繼兩個兒子，都好遊蕩，家業耗費。善繼死後，兩所大宅子，都賣與叔叔善述管業，里中凡曉得倪家之事本末的，無不以爲天報云。詩曰：

從來天道有何私，  
堪笑倪郎心太癡。

忍以嫡兄欺庶母，  
却教死父算生兒。

軸中藏字非無意，  
壁下埋金屬有司。

何似存些公道好，  
不法競爭不興詞。

#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本篇見今古奇觀第三十二回，原載喻世明言第二十七卷，作者事略同前。

枝在牆東花在西，自從落地任風吹。枝無花時還再發，花若離枝難上枝。

這四句詩，乃昔人所作棄婦詞，言婦人隨夫如花之附於枝；枝若無花，逢春而發；花若離枝，不能復合。勸世上婦人事夫盡道，同甘同苦，從一而終，休得慕富嫌貧，兩意三心，自貽後悔。且說漢朝一個名臣，當初未遇時節，其妻有限不識秦山，棄之而去。到後來悔之無及，你說那名臣何方人氏？姓甚名誰？那名臣姓朱名買臣，表字翁子，會稽人氏。家貧未遇，夫妻二口，住於陋巷蓬門。每日買臣向山中砍柴，挑至市中賣錢度日。性好讀書，手不釋卷。肩上卻挑了柴擔，手裏兀自擎着書本，朗誦咀嚼，且歌且行。市人聽慣了，但聞讀書之聲，便知買臣挑柴擔來了。可憐他是儒生，都與他買。更兼買臣不爭價錢，憑人估值。所以他的柴比別人容易出脫。一般也有輕薄少年，及兒童之輩，見他又挑柴，又讀書，三五成羣，把他嘲笑戲侮。買臣全不爲恥。一日，其妻出門汲水，見羣兒隨着買臣柴擔，拍手共笑，深以爲恥。買臣賣柴回來，其妻勸道：『你要讀書，休要賣柴。你要賣柴，便休讀書。偌大年紀，不癡不顛，却做出這般行徑，被兒童笑話，豈不羞死！』買臣答道：『我賣柴以救貧賤，讀書以取富貴，各不相妨，繇他笑話。』

便了。』其妻笑道：『你若取得富貴時，不去賣柴了。自古及今，那見賣柴的人，做了官，却說這沒把息的話！』買臣道：『富貴貧賤，各以其時。有人算我八字，到五十歲上，必然發跡。常言海水不可斗量，你休料我。』其妻道：『那算命先生，見你癡頭模樣，故意要笑你，你休聽信。到五十歲時，連挑柴也挑不動。餓死是有分的，還想做官！除非是閻羅王殿上少個判官，等你去做。』買臣道：『姜太公八十歲尙在渭水釣魚。過了文王以後，車載之，拜爲尙父。本朝公孫宏丞相，五十九歲上，還在東海牧豕，直至六十歲，方纔際遇，今上拜將封侯。我五十歲上發跡，比甘羅雖遲，比那兩個還早。你須耐心等去。』其妻道：『你休得攀今弔古，那釣魚牧豕的胸中，都有才學。你如今讀這幾句死書，便讀到一百歲，只是這一個嘴臉，有甚出息。悔氣做了你老婆，你被兒童年恥笑，連累我也沒臉皮。你不聽我言，不拋却書本，我決不跟你終身。各人自尋道路，休得兩相耽誤。』買臣道：『今年四十三歲了。再七年便是五十，前長後短，你就等耐也不多時。直恁薄情，捨我而去！後來須要懊悔。』其妻道：『世上少甚挑柴擔的漢子，懊悔甚麼來！我若再待你七年，連我這骨頭不知餓死於何地了。你倒放我出門，做個方便，活了我這條性命。』買臣見其決意要去，留他不住。歎口氣道：『罷罷！只願你嫁的丈夫強似朱買臣的便好。』其妻道：『好歹強似一分兒！』說罷拜了兩拜，欣然出門而去，略不顧視。買臣果然感慨不已，題詩四句於壁云：

嫁犬逐犬

嫁雞逐雞

妻自棄我

我不棄妻

買臣到五十歲時，值漢武帝下詔求賢。買臣到西京上書，待詔公車。同邑人嚴助薦買臣之才。天子知買臣是會稽人，必知水土人情利弊，即拜爲會稽太守，馳驛赴任。會稽長吏聞新太守將到，大發人夫，修治道路。買臣妻之後夫，亦在役中。其妻蓬頭跣足，隨伴送飯。見太守前呼後擁而來，從旁窺之，乃故夫朱買臣也。買臣在車中一眼瞧見，還認得是故妻，遂使人招之，載於後車，到府第中。故妻羞慙無地，俯頭謝罪。買臣教請他後夫相見，不多時，後夫喚到，拜倒於地，不敢仰視。買臣大笑，對其妻道：「似此人未見得強似朱買臣也。」其妻再三叩謝，自悔有眼無珠，願降爲婢妾，伏事終身。買臣命取水一桶，潑於階下，向其妻說道：「若潑水可復收，汝亦可復合。念你少年結髮之情，判後園隙地，與汝夫婦耕種自食。」其妻隨後夫走出府第，路人都指着道：「此即新太守舊夫人也。」於是羞極無顏，到於後園，遂投河而死。有詩爲證：

漂母尙知憐餓士，親妻忍得棄貧儒。  
早知覆水難收取，悔不當初任讀書。

又有一詩，說欺貧重富，世情皆然，不止一買臣之妻也。詩曰：

盡看成敗說高低，誰識蛟龍在污泥。  
莫怪婦人無法眼，普天幾個負羈妻。

這個故事，是妻棄夫的。如今再說一個夫棄妻的。一般是欺貧重富，背義忘恩，後來徒落得個薄

伴之名，被人講論。話說故宋紹興年間，臨安雖然是個建都地方，富庶之鄉，其中乞丐的依然不少。那乞丐中，有個爲頭的，名曰團頭，管着衆丐。衆丐叫化得東西來時，團頭要收他日頭錢。若是雨雪時，沒處叫化，團頭却熬些稀飯，養活這夥乞丐。破衣破襖，也是團頭照管。所以這夥乞丐，小心低氣，服着團頭。如奴一般，不敢觸犯。那團頭現成收些常例錢，將錢在衆乞丐中放債盤利。若不闕不賭，依然做起大事業來。他靠此爲生，一時也不想改業。只是一件，團頭的名兒不好。隨你掙得有田有地，幾代發起，終是個叫化頭兒。比不得平等百姓人家，出外沒人恭敬，只好閉着門自屋裏做人。雖然如此，若數着良賤二字，只說娼優隸卒四般爲賤流，到數不着那乞丐。看來乞丐只是沒錢，身上却無疤痕。假如春秋時伍子胥逃難，也曾吹簫於吳市中乞食；唐時鄭元和做歌郎唱蓮花落，後來富貴發達，一床錦被遮蓋；這都是叫化中出色的。可見此輩雖然被人輕賤，到不比娼優隸卒。閒話休題。如今且說杭州城中一個團頭姓金，名老大，祖上到他，做了十代團頭了。掙得完完全全的家事，往的好好房子，種的好田園，穿的好好衣，喫的好好食，真個廠多積粟，囊有餘金，使婢驅奴。雖不是頂富，也是數得着的富家了。那金老大有志氣，把這團頭，讓與族人金癩子頂了，自己現成受用，與這夥乞丐歪纏。雖然如此，里中口順，還只叫他是團頭家，其名不改。金老大年五十餘，喪妻無子，止存一女名玉奴。那玉奴生得十分美貌，怎見得有詩爲證：

無瑕堪比玉，

有態欲羞花。

只少宮妝扮，

分明張麗華。

金老大愛此女如同珍寶，從小教他讀書識字。到十五六歲時，詩賦俱通。一寫一作，信手而成。更兼女工精巧，亦能調筭弄管，事事伶俐。金老大倚着女兒才貌，立心要將他嫁個士人。雖是那名門舊族中，急切要這一個女子，亦不易得。可恨生於團頭之家，沒人相求。若是平常經紀人家，沒前程的，金老大又不肯許他了。因此高低不就，把女兒直攔到一十八歲，尙未許人。偶然有個鄰翁來說：『太平橋下有個書生姓莫名稽，年二十歲，一表人才，讀書飽學。只爲父母雙亡，家貧未娶。近日考中，補上太學生，情原入贅人家。此人正與令愛相宜，何不招之爲婿。』金老大道：『就煩老翁作伐何如？』鄰翁領命，逕到太平橋下，尋那莫秀才，對他說道：『實不相瞞，祖宗曾做過團頭的。如今久不做了。只貪他好個女兒，又且家道富足。秀才若不棄嫌，老漢卽當玉成其事。』莫稽口雖不語，心下想道：『我今衣食不周，無力婚娶。何不俯就他家，一舉兩得。也顧不得恥笑。』乃對鄰翁說道：『大伯所言甚妙。但我家貧乏聘，如何是好？』鄰翁道：『秀才但是允從，紙也不費一張。都在老漢身上。』鄰翁回覆兩相情願，擇吉連姻。金家倒送一套新衣與莫秀才穿着了，過門成親。莫生見玉奴才貌，喜出望外。不費一錢，白白的得了個美妻，又且豐衣足食，事事稱懷。就是朋友輩中曉得莫生貧苦，無不相諒，到也沒人去笑他。到了滿月，金老大備下盛席，教女婿請他同學會友飲酒，榮耀自家門戶。一連吃了六七天酒，何



期惱了族人金癩子。那癩子也是一班正理。他道：『你也是團頭，我也是團頭。只你多做了幾代，掙得錢鈔在手，論起祖宗一脈，彼此無二。姪女玉奴招婿，也該請我喫杯喜酒。如今請人做滿月開宴，六七日並無三寸長一寸闊的請帖兒到。雖你女婿做秀才，難道就做尙書宰相，我就不是親叔叔，坐不起的檯頭？怎般不覷人在眼裏？我且去吵鬧他一場，教他大家沒趣。』叫起五六十個丐戶，一齊奔到金老大家裏來。但見：

開花帽子，打結衫兒，舊席引對着破毡條；短竹有根，配着缺糙碗；叫爹叫娘，叫財主，門前只見喧嘩弄蛇弄狗弄獼猴。口內各呈伎倆，敲板唱楊花，惡聲聒耳，打磚搽粉臉，醜態逼人；一班潑鬼成羣，便是鍾馗收不得。

金老大聽得吵鬧，開門看時，那金癩子令着衆丐戶，一擁而入，嚷做一堂。癩子逕奔席上，揀好酒好食，只顧喫，口裏叫道：『快叫姪婿婿夫妻來拜見叔公。』嚇得衆秀才站腳不住，都逃席去了。連莫稽也隨着衆朋友躲避。金老大無可奈何，只得再三央告道：『今日是我女婿請客，不干我事。改日專治一杯與你陪話。』又將許多錢鈔，分賞衆丐戶，又擡出好酒兩甕，和些活雞活鵝之類，教衆丐戶送去。癩子家，當個折席。直亂到黑夜，方纔散去。玉奴在房中氣得兩淚交流。這一夜，莫稽在朋友處借宿。次早方回。老大見了女婿，自覺出醜，滿面含羞。莫稽心中未免也有三分不樂。只是大家不說出來。正是：

唾子嘗黃柏，苦味自家知。

卻說金玉奴只恨自己門風不好，要掙個出等，乃勸丈夫刻苦讀書。凡古今書籍，不惜價錢，買來與丈夫看。又不吝供給之費，請人會文會講。又出貲財，教丈夫結交延譽。莫稽繇此才學日進，名譽日起。三十三歲發解，連科及第。這日瓊林宴罷，烏帽宮袍，馬上迎歸，將到丈人家裏。那街坊上人爭先來看。兒童輩都指道：『金團頭家女婿做了官也。』莫稽在馬上聽得此言，又不好攬事，只得忍耐。見了丈人，雖然外面盡禮，卻包着一肚子忿氣。想道：『早知有今日富貴，怕沒王侯貴戚招贅爲婿，卻拜個團頭做岳丈。可不是終身之玷！養兒女出來，還是個團頭的外孫，被人傳作話柄。如今事已如此，妻又賢慧，不犯七出之條，不好深絕得。正是事不三思，終有後悔。』爲此心中快快，只是不樂。玉奴幾遍問而不答。正不知甚麼意故。好笑那莫稽只想着今日富貴，卻忘了貧賤的時節，把老婆資助成名一段功勞，化爲冰水。這是他心術不端處。不一日，莫稽謁選，得授無爲軍司戶。丈人治酒送行。此時衆丐戶料也不敢登門吵鬧了。喜得臨安到無爲軍，是一水之地。莫稽領了妻子，登舟赴任。行了數日，到了采石江邊，維舟北岸。其夜月明如晝，莫稽睡不能寐。穿衣而起，坐於船頭玩月。四顧無人，又想起團頭之事，悶悶不悅。忽然動一個惡念，除非此婦身死，另娶一人，方免得終身之羞。心生一計，走進船艙，哄玉奴起來看月華。玉奴已睡了，莫稽再三逼他起身，玉奴難逆丈夫之意，只得披衣走至艙門口，舉頭望

月。被莫稽出其不意，牽出船頭，推墮江中。悄悄喚起舟人，分付快快開船前去，重重有賞，不可遲慢。舟子不知明白，慌忙撐篙蕩槳，移舟於十里之外。住泊停當，方纔說：「適聞奶奶因玩月墮水，撈救不及了。」卻將三兩銀子，賞與舟人爲酒錢。舟人會意，誰敢開口。船中雖跟得有幾個蠢婢子，只道主母真個墜水，悲泣一場，丟開了手，不在話下。有詩爲證：

只爲團頭號不香，一朝得意棄糟糠。  
天緣結髮終難解，惹得人稱薄倖郎。

却說事有湊巧，莫稽移船去後，剛剛有個淮西轉運使許德厚，也是新上任的，泊舟於采石江北岸，正是莫稽先前推妻墜水處。許德厚和夫人推窗看月，隔懷暢飲，尙未曾睡。忽聞岸上啼哭，乃是婦人聲音，其聲哀怨，好生悽慘。忙呼水手去看，果然是個單身婦人，坐於江岸。便叫喚上船來，審其來歷。原來此婦正是無爲軍司戶之妻。金玉奴初墜水時，魂飛魄蕩，已拚着必死。忽覺水中有物托起兩足，隨波而行，近於江岸。玉奴掙扎上岸，舉目看時，江水茫茫，已不見了司戶之船。纔悟道丈夫貴而忘賤，故意欲溺死故妻，別圖良配。如今雖得了性命，無處依棲，轉思苦楚，以此痛哭。見許公盤問，不免從頭至尾細說一遍。許公罷哭之不已。連許公夫妻都感傷墜淚，勸道：「汝休得悲啼，肯爲我義女，再作道理。」王奴拜謝。許公分付夫人，取乾衣替他通身換了，安排他後艙獨宿。教手下男女都叫他小姐，又分付舟人不許洩漏其事。不一日到淮西上任。那無爲軍正是他所屬地方。許公是莫司戶的上司，未免

隨班參謁。許公見了莫司戶，心中想道：「可惜一表人才，幹恁般薄倖之事！」約過數月，許公對僚屬說道：「下官有一女，頗有才貌，年已及笄，欲擇一佳婿養之。諸君意中有人否？」衆僚都聞莫司戶青年喪偶，齊聲薦他才品非凡，堪作東床之選。許公道：「此子我亦屬意久矣。但少年登第，心高望厚，未必肯贅吾家。」衆僚屬道：「彼出身寒門，得公收拔，如蘂葭倚玉樹，何幸如之。豈以入贅爲嫌乎？」許公道：「諸君既酌量可行，可與莫司戶言之。但云出自諸公之意，以探其情。莫說下官恐有妨礙。」衆人領命，遂與莫稽說知此事，要替他做媒。莫稽正要攀親，況且聯姻上司，求之不得，便欣然應道：「此事若得玉成，當效銜結之報。」衆人道：「當得當得！」隨即將言回覆許公。許公道：「雖承司戶不棄，但下官夫婦鍾愛此女，嬌養成性，所以不捨出嫁。只怕司戶少年氣概，不相饒讓，或致小有嫌隙，有傷下官夫婦之心。須是預先講過，凡事容耐些，方敢入贅。」衆人領命，又到司戶處傳話。司戶無不允。此時司戶不比做秀才時節，一般用金花綵幣爲納聘之儀。選了吉期，皮鬆骨癢，正備做轉運使的女婿。卻說許公先教夫人與玉奴說：「老相公憐你寡居，欲重贅一少年進士，你不可推阻。」玉奴答道：「奴家雖出寒門，頗知禮數。既與莫郎結髮，從一而終。雖然莫郎嫌貧棄賤，忍心害理，奴家各盡其道，豈肯改嫁，以傷婦節！」言畢，淚如雨下。夫人察他志誠意實，說道：「老相公所說少年進士，就是莫郎。老相公恨其薄情，須要你夫婦再合。只說有個親生女兒，要招贅一婿。卻教衆僚屬與莫郎議親。莫

郎欣然聽從。只今晚入贅吾家。等他進房之時，須是如此如此，與你出這口怨氣。」玉奴方纔收淚，重勻粉面，再整新妝，打點結親之事。到晚，莫司戶冠帶齊整，帽插金花，身披紅錦，跨着雕鞍駿馬，兩班鼓樂導前。衆僚屬都來送親。一路行來，誰不喝采。正是：

鼓樂喧闐白馬來，風流佳婿實奇哉。  
團頭喜換高門眷，采石江邊未足哀。

是夜，轉運使鋪毡結采，大吹大擂，等候新女婿上門。莫司戶到門下馬，許公冠帶出迎。衆官僚都別去。莫司戶直入私宅，新人用紅帕覆首，兩個養娘，扶將出來。掌禮人在檻外喝禮，雙雙見了天地，又拜了丈人丈母，然後交拜禮畢，送歸洞房，做花燭筵席。莫司戶此時心中如登九霄雲裏，懽喜不可形容，仰着臉昂然而入。纔跨進房，忽然兩邊門側裏走出七八個老嫗丫鬢，一個個手執着毛竹細棒，劈頭劈臉打將下來，把紗帽都打脫了。肩背上棒如雨下，打得莫司戶叫喊不迭。真是莫明其故，慌做一堆躑倒，大叫：「岳父岳母救命！」正在危急，只聽得房中嬌聲宛轉，叫道：「休打壞薄情郎，且喚來相見。」衆人方纔住手。七八個老婦丫鬢，扯耳朵拽胳膊，好似六賊戲彌陀一般，足不點地，擁到新人面前。司戶口中還說道：「下官何罪？」舉目看時，畫燭輝煌，照見上邊端端正正坐着個新人，不是別人，卻是故妻金玉奴。莫稽此時魂不附體，亂嚷道：「有鬼！有鬼！」衆人都笑起來。只見許公自外而入，叫道：「賢婿休疑！此乃吾采石江頭所認之義女，非鬼也。」莫稽心頭方纔住了跳，慌忙跪下，拱手道：

我莫稽知罪了望大人包容之。」許公道：「此事與下官無干，只吾女沒說話就罷了。」玉奴唾其面罵道：「薄倖賊！你不記宋弘有言：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當初你空手贅入吾門，虧得我家資財，請書延譽，以致成名，僥倖今日。奴家指望夫榮妻貴，何期你忘恩負義，就不念結髮之情，恩將仇報，將奴推墮江心。幸得上天可憐，得遇恩爹提救，收爲義女。不然一定死於江魚之腹。你卻也於心何忍！今日有何顏面，再與你完聚？」說罷放聲大哭。千薄倖，萬薄倖，罵不住口。莫稽滿面羞慚，閉口無言，只顧叩頭求恕。許公見罵得夠了，方纔把莫稽扶起，勸玉奴道：「我兒息怒。如今賢婿悔罪，料然不敢輕慢你了。你兩個雖是舊日夫妻，在吾家只算新婚花燭。凡事看我之面，閑言閑語，一筆都勾罷。」又對莫稽說道：「賢婿你自家不是，休怪別人。今宵只索忍耐，待我教你丈母來解勸。」說罷出房。少刻夫人來到，又調停了許多說話，二人方纔和睦。次日許公設宴款待新女婿，將前日所下金花綵幣依舊送還道：「一女不受二聘。賢婿前番在金家已費過了，今番下官不敢重疊收受。」莫稽低頭無語。許公又道：「賢婿常恨令岳翁卑賤，以致夫婦失愛，幾乖倫理。今下官備員轉運，只恐官卑職小，當未滿賢婿之意。」莫稽漲得面皮紅紫，只是離席謝罪。有詩爲證：

癡心指望締高姻，誰料新人是舊人。  
打罵一場羞滿面，問他何故岳翁新。

自此莫稽與玉奴夫婦和好，比前加倍。許公與夫人待玉奴如真女，待莫稽如真婿。玉奴待許公

夫婦亦與真爹媽無異。連莫稽都感動了。迎接團頭金老大在任事養送終。後來許公夫婦之死。金玉奴皆制重服以報其恩。莫稽年五十餘先玉奴而卒。其將死數日前。夢神人對他說：『汝壽本不止此。爲汝昔日無故殺妻。滅倫賊義。上干神怒。減壽一紀。滅祿三秩。汝妻之不死再合。亦是神明曲佑。一救無辜。一薄爾罪也。』莫稽夢覺嗟嘆。對家人說夢中神語。料道病已不起。正是：

舉心動念天知道。果報昭彰豈有私。

莫氏與許氏世世爲通家兄弟往來不絕。詩云：

宋弘守義稱高節。黃允休妻罵薄情。試看莫生婚再合。姻緣前定枉勞神。

### 陶家翁大雨留賓 蔣震卿片言得婦

卽空觀主人

本篇見拍案驚奇第十二回，又見續今古奇觀第三卷。作者事略同前。

詩曰：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一時戲語，終身話柄。

話說人生萬事，前數已定，儘有一時間，偶然戲耍之事，取笑之話，後邊照應將來，乃知當他戲笑之時，暗中已有鬼神作主，非偶然也。如宋朝崇寧年間，有一個姓王的公子，本籍浙西人，少年發科，到都下會試。一日晚到延利坊去赴席，在一個小宅子前經過，見一個女子，生得十分美貌，獨立在門內。



徘徊凝望，却像等候甚麼人的一般。王生正在看他時，只見前面一夥騎馬的人蜂擁而來，那女子避了進去。王生也就行過了，不曾問得這家姓甚。王生赴了席，喫得半醉，歸家已是初更天氣。復經這家門首，向門內一看，只見門已緊閉，寂然無人聲。王生蚩蚩，傍左首牆腳邊一帶走去，意思要看他有後門沒有。只見數十步外，有空地丈餘，小小一扇便門，也關着在那裏。王生想道：『日間美人，只在此中，怎能夠再得一見。』看了他後門，正在戀戀不捨，忽然隔牆丟出一件東西來，掉在地下，一響。王生幾乎被他打着，拾起來看，却是一塊瓦片。此時皓月初升，光同白晝，看那塊瓦片，有六個字在上面，却寫得：『夜間在此候候。』王生曉得有些蹊蹺，又帶於幾分酒意，笑道：『不知是何等人，約人做事的？待我要他一耍。』就在牆上剝下些石灰粉來，寫在瓦背上道：『三更後可得來。』仍然向牆裏丟了進去。走開十步來，遠遠地站於，看他有甚動靜。等了一會，只見一個後生走至牆邊，低了頭，却似找什麼東西的一般，尋來尋去了一回，尋不見什麼，對住那牆嘆了一口氣，沒一步的，佯佯的走了去。王生在黑影裏看得明明白白，便道：『想來此人便是所約之人。只不知道內中是個什麼人，好歹有個人出來，必要等着他。』等到三更，月色已高，烟霧四合，王生酒意已醒，看看渴睡上來，伸伸腰，打個呵欠，自笑道：『還不去睡，管別這般閑事作甚！』正要舉步歸寓，忽聽得牆邊小門呀的一響。忽然開了，一個女子走將出來，月光之下，望去看時，且是娉婷，隨後一個老媽，背了一隻大竹箱跟着，向外就

走。王生迎將上去，看得仔細，正是日間獨立門首那女子。那女子看見人來，一些不避，直至當面一看，喫了驚道：『不是，不是！』回轉頭來看老媽。老媽上前揉揉眼，把王生一看，也道：『不是，不是！快進去。』那王生把身阻住後門邊，一把拉住道：『還思想進去！你是人家閨中之女，約人夜間在此相會，可是應該的麼？我今張聲起來，抓你去見官，醜聲傳播，教你合家做人不成！我偶然在此遇着，也是我的緣分前定，你不如就隨了我去，我是在此會試的舉人，也沒有污辱了你。』那女子聽罷，戰抖抖的淚如雨下，沒個道理處。老媽道：『若是張揚，果是利害！既然這位官人是個舉人，小娘子暫且隨他到下處去罷，而今沒可奈何了！一會子天明了，有人看見，却了不得！』那女子一頭哭，王生一頭扯扯拉拉，只得遠遠地跟他走至了下處，放在一個小樓上面，連那老媽也就留他伏侍了女子。王生問他的詳細。女子道：『奴家姓曹，父親早喪，母親只生得我一個人，甚是愛惜。要將我許配人家。我有個姑娘兒子，從小往來，生得聰俊。心中只要嫁他，這個老媽就是我的奶娘，我央他對母親說知此情。母親嫌他家裏無官，不肯依從。所以叫奶娘通情說與他了，約他今夕以執瓦爲信開了門，從他私奔。他亦還擲一瓦叫三更後出來。及至出得門來，却是官人，到不見他，不知何故？』王生笑把方纔戲寫擲瓦及一男子找尋東西不見，長嘆走去的事，說了一遍。女子嘆一口氣道：『走去的正是他了！』王生笑道：『却是我幸得撞見，豈非五百年前姻緣造定了！』女子無計可施，見王生也自一表非俗，只得從了他。

新打上的恩愛不淺。等他會試過了，榜發王生不得中，却戀住那女子，正在歡愛頭上，不把不中的事放在心中。只是夕榮朝歡。那女子前日帶來竹箱中，多是金銀貨物，王生缺用，就拿出來與他做盤費，耽延時日，王生竟忘記歸家。王生父親在家盼望，因為日子已久，不見王生歸來，遍問京中來的人，都說道：『他下處有一女子相處，甚是得意。那肯就回！』其父大怒，寫嚴切手書，差着兩個管家到京，催他起身。又寄封信與京中同年相好，叫他們催動他出京，不許耽延。王生不得已與女子作別道：『事出無奈，只得且去，得便就來。或者稟明父親，逕來接你也未可知。你須耐心同老媽在此寓所住着等我。』含淚而別，王生到得家中，父親陞任福建，正要起身，就要帶了同去，一時未便，不好說女子之事，悶悶隨去在任所。且說京中女子同奶媽住在寓所守候，身邊所帶東西，王生在時已用去將有一半，今有兩口在寓所食用，有出無入，看看所剩不多。王生一去，杳無信息。女子着了忙，即叫老媽打聽家裏母親光景。只望重到家來與母親相會。不想母親因失了這女兒，終日啼哭，已自病死多時。那姑娘之子，次日見說舅母家中不見了女兒，恐怕是非纏在身上，避去無蹤跡了。女子見說，與老媽商量道：『如今一身無靠，汴京到浙西也不多路。趁身邊還有些東西，做了川資，到他家中去尋他。不然如何了當！』央老媽雇了一隻船，下汴京一路而來。行到廣陵地方，川資已竭了。老媽又是高年人，船上早晚又冒了些風，一病不起。急得那女子無處投奔，只是啼哭。原來廣陵即是而今揚州府，極是繁華之

地。古人詩云：『烟花三月下揚州。』又道：『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從來仕宦官員，王孫公子，要討美妾，都來到廣陵郡來揀擇聘娶。所以填街塞巷，都是些媒婆，撞來撞去。看見船上一個美貌女子啼哭，都攢將攏來問緣故。女子說道：『汴京來到浙西尋丈夫，不想此間奶媽亡故，川資用盡，無計可施，所以啼哭。』內中有一個婆子道：『何不尋蘇大商量？』女子道：『蘇大是何人？』那婆子說道：『蘇大是此間好漢，專一替人出閑力的。』女子慌忙之中，不知一個好歹，便出口道：『有煩指引則個。』婆子去了一會，尋一個人來。那人一到船邊，問了詳細，便去引得一起人來。擡了靈柩上岸埋葬，算船錢，打發船家。對女子道：『收拾行李到我家中停住幾日。』再叫一乘轎子來擡女子。女子見他處治有方，只道投着了好人。且此身無主，放心隨他去。那知這人却是揚州一個大光棍，當機兵，養娼妓，接子弟的，是個烟花領袖，烏龜班頭。轎子擡到他家，就有幾個粉頭出來相接作伴。女子明知監介，落在套中，無處分訴。自此改名蘇媛，爲了娼妓。却說王生在福建隨任兩年，方回浙中。又值會試之期，東裝北上。不道揚州司理乃是王生鄉親，開門治酒相待。王生赴席，酒筵之際，官妓叩頭送酒。只見內中一人，不次的偷眼看王生不已。王生亦舉目細看，心中疑道：『如何甚像京中曹氏女子？』及問姓，全不相同，却再三看來，越看越是。酒半起身，蘇媛捧盃上前勸生飲酒。對面看來較切，口中不敢說出，心中想起前事，不勝悲傷，禁不往兩行珠淚，滴滴兒落將下來，流在盃中。王生明知是的，也垂淚

道：『我道像你，原來果然就是你，却是因何流落在此？』那女子遂把別後一一的事及下汴京尋爾，川資盡了，失身爲娼，始末根由，訴述了一番。不由的大慟起來。生亦自覺慚愧，感傷流淚，力辭不飲，托病而起。隨即召女子到自己的寓所，各訴情懷，留同枕席，次日密托揚州司理追究蘇大買良爲娼，問了罪名，脫了蘇媛樂籍。後來生子，官至尙書郎。思起了當初，只是一時捨得片瓦，做此戲謔之時，誰知是老大大一段姻緣。而今更有一段話，又因一句戲言，得了一個老婆。且說元大德年間，浙江杭州府餘杭縣，有一個人姓蔣，單名震，表字震卿，本是儒家子弟，生來心性，要閑耍戲浪，不拘小節。最喜游玩山水，出去便是累月累日，不肯呆坐家中。一日想道：『從來說山陰道上，千巖競秀，萬壑爭流，是個極好去處。此去紹興府，隔得不多路，何不去遊一遊？』恰好有鄉里兩個客商，要過江南去貿易，就便搭了伴同行。過了錢塘江，一日到了紹興府城，兩客自去做買賣，他便蘭亭，禹穴，戴山等沒處不到。遊得一個心滿意足。兩客也做完了生意，仍然合住同歸。偶到諸暨林中行走，只見天色傍晚，一路是些青畦綠畝，不見一個人家。須臾之間，天上灑下雨點來，漸漸下得密了。三人都不帶得雨具，只得慌忙向前奔走，走一個氣喘。却見林子裏面露出一所莊宅來。三人連聲道：『好了，好了！且到那裏躲一躲則個。』兩步一步。走到面前，却是一座雙簷滴水的門坊。那兩扇門，一扇關着，一扇半掩在那裏。蔣震卿便上前一手就去推門。二客道：『蔣兄慣是莽撞！借這裏只躲躲雨便了，知是甚麼人家，便去敲門打戶。』

「蔣震卿最好取笑，便大聲道：『何妨，此即乃是我丈人家裏。』」二客道：『不要胡說惹禍！』過了會，那雨越下越大了。只見兩扇門忽然大開，裏頭走出一個老者來。原來這老者姓陶，是諸暨林中一個殷實大戶，爲人硬直忠厚，極是好客尚義，認真的人。起初正要走出大門前來閑看，將要開門。只聽外面說話，曉得有人在門外躲雨。故遲了一步。却把蔣震卿取笑的話，一一聽得明明白白。走進去對媽媽與合家說了，皆道有這般放肆可惡，不要理他，而見今下得雨大，曉得躲雨的沒去處，心上過意不去。有心要出來留他們進去，却又怪先前說這便宜話的人。躊躇了一會，走出來見是三個，就問道：『方纔說老夫是他丈人的是那一個？』蔣震卿見問着這話，自覺前言有失，耳根通紅。二客又同聲將他埋怨道：『原係不該！』老者見此光景，就曉得是他，便對二客道：『兩位若不棄老拙，可進寒舍裏面來盤桓一刻。那位郎君，就依了他方纔所說，他是吾子婿，與賓客自不相同，不必進來，只在此守候罷。』二客方欲謙遜，被他一手扯住了袖子，拽進大門。方跨入門內，把兩扇門撲的一聲，關好了。二客只得隨老者登堂相見，叙坐，各通了姓名，及偶過避雨，述了一番。那老者猶是氣忿忿的說道：『適纔之間，這位貴友，路途之中，如此輕薄無狀，豈是個全身遠害的君子，二公不相與他也罷了！』二客替他稱謝道：『此兄姓蔣，少年輕肆，一時無心失言，得罪老丈，休得計較。』老者還不釋然。須臾，擺下酒飯相款，并不提起門外尙有一人。二客自己非分取擾，已出望外，見老者認真着惱，難道好開口周

全得蔣震卿，叫他不發，約了他進來麼，只得繇他，且顧了自家受用。那蔣震卿被關在大門外，想着方纔失言，老大沒趣，獨自一個棲棲在門簷之下，黑黯黯地靠來靠去，好生冷落。欲待一口氣走了去，一來天黑，二來單身，不敢前行，只得忍氣吞聲，耐了心性等住。只見雨稍稍止了，浮雲之中，有些月色上來。側耳聽着，門內人聲寂靜了，便道：『他們想已安寢。我爲什的癡等，不如趁此微微的月色，路徑好辨，走了去罷。』又想了一想道：『那老者固然是怪我，他們兩個使得如此撇下了我，只管自己自在不成！究竟有安頓我處，便再等他一等。』正在忐忑之際，忽聽得內中有人低聲道：『且不要去。』蔣震卿心下說道：『他們定不忘懷了我。』就應一聲道：『曉得了，不去。』過了一刻，又聽得低低道：『有些東西拿出來，你可收拾好。』蔣震卿心下又道：『你看他兩個，白白的打攪了他一殮，又拿了他的什麼東西，忒煞欺心！』却口中且答道：『曉得了。』又立住等着。只見牆上有兩件東西，扑搭地丟將下來。急走上前看時，却是兩個被囊。提一提，而且沉重，把手來捻了兩捻，纍纍塊塊似些金銀器物之類。蔣震卿恐怕有人開門來尋，急負在背上向前便走。走了百餘步，回頭來看，那門牆已離得少遠了，站住脚再看動靜。遠望去，牆上兩個人跳將下來。蔣震卿道他兩個也來了，恐有人追我，只管先行，不必等他。提起脚便走。望後邊，這兩個也不忙趕，只是跟着他慢慢兒的走。蔣震卿走了少遠，心中想道：『他兩人趕着了。包中東西必要兩人均分，他們還在後面，我且啟包來看一看。總是不義之物，落



得先收起他些好的。』遂立住了脚，把包裹打開，將黃金重貨另外包了一裹，把些錢布之類，仍然放在被包中，提了又走。又回頭望後面兩個人，却還未到。原來見他住亦住，他走亦走，黑影中遠遠的跟住，只不相近。如此行了半夜，只是行了一箭之路。看看天明了，那兩個方纔脚步走得急促，趕將上來。蔣震卿道：『正是等等。』走到面前，把眼一看，吃了一驚。誰知不是昨日同行的那兩個客人，到是兩個女子。一個頭套臨青帕，身穿青綢衫，且是生得美麗。一個散亂頭髮，身穿青布襖，是一箇丫鬚的打扮。女子把蔣震卿仔細看了一看，這一驚可也不小，急忙閃開了身子來。蔣震卿上前一把，將美貌的女子拿住道：『你走那裏去？快快的跟我去，到有商量。若是不從，我同到你家去出首。』女子低首無言，只得跟了他走，走到一座酒館裏，蔣生揀了僻靜樓房，與他歇了下，哄店家道：『是夫妻燒香，買早飯吃的。』店家見一男一女，又有丫頭跟隨，并無疑心，自去支持早飯上來吃。那蔣震卿對女子低聲問道：『你的來歷如何？』那女子道：『奴家姓陶名幼芳，就是昨日主人翁之女。母親王氏。奴家幼年間許配同郡褚家。誰料他雙目失明，我不願嫁他。有一個表親之子王郎，少年美貌。我心有意於他。與他定約日久。今夜私奔出來，一同逃去。今日日間不見回音，將到晚時，忽聽得父親進來，大嚷道：是門前有個人，口稱這裏是他的丈人家中，胡言亂語可惡。我心中暗想，此必是我所約之郎到了。急急收拾資財，引了這丫頭拾翠爲伴，踰垣而出。看見你在前面負袋而走，心中想道：『自然是了！恐怕人看

見，所以一路行來，不敢相近。跟到這裏，却是差了。而今既已失却那人，又不好歸去了，只好就隨官人罷了。這是出於無奈。」蔣震卿大悅道：「此乃天緣已定，我言之有驗。且喜我未曾娶妻，你不要慌張。我同你家去便了。」蔣生同他吃了早飯，了鬢也吃了，打發店錢，獨討一隻船，也不等二客，一直徑到了餘杭。家人來問，只說是路上禮聘來的。那女子入門，待上接下，甚是賢能，與蔣震卿十分恩愛。過了一年，已生了一子。却提起父母，便淒然下淚。一日對蔣震卿道：「我那時不肯從那瞽夫，所以做出這些無禮勾當來。而今身已屬君，再無悔恨。但只是雙親年老無靠，失我之後，在家必定憂愁。且一年有餘，無從問個消息，我心裏一刻不能忘。再如此思念幾年，畢竟要生出病來了。我想父母平日愛我如珠似玉，而今便是他知道了，他只以見我爲重，必然不十分噴怪的。你可計較，怎生通一個信兒？」蔣震卿想了一回，道：「此間有一個教學的先生姓阮，叫阮太始，與我相好。他專在諸暨往來，待我與他商量看。」蔣震卿就走去把這事始末根由，一五一十對阮太始說了。阮太始道：「此老是諸暨一個極忠厚的長者，與學生也會相會談心過的。待學生找個便，到那裏替兄委曲通知，周全其事，決不有誤。」蔣震卿稱謝了，來回渾家的話。且說陶老是晚款留二客在家歇宿。次日又拿早飯來吃了。二客千恩萬謝作別了起身。老者送出門來，還笑道：「昨日狂生，不知那裏去住宿也？等他受些淒惶，以爲輕薄之戒。」二客道：「想必等不得先去了，老丈再不要介懷。」老者道：「老拙那裏還系在心上。」

道罷，各自作別去了。老者入得門時，只見一個丫鬢慌慌張張走到面前道：『阿爺不好了！』姐姐不知那裏去了！』老者吃了一驚道：『怎的說？』一步一跌，忙走進房中來，只見媽媽兒天兒地的放聲大哭，哭倒在地。老者問其詳細，媽媽說道：『昨夜好好他在床中睡的。今早因外邊有客，我且照管竈下早飯，不曾見他起來。及至客去了，叫人請他來一處吃早飯，只見房中箱櫃大開，連服侍他的丫鬢，也不見，不知往那裏去了？』老者大駭道：『這却爲何？』一個養娘便道：『莫不是就是借宿這些人是歹人，夜裏拐的去了。』老者道：『胡說！他們初到此地的。那兩個宿了一夜，今日好好別了去，如何拐得。這一個因是我恨他，連門內也不放他進來，一發有什麼相干。必定是日前與人有約，今因見有客在家，熱鬧打劫的逃了去。你們平日那個有見姐姐甚破痕麼？』一個養娘道：『阿爺此猜，十有八九。姐姐只爲許了個瞎子，心中不樂，時時流淚。惟有王家某郎與姐姐甚談得來。時常叫拾翠與他傳通消息的，想必約着跟他走了。老者見說得有因，密地令人至王家去訪時，只見王郎好好的坐在家中，并無一些兒動靜。老者沒做理會處，自言家醜不可外揚，切勿令少有消息揚出去。褚家這個瞎子，退得便退，若退不得，就將一個丫頭還他便了。只是身邊沒有了這個親生的女兒，好生冷靜。與那王媽』

媽說完了這兩三傷心的話，便哭一個不住。後來褚家瞎子死了，感起了老夫妻念頭，又添上幾番悲啼道：『便早死了年把，也不見得女兒如此。』如是一年有餘，只見一日門上遞個名帖進來，却是餘

杭阮太始。老者出來，接住道：『什麼風吹得到此？』阮太始道：『久疏貴地諸友，偶然得暇，特過江來拜候一番。』老者便叫人治酒相待。中間大家說些江湖上的風聞時談，也有可信的，也有可疑的。阮太始道：『故鄉一年之前，有一件新聞，這事却是真的。』老者道：『何事？』阮太始道：『有一少年朋友出來游耍歸去，路途之間，一句戲語，當真得了一個婦人，至今做夫妻在那裏，說道這婦人乃是珂鄉之人，老丈會曉得麼？』老者道：『可知這婦人姓甚麼？』阮太始道：『他也是姓陶。』那老者大驚道：『莫非是小女麼？』阮太始道：『小名幼芳，年紀一十八歲，又有個丫頭名拾翠。』老者睜着眼道：『此真是我小女了。他如何在那裏？』阮太始道：『老丈還記得雨中叫門，曾稱是岳家，老丈關他在門外，不容登堂事麼？』老者道：『果有這個事的。此人平日並非相識，却又關在門外，無處通風，不知那晚小女如何隨着他去的？』阮太始把蔣生所言，逐一告述了一番，一邊妄言，一邊發怒，一邊誤認，湊合成了這件美情，真是希奇。而今已生了一子，老翁要見他麼？』老者道：『要見的。』只見王媽媽在屏風後聽得明白，忍不住跳將出來，不管是生客熟友，大哭拜倒在那阮太始面前道：『老夫婦只生得此女，自從失去，幾番哭絕，一命奄奄。若是客人果然致得吾女相見，必然重報。』阮太始道：『老丈與孺人固然要見令愛。只怕有些見怪令婿，令婿便不敢來見了。』老者道：『果然得見，慶幸不遑，還有什麼見怪的道理！』阮太始道：『令婿也是世家子弟，不辱沒了令愛的，老丈既不嗔責，就請老

丈同到令愛家中去一見便是。』老者欣然治裝，就同阮太始到餘杭來。到了他家門首，阮太始進去把以前說的話詳細說了一番。阮太始遂同蔣生出來迎接老丈。那女兒久不見父親，也直接到中堂。阮太始暫避開了，父女相見，倒在懷中，大家哭倒。老者就要蔣生同女兒接到家去。那女兒也要見母親，就一同到諸暨村來。母女兩個相見，又抱頭大哭道：『只說此生再不得相見了，誰料道還有今日！』哭得旁邊養娘們，人人流淚。哭完，蔣生拜見丈人丈母，叩頭請罪道：『小婿一時與同伴門外戲言，誰知丈人認了真，致犯盛怒。又誰知令愛認錯了，得諧私願。小生如今想起當初來說此話之時，何曾有分毫想及到此地步的，皆是偶然，尚祈岳父勿爲見罪。』老者大笑道：『天教賢婿說出這話，有此夙巧，此正前生之事，何罪之有！』正說話之時，阮太始也封了一份賀禮到門。老者就將綵布銀兩，拜謝阮太始爲媒，治酒大會親戚族分，再教小夫妻二人，另推天地成禮，厚贈妝奩，送他還家，夫妻偕老。可見前緣分定，天使其然。此本說話出在祝枝山西樵野記，有詩爲證：

片言得婦是奇緣，此等新聞本可傳。  
扭捏無端殊舛錯，故將話本與重宣。

##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

馮夢龍

本篇見今古奇觀第十三回，原載喻世明言第四十卷。作者事略同前。

閒坐書齋閱古今，  
偶逢奇士感人心。  
忠臣反受奸臣制，  
蓋世英雄淚滿襟。

休解組，  
慢投簪，  
從來日月豈常陰！  
到頭禍福終須應。  
天道還分貞與淫。

說話國朝嘉靖年間，聖人在位，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只爲用錯了一個奸臣，濁亂了朝政，險些兒不得太平。那奸臣是誰？姓嚴名嵩，字介溪，江西分宜人，比以柔媚得幸，交通宦官，先意迎合。精勤齋醮，供奉清詞，緣此驟致貴顯。爲人外裝曲謹，內實猜刻，讒害了大學士夏言，自己代爲首相。權勢甚重，朝野側目。兒子嚴世蕃，繇官生直做到工部侍郎。他爲人更狠，因有些小人之才，博聞強記，能思善算，介溪公最聽他的說話。凡疑難大事，必須與他商量。朝中有大丞相小丞相之稱。他父子濟惡，招權納賄。賣官鬻爵。官員求富貴者，以重賂獻之，拜他門下，做乾兒子，卽得陞顯遷位。由是不肖之人，奔走如市，科道衙門，皆是心腹牙爪。但有與他作對的，立見奇禍；輕則杖謫，重則殺戮，好不利害。除非不要性命的，纔敢開口，說他句言語兒。若不是真正關龍逢，比干十二分忠君愛國的，寧可悞了朝政，豈敢得罪宰相。其時有無名氏感慨時事，將神童詩改成四句云：

少小休勤學，  
錢財可立身。  
君看嚴宰相，  
必用有錢人。

又改四句，道是：

天子重權豪，  
開言惹禍苗。  
萬般皆下品，  
只有奉承高。

只爲嚴嵩父子恃寵貪虐，罪惡如山，引出一個忠臣來，做出一般奇奇怪怪的事跡，留下一段轟轟烈烈的話柄，一時身死，萬古名留，正是：

家多孝子親安樂，國有忠臣世太平。

那人姓沈名鍊，別號青霞，浙江紹興人氏。其人有文經武緯之才，濟世安民之志。從幼慕諸葛孔明之爲人。孔明文集上，有前出師表後出師表，沈鍊平日愛誦之，手自抄錄數百篇，室中到處粘壁。每逢酒後，便高聲背誦。念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往往長嘆數聲，大哭而罷，以此爲常。人都許他是狂生。嘉靖戊戌中了進士，除授個知縣之職。他共做了三處知縣。那三處深陽、荏平、清風。這三任官做得好，真個是：

吏肅爲遵法，

官清不愛錢。

豪強皆斂手，

百姓盡安眠。

因他生性抗直，不肯阿奉上官，左遷錦衣衛經歷。一到京師，看見嚴家賊穢狼藉，心中甚怒。忽一日赴公宴，見嚴世蕃倨傲之狀，已是九分不樂。飲至中間，只見嚴世蕃狂呼亂叫，旁若無人，索巨觥飛酒，飲不醉者罰之。這巨觥約容酒十餘兩，坐客懼世蕃威勢，無人敢不吃。只有一個馬給事，天性絕飲。世蕃故意將巨觥飛到他面前。馬給事再三告免，世蕃不許。馬給事才沾唇，面便發赤，眉頭打結，愁苦不勝。世蕃自走下席，親手揪了他的耳朵，將巨觥灌之。那給事出於無奈，悶著氣，一連幾口吃盡。不吃



也罷，纔吃了的，覺得天在下，地在上，牆壁都團團轉動，頭重腳輕，站立不住。世蕃拍手呵呵大笑。沈鍊一肚子不平之氣，忽然揜袖而起，拏別隻巨觥在手，斟得滿滿的，走到世蕃面前說道：『馬司諫承老先生賜酒，已沾醉不能爲禮。下官代他酬敬先生一杯。』世蕃愕然，方欲舉手推辭，只見沈鍊聲色俱厲道：『此杯別人吃得，你也吃得。別人怕著你，我沈鍊不怕你。』也揪了世蕃的耳朵灌去。世蕃一飲而進。沈鍊擲杯子案，一般拍手呵呵大笑。嚇得衆官員面如土色，一個個低著頭不敢作聲。世蕃假醉，先辭去了。沈鍊也不送，坐在椅上嘆道：『咳，漢賊不兩立，漢賊不兩立！』一連念了七八句。這句書，也是出師表上說的話。竟把嚴家比著曹操父子。衆人只怕世蕃聽見，倒替他捏兩把汗。沈鍊全不爲意，又取酒連飲幾杯，盡醉方散。睡到五更醒來，想道：『嚴世蕃這厮，被我使氣逼他飲酒，他必然記帳來暗算我。一不做二不休，有心只是一怪，不如先下手爲強。我想嚴蒿父子之惡，神人共怒。只因朝廷寵信甚固，我官卑職小，言而無益。欲待覷個機會，方纔下手。如今等不及了。只當做張子房在博浪沙中椎擊秦始皇，雖然擊他不動，也好與衆人做個榜樣。』就枕上思想疏稿，想到天明已就。起身焚香盥手，寫起奏疏。疏中備說嚴蒿父子招權納賄，窮凶極惡，欺君悞國十大罪。乞誅之以謝天下。聖旨下道：『沈鍊謗訕大臣，沽名釣譽，著錦衣衛重打一百。發去口外爲民。』嚴世蕃差人分付錦衣衛官校，定要將沈鍊打死。虧得堂上官是個有主意的人。那人姓陸名柄，一時極敬重沈公氣節，況且又是屬官，

相處得合式，此事好周全。好生打個出頭棍兒，不甚利害。戶部注籍保安州爲民。沈鍊帶著棍齋，卽日收拾行李，帶領妻子，雇著一輛車兒，出了國門，望保安進發。原來沈公夫人徐氏，所生四個兒子；長子沈襄，本府廩膳秀才，一向留家；次子沈衰，沈褒，隨任讀書；幼子沈裘，年方週歲。嫡親五口上路。滿朝文武，懼怕嚴家，沒一個敢來送行。有詩爲證：

一紙封章忤廟廊，

蕭然行李入遐荒。

但知不敢攀鞍送，

恐觸權奸惹禍殃。

一路上辛苦，自不必說，且喜到了保安地方。那保安州屬宣府，是個邊遠地方，不比內地繁華。異鄉風景，舉目淒涼。況且連日陰雨，天昏地黑，加倍慘賊。欲賃間民房居住，又無相識指引，不知何處安身是好。正在徬徨之際，只見一人，打著小傘前來。看覓路旁行李，又見沈鍊一表非俗，立住了脚，相了一回，問道：『官人尊姓？何處來的？』沈鍊道：『姓沈，從京師來。』那人道：『小人聞得京中有個沈經歷，上本要殺嚴蒿父子，莫非官人便是他麼？』沈鍊道：『正是。』那人道：『仰慕多時，幸得相會。此非說話之處，寒家雖此不遠，便請携寶眷同行，權到寒家下，再作區處。』沈鍊見他十分殷勤，只得從命。行不多路，便到了。看那人家，雖不是個大大宅院，却也清雅。那人揖沈鍊至於中堂，納頭便拜，沈鍊慌忙答禮，問道：『足下是誰？何故如此相愛？』那人道：『小人姓賈名石，是宣衛府一個舍人。哥哥是本

衛千戶，先年身故無子。小人應襲。爲嚴賊當權，襲職者都要重賂。小人不願爲官。托賴祖蔭，有數畝薄田，務農度日。前日但聞閣下彈劾嚴氏，此乃天下忠臣義士也。又聞偏管在此，小人渴欲一見。不意天遣相遇，三生有幸！說罷又拜下去。沈公再三扶起，便教沈衰沈褒與賈石相見。賈石教老婆迎接沈奶奶到內宅安置，交卸了行李，打發車夫等去了。分付莊客宰豬整酒，款待沈公一家。賈石道：「這等兩天，料閣下也無處去。只好在寒家安歇了。請安心多飲幾杯，以寬勞頓。」沈鍊謝道：「萍水相逢，便成厚款，何以當此？」賈石道：「農莊粗糲，休道簡慢。」當日賓主酬酢，無非說些慷慨時事的說話。兩邊說得情投意合，只恨相見之晚。過了一宿，次早沈鍊起身，向賈石說道：「我要尋所房子，安頓老小，有煩舍人指引。」賈石道：「要什麼樣子房子？」沈鍊道：「只像宅上這一所，十分足意了。租價但憑尊教。」賈石道：「不妨事。」出去走了一回，轉來道：「賃房儘多，只是齷齪低窪，急切難得中意。閣下不妨就在草舍權住幾時，小人領著家小，自到外家去住。等閣下還朝。小人回來，可不方便。」沈鍊道：「雖承厚愛，豈敢占舍人之宅。此事決不可。」賈石道：「小人雖是村農，頗識好歹。慕閣下忠義之士，想要執鞭隨鏡，尙且不能。今日天幸降臨，權讓這幾間草房，與閣下作寓，也表我小人一點敬賢之心。不須推遜。」話畢，慌忙分付村莊客，推個車兒，牽個馬兒，帶個驢兒，一夥將細軟家私搬去。其餘家常動使家火，都留與沈公日用。沈鍊見他慨爽，甚不過意。願與他結義爲兄弟。賈石道：「小人一個村農，

怎敢僭扳貴官？」沈鍊道：「大丈夫意氣相投，那有貴賤！賈石小沈鍊五歲，就拜沈鍊爲兄。沈鍊教兩個兒拜賈石爲義叔，賈石也喚妻子出來，也都相見了。做了一家兒親戚。賈石陪著沈鍊吃飯已畢，即便帶妻子到外舅李家去訖。自此沈鍊只在賈石宅子內居住。時人有詩嘆賈舍人借宅之事，詩曰：

傾蓋相逢意氣真，

移家借宅表情親。

世間多少親和友，

餽產分財愧死人。

卻說保安州父老聞知沈經歷爲上本參嚴閣老，貶斥到此，人人敬仰，都來拜望，爭識其面。也有運柴運米相助的，也有攜酒饋來請沈公吃的，又都遣子弟拜於門下聽教的。沈鍊每日間與地方人等講論忠孝大節，及古來忠臣義士的故事，說到開心處，有時毛髮倒豎，拍案大叫，有時悲歌長嘆，涕淚交流。地方若老若少，無不聳聽歡喜。或時唾罵嚴賊，地方人等，齊聲附和。其中若有不開口的，衆人都罵他是不仁不義。一時高興，以後率以爲常。又聞得沈經歷文武全材，都來合他去射箭。沈鍊教把稻草扎成三個偶人，做個射鵠，假如要射李林甫的，便高聲罵道：「李賊看箭。」秦賊嚴賊，都是如此。北方人性直，被沈經歷聒得熱鬧，全不慮及嚴家知道。自古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不爲。」只有權勢之家，報新聞的極多，早有人將此事報知嚴嵩父子。嚴嵩父子深以爲恨，商議要找個事頭，殺死沈鍊，方免其患。適值宣大總督員缺，嚴老奸分付吏部，教把這缺與他門人乾兒子楊順做去。吏部依言，

就把那侍郎楊順差往宣大總督楊順往嚴府拜辭，嚴世蕃置酒送行。席間屏人而語，要他查那沈鍊過失。楊順領命，唯唯而去。正是：

合成毒藥惟需酒，

鑄就鋼刀待舉手。

可憐忠義沈經歷，

還對偶人誇大口。

卻說楊順到任不多時，適遇大同韃虜俺答引衆入寇，應州地方，連破了四十餘堡，擄去男婦無算。楊順不敢出兵救援，直待韃虜去後，方纔遣兵調將，爲追襲之計。一般篩鑼擊鼓，揚旂放砲，鬼混一場，那會看見半個韃子的影兒。楊順情知失機懼罪，密諭將士，拿獲避兵的平民，將他剃頭斬首，充做韃虜首級，解兵部報功。在那一時，不知殺死了多少無辜的百姓。沈鍊聞知其事，心中大怒，寫書一封，教中軍官送與楊順。中軍官曉得沈經歷是個惹禍的太歲，書中不知寫的麼說話，那里肯與他送進。沈鍊就穿了輕衣小帽，在軍門伺候楊順出來，親自投遞。楊順接來看時，書中大略說道：『一人功名事極小，百姓性命事極大。殺了良民以冒功，于心何忍！況且遇韃賊止於擄掠，遇我兵反加殺戮。是將帥之惡，更甚于韃虜矣。』書後又附詩一首，詩云：

一殺生報主意何如，

解道功成萬骨枯。  
試聽沙場風雨後，  
冤魂相喚覓頭顱。

楊順見書大怒，扯得粉碎。卻說沈鍊乃做了一篇祭文，率領門下子弟，備了祭禮，望空祭奠。那些

冤死之鬼。又作塞下吟云：

「雪中一片虜烽高，出塞將軍已著勞。不斬單于誅百姓，可憐冤血染霜刀。」

又詩云：

「本爲求生來避虜，誰知避虜反戕生。早知虜首將民假，悔不當時隨虜行。」

楊都督標下有個心腹指揮，姓羅名鎧，抄得此詩與祭文，密獻於楊順。楊順看了，愈加怨恨。遂將

第一首詩改竄數字，詩曰：

「雲中一片虜烽高，出塞將軍兩著勞。何似借他除佞賊，不須奏請上方刀。」

寫就密書，連改詩都固封，就差羅鎧送與嚴世蕃。書中說，沈鍊恨着相國父子，陰結死士劍客，要乘機報仇，前番韃虜入寇，他吟詩四句，詩中有借虜除佞之語，意在不軌。世蕃見詩大驚，即請心腹御史路楷商議。路楷曰：「不才若往按彼處，當爲相國了當這件大事。」世蕃大喜，即分付都察院，便差路楷巡按宣大。臨行，世蕃治酒款別，說道：「煩寄語楊公，同心協力，若能除去這心腹之患，當以侯伯世爵相酬，決不失信於二公也。」路楷領諾。不一日奉了欽差敕命，來到宣府到任，與楊總督相見了。路楷遂將世蕃所托之話，一一對楊公說知。楊順道：「學生爲此事朝思暮想，廢寢忘餐，恨無良算，以置此人於死地。」路楷道：「彼此留心，一來休負了嚴公父子的付托，二來自家富貴的機會，不可錯

過。『楊順道：』說得是，倘有可下手處，彼此相報。』當日相別去了。楊順思想路楷之言，一夜不睡。次早坐堂，只見中軍官報道：『今有蔚州衛拿獲妖賊二名，解到轅門外，伏聽鈞旨。』楊順道：『喚進來，』解官磕了頭，將文書呈上。楊順拆開看了，呵呵大笑。這二名妖賊，叫做閻浩、楊胤夔，係妖人蕭芹之黨。原來蕭芹是白蓮教的頭兒，向來出入虜地，慣以焚香惑衆，哄騙虜酋，俺答說自家有奇術，能咒人使人立死，喝城使城立頽。虜酋愚甚，被他哄動，尊爲國師，其黨數百人，自爲一營。俺答幾次入寇，都是蕭芹等爲之嚮導。中國屢受其害。先前史侍郎做總督時，遣通事重賂虜中頭目脫脫，對他說道：『天朝情愿與你通好，將俺家布粟換你家馬，名爲馬市，兩下息兵罷戰，各享安樂。此是美事，只怕蕭芹等在內作梗，和好不終。那蕭芹原是中國一個無賴小人，全無術法，只是狡僞，哄誘你家搶掠地方，他於中取事。郎主若不信，可要蕭芹試其術法。委的喝得城頽，咒得人死，那時合當重用。若咒人人不死，喝城城不頽，顯是欺誑。何不縛送天朝？天朝感郎主之德，必有重賞。馬市一成，歲歲享無窮之利，強如搶掠勾當一般。』脫脫點頭道：『是。』對郎主俺答說了。俺答大喜，約會蕭芹，要將千騎隨之，從右衛而入，試其喝城之技。蕭芹自知必敗，改換服色，連夜脫身逃走。被居庸關守將盤詰，並其黨喬源、張攀隆等拿住，解到史侍郎處。招稱妖黨甚衆，山西畿南處處俱有。一向分頭緝捕。今日閻浩、楊胤夔亦是數內有名妖犯。楊總督看見獲解到來，一者也算他上任一功，二者要借這個題目，牽害沈鍊，如何不喜！



當晚就請路御史來後堂商議道：『別題目撰有沈鍊不了，只有個白蓮教通虜一事，皇上所最怒。如今將妖賊閻浩楊胤夔招中，竄入沈鍊名字，只說浩等平日師事沈鍊。沈鍊因失職怨望，教浩等煽妖作幻，勾虜謀逆。天幸今日被虜，乞賜天誅，以絕後患。』先用密稟，稟知嚴家，教他叮囑刑部，作速覆本。料這番沈鍊之命，必難逃矣。路楷拍手道：『妙哉，妙哉！』兩個當時就商量了本稿，約齊同時發本。嚴嵩先見了稿本及稟帖，便教嚴世蕃傳話刑部。那刑部尚是許倫，是個懦軟沒用的老兒。聽見嚴府分付，不敢怠慢。連忙覆本，一依楊路二人之議。聖旨到下：『妖犯著本處巡按御史即時斬決。楊順蔭一子，錦衣衛千戶。路楷紀功陞遷三級。俟京堂缺推用。』話分兩頭。卻說楊順自發本之後，便差人密地裏拿沈鍊下於獄中。慌得徐夫人和沈褒，沒做理會。急尋義叔賈石商議。賈石道：『此必楊路二賊爲嚴家報仇之意。既然下獄，必然誣陷以重罪。兩位公子及今逃竄遠方，待等嚴家勢敗，方可以出頭。若住此處，楊路二賊，決不干休。』沈竟沈褒未看見父親下落，如何好去。賈石道：『尊大人犯了對頭，決無保全之理。公子以宗祀爲重，豈可拘於小孝，自取滅絕之禍。可勸令堂老夫人，早爲遠害全身之計。尊大人處，賈某自會央人看覷，不煩懸念。』二沈便將賈石之言對徐夫人告知。徐夫人道：『你父親無罪陷獄，何忍棄之而去。賈叔雖然相厚，終是個外人。我料楊路二賊，奉承嚴氏，不過與你爺爺作對，終不然累及妻子。你若畏罪而逃，父親倘然身死，骸骨無收，萬世罵你做不孝之子，何顏在世爲』

人乎』說罷大哭不止。沈衰沈衰齊聲慟哭。賈石聞知徐夫人不允，嘆息而去。過了數日，賈石打聽的實，果然扭入白蓮教之黨，問成死罪。沈鍊在獄中大罵不止。楊順自知理虧，只恐臨時處決，怕他在衆人面前毒罵不好看相。預先問獄官責取病狀，將沈鍊結果了性命。賈石將此話報與徐夫人知道，母子痛哭，自不必說。又虧賈石多有識熟人情，留出屍首。囑咐獄卒若官府要梟示時，把個假的答應，卻瞞著沈衰兄弟，私下備棺盛殮，埋於隙地。事畢，方纔向沈衰說道：『尊大人遺體已得保全。直待事平之後，方好指點與你知道。今猶未可洩漏。』沈衰兄弟感謝不已。賈石又苦口勸他兄弟二人逃走。沈衰道：『極知久占叔叔高居，心上不安。奈家母之意，欲待是非稍定，搬回靈柩。以此遲延不決。』賈石怒道：『我賈某生平爲人，謀而盡忠。今日之言，全是爲你家門戶。豈因久占住房，說發你們起身之理！既嫂嫂老夫人之意已定，我亦不敢相強，我但有一小事，即欲速出。有一年半載不回，你母子自小心安住便了。』觀著壁上貼得有前後出師表各一張，乃是沈鍊親筆楷書。賈石道：『這兩幅字可揭來送我，一路上做個計念。他日相逢，以此爲信。』沈衰就揭下兩紙，雙手摺疊，遞與賈石。賈石藏於袖中，流淚而別。原來賈石算定楊路二賊，設心不善。雖然殺了沈鍊，未肯干休。自己與沈鍊相厚，必然累及，所以預逃先走，在河南地方宗族家權時居住。不在話下。卻說路楷見刑部覆本，有了聖旨，便於獄中取出閻浩楊胤夔斬訖，並要割沈鍊之首，一同梟示。誰知沈鍊真屍已被賈石買去了。官府也那里辨驗得。

出不在話下。再說楊順看見止蔭一子，心中不滿，便向路楷語道：『當初嚴東樓許我事成之日，以侯伯爵相酬。今日失信，不知何故？』路楷沈思半晌，答道：『沈鍊是嚴家緊對頭。今止誅其身，不曾波及其子，斬草不除根，萌芽復發。相國不足我們之意，想在於此。』楊順道：『若如此，何難之有。如今再上個本，說沈鍊雖誅，其子亦宜知情。還該坐罪，抄沒家私，庶國法可伸，人心知懼。再訪他同射之人，及幾箇狂徒，並借屋與他住的，一齊拿來治罪，出了嚴家父子之氣。那時卻說前言取償，看他有何推托？』路楷道：『此計大妙。事不宜遲。乘他家屬在此，一網打盡，豈不快哉！只怕他兒子知風逃避，卻又費力。』楊順道：『高見甚明。』一面寫表申奏朝廷，再寫稟帖到嚴府知會，自述楊順之意。一面預先行牌保安州知州，著用心看守犯屬，勿容逃逸。只候旨意批下，便去行事。詩曰：

破巢完卵從來少，  
削草除根勢或然。  
可惜忠良遭屈死，  
又將家屬媚當權。

再過數日，聖旨下了。州官奉著憲牌，差人來拿沈鍊家屬，並查平素往來諸人姓名，一一提拿。只有賈石名字先經出外，只得將在逃開報。此見賈石見機之明也。時人有詩贊云：

「義氣能如賈石稀，  
全身遠避更知機。  
任他羅網空中布，  
爭奈仙禽天外飛。」

卻說楊順見拿到沈衰沈褒，親自鞫問，要他招承通虜實迹。二沈高聲叫屈，那里肯招，被林總督嚴刑拷打，打得體無完膚。沈衰沈褒熬鍊不過，雙雙死於杖下。可憐少年公子，都入枉死城中。其同時

拿到犯人，都做個同謀之罪，累死者何止數十人。幼子沈裘，尚在襁褓免罪，隨著母徐氏，另徙在雲州極邊，不許在保安居住。路楷又與楊順商議道：『沈鍊長子沈襄，是紹興有名的秀才。他時得第，必然銜恨於我輩。不若一並除之，永絕後患，亦要相國知我用心。』楊順依言，便行文書到浙江，把做欽犯，嚴提沈襄來問罪。又分付心腹經歷金紹，擇取有才幹的差人，賈文前去。嚴囑中途伺便，便行謀害。就所在地方，討個病狀回繳。事成之日，差人重賞。金紹許他薦本超遷。金紹領了台旨，急急而回。著意的選兩名積年幹事的公差，無過是張千李萬。金紹喚他到私衙，賞了他酒飯，取出私財二十兩相贈。張千李萬道：『小人安敢，無功受賜？』金紹道：『這銀兩不是我送你的，是總督楊公送你的。叫你賈文到紹興去拿沈襄，一路不要放鬆他。須要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回來還有重賞，若是怠慢，總督楊爺衙門不是取笑的。你兩個自去會話。』張千李萬道：『莫說總督老爺鈞旨，就是老爺分付，小人怎敢有違。』收了銀兩，謝了金經歷，在本府領下公文，疾忙上路往南進發。卻說沈襄號小霞，是紹興府學廩膳秀才。他在家久聞得父親以言事獲罪，發去口外爲民，甚是掛懷。欲親到保安州一看，因家中無人主管，行止兩難。忽一日本府差人到來，不由分說，將沈襄鎖縛解到府堂。知府教把文書與沈襄看了備細，就將回文和犯人交付原差。叫他一路小心。沈襄當時方知父親及二弟，俱已死於非命，母親又遠徙極邊，放聲大哭，哭出府門，只見一家老小，都在那里攪做一團的啼哭。原來文書上有奉旨抄沒

的話，本府已差縣尉封鎖了家私，將人口盡皆逐出。沈小霞聽見，真是苦上加苦，哭得咽喉無氣。霎時間親戚都來與小霞話別。聞知此去多凶少吉，少不得說幾句解勸的言語。小霞的丈人孟春元，取出一包銀子，送與兩位公差，叫他路上看顧女婿。公差嫌少不收。孟氏娘子又添上金簪子一對，方纔收了。沈小霞帶著哭，分付孟氏道：『我此去，死多生少，你休爲我憂愁。只當我已死一般，在爺娘家過活。你是詩禮之家，諒無再醮之事。我也放心得下。』指著小妻聞淑女說道：『只這女子年紀幼小，又無處著落，合當叫他改嫁。奈我三十無子，他却有兩個半月的身孕。他日倘生得一男，也不絕了沈氏香烟。娘子，你看我平日夫妻面上，一發帶他到丈人家去住幾時。待他十月滿足，生下或男或女，那時憑你發遣他去便了。』話聲未絕，只見聞氏淑女說道：『官人說那里話！你去數千里之外，沒個親人朝夕看覷，怎生放下。大娘自到孟家去，奴家寧願蓬首垢面，一路服侍官人前行。一來官人免致寂寞，二來也替大娘分得些憂愁。』沈小霞道：『得個親人做伴，我非不欲。但此去多分不幸，累你同死他鄉，何益？』聞氏道：『老爺在朝爲官，官人一向在家，誰人不知。便誣陷老爺有些不是的勾當，家鄉隔絕，豈能同謀共濟。若官人到官申辨，決然罪不致死。就使官人下獄，還留賤妾在外，尙好照管。』孟氏也放丈夫不下。聽得聞氏說得有理，極力攬掇丈夫帶淑女同去。沈小霞平日所愛淑女，有才有智，又見孟氏苦勸，只得依允。當晚衆人齊到孟春元家歇了一夜。次早張千李萬催促上路。聞氏換了一身

布衣，將青布裹頭，別了孟氏，背著行李，跟著沈小霞便走。那時分別之苦，自不必說。一路行來，聞氏與沈小霞寸步不離，茶湯飯食，都親自搬取。張千李萬初時還好言好語，過了揚子江，到徐州起岸，料得他鄉已遠，就做出嘴臉來，呼么喝六，漸漸難爲他夫妻兩個來了。聞氏看在眼裏，私對丈夫說道：『看那兩個差人不懷好意，奴家女流之輩，不識路徑，若前途有荒僻曠野的所在，須是用心隄防。』沈小霞雖然點頭，心中還是半疑半信。又過了幾日，看見了兩個差人不住的交頭接耳，私下商量說話，又見他包裹中有倭刀一口，其白如霜，忽然心上害怕起來，對聞氏說道：『你說這差人居心不善，我覺得有七八分了。明日是濟寧府界上，過了府去，也便去太行山梁山泊一路荒野，都是嚮馬出入之所。倘到彼處，他們行凶起來，你也救不得我，我也救不得你，如何是好？』聞氏道：『既然如此，官人有何脫身之計？請自方便。留奴家在此，不怕他兩個差人生吞了我。』沈小霞道：『濟寧府東門外有個馮主事，丁憂在家。此人最有俠氣，是我父親極相厚的同年。我明日去投奔他，他必然相納。只怕你婦人家，沒志量打發這兩個差人。累你受苦，於心何安。你若有力氣把持他，我去也放膽。不然，與你同生同死，也天命當然，死而無怨。』聞氏道：『官人有路儘走。奴家自會擺布，不勞掛念。』這里夫妻暗地商量，那張千李萬辛苦了一日，吃了一肚酒，齣齣的熟睡，全然不覺。次日早起上路。沈小霞問張千道：『前去濟寧，還有多少路。』張千道：『只四十里，半日就到了。』沈小霞道：『濟寧東門內馮主事，是我

年伯。他先前在京師時，借過我父親二百兩銀子，有文契在此。他管過北新關，正有銀子在家。我若去取討前欠，他見我是落難之人，必然慨付。取得這項銀兩，一路上盤川也得寬裕，免致吃苦。」張千意思，有些作難。李萬隨口應承了，向張千耳邊說道：「我看這沈公子是忠厚之人。况愛妾行李，都在此處，料無他故。放他去走一遭，討得銀子，都是你我二人的造化，有何不可。」張千道：「雖然如此，到飯店安歇行李，我守住小娘子在店上，你緊跟著同去，萬無一失。」休要絮煩，看看已牌時分，早到濟寧城外，揀個潔淨店兒，安放了行李。沈小霞便道：「那一位同我進城去走遭，轉來吃飯未遲。」李萬道：「我同你去，或者他家留酒飯也不見得。」聞氏故意對丈夫道：「常言道：人面逐高低，世情看冷煖。馮主事雖然欠下老爺銀兩，見老爺死了，你又在難中，誰肯唾手交還，枉自討個厭賤。不如吃了飯，趕路罷。」沈小霞道：「這里進城到東門不多遠路，好歹去走一遭，不折了什麼便宜。」李萬貪了這二百兩銀子，一力攛掇該去。沈小霞分付聞氏道：「耐心坐坐。若轉得快時，便是沒想頭了。他若好意留款，必然有些賞發。明日雇個車兒抬你去。這幾日在牲口上坐着，你好生不慣。」聞氏覷個空向丈夫丟個眼色，又道：「官人早回，休教奴久待則個。」李萬笑道：「去多少時，有許多說話，好不老氣。」聞氏見丈夫去了，故意招李萬轉來，囑付道：「若馮家留飯，坐得久，時千萬勞你催促一聲。」李萬答應道：「不消分付。」比及李萬下階時，沈小霞已走去一段路了。李萬托著大意，又且濟寧是他慣走的熟



路，東門馮主事家，他也認得，全不疑惑。走了幾步，又裏急起來，覷個毛坑上，自在方便了，慢慢的望東門而去。卻說沈小霞回頭看時，已不見了李萬，做一口氣急急的跑到馮主事家。是小霞合當有救，正值馮主事獨自在廳。兩人京中舊時熟識，此時相見，吃了一驚。沈襄也不作揖，扯馮主事衣袂道：『借一步說話。』那馮主事已會意了，便引到書房東面。沈小霞放聲大哭。馮主事道：『年姪有話快說，休得悲傷，誤其大事。』沈小霞哭訴道：『父親被嚴賊誣陷，已不必說了。兩個舍弟隨任的，都被楊順路楷殺害。只有小姪在家，又行文本府提去問罪。一家宗祀，眼見滅絕。又兩個差人心懷不善，只怕他受了楊路二賊之囑，到前邊太行梁山等處暗算了性命。尋思一計脫身，來投老年伯。老年伯若有計相庇，我亡父在天之靈，必然感激。若老年伯不能庇護，小姪便在此觸階而死，死在老年伯面前，強似死於奸賊之手。』馮主事道：『賢姪不妨。我家臥室之後，有一層複壁，儘可藏身，他人搜檢不到之處。今送你在內，權住數日，我自的道理。』沈襄拜謝道：『老年伯便是重生父親。』馮主事親執沈襄之手，引入臥房之後，揭開地板一塊。有個地道，從此而下。約走五六十步，便有亮光，有小小亮屋三間，四面皆樓牆圍裏，果是人迹不到之處。每日茶飯，都是馮主事親自送入。他家法極嚴，誰人敢洩漏半個字。正是：

深山堪隱豹，

密柳可藏身。

不須愁漢吏，

自有魯朱家。

且說這一日李萬上了毛坑，望東門馮家而來。到於門首，問老門公道：『你老爺在家麼？』老門公道：『在家裏。』又問道：『有個穿白的官人來見你老爺，可曾相會？』老門公道：『正在書房裏留飯哩。』李萬聽說，一發放心。看看等到未時，果然廳上走一個穿白的官人出來。李萬急走上前看時，不是沈襄。那官人竟自出門去了。李萬等不耐煩，肚內又飢，不免問老門公道：『你說老爺留飯的官人如何只管坐下去，不見出來？』老門公道：『他纔出去的不是。』李萬道：『老爺書房中還有客沒有？』老門公道：『這到不知。』李萬道：『方纔穿白的是甚人？』老門公道：『是老爺的小舅，常常來的。』李萬道：『老爺如今在那里？』老門公道：『老爺每常飯後，定要睡一覺。此時正好睡哩。』李萬聽得話不投機，心下早有三分怒氣，便道：『不瞞大爺說，在下是宣大總督老爺差來的。今有紹興沈公子，名喚襄，自號沈小霞，係欽提人犯，小人提押到於貴府。他說與你老爺有同年叔姪之誼，要來拜望。在下同他到宅，他進去了。在下等候多時，不見出來了。想必還在書房中。大伯你還不知道，煩你去催促一聲，教他快快出來，要趕路哩。』老門公故意道：『你說的是什麼說話？我一些不懂。』李萬耐了氣，又細細的說了一遍。老門公當面唾道：『見你的鬼！何嘗有什麼沈公子到來。老爺在喪中，一概不見外客。這門上是我的干係，出入都是我通報。你卻說這等鬼話！你莫非是白日撞，強裝什麼公差名色，騙摸東西的。快快請退，休纏你爺的帳。』李萬聽說，愈加著急，便發作起來道：『這沈襄是朝廷

要緊的人犯，不是當要的。請你老爺出來，我自有一句話說。」老門公道：「老爺正睡，沒甚事，誰敢去稟。這僚子好不違時務。」說罷洋洋的自去了。李萬道：「這個門上老兒好不知事。央他傳一句話，甚作難！想沈襄定然在內。我奉軍門鈞帖，不是私事，便闖進去，怕甚的！」李萬一時粗莽，直撞入廳來。將照壁拍了一拍，大叫道：「沈公子，好走動了。」不見答應。一連叫喚了數聲，只見裏頭走出一個年少的家童出來，問道：「管門的在那里？放誰在廳上喧嚷？」李萬正要叫住他說話，那家童在照壁張了張兒，向西邊走去了。李萬道：「莫非書房在那西邊？我且自去看看，怕怎的！」從廳後轉西走去，原來是一帶長廊。李萬看見無人，只顧望前而行。只見屋宇深邃，門戶錯雜，頗有婦人走動。李萬不敢縱步，依舊退回廳上，聽得外面亂嚷，李萬到門首看時，卻是張千來尋李萬不見，正和門公在那里合口。張千一見了李萬，不由分說，便怒道：「好夥計，只貪圖酒食，不幹正事。已過時分進城，如今申牌將盡，還在此閒蕩，不催趕犯人出城去，待怎麼！」李萬道：「呸，那有什麼酒食？連人也不見個影兒。」張千道：「是你同他進城的。」李萬道：「我只登了坑來，被蠻子上前了幾步，追他不上。一直趕到這里，門上說有個穿白的官人，在書房中留飯。我說定是他了。等到如今，不見出來。門上人又不肯通報。清水也討不得一杯吃。老哥煩你在此等候，替我到下處醫了肚皮再來。」張千道：「有你這樣不幹事的人。是甚麼樣犯人，卻放他獨自行走！就是書房中，少不得也隨他進去。如今知他在裏頭不在裏頭，還虧

你放慢線兒講話。這是你的干係，不關我事。」說罷便走。李萬趕上扯住道：「人自在裏頭，料沒處去。大家在此幫說句話兒，催他出來。也是個道理。你是吃飽的人，如何去得這等要緊。」張千道：「他的小老婆在下處。方纔雖然屬付店主人看守，只是放心不下。這是沈襄穿鼻的索兒。有他在，不怕沈襄不來。」李萬道：「老哥說得是。」當下張千先去了。李萬忍著肚饑，守到晚，並無消息。看看日沒黃昏，李萬腹中饑的慌。看見間壁有個點心店兒，不免脫下衣衫押當幾文錢的火燒來吃，去不多時，只聽得大門聲響，急跑來看，馮家大門已閉上了。李萬道：「我做一世的公人，不會受這般嘔氣。主事是多大的官員，門上直恁作威仗勢。也有那沈公子好笑，老婆行李都在下處。既然這里留宿，他也該寄一個信出來。事已如此，只得在房簷下胡亂過一夜。天明等個曉事的管家出來，與他說話。」此時十月天氣，雖不甚冷，半夜裏起一陣風，微微的下幾點小雨，衣服都沾溼了，好生淒楚。挨到天明雨止，只見張千又來了。卻是聞氏再三再四催他來的。張千身邊帶了公文解批，和李萬商議，只等開門，一擁而入，在廳上大驚小怪，高聲發話。老門公攔阻不住，一時間家中大小都聚集來，七張八嘴，好不熱鬧。街上聽得宅裏間鬧，也要聚攏來，闖在大門外閒看。驚動了馮主事，從裏面走出來。且說馮主事怎生模樣？

頭戴梔花子匾摺孝頭巾，身穿反摺縫稀眼粗麻衫，腰繫麻繩，足著草履。

衆家人聽得咳嗽響，道一聲：『老爺來了。』都分付立在兩邊。主事出廳問道：『爲甚事如此喧嚷？』張千李萬向前施禮：『馮爺在上，小的是奉宣大總督爺公文來的。到紹興，拿得欽犯沈襄，經由貴府。他說是馮爺的年姪，要來拜望。小的不敢阻擋，容他進見。自昨日上午到宅，至今不見出來，有誤程限。管家們又不肯代稟，伏乞老爺天恩，快些打發上路。』張千便在胸前取出解批和官文呈上。馮主事看了問道：『那沈襄可是沈經歷沈鍊的兒子麼？』李萬道：『正是。』馮主事掩著兩耳，把舌頭一伸，說道：『你這班配軍，好不知利害。那沈襄是朝廷欽犯，尙猶是可。他是嚴相國的仇人，那個敢容納他在家。他昨日何曾到我家來？你卻亂話。官府聞知，傳說到嚴府去，我可當得起嗎？怪的你兩個配軍自不小心，不知得了多少錢財，買放了要緊人犯，卻來圖賴我。叫家童與我亂打那配軍出去。把大門閉了，不要惹這閒是非。嚴府知道，不是當耍。』馮主事一頭罵，一頭走進宅去了。大小家人，奉了主人的命，推的推，攪的攪，霎時間把衆人推出大門之外，閉了門，兀自聽得嘈嘈的亂罵。張千、李萬，面面相覷，開了口合不得，伸了舌縮不進。張千埋怨李萬道：『昨日你是一力攬掇，教放他進城。如今你自去尋他。』李萬道：『且不要埋怨。和你去問他老婆，或者曉得他路數，再來抓尋便了。』張千道：『也說得是。他是恩愛的夫妻。昨夜漢子不回，那婆娘暗地流淚，巴巴的獨坐了兩三個更次。他漢子行藏，老婆豈有不知的。』兩個一頭說話，飛奔出城，復到飯店中來。卻說聞氏在店房內面，聽得差人聲音，

慌忙移步出來，問道：『我官人如何不來？』張千指李萬道：『你只問他就是。』李萬將昨日往毛廁出恭，以遲了一步到馮主事家，起先如此如此，以後這般這般，備細說了。張千李萬道：『今早空肚皮就吃了這一肚的氣。你丈夫想是真個不在他家了。然必還有個去處，難道不對小娘子說的小娘子趁早說來，我們出去好尋。』說猶未了，只見聞氏噙着眼淚，一雙手扯著兩個公人，叫道：『好好，還我丈夫來！』張千李萬道：『你丈夫自要去拜什麼年伯，我們好意容他去走走，不知走向那里去了？連累我倒在此作急，沒處找尋。你倒問我要還丈夫。難道我們藏了他。說得好笑！』將衣袂掣開，氣忿忿的對虎一般坐下。聞氏倒走在外面，攔住出路。雙足頓地，放聲大哭，叫起屈來。老店主聽得，忙來解勸。聞氏道：『公公有所不知，我丈夫三十無子，娶奴爲妾。奴家跟了他二年了，幸有三個多月身孕。我丈夫割舍不下，因此奴家千里相從，一路上寸步不離。昨日爲盤川缺少，要去見那年伯，是李牌頭同去的。昨晚一夜不回，奴家已有疑心。今早他兩個自回，一定將我丈夫謀害了。你老人家替我做主，還我丈夫便罷休。』老店主道：『小娘子休得性急。那牌頭與你丈夫，平日無怨，往日無仇，著甚來由，要壞他性命？』聞氏哭聲轉哀道：『公公你不知道。我家丈夫是嚴閣老的仇人。他兩個必定得了嚴府的囑託來的。或是他要去嚴府請功。公公你詳情。他千鄉萬里，帶著奴家到此，豈有沒半句說話，突然去了？就是他要走時，那同去的李牌頭，怎肯放他？你要奉承嚴府，害了我丈夫不打緊，叫奴家婦女孤身，

看著何人？公公，這兩個殺人的賊徒，煩公公帶著，奴家同他去官府裏叫冤。」張千李萬被這婦人一哭一訴，就要分析幾句，沒處插嘴。老店主入聞聞氏說得有理，也不免有些疑心，到可憐那婦人起來，只得說道：「小娘子說便是這般說，你丈夫未曾死，也不見得。好歹再候他一日。」聞氏道：「依公公，等候他一日不打緊。那兩個殺人的凶身，乘機走脫了，這干係卻是誰當？」張千道：「若果然謀害了你丈夫要走脫時，我兄弟兩個又到這里來則甚？」聞氏道：「你欺負我婦人家沒主張，又要指望奸騙我。好好的說，我丈夫屍首在那裡？少不得當官，也還我個明白。」老店官見婦人口嘴利害，再不敢言語。店中閒看的，一時間聚了四五十人。聞說婦人如此苦切，人人惱恨那兩個差人，都說：「小娘子要去叫冤，我們引你到兵備道去。」聞氏向著衆人深深拜福，哭道：「多承列位路見不平。可憐我落難孤身，指引這個。這兩個凶徒，相煩列位替奴家拿他同去。莫放他走了。」衆人道：「不妨事，在我們身上。」張千李萬欲向衆人分割時，未說得一言半字，衆人說道：「兩個牌長不消辨得。虛則虛，實則實。若是沒有此情，隨著小娘子到官，怕他則甚！」婦人一頭哭，一頭走，衆人擁著張千李萬，攪做一陣的，都到兵備道前。道裏尙未開門，那一日正是放告日期。聞氏束了一條白布裙，逕搶進柵門。看見大門上架著那大鼓，鼓架上懸著個槌兒。聞氏搶槌在手，向鼓上亂搥。搥得那鼓振天的響，驚得中軍官失了三魂，喪了七魄，一齊跑來，將繩縛住，喝道：「這婦人好大膽！」聞氏哭倒在地，口稱「青天冤



枉！』只聽見門內吶喝一聲，開了大門，王兵備坐堂，問：『擊鼓者何人？』中軍官將婦人帶進。聞氏哭着說：『將家門不幸遭變，一家父子三口死於非命，只剩得丈夫沈襄，昨日又被公差中途謀害。』有枝有葉的，細說了一遍。王兵備喝張千李萬上來，問其緣故。張千李萬說一句婦人就翦一句。婦人說得句句有理，張千李萬抵搪不過。王兵備思想道：『那嚴府勢大，私謀殺人之事，往往有之。此情難保其無。』便差中軍官，押了三人，發去本州勘審。那知州姓賀，奉了這項公事，不敢怠慢。即時扣了店主人到來，聽四人的口詞。婦人一口咬定他二人謀害丈夫。李萬招稱出恭慢了一步，因而相失。張千，店主人也都據實說了一遍。知州委決不下。那婦人又十分哀切，像個真情。張千李萬又不肯招認。想了一回，將四人閉於空房，打轎去拜馮主事，看他口氣若何。馮主事見知州來拜，急忙迎接歸廳。茶罷，賀知州提起沈襄之事。纔說得沈襄二字，馮主事便掩著雙耳道：『此乃嚴相公仇家，學生雖有年誼，平素實無交情。老公祖休得下問。恐嚴府知道，有累學生。』遂站起身來道：『老公祖既有公事，不敢留住了。』賀知州一場沒趣，只得作別。在轎內想道：『馮公如此懼怕嚴府，沈襄必然不在他家。或者被公人所害，也未可知。』回到州中，又叫出四人來，問聞氏道：『你丈夫除了馮主事州中還認得有何人？』聞氏道：『此地並無相識。』知州道：『你丈夫是甚麼時候去的？那張千，李萬幾時來回復你的說話？』聞氏道：『丈夫是昨日未吃午飯前就去的。却是李萬同出店內，到申牌

時分，張千假說催趕上路，也到城中去了。天晚方回來。張千兀自向小婦人說道：「我李家兄弟，跟著你丈夫馮主事家歇下。明日我早去催他出城。」今早張千去一個早，二人雙雙回來，却單單不見了丈夫。不是他謀害了是誰？若是我丈夫不在馮家，日昨李萬就該追尋了。張千也該著忙，如何把奸言語安住小婦人，其情可知。一定張千李萬兩個，在路上預先約定，却叫李萬乘夜下手。今早張千進城，兩個乘早將尸首埋藏停當，却來回復小婦人。望青天爺爺明鑒。」賀知州道：「說得是。」張千李萬正要分辨，知州相公說道：「你做公差，所幹何事。若非用計謀死必然得財買放，有何理說？」喝叫手下將那張千重責三十，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張千李萬只是不招。婦人在旁只顧哀哀的痛哭。知州相公不忍，便討夾棍，將兩個公差夾起。那公差其實不曾謀死，雖然負痛，怎生招得。一連上了兩夾，只是不招。知州相公再要夾時，張千受苦不過，再三哀求道：「沈襄實未曾死。乞爺爺立個限期，差人押小的找尋沈襄還那聞氏便了。」知州也沒有定見，只得勉從其言。聞氏且發尼姑菴住下，差四名兵鎖押張千李萬二人，追尋沈襄，五日比一回，店主釋放回家，將情具由，申請兵備道。張千李萬，一條鐵鍊鎖著，四名民壯輪番監押，帶了幾兩盤川，都被民壯搜去爲酒食之費，一把矮刀，也當酒吃了。那臨清去處又大，茫茫蕩蕩，張李兩個那裏去尋沈公子。也不過一時脫身之法。聞氏在尼姑菴住下，剛到五日，准准的又到州裏去啼哭，要生要死，州守相公沒奈何，只苦得比較

差人。張千李萬，一連比了十數限，不知打了多少竹批，打得爬走不動。張千得病身死，單單剩得李萬，只得到尼姑菴來拜求聞氏道：『小的情極不得不說了，其實奉差來時，有經歷金紹口稱楊總督鈞旨，叫我中途害你丈夫。就所在地方，討個病狀回報。我等口雖應承，怎肯行此不仁之事。不知你丈夫何故忽然逃走，與我們實實無干。青天在上，若半字虛情，全家禍滅。如今官府五日一比，兄弟張千，已自打死。小的又累死也是冤枉。你丈夫的確未死，小娘子他日夫婦相逢有日，且求小娘子休去州裏啼啼哭哭，寬小的比限，完全狗命，便是陰德。』聞氏道：『據你說不會謀害我丈夫，也難准信。既然如此說，奴家且不去稟官，容你從容查訪。只是你們自家要上緊用心，休得怠慢。』李萬喏喏連聲而退。有詩爲證：

白金廿兩釀凶謀，誰料中途已失囚。  
鎖打禁持熬不得，尼菴苦向婦人求。

官府立限緝獲沈小霞，一來爲是總督衙門的禁犯，二來爲婦人日日哀求，所以上緊嚴比。今日也是那李萬不該命絕，恰好有個機會。却說總督楊順，御史路楷兩個，日夜商量，奉承嚴府，指望旦夕封侯拜相。誰知朝中有個兵科給事中吳時來，惱恨楊順，把橫殺平民立功之事，盡情劾奏一本，并劾路楷朋奸助惡。那嘉靖爺正當設醮誠禱，見說殺害貧民，大傷和氣，龍顏大怒。著錦衣衛紐解來京問罪。嚴嵩見聖怒不測，一時不及救護。到底虧他於中調停得好，削職爲民。可笑楊順，路楷殺人媚人，至

此徒爲人笑，有何益哉！再說賀知州聽說楊總督去任，已自把這公事看得冷了。又聞氏連次不來稟，兩個差人已死了一個，只剩了李萬，又苦苦哀求不已。賀知州分付打開鐵鏈，與他個廣捕文書，只叫他用心緝訪，明是放鬆之意。李萬帶了廣捕文書，猶如捧了一道赦書，連連磕了幾個頭，出了府門，一道煙走了，身邊又無盤川，只得乞食而歸，不在話下。却說沈小霞在馮主事家複壁之中，住了數月。外邊消息無有不知，却是馮主事打聽將來，說與小霞知道。曉得聞氏在尼姑菴寄居，暗暗歡喜。過了年餘，已知張千、李萬都逃了，這公事漸漸懶散。馮主事特地收拾內書房三間，安放沈襄在內讀書，只不許出外，外人亦無有知者。馮主事三年孝滿，爲有沈公子在家，也不去起服做官。光陰似箭，一住八年。值嚴嵩一品夫人歐陽氏卒，嚴世蕃奉旨扶柩還鄉，唆父親上本留已侍養，却許喪中簇擁姬妾，日夜飲酒作樂。嘉靖皇上天性至孝，訪知其事，心中甚是不悅。時有方士藍道行，善扶鸞之術，天子召見，叫他請仙，問以輔臣賢否。藍道行奏道：『臣所召的是上界真仙，正直無阿，萬一筆下判斷，有忤聖心，乞恕微臣之罪。』那嘉靖爺道：『朕正願聞天心正論，與卿何涉。豈有罪卿之理？』藍道行書符念咒，其乩自動，寫出十六個字來，道是：

高山番草，

父子閣老，

日月無光。

天地顛倒。

嘉靖爺爺看了，問藍道行道：『卿可解之。』藍道行奏道：『微臣愚昧未解。』那嘉靖帝道：『朕

知其說。高山者，山字連高，乃是嵩字。番草者，番字草頭，乃是蕃字。此指嚴嵩、嚴世蕃父子二人也。朕久聞其專權誤國。今仙機示朕，朕當卽爲處分。卿不可洩於外人。」藍道行叩頭，口稱不敢，受賜而出。從此嚴家父子漸漸疎了。其時有御史鄒應龍，看見機會可乘，遂劾奏嚴世蕃憑著父勢，賣官鬻爵，許多惡迹，宜加顯戮。其父嚴嵩溺受惡子，植黨害賢，宜亟賜休退，以清政本。那嘉靖爺見疏大喜，卽陞遷應龍爲通政右參議，嚴世蕃下法司，擬成充軍之罪。嚴嵩回籍。未幾又有江西巡按御史林潤，復奏嚴世蕃不赴軍伍，居家愈加暴橫，強占民間用產，畜養奸人，私通倭虜，謀爲不軌，奉旨三法司提問，問官勘實覆奏。嚴世蕃卽時處斬，抄沒家財。嚴嵩發養濟院終老，被害諸臣，盡行昭雪。馮主事得此音信，慌忙報與沈襄知道，放他出來，到尼姑菴訪問尋聞淑女。夫婦相見，抱頭而哭。聞氏離家時懷孕三月，今在菴中生下一孩子，已十歲了。聞氏親自教他念書，五經皆已成誦。沈襄歡喜無限，馮主事方上京服官。叫沈襄同去訟理父冤。聞氏暫迎歸本家園內居住。沈襄允其言，到了北京，馮主事先去拜了通政司鄒參議，將沈鍊父子冤情說了，然後將沈襄訟冤本稿送與他看。鄒應龍一方承當。次日沈襄將奏本待通政司上朝投進，明聖旨下：「沈鍊忠而獲罪，准復原官，仍進一級，以旌其直。妻子召還原籍，所沒入財物，著縣官照數給還。沈襄食廩年久，可貢敕受知縣之職。」沈襄遂上疏謝恩，疏中奏道：「臣父鍊向在保安，因目擊宣大總督楊順殺戮貧民冒功，吟詩感歎。適直御史路楷陰受嚴世蕃之囑，巡按

宣大與楊順合謀，陷臣父於極刑，並殺臣弟二人。臣亦幾於不免。冤尸未葬，危宗幾絕，受禍之慘，莫如臣家。今嚴世蕃正法，而楊順路楷安然保首領於鄉，使邊境萬家之怨骨，銜恨無伸；臣家三命之冤魂，含悲莫控。恐非所以肅刑典而慰人心也。」聖旨准奏，復提楊順和路楷到京，皆問成死罪，監禁刑部牢中處決。沈襄來別馮主事，要親到雲南迎接母親和兄弟沈裘到京，依傍馮主事寓所相近居住，然後往保安州訪求父親骸骨，負歸埋葬。馮主事道：「年老嫂處，適纔已打聽個消息，在雲州康健無恙。令弟沈裘已在彼遊庠了。下官特遣人迎之。尊公遺體要緊，賢姪速往訪問。到此相會令堂可也。」沈襄領命，逕往保安。一連尋訪兩日，並無踪跡。第三日困倦，借坐人家門首。有老者從內而出，延進草堂吃茶。見堂中掛一軸子，乃楷書諸葛孔明兩次出師表也。表後但寫年月，不著姓名。沈小霞看了又看，目不轉睛。老者道：「客官爲何看之？」沈襄道：「動問老丈，此字是何人所書？」老者道：「此乃吾亡友沈青霞之筆也。」沈小霞道：「爲何留在老丈處？」老者曰：「老夫姓賈名石。當初沈青霞編管在此，就在舍下作寓。老夫與他八拜之交，最相契好。不料遭奇禍，老夫懼怕連累，也往河南逃避。帶得這二軸出師表，裱成一軸時常展視。如見吾兄之面。楊總督去任後，老夫方敢還鄉。嫂嫂徐夫人和幼子沈裘，徙居雲州。老夫常時去看他。近日聞得嚴家已敗，吾兄必當昭雪。已會遣人往雲州報信。恐沈小官人要來移此父親靈柩，老夫將此軸懸掛在中堂，好叫他認了父親遺筆。」沈小霞聽得，連忙拜倒在地，

口稱恩人。賈石慌忙扶起道：『足下果是何人？』沈小霞道：『小姪沈襄，此軸乃亡父之筆也。』賈石道：『聞得楊順這厮，差人到貴府來提賢姪，要行一網打盡之計。老夫只道也遭其毒手，不知賢姪何以得生？』沈小霞將濟寧事情備細說了一遍。賈石口稱難得，便分付家童治飯款待。』沈小霞問道：『父親靈柩，恩叔必知務求指引一拜。』賈石道：『你父親屈死獄中，是老夫偷尸埋葬，一向不敢對人說。知今日賢姪來此搬回故土，也不枉老夫一片用心。』說罷，剛要出門，只見外面一位小官人，騎馬而來。賈石指道：『遇巧遇巧，恰好令弟來也！』那小官便是沈裘。下馬相見，賈石指沈小霞道：『此位乃大令兄名裏的便是。』此日弟兄方才識面，恍如夢中相會，抱頭而哭。賈石領路，三人同到沈青霞墓所。但見亂草迷離，土堆隱起。賈石令二沈拜了，二沈俱哭倒在地。賈石勸了一回道：『正要商議大事，休得過傷。』二沈方纔收淚。賈石道：『二哥三哥，當時死於非命，也虧了獄卒毛公存仁義之心，可憐他無辜被害，將他屍藁葬於城西三里之外。毛公雖然已故，老夫亦知其處。若扶令先尊靈柩回去，一起帶回，使他父子魂魄相依。二位意下何如？』二沈道：『恩叔所言，正合愚弟兄之意。』明日又同賈石到城西看了，不勝悲感。次日另備棺木，擇吉破土重新殯殮。三人面色如生，毫不朽敗。乃此忠義之氣所致也。二沈悲哭自不必說。當時備下車仗，擡了三個靈柩，別了賈石起身。臨別，沈襄對賈石道：『這一軸出師表，小姪欲求恩叔取去，供養祠堂，幸勿見拒。』賈石慨然答了，取下掛軸相贈。二沈



就草堂拜謝，含淚而別。沈襄先奉靈柩到張家灣，覓船裝載，沈襄復身又到北京，見了母親徐夫人，回復了說話。拜謝了馮主事起身，此時京中官員無不追念沈青霞忠義，憐小霞母親扶柩遠歸，也有送勘合的，也有贈賄金的，也有餽食物的。沈小霞只受勘合一張，餘俱不受。到了張家灣，改換了官座船，驛站起人夫一百名牽纜，走得好不快。不一日來到濟寧，沈襄分付座船，暫泊河下，單身入城，到馮主事家，投了主事平安家信一封。領了聞氏淑女，並十歲兒子下船。先參了靈柩，後見了徐夫人。那徐氏見了孫兒如此長大，喜不可言。當初只道滅門絕戶，如今依然有子有孫。昔日冤家皆惡死見報，天理昭然。可見做惡人的到底吃虧，做好人的到底便宜。閒話休題。到了浙江紹興府，孟春元領了女兒孟氏，在二十里外迎接。一家骨肉重逢，悲喜交集。將喪船停泊碼頭，府縣官員都往唁弔。舊時家產，已自清查給還。二沈扶柩葬於祖塋，墓守三年之制。無人不稱大孝，撫按又替沈鍊建造表忠祠堂，春秋祀祭。親筆出師表一軸，至今供奉祠堂之中。服滿之日，沈襄到京供職，做了知縣。爲官清正，直陞到黃堂知府。聞氏所生之子，少年登科，與叔父沈襄同年進士。子孫世世，書香不絕。馮主事爲救沈襄一事，京中重其義氣，累官至吏部尙書。忽一日夢見沈青霞來拜，說道上帝憐其忠直，已授北京城隍之職，以年兄爲南京城隍。明日午時上任。馮主事覺來甚以爲疑。至明午，忽見轎馬來迎，無疾而逝。二公俱已爲神矣。有詩爲證，詩曰：

生前忠義骨猶香，精氣爲神萬古揚。但看奸邪沉地獄，皇天果報自昭彰。

### 遼陽海神記

蔡羽

本篇的作者蔡羽字九達，吳縣人，官至南京翰林孔目。著有林屋南館一集。

程宰士賢者，徽人也。正德初元，與兄某挾重資商於遼陽數年，所向失利，輾轉耗盡。徽俗，商者率數歲一歸。其妻孥宗黨，全視所獲多少，爲賢不肖而愛憎焉。程兄弟既皆落窶，羞慚慘沮，鄉井無望，遂受傭他商，爲之掌計以餬口。二人聯屋而居，抑鬱憤懣，殆不聊生。至戊寅秋，又數年矣。遼陽天氣早寒，一夕風雨暴作，程已擁衾就枕，苦寒思家，攬衣起坐，悲歌浩嘆，恨不速死。時燈燭已滅，又無月光，忽盡室朗朗，殆同白晝。室中什物，毫髮可數。方疑惑間，又覺異香氤氳，莫知所自。風雨息聲，寒威頓減。程益錯愕，不知所爲。亟出戶出視，則風雨晦寒如故。閉戶入室，卽別一境界矣。疑鬼物所幻，高聲呼怪，冀兄聞之。兄寢室纔隔一土壁，連呼數十，寂然不應。愈惶急無計。遂引衾幕首，向壁而臥。少頃，又聞空中車馬喧鬧，管絃金石之音，自東南來。初猶甚遠，須臾已入室矣。回眸竊視，則三美人，皆朱顏綠鬢，明眸皓齒，約年二十許，冠帔盛飾，若世所圖書后妃之狀，遍體上下，金翠珠玉，光豔互發，莫可測識。容色風度，奪目驚心，真天人也。前後左右，侍女教百，亦皆韶麗。或提爐，或揮扇，或張蓋，或帶劍，或持節，或捧器幣，

或秉花燭，或挾圖書，或列寶玩，或荷旌幢，或擁衾褥，或執巾帨，或奉盤匱，或擎如意，或舉殺核，或陳屏障，或布几筵，或奏音樂，雖紛紜雜沓，而行列整齊，不少錯亂。室纔方丈，數百人各執其事，周旋進退，綽然有餘，不見其狹。門窗皆扃，不知何自而入。俄頃，冠帔者一人，前逼牀，撫程微笑曰：『果熟寢耶？吾非禍人者。子有夙緣，故來相就，何見疑若是！且吾已至此，必無去理。子便高呼終夕，兄必不聞，徒自苦耳。』

速起，速起！程私計：『此物靈變若斯，非仙則鬼，果欲禍我，雖臥不起，其可道乎？且彼已有夙緣語，亦或無害。』遂推枕下榻，匍匐前拜曰：『下界愚夫，不知真仙降臨，有失虔迓，誠合萬死，伏乞哀憐。』美人引手掖程起，慰令無懼，遂與南面同坐。其二人者，東西相向，皆言今夕之會，數非偶爾，慎勿自生疑阻。遂命侍女行酒，進饌，品物生平目所未睹。纔一舉筯，味美異常，心胸頓爽。俄以紅玉蓮花卮進酒，卮亦絕大，可容酒升許，程素少飲，固辭不勝。美人笑曰：『郎懼醉耶？此非人間麴蘖所醞，奈何概以狂藥見疑。』遂自舉卮奉程。程不得已，爲之一吸。酒凝厚如飴，而爽滑異甚，略不齒黏，其甘香清冽，醴泉甘露弗及也。不覺一卮俱盡。美人又笑曰：『郎已信吾未？』遂舉酌數卮，精神愈開，略無醉意。酒每一行，必八音齊奏，聲調清和，令人有超凡遺世之想。酒闌，東西二美人起曰：『夜已向深，郎夫婦可就寢矣。』遂爲褰帷拂枕而去。其餘侍女亦皆隨散，凡百器物，瞥然不見，門亦尙扃，又不知自何而出。獨留同坐美人，相與解衣登榻，則帷褥衾枕，皆極珍奇，非向之故物矣。程雖駭異，殊亦心動。美人徐解髮綰髻，

黑光可鑑，殆長丈餘。肥膚滑瑩，凝脂不若。側身就程，豐若有餘，柔若無骨。程於斯時，神魂飄越，莫知所爲矣。程既喜出望外，美人亦眷程殊厚。因謂：『世間花月之妖，飛走之怪，往往害人，所以見惡。吾非若比，郎慎勿疑。雖不能有大益於郎，亦可致郎身體康勝，資用稍足。儻有危難，亦可周旋，但不宜漏泄耳。自今而後，遂當恆奉枕席，不敢有廢。兄雖至親，亦慎勿言。言則大禍踵至，吾亦不能爲子謀矣！』程聞言甚喜，合掌自誓云：『某本凡賤，猥蒙真仙厚德，恨碎骨粉身，不能爲報。伏承法旨，敢不銘心。儻違初言，九殞無悔。』誓畢，美人挾程項，謂曰：『吾非仙也，實海神也。與子有夙緣甚久，故相就耳。』須臾隣舍鷄鳴，至再，美人攬衣起曰：『吾今去矣。夜當復來。郎宜自愛。』言畢，昨夕二美人及諸侍女齊到，各致賀詞。盥洗嚴妝，捧擁而出。美人執程手，囑令勿泄。叮嚀數四，去復回顧，不忍暫舍，愛厚之意，不可言狀。程益傾喜發狂，不能自禁。轉盼間，已失所在。諦觀門扉，猶昨夕所扃也。回視室中，則土炕布衾，荆筐蘆蓆，依然如舊。向之瑰異無有矣。程茫然自失曰：『豈其夢耶？』然念飲食笑語，交合盟誓之類，皆歷歷明甚，非夢境也。且惑且喜，頃之，曙色辨物，出就兄室。兄大駭曰：『汝今晨神彩發越，頓異昨日，何也？』程恐見疑，謬言年來矢志，鄉井無期。昨夕暴寒，愁思殊切，展轉悲嘆，竟夕不寢，兄必聞之，有何快心而神彩發越耶？』兄言：『吾亦苦寒思家，不寢。靜聽汝室，始終闐然，何嘗聞有悲嘆聲耶？』已而商夥羣至，見程容色，皆大駭異，言與兄合。程但唯唯謙晦而已。然程亦自覺神思精明，肌體膩潤，倍加於前。

心竊喜之，惟恐其不復至也。是日，頻視晷影，恨不速移。纔至日晡，託言腹痛，入室扃扉，虔想以伺。及街鼓初動，則室中忽然復明，宛如昨夕。俄頃，雙爐前導，美人至矣。侍女數人耳。儀從不復疇昔之盛。彼二人者，亦不復來。美人笑曰：「郎果有心若是，但當終始如一耳。」卽命侍女行酒進饌，珍腍如昨。歡譔諧笑，則有加焉。須臾，徹席就寢，侍女復散。顧視牀褥，又錦繡重疊矣。然不見其鋪設也。程私念我且詐跌牀下，試其所爲。方欲轉身，則室中全襯錦裯，地無寸隙矣。是夕，綢繆好合，愈加親狎。晨鷄再鳴，復起妝沐而去。自後人定卽來，鷄鳴卽起，率以爲常，殆無虛夕。雖言語喧鬧，音樂迭奏，兄室甚邇，終不聞知，莫知其何術也。程每心有所慕，卽舉目便是，極其神速。一夕偶思鮮荔枝，卽有帶葉百餘顆，香味色皆絕珍美。他夕，又念楊梅，卽有白色一枝，長三四尺，約二百餘顆，甘美異常，葉殊鮮嫩。食餘，忽不見。時已深冬，不知何自而得。况二物皆非北地所產也。又夕言及鸚鵡，程言聞有白者，恨未之見。轉盼間已見數鸚鵡飛舞於前，白者，五色者相半，或誦佛經，或歌詩賦，皆漢音也。一日，市有大賈，售寶石二顆，所謂硬紅者，色若桃花，大於拇指，價索百金。程偶見之，是夜言及。美人撫掌曰：「夏蟲不可語冰，信哉！」言絕，卽異寶滿室，珊瑚有高丈許者，明珠有如鵝卵者，五色寶石有栲栳者，光艷燦目，不可正視。轉睫間，又忽空室矣。是後相狎旣久，言及往年貿易耗折事，不覺嗟嘆。美人又撫掌曰：「方爾歡適，便以俗事嬰心，何不灑脫若是耶？雖然，郎本業也，亦無足異。」言絕，卽金銀滿前，從地及棟，莫知其數。指謂程曰：

「子欲是乎？」程歆艷之極，欲有所取。新人引筯挾食前肉一瓣，擲程面，問曰：「如肉可黏君面否？」程言此是他肉，何可黏吾面也。」美人笑指金銀：「此是他物，何可爲君有耶？君欲取之，亦無不可，但非分之物，不足爲福，適取禍耳。吾安禍吾君也，君欲此物，可自經營。吾常相助耳。」時己卯初夏，有販藥材者，諸藥已盡，獨餘黃蘗、大黃各千餘金不售，殆欲委之而去。美人謂程：「是可居也。不久，大售矣。」程有傭值銀十餘兩，遂盡易而歸。其兄謂弟失心病癡，詈罵不已。數日，疫癘盛作，二藥他肆盡缺，卽時踴貴，果得五百餘金。又有荆商販綵緞者，途間遭濕熱蒸，發斑過半，日夕涕泣，美人謂程：「是亦可居也。遂以五百金獲四百餘疋。兄又頓足不已，謂弟福薄，得此非分之財，隨亦喪去，爲之悲泣。商夥無不相咎竊笑者。月餘，逆藩宸濠反於江西，朝廷急調遼兵南討。師期促甚，戎裝衣幟，限在朝夕，帛價騰踊。程所居者遂三倍而售。庚辰秋，有蘇人販布三萬餘者，已售什八矣，尙存粗者二。忽聞母死，急欲奔喪。美人又謂程：「是亦可居也。」程往商價，蘇人獲利已厚，歸計又急，止取原值而去。著以千金易六千餘疋云。明年辛巳三月，武宗崩，天下服喪。遼旣絕遠，布非土產，價遂頓高。又獲利三倍。如是屢屢，不能悉記。四五年間，展轉數萬，殆過昔年所喪十倍矣。宸濠之變也，人心危駭，流言屢至，或謂據南都卽位矣，或謂兵渡淮矣，或謂過臨清，近德州矣。一日數端，莫知誠僞。程心念鄉邑，殊不能安。私叩美人。美人哂曰：「真天子自在湖湘間，彼何爲者，止作死耳。行且就擒矣，何以慮爲！」時七月下旬也。月餘，報

至逆徒固於是月二十六日兵敗。程初聞真天子在湖湘之說，恐江南復遭他變，愈疑懼。美人搖首曰：『無事，無事，國家慶祚靈長，天下方享太平之福，近在一二年耳。』更叩其詳，曰：『期已近矣，何必預知。』再期，今上中興，海宇無變，悉如美人之言。其明驗之大者如此。餘弗細錄。他夕程問：『天堂地獄，因果報應之說有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心所感召，各以類應。物理自然。若謂冥冥之中，必有主者，銖銖兩兩而較其重輕，以行誅賞，爲神祇者，不亦勞乎！』輪迴之說有諸？曰：『釋以爲有，誣也。儒以爲無，亦誣也。人有真元完固者，形骸雖斃，而靈性猶存，投胎奪舍，亦間有之。千億中之一二也。』人死而爲厲有諸？曰：『精神未散，無所依歸，往往憑物爲厲，所謂遊魂爲變耳。』人間祭祀，鬼神歆饗，有諸？曰：『精誠所至，一氣感通，自然來格，非鬼而祭，徒自諂耳。所謂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也。』人有化爲異類者何也？曰：『人之心術既與禽獸無異，積之至久，外貌猶人，而五內先化，一旦改形，無足深訝。』異類亦有化人者何也？曰：『是與人化異類一理耳。』人有爲神仙者何也？曰：『異類猶有化人者，况人與仙，本一堵耳，又何足異。』雷神巧異，往往有迹，何也？曰：『陽能變化，理所自然，人得幾何而智巧若是。况雷實至陽，其爲神變，何作怪乎。』龍能變化，大小不常，何也？曰：『龍亦至陽，故能曲神變化，無足問也。』蜃氣能爲山川城郭樓臺人物之形何也？曰：『天地精明之氣，遊變無常，兩間所有，時或示現，此可驗天地生物之機，所謂在天』



成象，在地成形也。蜃何能爲。程平生所疑，皆爲剖晰，詞旨明婉，如指諸掌。又夕，問美人姓氏爲何。曰：「吾旣海神，有何姓氏。多則天下人皆我同姓，否則一姓亦無也。」有父母親戚乎。曰：「旣無姓氏，豈有親戚。多則天下人盡吾同胞，少則全無瓜葛也。」年幾何矣。曰：「旣無所生，有何年歲。多則千歲不止，少則一歲全無。」言多此類。迨嘉靖甲申，首尾七年，每夜必及，氣候悉如江南二三月。琪花寶樹，仙音法曲，變幻無常，耳目應接不暇。有時或自吹簫鼓琴，浩歌擊筑，必高澈雲表，非復人世之音。蓋凡可以娛程者，無不至也。兩情繾綣，愈久愈固。一夕，程忽念及鄉井，謂美人曰：「僕離家二十年矣，向因耗折，不敢言旋。今蒙大造，豐饒過望，欲暫與兄歸省墳墓，一見妻子，便當復來，永奉歡好，期在周歲。幸可否之。」美人歔歔嘆曰：「數年之好，果盡此乎。郎宜自愛，勉圖後福。」言訖，悲不自勝。程大駭曰：「某告假歸省，必當速來，以圖後會，何敢有負恩私，而夫人乃遽棄捐若是耶！」美人泣曰：「大數當然，非關彼此，郎適所言，自是數當永訣耳。」言猶未已，前者同來二美人及諸侍女之儀從，一時皆集，簫韶迭奏，會燕如初。美人自起酌酒勸程，追叙往昔，每吐一言，必執瀾哽咽。程亦爲之長慟，自悔失言。兩情依依，至於子夜。諸女前啟：「大數已終，法駕備矣。速請登途，無庸自戚。」美人猶執程手泣曰：「子有三大難近矣，時宜警省。至期，吾自相援。過此以後，終身清吉，永無悔吝，壽至九九。當候子於蓬萊三島，以續前盟，子亦宜自宅心清淨，力行善事，以副吾望。身雖與子相遠，子之動作，吾必知之。萬

一墮落，自干天律，吾亦無如之何也。後會迢遙，勉之！勉之！」叮嚀頻復，至於十數。程斯時神志俱喪，一辭莫措，但泣涕耳。既而隣雞羣唱，促行愈急。乃執手泣訣而去，猶復回盼再四，方忽寂然。於時蟋蟀悲鳴，孤燈半滅，頃刻之間，恍如隔世。亟啟戶出觀，但曙星東昇，銀湖西轉，悲風蕭颯，鐵馬叮嚀而已。情發於中，不覺哀慟。纔號一聲，兄卽驚呼問故。蓋不復若昔之聾矣。兄旣細詰不已，度弗能隱，乃具述會合始末，及所以豐裕之由。兄始駭悟，相與南望瞻拜。至明而城之內外，傳皆遍矣。程由是終日鬱鬱，若居伉儷之喪。遂束裝南歸，伴兄先部貨賄，自潞河入舟，而自以輕騎由京師出居庸，至大同，省其從父，流連累日未發。忽夕夢美人催去甚急，曰：「禍將至矣，猶盤桓耶！」程憶前言，卽晨告別。而從父殷勤留餞，抵暮出城。時已曠黑，乃寓宿旅館。是夜三鼓，又夢美人連催速發，云：「大難將至，稍遲不得脫矣！」程驚起，策騎東奔四五里，忽聞礮聲連發。回望城外，則火炬四出，照天如晝矣。蓋叛軍殺都御史張文錦，脅城內外壯丁同逆也。及抵居庸，夜宿關外，又夢美人連促過關，云：「稍遲必有狴犴憂矣。」程又驚起，叩關，候門啟先入。行數里，而宣府檄至，凡自大同入關者，非公差吏人，皆梏桎下獄詰驗，恐有奸細入京也。是夜與程偕宿者，無一得免，有禁至半年者，有庾死於獄者。程人舟爲兄備言得脫之故，感念不已。及過高郵湖，天雲驟黑，狂風怒號，舟掀蕩如簸。須臾，二桅皆折，舵零落如粉，傾在瞬息矣。忽聞異香滿舟，風卽頓息。俄而黑霧四散，中有彩雲一片，正當舟上，則美人在焉。自腰以上，毛髮分明，以下，

則霞光擁蔽，莫可辨也。程悲感之極，涕泗交下，遙瞻稽首。美人亦於雲端舉手答禮，容色猶戀戀如故也。舟人皆不之見，良久而隱。從是遂絕矣。戊子初夏，余在京師，聞其事，猶疑信間。適某僉憲某總戎，自遼入京，言之詳甚。然猶未聞大同以後事。今年丙申，在南院，客有言程來遊雨花臺者。遂令邀與偕至，詢其始末。程故儒家子，少嘗讀書，其言歷歷，具有源悉。且年已六蓁，容色僅如四十許人。足徵其遇異人無疑，而昔聞不謬也。作遼陽海神記。

## 灌園叟晚逢仙女

馮夢龍

本篇見今古奇觀第八回，原載醒世恆言第八卷。作者事略同前。

連宵風雨閉柴門，

落盡深紅只柳存。

欲掃蒼苔且停帚，

塔前點點是花痕。

這首詩爲惜花而作。昔唐時有一處士，姓崔名玄微，平昔好道，不娶妻室，隱於洛東。所居庭院寬敞，遍植花草竹木。一精室在萬花之中，獨處於內，童僕都居苑外，無故不得輒入。如此三十餘年，足跡不出園門。時值春日，院中花木盛開，玄微日夕徜徉其間。一夜風清月朗，不忍舍花而睡，乘着月色，獨步花叢中。忽見月影下一青衣，冉冉而來。玄微驚訝道：『這時節那得有女子到此行動？』心中雖然

怪異。又想到：「且看他到何處去？」那青衣不往東，不往西，徑至玄微面前，深深道個萬福。玄微還了禮，問道：「女郎是誰家宅眷，因何深夜在此？」那青衣啟一點朱唇，露兩行碎玉道：「兒向與居士相近，今與女伴往上東門訪表姨，欲借處士院中暫居，不知可否？」玄微見來得奇異，欣然許之。青衣稱謝，原從舊路轉去。不一時，引一隊女子，分花拂柳而來，與玄微一一相見。玄微就月下仔細看時，一個個姿容媚麗，體態輕盈，或濃或淡，妝束不一，隨從女郎。盡皆妖豔，正不知從那裏來的。相見畢，玄微邀進室中，分賓主坐下，開言道：「請問諸位女郎姓氏。今訪何姻戚，乃得光降敝園？」一衣綠裳者答道：「妾乃楊氏。」指一穿白的道：「此位李氏。」又指一衣絳服的道：「此位陶氏。」遂逐一指示，最後到一緋衣小女，乃道：「此位姓石名阿措。我等雖則異姓，俱是同行姊妹。因封家十八姨數日云，欲來相看。不見其至。今夜月色甚佳，故與姊妹同往候之。二來素蒙處士愛重，妾等順便相謝。」玄微方待酬答。青衣報道：封家姨至。衆皆驚喜出迎。玄微閃過半邊觀看。衆女子相見畢，說道：「正要來看十八姨，爲主人留坐。不意姨至，足見同心。」各向前致禮。十八姨道：「屢欲來看卿等，俱爲使命所阻。今乘閒至此。」衆女道：「如此良宵，請姨寬坐，當具一尊爲壽。」遂授旨青衣去取。十八姨問道：「此地可坐否？」楊氏道：「主人甚賢，地極清雅。」十八姨道：「主人安在？」玄微趨出相見，舉目看十八姨體態飄逸，言詞泠泠，有林下風氣。近其傍，不覺寒氣侵肌，毛骨竦然。遜入堂中，侍女將桌椅已是安排停

留。請十八姨居於上席，衆女依次而坐，玄微末位相陪。不一時，衆青衣取到酒餚，擺設上來，佳餚異果，羅列滿案，酒味醇濃，其甘如飴，俱非世人所有。此時月色倍明，室中照輝如同白日。滿座芳香，馥馥襲人，賓主酬酢，盃觥交雜。酒至半酣，一紅裳女子滿斟大觥，送與十八姨道：『兒有一歌，請爲歌之。』歌云：

絡衣拂披露盈盈，

淡染胭脂一朵輕。

自恨紅顏留不住，

莫怨春風道薄情。

歌聲清婉，聞者皆淒然。又一白衣女子送酒道：『兒亦有一歌。』歌云：

皎潔玉顏勝白雪，

況乃當年對芳月。

沉吟不敢怨春風，

自歎榮華暗消歇。

其音更覺慘切。那十八姨性頗輕佻，却又好酒，多了幾杯，漸漸狂放。聽了二歌，乃道：『值此芳辰美景，賓主正歡，何遽作傷心語。歌旨又深刻子，殊爲慢客。須各罰一大觥，當另歌之。』遂手斟一盃遞來，酒醉手軟，持不甚牢，盃纔舉起，不想袖在筯上一兜，撲碌的連盃打翻。這酒若翻在別個身上，却也罷了，恰恰裏盡潑在阿措身上。阿措年嬌貌美，性愛整齊，穿的却是一件大紅簇花緋衣。紅衣最忌的是酒，纔沾點滴，其色便改。怎經得這一大盃酒。況且阿措也有七八分酒意，見污了衣服，作色道：『諸

姊便有所求，吾不畏爾。」卽起身往外就走。十八姨也怒道：「小女弄酒，敢與吾爲抗耶！」亦拂衣而起。衆女子留之不住，齊勸道：「阿措年幼，醉後無狀，望勿記懷，明日常率來請罪。」相送下塔。十八姨忿忿向東而去。衆女子與玄微作別，向花叢中四散行走。玄微欲觀其踪跡，隨後送之。步急苔滑，一交跌倒。掙身起來看時，衆女子俱不見了。心中想道：「是夢却又未曾睡臥。若是鬼，又衣裳楚楚，言語歷歷，是人，如何倏然無影？」胡猜亂想，驚疑不定。回入室中，桌椅依然擺設，盃盤一毫已無，惟覺餘馨滿室。雖異其事，料非禍祟，却也無懼。到次晚，又往花中步玩。見諸女子已在，正勸阿措往十八姨處請罪。阿措怒道：「何必更懇此老媪！有事只求處士足矣。」衆皆喜道：「妹言甚善。」齊向玄微道：「吾姊妹皆住處士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阿措誤觸之，此後應難借力。處士倘肯庇護，當有微報耳。」玄微道：「某有何力得庇諸女？」阿措道：「但求處士每歲元旦，作一朱旛，上圖日月五星之文，立於苑東，吾輩則安然無恙矣。今歲已過，請於此月二十一日平日，微有東風卽立之，可免本日之難。」玄微道：「此乃易事，敢不如命。」齊聲謝道：「得蒙處士慨允，必不忘德。」言訖而別。其行甚疾。玄微隨之不及。忽一陣香風過處，各失所在。玄微欲驗其事，次日卽製辦朱旛。候至二十一，至清早起來，果然東風微拂。急將旛豎立苑東，少頃狂風振地，風沙走石，自洛南一路，摧林折樹。惟苑中繁花不動。玄微方悟諸女皆衆花之精也。緋衣名阿措，卽安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

到次晚，衆女各裹桃李花數斗來謝道：「承處士脫某等大難，無以爲報。餌此花英，可延年却老。願長如此衛護，某等亦可致長生。」玄微依其言服之，果然容顏轉少，如三十許人。後得道仙去。有詩爲證：

洛中處士愛栽花，

歲歲朱旛繪采茶。

學得餐英堪不老，

何須更覓棗如瓜。

列位莫道小子說風神與花精往來，乃是荒唐之語。那九州四海之中，目所未見，耳所未聞，不載史冊，不見經傳，奇奇怪怪，蹊蹊蹊蹊的事，不知得多多少少。就是張華的博物志，也不過志其一二。虞世南的書櫃，也包藏不得許多。此等事甚是平常，不足爲異。然雖如此，又道是子不語怪。且攔過一邊。只那惜花致福，損花折壽，乃見在功德，須不是亂道。列位若不信時，還有一段灌園叟晚逢仙女的故事，待小子說與列位看官們聽。若平日愛花的聽了，自然將花分外珍重，內中或有不惜花的，小子就將這話勸他惜花起來。雖不能得道昇仙，亦可以消閒遣悶。你道這段話文，出在那個朝代，何處地方？就在大宋仁宗年間，江南平江府東門外長樂村中。這村離城只有二里之遠。村上有個老者，姓秋名先，原是村家出身。有數畝田地，一所草房，媽媽水氏已故，別無兒女。那秋先生是酷好栽花種果，把田業都棄撇了，專於其事。若偶覓得種異花，就是拾着珍寶，也沒有這般歡喜。隨你極緊要的事出外，路上逢着人家有樹花兒，不管他家容不容，便陪着笑臉，捱進去求玩。若平常花木，或家裏也在正開，還



轉身得快。倘然是一種名花，家中沒有的，或雖有已開過了，便將正事放在半邊，依依不捨，永日忘歸。人都叫他花癡。或遇見賣花的，有株好花，不論身邊有錢無錢，一定要買。無錢時便脫身上衣服去解當。也有賣花的知其僻性，故高其價，也只得忍貴買回。又有那破落戶曉得他是愛花的，各處尋了好花折來，把泥假捏個根兒哄他，少不得也買。有恁般奇事，將來種下，依然肯活。日積月累，遂成一個大園。那園周圍編竹爲籬，籬上交纏薔薇、茶藤、木香、刺梅、木槿、棣棠、金雀，籬邊遍下蜀葵、鳳仙、鷄冠、秋葵、鶯粟等種。更有那金萱百合、剪春羅、剪秋羅、滿地嬌、十樣錦、美人蕉、山檨躑、高良姜、白蛺蝶、夜落金錢、纏枝牡丹等類，不可枚舉。遇開放之時，爛如錦屏，遶籬數步，盡植名花異草。一木未謝，一花又開。向陽設兩扇柴門，門內一條竹徑，兩邊都結柏屏遮護。轉過柏屏，便是三間草堂。房雖草覆，却高爽寬敞，窗榻明亮。堂中掛一幅無名小畫，設一張白木臥榻，桌檯之顏色也潔淨，打掃地下無纖毫塵垢。堂後精舍數間，臥室在內。那花草無所不有，十分繁茂，真個四時不謝，八節長春。但見：

梅標清骨，蘭挺幽芳，茶呈雅韻，李謝濃妝，杏嬌疏雨，菊傲嚴霜，水仙冰肌玉骨，牡丹國色天香，玉樹亭亭塔砌，金蓮冉冉池塘，芍藥芳姿少比，石榴麗質無雙，丹桂飄香月窟，芙蓉冶艷寒江，梨花溶溶夜月，桃花灼灼朝陽，山茶花寶珠稱貴，臘梅花馨口方香，海棠花西府爲正，瑞香花金邊最良，玫瑰杜鵑，爛如雲錦，繡毬郁李，點綴風光。說不盡千般花草，數不盡萬種芬芳。

籬門外正對着一個大湖，名爲朝天湖，俗名荷花蕩。這湖東連吳淞江，西通震澤，南接龐山湖，湖中景緻，四時晴雨皆宜。秋先於岸傍堆土作堤，廣植桃柳。每至春時，紅綠間發，宛似西湖勝景。沿湖通插芙蓉，湖中種五色蓮花，盛開之日，滿湖錦雲爛漫，香氣襲人。小舟蕩槳，採菱歌聲泠泠，遇斜風微起，假船競渡，縱橫如飛。柳下漁人，蟻船曬網，也有戲兒的，結網的，醉臥船頭的，泗水賭勝的，歡笑之音不絕。那賞蓮遊人，畫船簫管鱗集。至黃昏回棹，燈火萬點，間以星影螢光，錯落難辨。深秋時，霜風初起，楓葉漸染黃碧。野岸衰柳芙蓉，雜間白蘋紅蓼，掩映水際。蘆葦中鴻雁羣集，嘹唳干雲，哀聲聳人。隆冬天氣，彤雲密布，六花飛舞，上下一色，那四時景緻，言之不盡，有詩爲證：

潮天湖畔水連天，

不唱漁歌卽採蓮。

小小茅屋花萬種，

主人日日對花眠。

按下散言。且說秋先每日清晨起來，掃淨花底落葉，汲水逐一灌溉。到晚上又澆一番。若有一花將開，不勝歡躍。或煖壺酒兒，或烹甌茶兒，向花深深作揖，先行澆奠，口稱花萬歲三聲，然後坐於其下，淺斟細嚼。酒酣興到，隨意歌嘯。身子倦時，就以石爲枕，臥於根傍。自半含至盛開，未嘗暫離。如見日色烘烈，乃把櫻拂蘸水沃之。遇着月夜，便連宵不寢。倘值了狂風暴雨，卽披髮頂笠，周行花間檢視。遇有欹枝，以竹扶之。雖夜間起來，巡看幾次，若花到謝時，則累日歎息，常至墮淚，又不捨得那些落花，以櫻

拂輕輕拂來，置於盤中，時常觀玩，直至乾枯，裝入淨甕。滿甕之日，再用茶酒澆奠，慘然若不忍釋。然後親捧其甕，深埋長堤之下，謂之葬花。倘有花片被雨打泥污的，必以清水再四滌淨，然後送入湖中，謂之浴花。平昔最恨是攀枝折朵，他也有一段議論道：『凡花一年，止開得一度。四時中只占得一時。一時中又占得數日。他熬過了三時的冷淡，纔討得這數日風光。看他隨風而舞，迎人而笑，如人正當得意之境，忽被摧殘。已此數日甚難，一朝折損甚易。花若能言，豈不嗟歎！況就此數日間，先猶含蕊，後復零殘，盛開之時，更無多了。又有蝶攢蜂採，鳥啄蟲鑽，日炙風吹，霧迷雨打，全仗人去護惜他，却反恣意拗折，於心何忍。』且說『花自芽生根，自根生本，強者爲幹，弱者爲枝，一幹一枝，不知養成了多少年月。及候至花開，供人清玩，有何不美，定要折他。花一離枝，再不能上枝。枝一去幹，再不能附幹，如人死不可復生，刑不可復贖。花若能言，豈不暗泣。又想他折花的，不過擇其巧幹，愛其繁枝。插之瓶中，置之席上，或供賓客片時侑酒之歡，或爲婢妾一日梳妝之飾。不思空觴可飽玩於花下，閨妝可借巧於人工，手中折了一枝。樹上就少了一枝。今年伐了此幹，明年便少了一幹。何如延其性命，年年歲歲玩之無窮乎！還有未開之花，隨花而去。此蕊竟稿滅枝頭，與人之童妖何異。又有原非愛玩，趁興攀折。既折之後，揀擇好歹，逢人取討，即便與之，或隨路棄擲，略下顧惜，如人橫禍枉死，無處申冤。花若能言，豈不痛恨。』他有了這段議論，所以生平不折一枝，不傷一蕊。就是別人家園上，他心愛着那一種花兒，甯

可終日看玩。假饒那花主人，要取一枝一朵來贈他，他連稱的罪過，決然不要。若有傍人要來折花者，只除他不看見罷了。他若見時，就把言語再三勸止。人若不從其言，他情願低頭下拜，代花請命。人雖叫他花癡，多有可憐他一片誠心，因而住手者。他又深深作揖稱謝。又有小廝們要折花賣錢的，他便將錢與之，不教折損。或他不在時，被人折損，他來見了損處，必淒然傷感，取泥封之，謂之醫花。爲這件上，所以自己園中，不輕易放人遊玩。偶有親戚鄰友要看，難好回時，先將此話講過，纔放進去。又恐穢氣觸花，只許遠觀，不容親近。倘有不達時務的，捉空摘了一花一蕊，那老兒便要面紅頸赤，大發猴急。下次就打罵他，也不容進去看了。後來人都曉得了他的性子，就一葉兒也不敢摘動。大凡茂林深樹，便是禽鳥的巢穴。有花果處，越發千百爲羣。如單食果實，到還是小事。偏偏只揀花蕊啄傷。惟有秋先，却將禾穀，置於空處餉之。又向禽鳥祈祝。那禽鳥却也有知覺。每日食飽，在花間低飛輕舞，宛轉嬌啼，並不損一朵花蕊，也不食一個果實。故此產的果品最多，却又大而甘美。且熟時秋先望空祭了花神，然後敢嘗，又遍送左近鄰家試新。餘下的方鬻。一年到有若干利息，那老者因得了花中之趣，自少至老，五十餘年，略無倦怠。筋骨愈覺強健，粗衣淡飯，悠悠自得，有了贏餘，就把來周濟村中貧乏。自此各村無不敬仰，又呼爲秋公。他自稱爲灌園叟。有詩爲證：

朝灌園兮暮灌園，

灌成園上百花鮮。

花開每恨看不足，  
為愛看花不肯眠。

話分兩頭。却說城中有一人姓張名委，原是個宦家子弟，為人奸狡詭譎，殘忍刻薄。恃了勢力，專一欺鄰嚇舍，紮害良善。觸着他的，風波立至，必要弄得那人破家蕩產，方纔罷手。手下用一般如狼似虎的奴僕，又有幾個助惡的無賴子弟，日夜合做一塊，到處闖禍生災，受其受害者無數。不想却遇了一個又狠似他的輕輕捉去，打得個臭死。及至告到官司，又被那人弄了些手脚，反問輸了。因妝了幌子，自覺無顏，帶了四五個家人，同那一班惡少，暫在莊上遣悶。那莊正在長樂村中，離秋公不遠。一日早飯後，喫得半酣光景，向村中間走，不覺來到秋公門首。只見籬上花枝鮮媚，四圍樹木繁翳，齊道：『這所在到也幽雅。是那家的？』家人道：『此是種花秋公園上，有名叫做花癡。』張委道：『我常聞得說莊邊有什麼秋公，能種得異樣好花，原來就住在此。我們何不進去看看？』家人道：『這老兒有些古怪，不許人看的。』張委道：『別人或者不肯，難道我也是這般，快去敲門。』那時園中牡丹盛開，秋公剛剛澆灌完了，正將着一壺酒兒，兩碟果品，在花下獨酌，自取其樂。飲不上三盃，只聽得一陣的敲門響。放下酒盃，走出來開門。一看見立着五六個人，酒氣直衝。秋公料道：『必是要看花的，便攔住門口問道：』列位有甚事到此？』張委道：『你這老兒，不認得我麼？我乃城裏有名的張衙內。那邊張家莊，便是我家的。聞得你園中好花甚多，特來遊玩。』秋公道：『張衙內，老漢沒種甚好花，不過是桃李之類，

都已謝了。如今並沒怎樣花卉。』張委睜開雙眼道：『這老兒恁般可惡！看看花兒，打甚緊，却便回我沒有。難道喫了你的！』秋公道：『不是老漢說謊。果然沒有。』張委那里肯聽，向前又開手，當胸一攔。秋公站立不牢，踉踉跄跄，直撞過半邊。衆人一齊擁進。秋公見勢頭兇惡，只得讓他進來，把籬門掩上，隨着進來，向花下取過酒果，站在旁邊。衆人看那四邊花草甚多，惟有牡丹最盛。那花不是尋常玉樓春之類，乃五種奇名異品。那五種？

黃樓子，

絲蝴蝶，

西瓜秋，

舞青猊，

大紅獅頭。

這牡丹乃花中之王，出洛陽，爲天下第一。有姚黃魏紫名色。一本價值五千。你道因何獨盛於洛陽？只爲昔日唐朝有個武則天皇后，淫亂無道，寵幸兩個官兒，名喚張易之，張昌宗，於冬月之間，要遊後苑，寫出四句詩來道：

來朝游上苑，

火速報春知。

百花連夜發，

莫待曉風吹。

不想武則天原是應運之主，百花不敢違旨，一夜發蕊開花。次日駕幸後苑，只見千紅萬紫，芳菲滿目。單有牡丹花不肯奉承女主倖臣，要一根葉兒也沒有。則天大怒，遂將牡丹花貶於洛陽。故此洛陽牡丹，冠於天下。有一隻玉樓春詞，單贊牡丹花的好處，詞云：

名花綽約東風裏，  
占斷韶華都在此。

芳心一片可人憐，  
春色三分愁雨洗。

玉人盡日懨懨地，  
猛被笙歌驚破睡。

乍臨妝鏡似嬌羞，  
近日傷春輸與你。

那花正種在草堂對面，四圍以湖石欄之。四邊豎個木架子，上覆布幔，遮蔽日色。花本高有丈許，最低亦有六七尺。其花大如丹盤，五色燦爛，光華奪目。衆人齊贊好花。張委便踏上湖石去嗅那香氣。秋公極怪的是這樣，乃道：『衙內站遠些看，莫要上去。』張委惱他不容進來，心中正要尋事，又聽了這話，喝道：『你那老兒住在我莊邊，難道不曉得張衙內名頭麼？有恁樣好花，故意回說沒有。不計較就夠了，還要多言。那見得聞一聞就壞了花，你便這般說，我偏要聞。』遂把花逐朵攀下來，一個鼻子湊在花上去嗅。那秋公在傍氣得敢怒而不敢言。也還道略看一回就去。誰知這廝故意賣弄道：『有恁樣好花，如何空過！須把酒來賞玩。』分付家人快去取。秋公見要取酒來賞，更加煩惱，向前道：『所在蝸室，沒有坐處。衙內止見見花兒，酒還到貴莊上去喫。』張委指着地上道：『這地下儘好坐。』秋公道：『地上齷齪，衙內如何坐得？』張委道：『不打緊，少不得有氈條遮襯。』不一時，酒餚取到，鋪下氈條。衆人團團圍住，猜拳行令，大呼小叫，十分得意。只有秋公骨朶了嘴，坐在一邊。那張委看見花木



茂盛，就起個不良之念，思想要吞佔他的。斜着醉眼，向秋公道：『看你這蠢老兒不出，到會種花，却也可取。賞你一杯酒。』秋公那有好氣答他，氣忿忿的道：『老漢天性不會飲酒，衙內自請。』張委又道：『你這園可賣麼？』秋公見口氣來得不好，老大驚訝，答道：『這園是老漢的性命，如何捨得賣。』張委道：『什麼性命不性命，賣與我罷了。你若沒去處，一發連身歸在我家，又不要做別事，單單替我種些花木，可不好麼？』衆人齊道：『你這老兒好造化，難得衙內恁般看顧，還不快些謝恩。』秋公看見逐步欺侮上來，一發氣得手足麻軟，也不去睬他。張委道：『這老兒可惡，肯不肯如何不答應我？』秋公道：『說過不賣了。怎的只管問？』張委道：『放屁！你敢再說句不賣，就寫帖兒送到縣裏去。』秋公氣不過，欲要辯白幾句，又想一想，他是有勢力的人，却又醉了，怎與他一般樣見識，且哄了去再處。忍着氣答道：『衙內總要買，也須從容一日。豈是一時急驟的事。』衆人道：『這話也說得是。就在明日罷。』此時都已爛醉，齊立起身。家人收拾傢伙先去。秋公恐怕折花，預先在花邊防護。那張委真個走向前，便要踹上湖石去探。秋公扯住道：『衙內，這花雖是微物，但一年間，不知費多少工夫，纔開得這幾朵。不爭折損了，深爲可惜。況折去，過一二日就謝了，何苦作這樣罪過。』張委喝道：『胡說，有甚罪過！你明日賣了，便是我家之物。就都折盡，與你何干！』把手去推開。秋公揪住死也不放道：『衙內便殺老漢，這花決不與你摘的。』衆人道：『老兒其實可惡！衙內取朵花兒，值什麼大事，裝出許多模樣。』

難道怕你不摘了。」遂齊走上前亂摘。把這老兒急得叫苦連天。捨了張委，拼命去攔阻。扯了東邊，顧不了西首。頃刻間摘了許多。秋老心痛肉痛罵道：「你這般賊男女，無事登門，將吾欺侮，要這性命何用！」趕向張委身邊，撞個滿懷。去得猛勢，張委又多了幾杯酒，把脚不住，翻筋斗跌倒。衆人都道：「不好了，衙內打壞也！」齊將花丟下，便趕過來要打秋公。內中有一個老成些的，見秋公年紀已老，恐打出事來，勸住衆人，扶起張委。張委因跌了這交，心中轉惱，趕上前打得隻蕊不留，撒作遍地。意猶未足，又向花中踐踏一回。可惜好花，正是：

老拳毒手交加下，

翠葉嬌花一旦休。

好似一番風雨惡，

亂紅零落沒人收。

當下只氣得個秋公，搶地呼天，滿地亂滾。鄰家聽得秋公園中喧嚷，齊跑進來看。見花枝滿地狼藉，衆人正在行兇，鄰里盡喫一驚。上前勸住，問知其故。內中倒有兩三個是張委的租戶，齊替秋公陪個不是，虛心冷氣，送出籬門。張委道：「你們對那老賊說，好好把園送我，便饒了他。若說半個不字，須教他仔細着。」恨恨而去。鄰里們見張委醉了，只道酒話，不在心上。覆身轉來，將秋公扶起，坐在堦沿上。那老兒放聲號慟。衆鄰里勸慰了一番，作別出去。與他帶上籬門，一路行走。內中也有怪秋公平日不容看花的，使道：「這老官兒忒煞古怪，所以有這樣的事。也得他經一遭兒警戒下次。」內中又有

直道的道：『莫說這沒天理得話。自古道：『種花一年，看花十日。』那看的但覺好看，贊聲好花罷了。怎得知種花的煩難。只這幾朶花，正不知費了許多辛苦，纔培植得這般茂盛。如何怪得他愛惜。』不題衆人，且說秋公不捨得這些殘花，走向前，將手去檢起來，看見踐踏得凋殘零落，塵垢沾污，心中悽慘，又哭道：『花阿！我一生愛護，從不曾損壞一瓣一葉。那知今日遭此大難。』正哭之間，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秋公爲何這般痛哭？』秋公回頭看時，乃是一個女子，年約二八，姿容美麗，雅淡素妝，却不認得是誰家之女。乃收淚問道：『小娘子是那家，至此何幹？』那女子道：『我家住在左近，我聞你園中牡丹花茂盛，特來遊玩，不想都已謝了。』秋公提起牡丹二字，不覺又哭起來。女子道：『你且說有甚苦情，在此啼哭？』秋公將張委摘花之事說出。那女子笑道：『原來如此。你可要這花原上枝頭麼？』秋公道：『小娘休來取笑。那有落花返枝的理。』女子道：『我祖上傳得個落花返枝的法術，屢試屢驗。』秋公聽說，化悲爲喜道：『小娘子真個有這法術麼？』女子道：『怎的不真！』秋公倒身下拜道：『若得小娘子施此妙術，老漢無以爲報。但每一種花開，便來相請賞玩。』女子道：『你且莫拜，去取一碗水。』秋公慌忙跳起去取水，心中又轉道：『如何有這樣妙法，莫不是見我哭泣，故意取笑。』又想到：『這小娘子從不相認，豈有耍我之理。還是真的！』急舀了一碗清水出來。擡頭不見了女子，只見那花都已在枝頭，地下並無一瓣遺存。起初每本一色，如今却變做紅中間紫，淡內添濃，一本

五色俱全，比先更覺鮮妍，有詩爲證：

曾聞湘子將花染，  
又見仙姬會返枝。

信是至誠能動物，  
愚夫猶自笑花癡。

當下秋公又驚又喜道：『不想這小娘子，果然有此妙法。』只道還在花叢中，放下水，前來作謝。園中團團尋遍，並不見影，乃道：『這小娘子如何就去了？』又想到：『必定還在門口，須上去求她傳了這個法兒。』一徑趕至門邊，那門却又掩着。拽開看時，門首坐着兩個老者，就是左近鄰家，一個喚做單公，在那里看漁人曬網。見秋公出來，齊立起身拱手道：『聞得張衙內在此無理，我們恰在田頭，沒有來問得。』秋公道：『不要說起。受了這班潑男女的毆氣，虧着一位小娘子走來，用個妙法救起許多花朵，不會謝得她一聲，徑出來了。二位可看見往那一邊去的？』二老聞言驚訝道：『花壞了，有甚法兒？』又道：『這女子去幾時了？』秋公道：『剛纔出來。』二老道：『我們坐在此好一回，並沒個人走動，那見什麼女子？』秋公聽說，心下恍悟道：『恁般說，莫不這位小娘子是神仙下降。』二老問道：『你且說怎的救起花兒？』秋公將女子之事，叙了一遍。二老道：『有如此奇事，待我們去看看。』秋公將門拴上，一齊走至花下，看了，連聲稱異道：『這定然是個神仙，凡人那有此法力！』秋公即焚起一爐好香，對天叩謝。二老道：『這也是你平日愛花心誠，所以感動神仙下降。明日索性到教張衙

內這幾個潑男女看看，羞殺了他。」秋公道：「莫要莫要！此等人即如惡犬，遠遠見了，就該避之，豈可還引他來。」二老道：「此話也有理。」秋公此時非常歡喜，將先前那瓶酒熱將起來，留二老在花下玩賞，至晚而別。二老回去一傳，合村人都曉得，明日俱要來看。還恐秋公不許，誰知秋公原是有意思的人，因見神仙下降，遂有出世之念。一夜不寐，坐在花下細息。想至張委這事，忽地開悟道：「這皆平日心胸褊窄，故外侮得至。若神仙汪洋度量，無所不容，安得有此。」至次早，將園門大開，任人來看。先有幾個進來打探。見秋公對花而坐，但分付道：「任憑列位觀看，切莫要採便了。」衆人得了這話，互相傳聞。那村中男子婦女，無有不至。按下此處，且說張委至次早對衆人道：「昨日反被那老賊撞了一交，難道輕恕不成！如今再去要他這園。不肯時，多教些人從，將花木盡行打個稀爛，方出這氣。」衆人道：「此園在衙內莊邊，不怕他不肯。只是昨日不該把花都打壞，還留幾朶，後日看看便是。」得委道：「這也罷了。少不得來年又發。我們快去，莫要使他停留長智。」衆人一齊起身，出得莊來，就有人說：「秋公園上神仙下降，打下的花，原都上了枝頭，却又變做五色。」張委不信道：「這老賊有何好處，能感神仙下降？況且不前不後，剛剛我們打壞，神仙就來。難道這神仙是養家的不成？一定是怕我們又去，故此謫這話來，央人傳說，見得他有神仙護衛，使我們不擺佈他。」衆人道：「衙內之言極是。」頃刻到了園門口，見兩扇柴門大開，往來男女，絡繹不絕，都是一般說話。衆人道：「原來真有這等事？」張

委道：『莫管他，就是神仙見坐着，這園少不得要的。』彎彎曲曲，轉到草堂前看時，果然話不虛傳。這花却也奇怪。見人來看，姿態愈艷，光采倍生。如對人笑的一般。張委心中雖十分驚訝，那吞佔的念頭全然不改。看了一回，忽地又起一個惡念，對衆人道：『我們且去。』齊出了園門。衆人問道：『衙內如何不與他要園？』張委道：『我想得個好計在此。不消與他說得。這園明日就歸於我。』衆人道：『衙內如何妙策？』張委道：『見今貝州王則謀反，專行妖術。樞密府行文書，普天下軍州嚴禁左道，捕緝妖人，本府現出三千貫賞錢，募人出首。我明日就將落花上枝爲繇，教張霸到府，首他以妖術惑人。這個老兒熬刑不過，自然招承下獄。這園必定官賣。那時誰個敢買他的。少不得讓與我。還有三千貫賞錢哩。』衆人道：『衙內好計。事不宜遲，就去打點起來。』當時即進城寫下首狀，次早教張霸到平江府出首，這張霸是張委手下第一出尖的人，衙門情熟，故此用他。大尹正在緝訪妖人，聽說此事，合村男女都見了，不怕不信。即差緝捕使臣，帶領幾個做公的，押張霸作眼，前去捕獲。張委將銀布置停當，讓張霸與緝捕使臣先行。自己與衆子弟隨後也來。緝捕使臣一徑到秋公園上，那老兒還道是看花的，不以爲意。衆人發一聲喊，趕上前一索捆翻。秋公喫這一嚇不小，問道：『老漢有何罪犯，列位說個明白。』衆人口口聲聲罵做妖人反賊，不繇分說，護出門來。鄰里看見無不失驚，齊上前詰問。緝捕使臣道：『你們還要問麼？他所犯的事也不小，只怕連村上人都有分哩。』那些愚民，被這大話一寒，

心中害怕，盡皆洋洋走開，惟恐累及。只有虞公，單公同幾個平日與秋公相厚的，遠遠跟來觀看。且說張委候秋公去後，便與衆子弟來鎖園門，恐還有人在內，又稽點一遍，將門鎖上。隨後趕至府前。緝捕使臣，已將秋公解進，跪在月臺上。見傍邊又跪着一人，却不認得是誰。那些獄卒，都得了張委銀子，已備下諸般刑具伺候。大尹喝道：『你是何處妖人，敢在此地方上，將妖術煽惑百姓！有幾多黨羽，從實招來。』秋公聞言，恰如黑暗中聞個大炮，正不知何處來的。便稟道：『小人家世住於長樂村中，並非別處妖人，也不曉得什麼妖術。』大尹道：『前日你用妖術，使落花上枝，還敢抵賴。』秋公見說到花上，情知是陳委的緣故，即將張委要佔園打花，并仙女下降之事，細訴一遍。不想那大尹性是偏執的，那裏肯信。乃笑道：『多少慕仙的修行至老，尙不能得遇神仙。豈有因你哭花，仙就來？既來了，也必定留個名兒，使人曉得，如何又不別而去。這樣話哄那個。不消說得，定然是個妖人。快夾起來！』獄卒們齊聲答應，如狼虎一般，蜂擁上來，揪翻秋公，扯腿拽腳，剛要上刑。不想大尹忽然一個頭暈，險些兒跌下公座。自覺頭目森森，坐身不住，分付上了枷杻，發下獄中監禁，明日再審。獄卒押着秋公，一路哭泣出來。看見張委道：『張衙內，我與你前日無怨，往日無仇，如何下此毒手，害我性命！』張委也不答應，同了張霸和那一般惡少，轉身就走。虞公、單公接着秋公，問知其細，乃道：『有這等冤枉的事。不打緊，明日同合村人具張聯名保結，管你無事。』秋公哭道：『但願得如此便好。』獄卒喝道：『這死囚還



不走，只管哭甚麼！』秋公含着眼淚進獄。隣里又尋些酒食，送至門上，那獄卒誰個拿與他喫，竟接來自去受用。到夜間將他上了囚床，就是活死人一般，手足不能少展，心中苦楚，想道：『不知那位漏言，救了這花，却又被那厮借此陷害。神仙阿！你若憐我秋先，亦來救我性命，情願棄家入道。』一頭正想，只見前日那仙女冉冉而至。秋公急叫道：『大仙救拔弟子秋先則個！』仙女笑道：『汝欲脫離苦厄麼？』上前把手一指，那枷扭紛紛自落。秋先爬起來，向前叩頭道：『請問大仙姓氏。』仙女道：『吾乃瑤池王母座下司花女，憐你惜花至誠，故令諸花返本。不意反資奸人讒口，然亦汝命中合有此災。明日當脫。』張委損花害人，花神奏聞上帝，已奪其算，助惡黨羽，俱降天災。汝宜篤志修行，數年之後，吾當度汝。』秋先又叩首道：『請問上仙修行之道。』仙子道：『修仙徑路甚多，須認本源。汝原以惜花有功，今亦當以花成道。汝但餌百花，自能身輕飛舉。』遂教其服食之法。秋先稽首叩謝起來，便不見了。仙子擡頭觀看，却在獄牆之上，以手招道：『汝亦上來，隨我出去。』秋先便向前攀援了一大回，還只到得半牆，甚覺喫力。漸漸至頂，忽聽得下邊一棒鑼聲，喊道：『妖人走了，快拿下！』秋公心下一慌，手酥脚軟，倒撞下來，撒然驚覺。原在囚床之上。想起夢中言語，歷歷分明，料必無事。心中稍寬。正是：

但存方寸無私曲，  
料道神明有主張。

且說張委，見大尹已認做妖人，不勝歡喜，乃道：『這老兒許多清奇古怪，今夜且請在囚床上受

用一夜，讓這園兒與我們樂罷。」衆人都道：「前日還是那老兒之物，未曾盡興。今日是大爺的了，須要盡情歡賞。」張委道：「言之有理。」遂一齊出城，教家人整備酒餚，徑至秋公園上，開門進去。那隣里看見是張委，心下雖然不平，却又懼怕，誰敢多口。且說張委同衆子弟走至草堂前，只見牡丹枝頭一朵不存，原如前日打下時一般，縱橫滿地。衆人都稱奇怪。張委道：「看起來這老賊，果係有妖法的。不然，如何半日上倏忽反變了。難道也是神仙打的？」有一個子弟道：「他曉得衙內要賞花，故意弄這法兒來羞我們。」張委道：「他便弄這法兒，我們就賞落花。當下依原鋪設氈條，席地而坐，放開懷抱恣飲。也把兩瓶酒賞張霸，到一邊去喫。看看飲至日色沉西，俱有半酣之意，忽地起一陣大風。那風好利害：

善聚庭前草，

能開水上萍。

腥聞羣虎嘯，

響合萬松聲。

那陣風，却把地下這些花朵，吹得都直豎起來。轉眼間俱變成一尺來長的女子。衆人大驚。齊叫道：「怪哉！」言還未畢，那些女子迎風一幌，盡已長大。一個個姿容美麗，衣服華艷，團團立做一大堆。衆人因見恁般標致，通看呆了。內中一個紅衣女子，却又說起話來道：「吾姊妹居此數十餘年，深蒙秋公珍重愛護。何意驀遭狂奴俗氣薰熾，毒手摧殘，復又誣陷秋公，謀吞此地。今仇在目前，吾姊妹曷不戮力擊之，上報知己之恩，下雪摧殘之恥，不亦可乎！」衆女郎齊聲道：「阿妹之言有理。須速下手，

毋使潛遁。」說罷，一齊舉袖追來。那袖似有數尺之長，如風旛亂飄，冷氣入骨。衆人齊叫有鬼！撒了傢伙，望外亂跑，彼此各不相顧。也有被石塊打脚的，也有被樹枝抓面的，也有跌而復起，起而復跌的。亂了多時，方纔收脚。點檢人數都在，單不見了張委、張霸二人。此時風已定了，天色已昏，這班子弟各自回家，恰像拾得性命一般，抱頭鼠竄而去。家人們喘息定了，喚幾個生力莊客，點起火把，覆身去找尋。直到園上，只聽得大梅樹下有呻吟之聲。舉火看時，却是張霸被梅根絆倒，跌破了頭，掙扎不起。莊客着兩個先扶張霸歸去。衆人周圍走了一遍，但見靜悄悄的，萬籟無聲。牡丹棚下繁花如故，並無零落。草堂中杯盤狼藉，殘酒淋漓，衆人莫不吐舌稱奇。一面收拾傢伙，一面重復照看。這園子又不多大，三回五轉，毫無蹤影。難道是大風吹去了，女鬼喫去了？正不知躲在那裏。延捱了一會，無可奈何，只索回去過夜，再作計較。方欲出門，只見門外又有一夥人，提着行燈進來。不是別人，却是虞公，單老，聞知衆人遇鬼之事。又聞說不見了張委，在園中找尋，不知是真是假，合着三隣四舍，進園觀看。問明了衆莊客，方知此事果真。二老驚訝不已。教衆莊客且莫回去，老漢們同列位還得找尋一遍。衆人又細細照看了一下，正是興盡而歸，歎了口氣，齊出園門。二老道：「列位今晚不來了麼？」老漢們告過，要把園門落鎖，沒人看守得，也是我們隣里的干係。此時莊客們蛇無頭而不行，已不是先前聲勢了。答應道：「但憑，但憑！」兩邊人待要散，只見一個莊客在東邊牆角下，叫道：「大爺有了。」衆人蜂擁而前。莊客

指道：『那槐枝上掛的，不是大爺的軟翅紗巾麼？』衆人道：『既有了巾兒，人也只在左近。』沿牆照去，不多幾步，只叫得聲苦也。原來東角轉灣處，有個糞窖，窖中一人，兩脚朝天，不歪不斜，剛剛倒種在內。莊客認明鞋襪衣服，正是張委。顧不得臭穢，只得上前打撈起來。虞單二老，暗暗念佛，和隣舍們自回。衆莊客擡了張委，在湖邊洗淨。先有人報去莊上，合家大小，哭哭啼啼，準備棺衣入殮，不在話下。其夜張霸破頭傷重，五更時亦死。此乃作惡的見報。正是：

兩個兇人離世界，  
一雙惡鬼赴陰司。

次日大尹病愈陞堂，正欲弔審秋公之事，只見公差稟道：『原告張委同家人張霸，昨晚都死了。』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大尹大驚，不信有此異事。須臾間，又見里老鄉民，共有百十人，連名具呈前事，具說秋公平日惜花行徑，並非妖人，張委設謀陷害，神道報應，前後事情，細細分割。大尹因昨日頭暈一事，亦疑其枉。到此心下坦然，還喜得不曾用刑。卽於獄中弔出秋公，堂堂釋放，又給印信告示，與他園門張掛，不許閒人侵損他花木。衆人叩謝出府。秋公向隣里作謝，一路同回。虞單二老，開了園門。同秋公進去。秋公見牡丹繁盛如初，傷感不已。衆人治酒與秋公稱賀。秋公又答席。一連喫了數日酒席。閒話休題。自此之後，秋公日餌百花，漸漸習慣，遂謝絕了烟火之物。所嚮果實錢鈔，悉皆布施。不數年間，髮白更黑，顏色轉如童子。一日正值八月十五日，麗日當天，萬里無瑕。秋公正在花下跌坐，忽然祥

風微拂，彩雲如蒸，空中音樂嘹亮，異香撲鼻。青鸞白鶴，盤旋翔舞，漸至庭前。雲中正立着司花女，兩邊幢幡寶蓋，仙女數人，各奏樂器。秋公看見，撲翻身便拜。司花女道：「秋先，汝功行圓滿。吾已奏聞上帝，有旨封汝爲護花使者，掌管人間百花。令汝拔宅上升。但有愛花惜花的，加之以福，殘花毀花的，降之以災。」秋公向空叩首，謝恩訖。隨着衆仙登雲。草堂花木，一齊冉冉升起，向南而去。虞公，單老和那合村之人都看見的，一齊下拜。還見秋公在雲中舉手謝衆人，良久方沒。此地遂改名升仙里，又謂之百花村云。

園公一片惜花心，得感仙姬下界臨。  
草木同升隨汝宅，淮南不用鍊黃金。

## 郭挺之榜前認子

天然癡叟

本篇見石點頭第一卷。石點頭共十四卷，包含小說十四篇。作者天然癡叟一名浪仙，爲馮夢龍的友人，其他生平不詳。

陰陽賦畀了無私，李不成桃蘭不芝。  
是虎方能生虎子，非麟安得產麟兒。  
肉身縱使睽千里，血氣何曾隔一絲。  
試看根根還本本，豈容人類有差池。  
從來父之生子，未有不知者。莫說夫妻交媾，有徵有驗，就是婢妾外遇，私己瞞人，然自家心裏未

必不明明白白。但恐忙中忽略，醉後糊塗，遂有已經生子而竟茫然莫識的。昔日有一人年過六十，自歎無子。忽遇着一個相士，相他已經生子，想是忘記了。此人大笑道：『先生差矣。我朝夕望子，我豈有生子而已經忘記之理。』相士道：『我斷不差。你回去細細一查，便就要查出。』此人道：『我家有三四個小妾，日夜伴陪，難道生了兒子，瞞得人的。叫我那裏去查？』相士道：『你不必亂查，要查只消去查四十五歲丙午這一年五月內，可曾與婦人交接，便自然要查着了。』此人見相士說得鑿鑿有據，只得低頭回想，忽想起丙午這一年，過端午吃醉了，有一個丫頭伏侍他，因一時高興，遂春風了一度。恰恰被主母看見，不勝大怒，遂立逼着將這丫頭賣與人，帶到某處去了。要說生子，除非是此婢，此外並無別人。相士道：『正是他，正是他！你相中有子，不孤，快快去找尋，自然要尋着。』此人忙依言到某處去找尋，果然找尋着，見已是十五歲，面貌與此人不差毫釐。因贖取回來，承了宗嗣，你道奇也不奇。這事雖奇，還有根有苗，想得起來，就尋回來也。只平平。還有一個絕然絕望，忽相逢於金榜之下，豈不更奇待小子慢慢說來。正是：

命裏不無總是有，相中該有豈能無。  
縱然迷失兼流落，到底團圓必不孤。

說話南直隸廬州府合肥縣，有一秀才，姓郭名喬，表字挺之，生得貌體豐潔，宛然一美丈夫，只可恨常眉心生了一個大黑痣，做了美玉之瑕。這郭秀才家道還完足，又是個有才少年，就拏穩必中。不

期小考利大考不利，到了三十以外，還是一個秀才。心中甚焦躁。有一班同學的朋友取笑他，往往笑道：『郭兄不必着急。相書上說得好，龜頭有痣終須發，就到五六上也還中的。你愁他怎麼？』郭秀才聽了，愈加不悅，就有個要棄書不讀之意。喜得妻子武氏甚賢，再三寬慰道：『功名遲早不一，你既有才學，年還不老，再候一科，或者中去也不可。』郭喬無奈，只得又安心誦讀，捱到下科，不期到了下科，依然不中。自不中到也罷了。誰知里中一個少年，纔二十來歲，時時拏文字來請教郭秀才改削，轉高高中在榜上。郭喬這一物，幾乎氣個半死。遂將筆硯經書，盡用火焚了，恨恨道：『既命不做主，還讀他何用？』武氏再三勸慰。他一連在家困了幾日，連飲酒都減了。武氏道：『你在家中納悶，何不出門尋相知朋友去散心也好。』郭喬道：『我終日在朋友面前，縱酒做文，高談闊論，人人拱聽。今到這樣年紀，一舉人也弄不到手，轉被後生小子輕輕奪去，叫我還有甚麼嘴臉去見人！只好躲在家里悶死罷了。』正爾無聊，忽母舅在廣東韶州府樂昌縣做知縣，有書來與他。書中說，倘名場不利，家居寂寞，可到任上來消遣消遣。况滄湖瀧水，亦古今名勝，不可不到。郭得書大喜，因對武氏說道：『我在家正悶不過，恰恰母舅來接我，我想趁此到廣東去一遊。』武氏道：『去遊一遊，雖好，但恐路遠，一時未能便歸。宗師要歲考，卻叫誰去？』郭喬笑道：『賢妻差矣。我既遠遊，便如高天之鶴，任意逍遙，終不成還戀戀這頂破頭巾。明日宗師點不到，任他除名罷了。』武氏道：『不是這等說。你既出了門，我一個』



婦人家，兒子又小，尚有些門頭戶腦的事情。當着這秀才的名色擔擔，也還強是沒有。」郭喬道：「既是這等說，明日我就動一個遊學的呈子在學中，就不妨了。」因又想道：「母舅來接我雖是他一段好意思。但聞他做官甚是清廉，我又到廣東，難道死死坐在他衙中，未免要東西覽遊，豈可盡取資與他，須自帶些盤纏去方好。」武氏道：「既要帶盤纏去，何不叫郭福率性買三百金貨物跟你去，便伸縮自便。」郭喬聽了大喜道：「如此更妙。」遂一面叫郭福去買貨，一面到學里去動呈子。不半月，呈子也准了，貨物又置了，郭喬就別了武氏，竟往廣東而去。正是：

名場失意欲消憂，一葉扁舟事遠遊。  
只道五湖隨所適，誰知明月掛銀鈎。

郭喬到了廣東，先叫郭福尋一個客店，將貨物上好發賣，然後自到縣中來見母舅王知縣。王知縣聽見外甥到了，甚為歡喜，忙叫人接入內衙相見。各叙別後之事，就留在衙中住下。一連住了十數日。郭喬心下因要棄秀才，故不欲重讀詩書，坐在衙中，殊覺寂寞。又捱了兩日，悶不過，只得與母舅說道：「外甥來此，雖為問候母舅，并舅母二大人之安，然亦因名場失利，借此來散散悶鬱。故今稟知母舅大人，欲暫出衙到各處去遊覽，再來侍奉何如？」王知縣道：「既是如此，你初到此地方不熟，待我差個衙役跟隨你去。方有次第。」郭喬道：「差人跟隨固好，但恐差人跟隨，未免招搖，有礙母舅之官箴，反為不妙。還是容愚甥自去，仍作客遊，相安無事。」王知縣道：「賢甥既欲以自遊，我有道理了。」

隨入內取了十兩銀子，付與外甥道：『你可帶在身邊，作遊資。』郭喬不敢拂母舅之意，只得受了，遂走出衙來，到郭福下處去看看。不期纔走離縣前不上一箭之遠，只見兩個差人，鎖着一個老兒，往縣裏來。後又跟着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哭哭啼啼。郭喬定睛將女子一看，雖是荆釵布裙，卻生得：

貌團團似一朵花。身嬾嬾如一枝柳，眉分畫出的春山，眼橫澄來的秋水。春筍般十指纖長，櫻桃樣一脣紅綻。哭聲細細鶯嬌，髻影垂垂雲亂。他見人苦哀哀無限心傷，人見他早已喜孜孜一時魂斷。

郭喬見了那女子，生得有幾分顏色，卻跟着老兒啼哭，像有大冤苦之事，心甚生憐。因上前問差人道：『這老兒犯了甚事？你們拏去，這女子又是他甚人，也跟着啼哭？』差人認得郭喬是老爺親眷，答道：『郭相公，這老兒不是犯罪，是欠了朝廷的錢糧，沒得抵當。今日是限上該比，故帶去見老爺。這女兒是他的女兒，捨不得父親去受刑，情願賣身去償還，卻又一時遇不着主顧，跟了來啼哭。』郭喬道：『他欠多少銀子的錢糧？』差人道：『前日老爺當堂算，總共一十六兩也。』郭喬道：『既只十六兩，還不多，我代他償了罷。』因在袖中取母舅與他作遊資的十兩，先付與老兒道：『這十兩，你可先交在櫃上，那六兩可跟我到店中，就取交于你。』老兒接了銀子，跪到在地，就是一個頭說道：『相公救了我老兒一命，料無報答。只願相公生個貴子，中舉中進士，顯揚後代罷。』那女子也就跟在老兒

後面磕頭，郭喬連忙扯他父女道：『甚麼大事，不須如此。』差人見了，因說道：『郭相公既積陰功，憐憫他，此時老爺出堂還早，何不先到郭相公寓所，領了那六兩，來一同交納，便率性完了一件公案。』郭喬道：『如此更好。』遂撒身先走，差人并老兒女子俱在後跟來。郭喬到了客店，忙叫郭福取出一封十兩紋銀，也遞與老兒道：『你可將這六兩湊完了錢糧，你遭比一番也苦了，餘下了可帶回去，父女們將養將養。』老兒接了銀子，遂同女兒跪在地下，千謝萬謝，只是磕頭。乃郭喬忙扯他起來道：『不要如此，反使我不安。』差人道：『既郭相公周濟了你，且去完了公事，再慢慢的來謝他不遲。』遂帶了老兒去了。郭喬因問郭福貨物賣的如何。郭福道：『託主人之福，賣出的貨物，行情甚好，不多時，一并賣完了。原是五百兩本銀，如今除了盤費，到賺了二百兩銀子。有加四的利錢，也算好了。』郭喬聽了，笑道：『我到此，王爺留住，未就回去。你空著許多銀子坐在此無益。莫若多寡留下些盤纏與我，其餘你可買了些回頭貨賣了，再買貨來接我，亦未爲遲。就報信於主母也好。』郭福領命，遂去置貨不題。郭喬分付完了，就要出門去遊賞。因店主人苦苦要留下喫飯，只得又住下。剛吃完酒飯，只見那老兒已完納錢糧，消了牌票，歡歡喜喜，同着女兒又來謝郭喬。因自陳道：『我老漢姓米，名叫米天祿的，娶妻范氏，止生此女，叫做青姐。生他時，他母親曾得一夢，夢見一神人對他說，此女當嫁貴人，當生貴子，不得輕配下人。故今一十八歲，尚捨不得嫁給鄉下人家。我老人家止靠着有一二十畝田

地度日。不料連年荒旱，拖欠下許多錢糧，官府追比甚急，並無抵償。要將女兒嫁與人家，恐怕錢糧遺累，俱不敢來取。追比起來，老漢自然自死了。女兒見急，情願賣身救父，故跟進城來。又苦一時沒個售主。今日幸遇大恩人，發惻隱之心，慨然周濟，救了老漢一命，真正是感恩無盡。再四思量，實實苦無報答。惟有小女一身，雖是村野生長，尚不十分醜陋，又聞大恩人客居於此，故送來早晚伏侍大恩人。望大恩人鑒老漢一點誠心，委曲留下。」郭喬聽了，因正色說道：「老丈這話就說差了。我郭挺之是個名教中人，決不做非禮之事。就是方纔這些小費，止不過見你年老拘攣，幼女哭泣，情甚可憐，一見不忍，故少爲周濟，也非大惠，怎麼就思量得人愛女。這不是行義，轉是爲害了，斷乎不可。」米老兒道：「此乃老漢一點感恩報答之心，並非恩人之意，或亦無妨。還望恩人留下。」郭喬道：「此客中如何留得婦人女子？你可快快領去，我要出門了。不得陪你。」說罷，起身出門去了。正是：

施恩原不望酬恩，何料絲蘿暗結婚。到得桃花桃子熟，方知桃葉出桃根。

米老兒見郭喬竟丟下他出門去了，一發敬重他是個好人。只得帶了女兒回家，與范氏說知，大家不勝感激，遂立了一個牌位，寫了他的姓名在上，供養在佛前，朝夕禮拜。鄉下有個李家，見他錢糧完了，又思量來與他結婚。米天祿夫妻可也肯了，青姐因辭道：「父親前日錢糧事急，要將我出嫁與李家，他再三苦辭。我見事急，情願賣身救父。故父親情願帶我去賣身。幸遇郭恩人慨然周濟，他雖不

爲買我，然費他二十兩銀子，就與買我一樣。况父親又將我送到他下處。他恐涉嫌疑，有傷名義，故一時不好便受。然我既得了他銀子，又送過與他。他受與不受，我就是他家的人了，如何又好嫁與別人？若嫁與別人，則前番送與他都是虛意了。我雖是一個鄉下女子，不值甚的，卻守節義也是一般，斷沒個任人去取的道理。郭恩人若不要我，我情願跟隨父母，終身不嫁，紡績度日，決不再到別人家去。」

米天祿見女兒說得有理，便不強他，也就回了李家。但心上還想着要與郭喬說說，要他受了。不期進城幾次，俱尋郭喬不見，只得因循下了。不期一日，郭喬在山中遊賞，忽遇了一陣暴雨，無處躲避。忽望見山坳裏一帶茅屋現出，及跑到茅屋前，只見一家柴門半掩，雨越下得大了。便顧不得好歹，竟推開門，直跑到草堂之上。早看見一個老人，坐在那里低着頭打草鞋，因說道：「躲躲雨，打攪休怪。」那老人家，忽抬起頭來一看，認得是郭喬，不勝大喜。因立起來說道：「恩人耶？我尋了恩人好幾遍，皆遇不着。今日爲何直走到這裡？」郭喬再細看時，方認得這老兒卻正是米天祿，也自歡喜，因說道：「原來老丈住在這裡。我因信步遊賞，不期遇雨。」米天祿因向內叫道：「大恩人在此，老媽女人，快來拜見。叫聲未絕。」范氏早同青姐跑了出來。因見果是郭喬，遂同天祿一齊拜倒在地，你說感恩，我說叨惠，拜個不了。那郭喬連忙扶起。三人拜完，看見郭喬渾身雨淋的瀾濕。青姐竟不避嫌疑，忙走上前替郭喬將濕巾除下來，濕衣脫下來。一面就將兩件乾布衣與郭喬穿了，就一面生起火來，就烘濕衣。范氏

就一面去殺鷄炊煮，不一時，濕衣濕巾烘乾了，依舊與郭喬穿戴起來。范氏炊煮熟了，米天祿就放下一張桌子，又取一張椅子，放在上面，請郭喬坐了，自家下陪。范氏搬出餚來，青姐就執壺在旁斟酒。郭喬見一家殷勤，甚不過意，連忙叫他放下，他那里肯聽。米天祿又再三苦勸，只得放量而飲。飲到半酣之際，偷眼將青姐一看，今日歡顏，卻與前的愁容正不相同。但見：

如花貌添出嬌羞，似柳腰忽多嫵娜。春山眉，青青非蹙恨，秋水眼，淡淡別生春。纖指飛觴，飛筍玉，朱唇低切勸綻櫻。用笑色掩啼痕，更饒娥媚，巧梳無亂影，倍顯容光。他見我已吐出熱心，我見他又安忍裝成冷面。

郭喬吃到半酣，已覺些放蕩，又見青姐在面前來往，更覺動情。心上想一想，恐怕只管留連，把持不定，弄出事來。又見雨住天晴，就要作謝入城。當不得米天祿夫妻苦苦留住道：『請也請不來，不容易到此。今邀天之幸，突然而來，就少也要住十天半月，方纔放去。怎剛剛到來，就想回家，這是斷斷不放。』郭喬無奈，祇得住下。米天祿又請他到山前山後去遊玩遊玩。回家過了一宿，到次日清晨，米天祿在佛前燒香，就指着供奉的牌位，與郭喬看道：『這不是恩人的牌位麼？』郭喬看了，就要毀去道：『多少恩惠，值得如此，使我不安！』米天祿道：『怎說恩惠不多。若非有此，我老漢一死，是不消說的，就是老妻小女無依無靠，也都是「一死，怎能得團圓聚會，復居於此，今得君此者，皆恩人之再生也。」』

郭喬聽了，不勝感歎道：『這老丈原來是好人。過去的事，怎還如此記念。』米天祿道：『感恩積恨，乃人生銘心切骨之事。不但老漢不敢忘恩人大德，就是小女亦拚賣身救父。今得恩人施濟，不獨救了老漢一命，又救了小女一身。他情願爲婢，伏侍恩人。又自揣村女，未必入恩人之眼。若恩人不受，不敢苦強。然私心以爲得了恩人之厚惠，雖不蒙恩人收用，就當賣與恩人一般，如何又敢將女子許與別人。故昨日李家見老漢糧錢完了，又要來議婚，小女堅執不從，已力辭回去了。』郭喬聽了，着驚道：『這事老丈在念，還說有因，令嫗正妙齡，是桃天之子，宜室宜家，怎麼守起我來。那有此理！這話我不信。』米天祿道：『我老漢原來不曉得說謊。恩人若不信，待我叫他來，恩人自問他便知。』因叫道：『青姐走來，恩人問你話。』青姐聽見父親叫，連忙走到面前。郭喬就說道：『前日這些小事，乃我見你父親一時遭難，是我出心贈他的。青姑娘賣身救父，是自青姑娘之孝，卻與我贈銀兩不相干。青姑娘爲何認做一事？若認做一事，豈不因些些之小事，到誤了你青姑娘終身。』青姑娘道：『事雖無關，人各有志，恩人雖贈銀周急，不爲買妾。然賤妾既有身可賣，怎叫父親白白受恩人之惠。則恩人爲仁人，爲義士，而賤妾賣身一番，依舊別嫁他人，豈非止博虛名而不得實爲孝子乎。故恩人自周急於父親。賤妾自賣身於恩人。各行各志，各成各是，原不消說得。若必欲借此求售於恩人，則賤妾何人，豈敢仰辱君子，以取罪戾。』郭喬聽了大喜道：『原來青姑娘不獨是個美女子，竟是一個賢女。我郭挺之那日



一見了青姑娘，非不動心。一來正在施恩，恐礙品行，避嫌疑，二來年齒相懸，恐妨了好逋之路，故承高誼送來客店，我急避去，不敢以色徒自誤。不期青姑娘到有此守節守義之真心，豈非人生之大快。但有一事，也要與青姑娘說明。家有荆妻，若蒙垂愛，只合屈於二座。」青姐道：「伏侍恩人得，備洒掃足矣，安敢爭小星之位。」郭喬聽了，愈加歡欣道：「青姑娘既有此美意，我郭挺之怎敢相輕。容歸寓再請媒行聘。」青姐道：「賤妾因已賣身於恩人，故見恩人而不避嫌疑。若再請媒行聘，轉屬多事，非賤妾賣身之原意了。」似可不必。郭喬說道：「這是青姑娘說的。各行各志，不要管我。」郭喬遂急急的辭了回寓，正是：

花有清香月有陰，淑人自見淑人心。  
若非眼出尋常外，那得芳名留到今？

郭喬見那青姐一個少年的美貌女子，情願嫁他，怎麼不喜。又想青姐是個知識高尙的女子，他不爭禮於我，自是他的高處。我若無禮娶他，便是我的短處。因回寓取了三十二兩銀子，竟走到縣中，一五一十，都與母舅說，只望要他周旋。王知縣因見他客邸無聊，只得依允了，將三十二兩銀子，分做兩處。以十六兩做聘金，以十六兩做代禮，又替他添上一對金花，兩疋綵緞，併鵝酒菓盒之類，又叫六名鼓樂，又差一吏，兩個皂隸，押了送去。分付他說：「是本縣爲媒，替郭相公娶米天祿女爲側室。」吏人領命，竟送到種玉村米家來。恐米家不知，先叫兩個皂隸去報信，不期這兩個皂隸。恰正是前日催糧

的差人。米老兒見了，忽然大吃一驚道：「錢糧已完，二位又來做甚麼？」二皂隸方笑道：「我們這番來，不是催錢糧，是縣里太爺，替郭相公爲媒，來聘你令媛。聘禮隨後就到了。故我二人先來報喜。」米老兒聽了，還不信道：「郭相公來聘小女，爲甚太爺肯替他做媒？」二皂隸道：「你曉得郭相公就是我縣裏太爺的外甥。」米天祿聽了，愈加歡喜，忙與女兒說知，叫老媽央人相幫打點。早鼓樂吹吹打打迎入村來。不一時到了門前，米天祿接着吏人，將聘禮，代禮，金花，綵緞，鵝酒，菓盒，一齊送上。又將太爺爲媒的話一一說知與他，米老兒聽了，滿口答應不及。只連連道是。忙邀吏人，并皂隸入中堂坐定，然後將禮物一齊收了。鼓樂在門前吹打，早驚動了一村的男男女女，都來圍看，皆羨道：「不期米家女兒，前日沒人要，如今到嫁了這樣一個好女婿。」范氏忙央親鄰來相幫，殺雞宰鵝，收拾酒飯，款待衆人，只鬧了半日，方得打發去了。青姐見郭喬如此鄭重，一發死心塌地，郭喬要另租屋娶青姐過去。米天祿恐客邊不便，轉商量擇一吉日，將郭喬贅了入來。又熱鬧了一番，郭喬方與青姐成親。正是：

遊粵無非事偶然，何曾想要鵲橋仙。  
到頭桂子蘭孫長，方識姻緣看線牽。

二人成親之後，青姐感郭喬不以賣身之事輕薄他，故凡事體心貼意的奉承。郭喬見青姐成親之後，比女兒更加妍美，又一心順從，甚是愛他。故二人如魚如水，十分相得。每日相偎相倚，郭喬連遊興也都減了。過了些時，雖也記掛家中人，卻因有此牽絆，便因循循過了。忽一日，郭福又載了許多

貨來，報知家中主母平安。郭喬一發放寬下了心腸。時光易過，早不知不覺在廣東住了年半有餘。王知縣見他久不到衙，知他爲此留戀。因差人接他到衙，勸戒他道：『我接你來遊粵的初念，原爲你一時不曾中得，恐你抑鬱，故接你來散散。原未嘗叫你在這拋棄家鄉，另做人家。今你來此，已將及二載，明年又是場期，還該早回去習溫書史，以圖上進。若只管流落在此，一時貪新歡，誤了終身大事，豈不是我做母舅接你來，到害了你。』郭喬口裏答應道：『母舅大人分付的是。外甥只等小价還有些貨物一賣完，就起身回去了。』然心內實未嘗打點歸計。不期又過不得幾時，忽王知縣報行取了，要進京。遂立逼着要郭喬同去。郭喬沒法推辭，只得來與青姐說知。青姐因說道：『相公故鄉，原有家產，原有主母，原有功名，原該回去，是不消說得的。賤妾雖蒙相公收用，卻是傍枝，不足輕重，焉敢以相公憐惜，苦苦私情牽纏，以妨相公之正業。但有一事，亦要與相公說知，求相公留意，不可忘了。』郭喬道：『你說便說得好聽。只是恩愛許久，一旦分離，如何捨得？你且說更有何事，叫我留意。』青姐道：『賤妾蒙相公憐愛，得侍枕席，已懷五月之孕。倘僥倖生子，賤妾可棄，此子乃相公骨血，萬不可棄。所以說望相公留意。』郭喬聽了，慘然道：『愛妻怎麼就說到一個棄字。我郭喬縱使無情，也不至此。今之欲歸，非輕捨愛妻，苦爲母舅所迫耳。歸後當謀再至，決不相負。』青姐道：『相公之心，何嘗願棄。但恐道路遠，爲事牽纏，不得已耳。』郭喬道：『棄與不棄，在各人之心。此時也難講。愛妻既念及生子，要我留名，我』

就預定一名于此，以爲後驗之何如？」青姐道：「如此更好。」郭喬道：「世稱父子爲喬梓，我旣名喬，你若生子就叫做喬梓罷了。」青姐聽了大喜道：「謹遵相公之命。」又過兩日，王知縣擇了行期，速着人來催。郭喬無可奈何，只得叫喬福留下二百金與米天祿，叫他置些產業，以供青姐之用，然後拜別，隨母舅而去。正是：

東齊有路接西秦，驛路山如眉黛顰。  
若論人情誰願別，奈何行止不由人。

郭喬自別青姐，隨着北歸，心雖係念青姐，却也無可奈何。月餘到了廬州家里，喜幸武氏平安，夫妻相見甚歡。武氏已知道聘了青姐之事，因問道：「你旣娶了一妾，何不帶了來家，與我爲伴也好，爲何竟丟在那里？」郭喬道：「不過一時客邸無聊，適爲湊巧，偶爾爲之，當得甚麼正經，遠巴巴又帶他來。」武氏道：「妻妾家之內助，倘生子息，便要嗣續宗祀，怎說不是正經。」郭喬笑道：「在那里也還正經，今見娘子，如何還敢說正經。」說的夫妻笑了。過了兩日，又點新宗師來科舉。郭喬也還不在心上。到是武氏再三說道：「你又不老，經中的字又還在，何不願出去考一番？」郭喬道：「舊日終日讀書，也不能巴得一第。今棄了將近兩年，荒學之極，便去考考料也無用。」武氏道：「縱然無用，也與閒在家裏一般。」那郭喬被武氏再三勸不過，只得又走學中去銷了假，重新尋出舊本頭來，又讀起。讀到宗師來考時，喜得天資高，依舊考了一個一等。又無奈入了大場，自誇文章錦綉，仍落孫山之外。一

連兩科，皆時如此。初是還惱，後來知道命中無科甲之分，連惱也不惱。此時郭喬已四十八歲，武氏也是四十五歲了。雖然不中，卻喜得家道從容，儘可度日。郭喬自家功名無望，便一味留心教子。不期兒子長到十八歲，正打籌與他求婚，不期得了暴疾，竟自死了。夫妻二人痛哭不已。方覺人世有孤獨之苦。急急再想生子，而夫妻俱是望五之人，那裏還敢指望。雖武氏爲人甚賢，買了兩個丫頭，在房中伏侍郭喬。那知水中撈月，全然不得。初時郭福在廣東做生意，青姐處還有些消息。後來郭福不走廣東，遂連消息都無了。郭喬雖時常在花前月下，念及青姐，爭奈年紀漸漸大了，那里還能穀到廣東。青姐之事，只當做了一場春夢，付之一歎。學中雖還掛名做個秀才，連科舉也不去考了。白白的混過了兩科。這年是五十六歲，又該鄉試。郭喬照舊不出來赴考，不期這一科的宗師姓秦，名鑑，雖是西人，卻自負知文，要在科場內拔識幾個奇才。正案雖然定了，他猶恐遺下真才，卻又另考遺才，不許一名不到。郭喬無奈，只得也隨衆去考，心下還暗暗想道：『到考一個六等，點退了到干淨，也免得年年奔來奔去。』不期考過了，秦宗師當面發落，第一名就叫郭喬。問道：『你文字做得淵涵醇正，大有學識。此乃必售之技，爲何自棄，竟不赴考？』郭喬見宗師打動他的心事，遂不覺慘然跪稟道：『生員自十六歲進學，到今五十六歲，在學中做過了四十年生員，應過舉數十次，皆不能僥倖。自信命中無分，故心成死灰，非自棄也。』秦宗師笑道：『俗語窗下莫言命，場中莫論文。卻將何爲據。本院今送你入場。你如』

此文字，若再不中，我本院便情願棄職回去，再不閱文了。」郭喬連連叩頭道：「多蒙大宗師提拔，天地再生，父母再養矣。」不多時，宗生放發完，忙退了出來，與武氏說知。從新又興興頭頭到南場去科舉。這一番入場，也是一般做文，只覺的精神勇猛。真是貴人抬眼看，便是福星臨。三場完了，俟到發榜之期，郭喬名字高高中了第九名亞魁。忙忙去吃鹿鳴宴，謝座師謝房，俱隨衆一體行事。惟到謝秦宗，又特大拜了四拜，說道：「門生死灰，若非恩師作養，已成溝中棄物了。」秦宗自負賞鑑不差，也不勝之喜。遂催促他早早入京靜養。郭喬還家，武氏見他中了舉人，賀客填門，無任歡喜。只恨兒子死了，無人承接後代，甚是不快。郭喬因秦宗師之命，擇於十一月初一日，便要長行。夫妻臨別，武氏再三囑付道：「你功名既已到手，後嗣一發緊要。聞古人還有八十生子之事。你今還未六十，不可懈怠。家中之婢，久已無用。你到京中，若遇燕趙得意佳人，不妨多覓一兩個，以爲廣育之計。」郭喬聽了，感激不勝，道：「多蒙賢妻美意，只恐枯楊不能梯了。」武氏道：「功名你久已灰心，怎麼今日又死灰復燃。天下事不能預料，人事可行，還須我盡。」郭喬聽了，連連點頭道：「領教，領教。」夫妻遂別了。正是：

賢妻字字是良言，豈獨擔當蘋與蘩。  
倘得婦心皆若此，自然家茂子孫繁。

郭喬到了京中，赴部報過名，就在西山尋個冷寺住下，潛心讀書，不會賓客。到了次年二月，隨衆人入場。三場完畢，到了春榜放時，真正時來鐵也生光，早又高高中了第三十三名進士，滿心歡喜，以

爲完了一場讀書之願。只可恨沒兒子，終屬空喜，忽報房刻成會試錄，送了一本來看。郭喬要細細看明，好會同年。看到自家第三十三名郭喬，廬州府合肥縣學附生，再看到第三十四名，就是一個郭梓，韶州府樂昌縣學附生。心中老大吃了一驚，暗想道：『我記得廣東米氏別我時，他曾說已有五月之孕，恐防生子，叫我先定一名。我記得所定之名恰恰正是郭梓。難道這郭梓就是米氏所生之子？若說不是，爲何恰恰又是韶州府樂昌縣，正是米氏出身之地？但我離廣東，屈指數來正好二十年。若是米氏所生之子，今纔二十歲，便連夜讀書，不能彀就中舉中進士如此之速。』心下狐疑不了，忙分付長班：『去訪這中的三十四名郭爺，多大年紀了，寓在那里，我要去拜他。』長班去訪了，來報道：『這位郭爺聽得人說他年紀甚小，只好二十來歲。原是貧家出身，盤纏不多，不曾入城，就住在城外一個冷飯店內。聞知這郭爺也是李翰林老爺薦中的，與老爺正是同門。明日李老爺散誕生日，本房門生都要來拜賀。老爺到李老爺家去，自然要會着。』郭喬聽了大喜。到了次日，日色纔出，卽具了賀禮，來與李翰林拜壽。李翰林出廳相見，拜完壽，李翰林就問道：『本院閒散誕辰，不足爲賀。賢契如何來得獨早？』郭喬忙打一拱道：『門生今日一來拜祝，二來還有一狐疑之事，拜求老師台爲門生問明。』李翰林道：『有甚狐疑之事？』郭喬遂將隨母舅之任，遊廣東，並娶妾米氏有孕，預定子名之事，細細說了一遍，道：『今此郭兄姓同名同，年又相同，地方又相同，大有可疑。因係同年，不敢輕問。少頃來時，萬



望老師台，細細一詢，便知是否？」李翰林即應允了。不多時，衆門生俱到。一面拜過壽，一面衆同年拜見了，各敘寒溫坐定。李翰林就開口先問郭梓道：「郭賢契，貴庚多少了？」郭梓忙打一拱道：「門生今年正交二十。」李翰林又問道：「賢契如此青年，自然可慶了。但不知令尊翁是何台諱，原習何業？」郭梓聽見問他父親的名字，不覺面色一紅，沉吟半晌，方回說道：「家父乃廬州府生員，客遊於廣以蔭門生。門生生時，而家父已還，尙未及面，深負不孝之罪。」李翰林道：「據賢契說，則令堂當是米氏了。」郭梓聽了，大驚道：「家母果係米氏，不知老師台何以得知？」李翰林道：「賢契既知令尊翁是廬州府生員，自然知其名字。」郭梓道：「父名子不敢輕呼。但第三十三名的這位同年，貴姓尊名以及郡縣，皆與家父相同，不知何故。」李翰林道：「你既知父親是廬州生員，前日舟過廬州，何爲不去訪問？」郭梓道：「門生年幼，初出門不識道途，又無人指引，又因家寒，資斧不裕，又恐誤了場期，故忙忙進京，未敢迂道。今蒙老師提拔，僥倖及第，只待廷試一過，卽當請假至廬州訪求。」李翰林笑道：「賢契如今不須又去訪求了，本院還你一個父親罷。這三十三名的正是他。」郭梓道：「家母說家父是生員，不曾說是舉人進士。」李翰林又笑道：「生員難道就中不得舉人進士麼？」郭梓此時已看得明明，聽得白白，知道確乎是他的兒子，滿心狂喜，忍不住走上前說道：「我兒，你不消疑惑了。你外祖父可叫做米天祿？外祖母可是范氏？你母親可是三月十五日出生？你住的地方可叫做種玉村？」

這還可以盜竊。只看你當眉心的一點黑痣，與我眉心這一點黑痣，可是假借得來的嗎？你心下便明白了。」郭梓忙抬頭一看，見郭喬眉心一點黑痣，果與自家的相同，認真是實，方走上前，一把扯着郭喬拜伏於地道：「孩兒生身二十年，尚不知木本水源，真不肖而又不孝矣。」郭喬扶起他來道：「汝父在詩書中塵埋一世，今方少展。在宗祀中不能廣育。遂致無後。今無意中得汝，又賴汝母賢能，教汝成名，以掩飾汝父之不孝，可謂有功于祖父，誠厚幸也。」隨又同郭梓拜謝李翰林道：「父子同出門牆，恩莫大焉。又蒙指點識認，德更加焉。雖效犬馬啣環，亦不能補報萬一。」李翰林道：「父子睽違，識認的多矣。若父子鄉會同榜，相認識於金榜之下，則古今未之有也。大奇，大奇！可賀，可賀！」衆同年俱齊聲稱道：「果是希有之事。」李翰林留飯，父子欣然，直飲到盡醉方散。郭梓遂不出城，竟隨到父親的寓所來同宿，再細細問廣東之事。郭梓方一一說道：「外祖父母五六年，俱已相繼而亡。所有田產，爲殯葬之計，已賣去許多。餘者又無人耕種，取租有限。孩兒從師讀書之費，皆賴母親日夜紡織以供。」郭喬聽了，不覺涕淚交流。我郭喬真罪人也。臨別會許重來，二十年竟無音問。家尚有餘資，又充足，徒令汝母受苦。郭喬真罪人也！廷試一過，卽當請告而歸，接汝母來同居，以酬他這一番貞守之情，教子之德。」郭梓唯唯領命。到了廷試，郭喬止點在二甲，選了部屬。郭梓倒點了探花，職受編修。父子一時榮輝。在京住不多幾時，因記卦着要接米氏，郭喬就告假祭祖，郭梓就告假省母。命下了，父子

遂一同還鄉。座師同年，皆以爲榮，俱來餞送，頗極一時之盛。正是：

來時父子尙睽違，不道相逢衣錦歸。若使人生皆到此，山中草木有光輝。

郭喬父子同到廬州。此時已有人報知武夫人，武夫人見丈夫中了進士，已喜不了，又見說廣東妾生的兒子，又中了探花，又認了父親，一同回來。這喜也非常。忙使人報知母舅王袞，此時王袞因行取，已在京做了六年御史，告病還家。聞知此信，大喜不勝。連忙走來相會。郭喬到家，先領郭梓到家堂裏拜了祖宗，就到內庭拜見嫡母，拜完了，然後同出前廳，自先拜了母舅，就叫郭梓拜見祖母舅。拜完，郭喬因對郭梓說道：『我娶你母親時，還是祖母舅爲媒，替我行的聘禮。當時爲此，實是在有意無意之間。誰知生出汝來，承接了我郭氏一脈，真天意也，真快幸也。』武氏備出酒來，大家歡飲方散。到了次日，府縣聞知郭喬中了進士，選了部郎，又見兒子中了探花，盡來賀喜，請酒。又是親朋來作賀，直鬧個不了。郭梓記卦着生母在家懸望，只得辭了父親嫡母回去。郭喬再三囑付道：『外祖父母旣已謝世，汝母獨立無依，必須要接來同住，受享幾年，聊以報他一番苦節。』郭梓領命，晝夜兼行，趕到韶州，報知母親說：『父親已連科中了進士。在榜上看出名姓籍貫，方纔識認了父子。遂同告假，歸到廬州，拜見了嫡母。父親與嫡母，因前面的兒子死了，正憂無後，忽得孩兒承繼了宗祀，父親與嫡母感激母親不盡。再三分付孩兒，叫迎請了母親去同享富貴，以報母親往前之苦。此乃骨肉團圓，大喜之事，母

親須要打點速去爲妙。』米氏聽見郭喬也中了進士，恰應他母親夢中神道道貴人之妻，貴人之母之言，不勝大喜。因對兒子說道：『你爲母的孤立於此，也是出於無奈。今既許歸宗，怎麼不去。』因將所有的田產房屋，盡付與一個至誠的鄉隣，託他看守父母之塚。自家輕身，便隨兒子歸宗。此時府縣見郭梓中了探花，盡來奉承，聞知起身歸宗，水路送舟船，旱路送馬車，嘯儀程儀，絡繹不絕。故母子二人，安安然不兩月，就到了廬州。郭喬聞報，遂親自乘轎到舟中來迎接。見了米氏，早深深拜謝道：『夫人臨別雖有身孕，雖叫我定名。我名雖定了，還不深信，誰知夫人果然生子，果然苦守二十年，教子成名，續我郭氏衍衍一脈。此恩此德，真雖殺身，亦不能報其萬一。只好日日跪拜夫人，以明感激而已。』米氏道：『賤妾一賣身之婢，得配君貴人，已過於榮衰。又受君之遺，生此貴子，昌榮又爲何如！至於守身教子，皆妾分內，又何榮何苦，而過蒙垂念。』郭喬聽了，愈加感歎道：『二夫人既力行而又不怠，即古賢淑女，亦皆所不及，何況今人。我郭喬何幸得夫人，真天緣也。』遂請米氏乘了大轎，自與兒子騎馬追隨，到了門前。早有鼓樂大吹大擂，迎接入去，抬到廳前歇下。閑人就都迴避了。早有侍妾掀起轎簾，請他出轎，早看見武夫人立在廳上接他，他走入廳來。看見武夫人當廳就是一跪，說道：『賤妾米氏，稟拜見夫人。』武夫人見他如此小心，也忙跪將下去，扶他道：『二夫人，貴人之母也，如何過謙。快請起。』米氏道：『子不分嫡庶，妾卻不能無大小之分。還求大夫人台坐，容賤妾拜見。』武夫人道：

『從來母以子貴。妾無子之人，焉敢稱尊。』此時郭喬、郭梓俱已走到。見他二人這讓不已，郭梓只得跪在傍邊，扶定武夫人，讓米氏拜了兩拜，然後放開手，讓武夫人還了兩禮，方纔請起。武夫人又叫家中大小婢僕，俱來拜見二夫人。拜完，然後同入後堂，共飲骨肉團圓之酒。自此之後，彼此相敬相愛，一家和順。郭喬後來，只做了一任太守，便不願出任。郭梓直做到侍郎，先封贈了嫡母，然後封贈了生母方已。後人有詩贊之道：

施恩只道濟他人，  
報應誰知到自身。

## 綠衣人傳

瞿佑

本篇見剪燈新話第四卷。作者事略同前。

天水趙源，早喪父母，未有妻室。延祐間，遊學至於錢塘，僑居西湖葛嶺之上。其側，即宋賈秋壑舊宅也。源獨居無聊，嘗日晚徒倚門外，見一女子從東來，綠衣雙鬢，年可十五六。雖不盛妝濃飾，而姿色過人。源注目久之。明日出門，又見如此凡數度，日晚輒來。源戲問之曰：『家居何處？暮暮來此？』女笑而拜曰：『兒家與君爲隣，君自不識耳。』源試挑之，女欣然而應。因遂留宿，甚相親昵。明日，辭去，夜則復來。如此凡月餘，情愛甚至。源問其姓氏，居址。女曰：『君但得美歸而已，何用強知！』問之不已，則曰：

『兒常衣綠，但呼我爲綠衣人可矣。』終不告以居址所在。源意其爲巨室妾媵，夜出私奔，或恐事蹟彰聞，故不肯言耳，信之不疑。寵念轉密。一夕，源被酒，戲指其衣曰：『此真可謂一綠兮衣兮。綠衣黃裳，者也。』女有慚色，數夕不至。及再來，源扣之，乃曰：『本欲相與偕老，奈何以婢妾待之，令人慚愧而不安，故數日不敢侍君之側。然君已知矣，今不復隱，請得備言之。兒與君舊相識也，今非至情相感，莫能及此。』源問其故。女慘然曰：『得無相難乎？兒實非今世人，亦非有禍於君者。蓋冥冥當然，夙緣未盡耳。』源大驚曰：『願聞其詳。』女曰：『兒故宋秋壑平章之侍女也。本臨安良家子，少善弈。某年十五，以某童入侍。每秋壑回朝，冥坐半閒堂，必召兒侍弈，備見寵愛。是時，君爲某家蒼頭，職主煎茶。每因供進茶甌，得至後堂。君時少年，美姿容，兒見而慕之，嘗以綉羅錢篋，乘暗投君。君亦以瑁璫脂盒爲贈，彼此雖各有意，而內外嚴密，莫能得其便。後爲同輩所覺，讒於秋壑，遂與君同賜死於西湖斷橋之下。君今已再世爲人，而兒猶在鬼籙，得非命歟！』言訖，嗚咽泣下。源亦爲之動容。久之，乃曰：『審若是，則吾與汝乃再世因緣也。當更加親愛，以償疇昔之願。』白是遂留宿源舍，不復更去。源素不善弈，教之弈，盡傳其妙，凡平日以奕稱者，皆不能敵也。每說秋壑舊事，其所目擊者，歷歷甚詳。秋壑一日倚樓閑望，諸姬皆侍。適二人烏巾素服，乘小舟由湖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年！』秋壑曰：『汝願事之耶？當令納聘。』姬笑而無言。逾時，令人捧一盒，呼諸姬至前，曰：『適爲某姬納聘。』啓視之，則姬之首也。諸

姬皆戰慄而退。又嘗販鹽數百艘，至都市貨之。太學有詩曰：

昨夜江頭湧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齏。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

秋壑聞之，遂以士人付獄，論以誹謗罪。又嘗於浙西行公田法，民受其苦。或題詩於路左云：

襄陽累歲困孤城，豢養湖山不出征。不識咽喉形勢地，公田枉自害蒼生。

秋壑見之，捕得遣遠竄。又嘗齋雲水千人，其數已足。有一道士衣裾襤褸，至門求齋。主者以數足，不肯引入。道士堅求不去，不得已於門側齋焉。齋罷，覆其鉢於案而去。衆悉力舉之不動，啟於秋壑，自往舉之。乃有詩二句云：『得好休時便好休，收花結子在漳州。』始知真仙降臨而不識也。然終不喻漳州之意。嗟乎，孰知有漳州木綿庵之厄也！又嘗有梢人泊舟蘇隄，時方盛暑，臥於舟尾，終夜不寐。見三人長不盈尺，集於沙際。一曰：『張公至矣，如之奈何？』一曰：『賈平章非仁者，決不相恕。』一曰：『我則已矣，公等及見其敗也。』相與哭入水中。次日，漁者張公持一鱉，徑二尺餘，納之府第。不三年而禍作。蓋物亦先知數而不可逃也。源曰：『吾今日與汝相遇，抑豈非數乎？』女曰：『是誠不妄矣。』源曰：『汝之精氣，能久存於世耶？』女曰：『數至則散矣。』源曰：『然則何時？』女曰：『三年耳。』源固未之信。及期，臥病不起。源爲之迎醫。女不欲，曰：『曩固與君言矣。因緣之契，夫歸之情，盡于此矣。』卽以手握源臂已，與之訣曰：『兒以幽陰之質，得事君子，荷蒙不棄，周旋許時。往者一念之私，俱陷不測。』



之禍。然而海枯石爛，此恨難消；地老天荒，此情不泯。今幸得續前生之好，踐往世之盟，三載于茲，志願已足。請從此辭，毋更以爲念也。」言訖面壁而臥，呼之不應矣。源大傷慟，爲治棺槨而斂之。將葬，怪其柩甚輕，啟而視之，惟衣衾釵珥在耳。乃虛葬于北山之麓。源感其情，不復再娶，投靈隱寺出家爲僧，終其身云。

### 韓晉公人奩兩贈

周清原

本篇見西湖二集第九卷。作者事略同前。

此日人非昔日人，  
笛聲空怨趙王倫。  
紅殘鈿碎花樓下，  
金谷千年更不春。

話說晉朝石崇字季倫，青州人氏，小名齊奴，官拜衛尉之職，極有詩才，與文人才子齊名，富可敵國。嘗與貴戚王愷鬪富。王愷事事不如石崇。有個園亭在河陽之金谷，就取名爲金谷園。其富麗奢華，世無與比。石崇曾爲交趾採訪使，以珍珠十斛，聘得美妾一人，名爲綠珠。那綠珠姓梁，是白州博白縣人。綠珠生於雙角山下。白州風俗，以珠爲上寶，生女爲珠娘，生男爲珠兒，因此取名爲綠珠。綠珠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石崇娶得來家，寵愛無比。綠珠善於吹笛，又善舞明君之曲。石崇遂自作一篇明君曲，又作一篇懊惱曲，以贈綠珠。石崇美妾，共有十餘人，都不及綠珠之妙。石崇在金谷園宴

客，窮極水陸之珍，每每宴客，必命綠珠出來歌舞數曲，見者都忘失魂魄。因此，綠珠之美名聞天下。那時晉帝兄弟趙王倫專權，有個孫秀將軍，在趙王倫門下是個貪財好色之徒，好似三國之時呂布一般心性。他見石崇有此美妾，又見石崇有敵國之富，兩項兒心如火熱。俗語道：孫飛虎好色，柳盜跖貪財，這賊牛兩般兒都愛。那孫秀遂起貪圖之心，遣數個心腹使者，到石崇處索取綠珠爲妾。那時石崇正在金谷園，登涼臺，臨清水，與羣妾飲宴，吹彈歌舞，極盡人間之樂。忽見孫秀差人來要索取美人。石崇遂出姬妾數百人，任憑使者揀擇。那些姬妾都披着羅縠之衣，蘭麝交錯，異香襲人。使者看了一遍，道：『君侯美人，個個佳麗。但我奉孫將軍之命，專要綠珠美人一名，其餘一概不要，不知那一位是綠珠？』石崇大怒道：『綠珠是否所寵愛之人，斷不可得。其餘使當奉送。』使者道：『單單只要綠珠一名。吾侯博通今古，深知時務，願加三思。』石崇只是不肯。數個使者出而又返，說了又說，道：『與他綠珠罷，休得固執，以生餘事！』石崇堅執再三不肯。使者回去，對孫秀說了。孫秀勃然大怒，遂勸趙王倫殺石崇。孫秀領兵前來，圍了石崇第宅。石崇對綠珠道：『我今日爲爾死矣，奈何？』綠珠涕泣答道：『妾當效死於君侯之前，以明我之心也。』石崇止住綠珠。綠珠不聽，遂從高樓上顛倒墜將下來，花容粉碎而死。孫秀見綠珠墜樓而死，甚是恨恨，遂把石崇斬於東市，夷其家族，携其財寶姬妾。誰知石崇死後十日，趙王倫作反事敗，左衛將軍趙泉，斬孫秀於中書，軍士趙駿，將孫秀的心剖而食之，亦擄其

財寶姬妾。人人知屈殺綠珠之報，無不快暢。因名其樓曰綠珠。樓在步廣里。所以後人有詩道：

綠珠銜淚舞，  
孫秀強相邀。

這是一個奪美人的故事了。還有一個，出在唐朝武后之時，姓喬名知之，官拜補闕之職，有個寵妾，名爲窈娘，姿色極美，也精於歌舞。喬知之自小教窈娘讀書，遂善於詩賦，喬知之愛如掌上之珍。那喬知之不識時務，也將來宴客歌舞，因此窈娘之名，與綠珠一樣。那時武承嗣權勢如天之大。一日宴飲百官，喬知之也在酒席之上。武承嗣取出金銀珠釧錦繡，就在席上付與喬知之，聘取窈娘。喬知之驚得目瞪口呆，却又不敢違拗，只得應允。武承嗣就着隨從人等將聘禮送與喬家，登時搶出窈娘，簇擁了上轎，如飛而去。喬知之好生割捨不得，遂作綠珠篇以敘其怨，詞道：

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何憐無復甘，此時可愛得人情。

君家閨閣未遭難，常持歌舞使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示。

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面傷紅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爲君盡。

喬知之做完此詞，悄悄走到武承嗣門首，哀哀懇告。門上一個內官，將此詞傳與窈娘。窈娘見了此詞，大哭一場，將身投入井中而死。武承嗣大怒，叫人從井中撈起屍首，衣袖中搜出此詞，登時把這個內官打死，分付刑官將喬知之羅織其罪，致之死地。誰知天理昭昭，後來武承嗣造反，合門誅夷，都

是一報還一報之事。看官，你道石崇喬知之二人，沒些要緊，把美妾出來獻酒，惹得人起貪圖之念，連性命也都送在他手裏。所以道：

慢藏誨盜，  
冶容誨淫。

有美姬妾的，不可不以此爲戒。但是那個奪人姬妾的，何苦作此惡孽，害人性命，連自己也不得其死。如今聽小子說一個人奩兩贈的故事，傳與後世，做風流話柄。話說唐朝藩鎮之權，極是利害，各人割據地方，兵精地廣。那跋扈的藩鎮，目中竟不知有朝廷法度。以此終爲唐朝之患。那時共分天下爲十道；

關內，	河南，	河東，	河北，	湖南。
隴右，	淮南，	江南，	劍南，	嶺南。

內中單表一位藩鎮，姓韓，名滉，封爲晉公，統領淮南江南二道。共十五州地方。這韓滉相貌威嚴，堂堂一表，氣吞宇宙，力敵萬夫。那時正是安祿山史思明作亂，各處藩鎮，聚兵保守地方。韓滉積草屯糧，廣招勇士，遂聚了十餘萬精兵，奇才劍客之士，不計其數。韓滉見自己兵精糧足，又見四處干戈競起，朝廷俱無可奈何，他便懷着不良之心，思量獨霸一方。又恐人心不服，嚴刑重罰。少有背着他意兒的，便砍頭以示其威。因此，人人懼怕。他自己住於潤州，凡十五州，各造帥府一所，極其雄壯，不時巡歷。

所到之處，神鬼俱驚，威勢同於王者。各官員人等，唯恐得罪，奉承不暇。不說韓滉強悍，懷不臣之心，且說一個客商，叫做李順，販賣絲綿緞絹，來於潤州，泊船在京口堰下。夜間一陣大風，把船纜吹斷，如一片小葉相似。李順天明起來，一看，只叫得苦，但見：

波浪洶湧，水面汪洋。洶湧波濤，顯出千尋雪浪，汪洋水而堆成萬仞洪濤。骨都都無岸無邊，白茫茫迷天迷地。蛟龍引纜，鬼怪扳船，時時跌入水晶宮，刻刻誤陷夜叉室。

話說李順這隻船，被大風吹了幾千萬里，只待要翻將轉來。李順驚得魂不附體，幸而飄到一個山島邊。李順合船中人，叫聲慚愧，且把船來繫了。隨步上山，一觀滿路都是荆棘，仔細尋覓，却有一條鳥徑，可以行走。李順尋步上山，行夠五六里，忽然見一個人帶一頂烏巾，身上穿着古服，不是時世裝束，相貌甚是奇古，也與常人不同。見了李順，便叫道：「李順，你來也！」李順見這人叫出姓名，知是仙人，即忙下拜。那個人道：「有事相煩，不必下拜。」就領了李順，走到山頂之上。那山頂上有一座宮闕，瓊樓玉宇，宛似神仙洞府。這人領李順進了數重殿門，來到殿下。李順望上遙拜，只聽得簾中有人說道：「欲寄金陵韓公一書，無訝相勞也。」說罷，便有二個童子從簾中傳出一封書來，付與李順。李順接了這封書，放在袖內，拜而受之。那個人遂領李順，重重離了殿門，送到船邊。李順道：「這是何山？韓公倘然盤問，是何人寄書，教我怎生抵對？」那人說道：「這是東海廣桑山，魯國宣父孔仲尼，得道爲

真官，管理此山。韓公即子路轉世也。他今轉世，昧了前身，性氣強悍，專權自是。今懷爲臣不忠之心，孔子恐其受了刑網，壞了儒門教訓，所以寄書與他，教他了悟前因，改過自新之意。」說罷，李順還到船中。那個人又分付道：「你今安坐舟中，切勿驚恐，不得顧視船外。便到昨日泊舟之處。如違吾言，必有傾覆之患。」說罷，登山而去。舟中人都依其所言，不敢外顧。只聽得刮天風浪之聲，船行如飛，頃刻之間，仍舊復在京口堰下，不知所行幾千萬里矣。李順不敢違拗聖意，持了此書，竟到帥府獻納。却不敢說出子路轉世，並那爲臣不忠之意，只說遇着海中神仙，瓊樓玉宇，重重宮殿，簾中一位仙官，叫兩個童子取出一封書來奉寄之意。韓滉性倔強，似信不信的，拆開書來一看，共有古文九字，都是蝌斗之文。韓滉仔細看了，一字也識不出，遂叫左右文武百官細細辨認，也都看不出。韓滉大怒，要把李順拘禁獄中，問他以妖妄之罪。一壁廂遍訪能識古文篆字之人數個來辨視，也都不識是何等之字。忽然有一老父走進帥府，其鬚眉皓白，衣冠古怪，自居於客位，高聲說道：「老夫慣識古文篆字，何不問我？」左右虞侯走來稟了韓公。韓公走到客廳，來見這個老父。見老父鬚眉衣服，俱有古怪之意，甚是敬重。遂把這封書與老父辨視。老父視了，大驚大叫，就把此書捧在頂上，向空再拜，賀韓公道：「此宣父孔仲尼之書，乃夏禹蝌斗文也。」韓公道：「是何等九字？」老父道：「這九字是：

告韓滉，

謹臣節，

勿妄動。」

韓公驚異，禮敬這個老父。老父辭別出門，韓公送出府門，忽然不見了這位老父。韓公大驚，方知果是異人。走進帥府，慘然不樂，靜坐良久，了然見前世之事，覺得從廣桑山而來，親受孔子之教一般，遂把那跋扈不臣之心，盡數消除，竟改做了一片忠心，連那刑罰也都輕了。有詩爲證：

廣桑山上仲絲身，一到人間幾失真。  
宣父書來勸誠勅，了知前世作忠臣。

話說韓公從此悟了前世之因，依從孔子之教，再不敢蒙一毫兒不臣之念。小心謹慎，一味尊奉朝廷法度，四時貢獻不絕。不意李懷光謀反，亂入長安，德宗皇帝出奔。韓滉見帝出奔，恐皇帝有遷都之意，遂聚兵修理石頭城，以待皇帝臨幸。有怪韓滉的，一連奏上數本，說：『韓滉聞變輿在外，聚兵修理石頭城，意在謀爲不軌。』德宗皇帝疑心，以問宰相李泌。李泌道：『韓滉公忠清儉，近日聞自車駕在外，貢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滉之力也。所以修理石頭城者，滉見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臨幸之意，此乃人臣忠篤之慮。韓滉性剛，不附權貴，以故人多謗毀，願陛下察之。』德宗道：『外議洶洶，章奏如麻，卿豈不知乎？』李泌道：『臣固知之。韓滉之子韓臯，爲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議沸騰故也。』德宗道：『其子尙懼，卿奈何保他。』李泌道：『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無他。』李泌次日遂上章請以自身保韓滉。德宗道：『卿雖與韓滉相好，豈得不自愛其身？』李泌道：『臣之上章，以爲朝廷，非爲其也。』德宗道：『如何爲朝廷。』李泌道：『今天下旱蝗，關中之



米，一斗千錢，江東豐熟。願陛下早下臣之章奏，以解朝廷之惑，面諭韓臯，使之歸省，令滉感激，速運糧儲，豈非爲朝廷乎？」德宗方纔悟道：「朕深喻之矣。」就下李泌章奏，令韓臯謁告歸省，面賜韓臯緋衣。韓臯回到潤州，說朝廷許多恩德。韓滉父子流涕感泣，北向再拜，即日自到水濱，親自負米一斛。衆兵士見了，無不踴躍向前，爭先負米。韓滉限兒子五日即要起身，親自送米到京。韓臯別母，哭聲聞於外。韓滉大怒，把兒子打了一頓，登時逼勒起身，遂發米百萬斛，達於京師。德宗大悅，對太子道：「吾父子今日得生矣！」自此之後，各藩鎮都來貢米，京師之人，方無飢餓之患，皆李泌之策，韓滉之力也。有詩爲證：

鄴侯李泌效賢良，藩鎮諸司進米糧。  
韓滉諭忠親自負，京師方得免劬勞。

不說韓滉一心在於朝廷，且說韓公部下一個官，姓戎名昱，爲浙西刺史。這戎昱有潘安之貌，子建之才，下筆驚人，千言立就，自恃有才，生性極是傲睨，看人不在眼裏。但那時是離亂之世，重武不重文，若是有數百筋力氣，開得好弓，射得好箭，舞得好刀，打得好拳，手段高強，腿腳撇脫，不要說十八般武藝件件精通，就是曉得一兩件的，負了這些本事，不愁貧窮。隨你不濟事，少不得也摸頂紗帽在頭上戴戴，或做將官虞侯，或做都尉押衙等官，彎弓插箭，戎裝披掛，馬前喝道，前呼後擁，好不威風氣勢，耀武揚威，何消得曉得天地玄黃四字。那戎昱自負才華，到這時節重武之時，却不道是大市裏賣平

天冠兼挑虎刺。這一種生意，誰人來買。眼見得別人不作興你了。你自負才華，却去嚇誰！我是寫得千百篇詩出，上不得陣，殺不得戰，退不得虜，壓不得賊，要他何用！戎昱負了這個詩袋子，沒處發賣，却被一個妓者收得。這妓者是誰？姓金名鳳，年方一十九歲，容貌無雙，善於歌舞，體性幽閑，再不喜那喧譁之事，一心只愛的是那詩賦二字。他見了戎昱這個詩袋子，好生喜懽。戎昱正沒處發賣，見金鳳喜懽他這詩袋子，便把這袋子抖將開來，就像個開雜貨店的，件件搬出。兩個甚是相得，你貧我愛，再不相捨。從此金鳳更不接客。正是：

悲莫悲兮生離別，

樂莫樂兮新相知。

自此戎昱政事之暇，遊於西湖之上，每每與金鳳盤桓行樂。怎知暗中却惱犯了一個人。這個人是韓公門下一個虞侯，姓牛名原，是個歪斜不正之人，極其貪財。見了孔方兄，便和身倒在上面。不論親情朋友，都要此物相送，方纔成個相知。若無此物，他便要在韓公面前添言送語，搬嘴弄舌。因此人怕他，狐假虎威，凡是將官人等，無不恭敬。那牛原日常裏被人奉承慣了，連自己也忘了是個帥府門下虞侯，只當是個節度使一般。韓公恰好差牛原來於浙西，催軍器衣甲於帥府交納。這却不是個重差了！指望這一來做個大大的財主回去，連那紗帽裏，將軍盔裏，箭袋裏，裹肚裏，靴統裏，都要滿滿盛了銀子。不期撞着這個詩袋子的戎昱，是個書獃子。別人都奉承虞侯不迭，獨有戎昱恃着這個不

值錢詩袋子，全然不采那牛虞侯。牛虞侯大怒道：『俺在帥府做了數十年虞侯，誰人敢不奉承俺。這一個傻鳥，這般輕薄，見俺大落落地，並無恭敬之心，甚是可惡！俺帥府門下文武兩班，多少大似他的，見俺這般威勢，深恭大揖，只是低着頭兒。你是何等樣的官兒，輒敢大膽無理如此。明日起身之時，若送俺的禮厚便罷，若送得薄時，一併治罪。』過了數日，虞侯催了衣甲軍器起身。戎昱擺酒餞行，果然送的禮合着孟子上一句道：『薄乎云爾。』那虞侯見了，十不滿一，大怒道：『這傻鳥果然可惡！帥府門前，有俺的坐位，却沒有這傻鳥的坐位。俺怕他飛上天去不成！明日來帥府參謁之時，少不得受俺一番臭罵，報此一箭之仇。』又暗暗道：『罵他一番事小，不如尋他一件過犯，在韓爺面前說他一場是非，把他那頂烏紗帽趕去了，豈不爽快。』正是：

明鎗容易躲，暗箭最難防。

一邊收拾起身，一邊探訪戎昱過犯，遂訪得戎昱與妓金鳳相好之事。便道：『只這一件事，足報仇了。只說他在浙西不理政事，專一在西湖與妓者飲酒作樂，再添上些言語，激惱韓爺，管教報了此仇。』遂恨恨而去。到了潤州，參見了韓公，交付了軍器衣甲。那時韓公不問他別事，牛原雖然懷恨在心，不好無故而說，只得放在心裏。漸漸過了數月，將近韓公生日之期。你道那時節度之尊，如同帝王一般，況且適當春日，繁華之景，更自不同，有白樂天何處春深好詩爲證：

何處春深好？

春深藩鎮家。

通犀排帶勝，

瑞觀勸袍花。

飛絮衝球馮，

垂楊拂妓車。

戎裝拜春設，

左握寶刀斜。

那十五州各官，那一個不預先辦下祝壽之禮，思量來帥府慶壽，都打點得非常華麗，還有的寫下壽文壽詩壽意，寫於錦屏之上。有那做不出詩文的官兒，都請文人才子替做。戎昱也隨例辦了些祝壽之禮，自己做一篇極得意出格的壽文，將來寫在錦屏之上。戎昱因浙西官少，事忙不去，着幾個隨從人役，費了齊整慶壽禮物，到帥府慶壽。一壁廂正打發人役起身，尙未到潤州。且說韓公見自己壽誕將近，各路上部下官紛紛都來慶壽。舊例都有酒筵，左文右武，教坊司女妓歌舞作樂。那年韓公正是五十之歲，又與他年不同，要分外齊整。因問虞侯牛原道：『你到浙西可曾知有出色妓女麼？』這一句則可的中了牛原之心，隨口答道：『有一妓女金鳳，顏色超羣，最善歌舞。今戎使君與他相好，終日在西湖上飲酒盤桓，因此連公務都怠慢了。所以前日軍器衣甲，比往常遲了數日。』韓公也不把這話來在心上，只語道：『浙西既有這一名好妓女，可即着人去取來承應歌舞。』說罷，便分付數個軍健到浙西取妓女金鳳承應。那牛原好生歡喜道：『這優鳥輕薄得俺好！今番着了俺的手，且先拆散了他這對夫妻，再下毒手，也使他知輕薄的報應。』這是：

只因孔方少，

遂起報仇心。

不說牛原滿心歡喜，且說戎昱的使人到了潤州帥府，投遞公文。獻了祝壽禮物，並錦屏。那韓公看了戎昱的壽文，果然出格超羣，與他人做那稱功頌德，八寸三分頭巾的套子說話，大是不同，暗暗稱贊道：『我一向聞知戎昱是個才子，今日這壽文，真正出色。少年生性，與金鳳相好，又何妨乎！待金鳳來時，看這女妓是怎模樣一個人品，與戎昱怎生相得。』不說韓公暗暗稱贊戎昱，且說那數個軍健，領了韓爺之命，火速到了浙西地方。那時正值戎昱在西湖上與金鳳飲酒。霎時間，帥府軍健，搶到面前，取出帥府批文道：『取女妓金鳳一名承應。』戎昱看了，嚇得面色如土，道：『今日一去，真所云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也！』兩人相對而泣，都無計留連。戎昱道：『我有一計在此。我聞得韓公是英雄慷慨之人，不是貪財好色之輩。他原是子路轉世。昔子見南子，子路不悅。他今日怎便忘失了前世剛腸烈性？我聞詩可感人。我今做一首詩與你，你到帥府，首唱此詞。韓公英豪氣魄，必然感動。倘或問你，你便乘機哀告。或放你回來相聚，亦未可知也。』遂在亭子上取過筆墨，寫了一首詩，付與金鳳。却被軍健催促起身，不容留停。金鳳只得痛哭拜別而去。戎昱直待望不見了轎子，方纔收拾回衙，好生悽慘。正是：

樂莫樂兮新相知，

悲莫悲兮生別離。

不說金鳳上路，且說韓公壽日，有一件蹊蹺作怪底事。話說廬山有個道士茅安道，是個稀奇古

怪之人，修道於廬山之下，學得奇異變化，飛騰之術。有二子走到廬山，拜茅安道爲師，要學件法術。茅安道遂授二子以隱形之方。那二子學了多時，演習已熟，自謂得了奧妙，辭別了師父，要下廬山而去。茅安道對二子道：『汝法術尙未精通，不可下山去。見有權位勢利之人，恐有疎失，爲害不淺。』二子不聽師父之言，堅辭下山。二子下了廬山，一路商量道：『我們法術已成，藏在身上，有何用處，正該去見權位勢利之人。今韓晉公招徠奇才劍客之士，我們去見他，顯個手段與他。等他也知我們道家有如此玄妙之事，替師父增些光采。他若不尊敬我們，我二人便蒿惱他一場，然後隱形而去。他奈何我們不得。且教他吃我們一驚。』說罷，竟投帥府而來。那日正值韓公生日，文武百官，蠅趨蟻附的，都站在帥府門首伺候拜壽，未敢輕進。這二子走到帥府門首，突然要走進去。左右軍卒，見這二子，狂不狂，痴不痴，遂擋住門首。二子不顧，奮臂直入，見了韓公，大叫道：『吾乃廬山有道之士，身懷異術，特來求見。韓公，你今尙坐堂中，竟不下堂尊禮我二人，是何道理！』韓公見這二子言語放肆，疑心是個刺客，不敢下堂接見。二子便登堂大罵，韓公大怒，叫左右虞侯拿下二子。二子見韓公叫一聲拿，便暗暗念咒作法，要隱身逃形而去。果然法術不精，畢竟隱遁不去，二子無計可施，當下被虞侯等拿住，一索細翻，一毫也動彈不得。韓公叫取夾棍夾將起來，問是何等樣人，敢如此大膽放肆。二子痛疼難當，只得招承道：『師父是廬山道士茅安道，慣有飛形變化之術。』韓公最惱的是妖人二字，要連他師父一

併拿來，杜絕了這些妖人種類。就差帳前將官一員，統領兵士一百餘名，前往廬山擒拿妖人茅安道，休得疎失。把二子鎖了鐵索，上了手肘，帶去廬山作眼目。韓公一邊分付，怎知那茅安道已在門首了。左右虞侯來稟道：『門首有廬山道士茅安道來見。』韓公大喜道：『我正要發兵去擒拿，他却自來尋死。正好！』說罷，茅安道已昂然而入。韓公見他是個老父，其鬚眉如雪之白，顏色如桃花之紅，衣冠古樸，像個有道之人，未敢便拿。茅安道開口道：『二子不守教訓，濫試法術，冒瀆虎威，致干刑網，深可痛恨。待老夫先以禮責罰弟子，然後請明公加以刑法，未爲晚也。』說罷，討淨水一杯，催公恐其興妖作法，不與他淨水。茅安道就走到韓公案前，把硯池中水一口吸了，向二子一噴，二子便登時脫了枷鎖，變化二個大老鼠，在階前東西亂跑。茅安道把身子一聳，變成一隻大餓老鷹。每一隻爪抓了一個老鼠，飛入雲中而去，竟不知去向。韓公大驚失色，連那門首拜壽的官員，沒一個不仰面看着天上，寂無蹤跡，真奇事也！大家混了半晌，各官方纔進門，上堂參見。以次拜壽已畢，韓公命大張酒筵，禮待百官。轅門之中，鼓樂喧天，花腔羯鼓，好生齊整，但見：

瑞靄繽紛，香煙繚繞，帥府門重重錦繡，紫薇堂處處笙歌。右柵左廂，花一團兮錦一簇，迴廊複道，鼓一拍兮樂一通。繡幙高懸，上掛着五彩瓔珞，朱簾半揭，高挖着八寶流蘇。金爐內焚得馥馥霏霏玉蕊，裏斟得浮浮煜煜。酒席上滿排紫綬金章之貴客，丹墀畔盡列彎弧掛甲之將軍。



八仙慶壽，五老獻圖，金線織成壽意，王母蟠桃，羣仙薦瑞，錦屏映出瑤章。樂作營中，吹的是太平歌，朝天樂，指日聲名播四海；歌喧庭下，唱的是福東海，壽南山，即今功業煥正臺。正是：華堂今日綺筵開，香霧煙濃真盛哉！誰發豪華驚滿座，肯將紅粉一時廻。

話說這日韓公烹龍炮鳳，宴飲百官，酒斟數巡，食供四套，女樂交作，恰好的浙西金鳳取到。那金鳳一腔怨恨，暗暗含着眼淚，來到堂上，參拜了韓公，又參拜了兩班文武各官。韓公舉目一觀，果然生的不同，有周美成佳人詞爲證：

有個人人，海棠標韻，飛燕輕盈；酒暈潮紅，羞蛾凝綠，一笑生春。爲伊入恨薰心，更說甚巫山楚雲。斗帳香消，紗窗月冷，着意溫存。

話說韓公見了金鳳，生得標致，自將面前玉杯，滿斟了一杯香醪，賜與金鳳，命金鳳歌以侑酒。那金鳳承命，不敢推辭，叩首謝了，只得輕敲檀板，緩揭歌喉。韓公細細聽那歌詞道：

好去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人情。  
黃鶯久住渾相戀，欲別頻啼四五聲。

那金鳳歌中甚有哀怨之聲。歌畢，韓公道：『戎使君與你相好，這首詩是戎使君贈汝耶？』金鳳連道：『是。』隨又稟道：『賤妾身隸樂籍，志慕從良。蒙戎使君擡舉，但以樂籍未除，烟花孽重，不能如願。今蒙韓爺道召，不敢不來。』金鳳稟罷，但見：

雙眉頓蹙春山黛，

珠淚紛紛落兩行。

文武百官，見金鳳淚下，都替他捏兩把汗，暗暗的道：『今日是他誕壽，誰敢在他面前道個不字！這娼妓這般大膽，作如此行徑，可不是自取其死！』韓公便喚道：『虞侯牛原來道：『戎使君是個才子，留情那妓，亦不爲過。你却在我面前讒言。定是你到浙西去催軍器衣甲之時，戎使君怠慢了你，或是送你禮薄，所以妄生事端，幾乎成我之過。』便喝左右軍健將，牛原細打四十，革了虞侯之職，罰去營中牧馬。果是：』

從前作過事，

敗落一齊來。

那日常裏受牛原氣的，莫不歡喜。讒口小人，又何益乎！真使心用心，自累其身也。不說衆人歡喜，且說韓公打了牛原之後，一壁廂叫金鳳更衣，革去了樂籍上的名，一壁廂叫後堂管家婆，取出一副數萬貫的妝奩，并彩緞三百疋，喚一副鼓樂，一隻大船，五十名軍健，送金鳳一名到浙西與戎使君成親。那軍健領了韓爺之命，簇推了金鳳，口口聲聲稱爲夫人，搬運妝奩下船，大吹大擂，連日來到戎使君任所。笙歌鼎沸，將金鳳迎進衙門，拜堂成親。戎使君喜出非常，感恩不盡。厚犒勞了軍健，遂親自同軍健到了潤州帥府拜謝。二人遂成相知。那時哄動了十五州軍民人等，那一個不服韓公寬宏大度，有宰相之量。從此人人歸心，文武效力，江南半壁，平平安安，並不勞一枝折箭之功。德宗皇帝嘉

其功，遂拜爲宰相，封爲晉公。那戎使君詩名，亦爲德宗所知，擢爲顯官。有詩爲證。

牛原真是小人，

韓公真是君子。

使君果有詩才，

金鳳不虛簪珥。

## 書博雞者事

高啓

本篇的作者高啓，字子迪，長州人，少時博學工詩，洪武初年，授翰林院國史編修官，又命

教授諸王。後因帝見他所作上梁文，發怒。至腰斬於市。著有姑蘇雜詠，鳧藻集，又有和徐

庸合編的大全集。

博雞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鬪，諸爲里俠者皆下之。元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郡至袁。守自負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會袁有豪民，常受守杖，知使者者，嗾守明誣守納己求。使者遂逮守，脅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雞者遨於市，衆知有爲，因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辱者耳！彼豪民恃其貲，誣去賢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能爲使君一奮臂邪？」博雞者曰：「諾。」即入闔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羣奴而馳。博雞者直前，捽下，提毆之。奴驚，各亡去。乃褫豪民衣，白衣。復自策其馬，麾衆擁豪民馬前。反接，徇諸市。使自呼曰：「爲民誣。」

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子聞難，鳩宗族僮僕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雞者逆謂曰：「若欲死而父，卽前鬥。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卽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遂杖殺其父，不敢動。稍斂衆以去。袁人相聚從觀，歡動一城。郡錄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爲，陰縱之不問。日暮至豪民第門，摔使跪，數之曰：「若爲民，不自謹，某使君仗汝，法也。敢用是爲怨望，又投間讒污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汝家矣。」豪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博雞者因告衆曰：「是足以報使君者邪？」衆曰：「衆所爲誠快，然使君冤未白，猶無益也。」博雞者曰：「然。」卽連褚爲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爲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慚，追受其牒，爲復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雞者以義問東南。高子曰：「余在史館，問翰林天台陶先生言博雞者之事。觀袁守雖得民，然自喜輕上，其禍非外至也。臧使者枉用三尺，以讎一言之憾，固賊盜之士哉！第爲上者不能察使匹夫攘袂羣起，以伸其憤。識者固知元政紊弛，而變興自下之漸矣。」

## 唐解元玩世出奇

馮夢龍

本篇見今古奇譚第三十三回，原載警世通言作者事畧同前。

三通鼓角四更雞，  
日色高升月色低。  
時序新冬又春夏，  
舟車南北復東西。

鏡中次第人顏老，  
世上參差事不齊。  
若向其間尋穩使，  
一壺濁酒一餐蠶。

這八句詩，乃吳中一個才子所作。那才子姓唐名寅，字伯虎，聰明蓋世，學問包天，書畫音樂，無有不通，詞賦詩文，一揮立就，爲人放浪不羈，有輕世傲物之志。生於蘇郡，家住吳趨。做秀才時，曾效連珠體做花月吟十餘首，句句中有花有月，如『長空影動花迎月，深院人歸月伴花。雲破月窺花深處，夜深花睡月明中。』等句，爲人稱頌。本府太守曹鳳見之，深愛其才。值宗師科考，曹公以才名特薦。那宗師姓方名誌，鄞縣人，最在喜古文辭。聞唐寅恃才豪放，不修小節，正要坐名黜治。卻得曹公一力保救。雖然免禍，卻不放他科舉。直至臨場，曹公再三苦求，附一名於遺才之末，是科遂中了解元。伯虎會試至京，文名益著。公卿皆折節下交，以識面爲榮。有程詹事典試，頗開私徑，賣題恐人議論，欲訪一才名素著者爲榜首，壓服衆心。得唐寅甚喜，許以會元。伯虎性素坦率，酒中便向人誇說：『今年我定做會元了。』衆人已聞程詹事有私，又忌伯虎之才，均閔傳主司不公。言官風聞動本，聖旨不要程詹事閱卷，與唐寅俱下詔獄斥革。伯虎歸鄉，絕意功名，益放浪詩酒，人都稱爲唐解元。得唐解元詩文字畫，片紙尺幅，如獲重寶。其中惟畫尤其得意。平日心中喜怒哀樂，都寓之於丹青，每一畫出，爭以重價購之。有言志詩一絕爲證：

不鍊金丹不坐禪，不爲商賈不耕田。閒來寫幅丹青賣，不使人間造孽錢。

都說蘇州六門葑、盤、杏、閘、婁、齊。那六門中，只有閘門最盛，乃舟車輻輳之所。真個是：

翠袖三千樓上下，黃金百萬水東西。五更市販何曾絕，四達方言總不齊。

唐解元一日坐在閘門游船之上，就有許多斯文中人，慕名來拜，出扇求其字畫。解元畫了幾筆水墨，寫了幾首絕句。那聞風而至者，其來愈多。解元不耐煩，命童子且把大杯斟酒來。解元倚窗獨酌，忽見有畫舫從旁搖過。舫中珠翠奪目，內有一青衣小鬟，眉目秀豔，體態綽約，舒頭船外，注視解元，掩口而笑。須臾船過。解元神蕩魂搖，問舟子：『可認得去的那船麼？』舟人答言：『此船乃無錫華學士府眷也。』解元欲尾其後，急呼小艇不至，心中如有所失。正要教童子去覓船，只見城中一隻船兒，搖將出來，他也不管那船有載沒載，把手相招，亂呼亂喊。那船漸漸至近，艙中一人走出船頭，叫聲：『伯虎，你要到何處去？這般要緊！』解元打一看時，不是別人，卻是好友王雅宜。便道：『急要答拜一遠來朋友，故此要緊。兄的船往那那去？』雅宜道：『弟同兩個舍親，到茅山去進香，數日方回。』解元道：『我也要到茅山進香，正沒有人同去，如今只得要趁便了。』雅宜道：『兄若要去，快些回家收拾。弟泊船在此相候。』解元道：『就去罷了。又回家做什麼？』雅宜道：『香燭之類，也要備的。』解元道：『到那裏去買罷。』遂打發童子回去，也不別這些求書畫的朋友，徑跳過船來，與艙中朋友敘了禮，連呼

快些開船。舟子知是唐解元不敢怠慢，卽忙撐篙搖櫓。行不多時，望見這隻大船，就在前面。解元分付船上隨着大船而行。衆人不知其故，只得依他。次日到了無錫，見畫舫搖進城裏。解元道：『到了這所，若不取惠山泉，也就俗了。』叫船家移舟去惠山取了水，原到此處泊舟，明日早行。我們到城裏略走一走，就來下船。』舟子答應自去。解元同雅宜三四人登岸，進了城。到那熱鬧的所在，撇了衆人，獨自一人去尋那畫舫，卻又不認得路徑。東行西走，並不見些踪影。走了一回，穿出一條大街，忽聽得呼喧之聲。解元立住脚看時，只見十來個僕人，前引一乘煖轎，自東而來，女從如雲。自古道有緣千里能相會，那女從之中，閨門所見青衣小解，正在其中內。解元心中大喜，遠遠相望。直到一座大門樓下，女使出迎，一擁而入。詢之傍人，說是華學士府。適纔轎中乃夫人也。解元得了實信，問路出城。恰好船上取了水纔到。少頃王雅宜等也來了。問解元：『那裏去了？教我們尋得不耐煩。』解元道：『不知怎的一擠，就擠散了。又不知得路徑。問了半日，方能到此。』並不提起此事。至夜半，忽於夢中狂呼。如魘魅之狀。衆人皆驚。喚醒問之。解元道：『適夢中見一金甲神人，持金杵擊我。責我進香不虔。我叩頭哀乞，願齋戒一月，隻身至山謝罪。天明汝等附船去，吾且暫回，不得相陪矣。』雅宜等信以爲真。至天明，恰好有一隻小船來到，說是蘇州去的，解元別了衆人，跳上小船。行不多時，說是遺忘了東西，還要轉去。袖中摸幾文錢，與了舟子，奮然登岸。到一飯店，辦下舊衣破帽，將衣巾換訖，如窮漢狀，走至華府典鋪內，以



典錢爲繇。與主管相見。卑詞下氣。問主管道：『小子姓康名宣。吳縣人氏。頗善書。處一個小館爲生。近因拙妻亡故。又失了館。孤身無活。欲投一大家充書辦之役。未知府上用得否。倘收用時。不敢忘恩。』因於袖中取出細楷數行。與主管親看。主管看那字寫得甚是端正可愛。答道：『待我晚間進府。稟知老爺。明日你來討回話。』是晚主管果然將字樣稟知學士。學士見了誇道：『寫得好。不是俗人之筆。明日可喚來見我。』次早解元便到典中。主管引進解元。拜見了學士。學士見其儀表不俗。問過了姓名住居。又問：『曾讀書麼？』解元道：『曾考過幾科童生。不得進學。經書還都記得。』學士問是何經。解元雖習尙書。其實五經俱通的。曉得學士習周易。就答應道：『易經。』學士大喜道：『我書房中寫帖的不缺。可送公子處伴讀。』問他身價要多少。解元道：『身價不敢領。只要求些衣服穿。待後來老爺中意時。賞一房好媳婦足矣。』學士更喜。就叫主管於典中尋幾件隨身衣服。與他換了。改名華安。送到書館中。見了公子。公子教華安抄文字。文字中有字句不妥的。華安私加改竄。公子見他改得好。大驚道：『你原來通文理。幾時放下書本的？』華安道：『從來不曾曠學。但爲貧所迫耳。』公子大喜。將自己日課教他改削。華安筆不停揮。真有點鐵成金手段。有時題義疑難。華安就與公子講解。若公子做不出時。華安就通篇代筆。先生見公子學問驟進。向主人誇獎。學士討近作看了。搖頭道：『此非孺子所及。若非抄寫。必是情人。』呼公子詰問其繇。公子不敢隱瞞。說道：『曾經華安改竄。』此學士

大驚，喚華安到來，出題面試。華安不假思索，援筆立就，手捧所作呈上。學士見其手腕如玉，但左手有枝指，閱其文，詞意兼美，字復精工，愈加歡喜道：「你時藝如此，想古作亦可觀也。」乃留內書房掌書記，一應往來書劄，授之以意，輒令代筆。煩簡曲當。學士從未會增減一字。寵信日深，賞賜比衆人加厚。華安時買酒食，與書房諸童子共享，無不歡喜。因而潛訪前所見青衣小鬟，其名秋香，乃夫人貼身伏侍，頃刻不離，計無所出。乃因春暮賦黃鶯調以自嘆：

風雨送春歸，杜鵑愁，花亂飛。青苔滿院，朱門開。孤燈半垂，孤衾半斂，蕭蕭孤影，汪汪淚。憶歸期，相思未了，春夢遶天涯。

學士一日偶到華安房中，見壁門之詞，知安所題，甚加稱獎。但以為壯年鰥處，不無感傷，初不意其有所屬意也。適典中主管病故，學士令華安暫攝其事。月餘出納謹慎，毫忽無私。學士欲遂用為主管，嫌其孤身無室，難以重托。乃與夫人商議，呼媒婆欲為娶婦。華安將銀三兩，送與媒婆，央他稟知夫人，說：「華安蒙老爺夫人提拔，復為置室，恩同天地。但恐外面小家之女，不習裏面規矩。倘得於侍兒中擇一人見配，此華安之願也。」媒婆依言，稟知夫人。夫人對學士說了。學士道：「如此誠為兩便。但華安初來時，不領身價，原指望一房好媳婦。今日又做府中得力之人，倘然所配未中其意，難保其無他志也。不若喚他到中堂，將許多丫鬢，聽其自擇。」夫人點頭道是。當晚夫人坐於中堂，燈燭煌輝，將

丫鬟二十餘人，各盛飾裝扮，排列兩邊，恰似一班仙女，簇擁着王母娘娘，在瑤池之上。夫人傳命喚華安，華安進了中堂，拜見了夫人。夫人道：「老爺說你小心得力，欲賞你一房妻小。這幾個粗婢中，任你自擇。」叫老姆姆攜燭下去照他一照，華安就燭光之下，看了一回。雖然儘有標致，那青衣小鬟不在其內。華安立於旁邊，默然無語。夫人叫老姆姆：「你去問華安，那一個中你的意，就配於你。」華安只不開言。夫人心中不樂，叫華安：「你好大眼孔。難道我這些丫鬟，就沒個中你意的？」華安道：「復夫人，華安蒙夫人賜配，又許華安自擇，這是曠古隆恩，粉身難報，只是夫人隨身侍婢，還來不齊。既蒙恩典，願得盡觀。」夫人笑道：「你敢是疑我有吝嗇之意也罷，那房中四個，一發喚出來與他看看，滿他的心願。」原來那四個是有執事的，叫做：

春媚，夏清，秋香，冬瑞。

春媚掌首飾脂粉，夏清掌香爐茶竈，秋香掌四時衣服，冬瑞掌酒果食品。管家老姆姆，傳夫人之命，將四個喚出來。那四個不及更衣，隨身裝束。秋香依舊青衣，老姆姆引出中堂，站立夫人背後。中堂蠟燭，光明如晝，華安早已看見了。昔日丰姿，宛然在目。還不會開口，那老姆姆知趣，先來問道：「可看中了誰？」華安心中明曉得是秋香，不敢說破，只將手指道：「若得穿青這一位小娘子，足遂生平。」夫人回顧秋香，微微而笑，叫華安且出去。華安回典舖中，一喜一懼。喜者機會甚好，懼者未曾上手，惟

恐不成。偶見月明如晝，獨步徘徊，吟一詩道：

徙倚無聊夜臥遲，綠楊風靜鳥栖枝。難將心事和人說，說與青天明月知。

次日夫人向學士說了，另收拾一所潔淨房室。其床帳傢伙，無物不備。又合家童僕，奉承他是新主管，擔東送西，擺得一室之中，錦片相似。擇了吉日，學士和夫人主婚，華安與秋香中堂雙拜，鼓樂引至新房，合巹成婚。男歡女悅，自不必說。夜半，秋香向華安道：『與君頗面善，何處曾相會來？』華安道：『小娘子自去思想。』又過了幾日，秋香忽問華安道：『向日閩門遊船中看見的，可就是你？』華安笑道：『是也。』秋香道：『若然，君非下賤之輩，何故屈身於此？』華安道：『吾爲小娘子傍舟一笑，不能忘情，所以從權相就。』秋香道：『妾昔見諸少年擁君，出素扇競求書畫，君一概不理，倚窗酌酒，旁若無人。妾知君非凡品，故一笑耳。』華安道：『女子家能於流俗中識名士，誠紅拂綠綺之流也。』秋香道：『此後於南門街上，似又會一次。』華安笑道：『好利害眼睛。果然，果然！』秋香道：『你既非下流，實是甚麼樣人？可將真姓名告我。』華安道：『我乃蘇州唐解元也。與你三生有緣，得諧所願。今夜既然說破，不可久留。欲與你圖偕老之策，你肯隨我去否？』秋香道：『解元因賤妾之故，不惜辱千金之軀，妾豈敢不惟命是從。』華安次日將典中帳目，細細開了一本簿子，又將房中衣服首飾，及床帳器皿另開一帳，又將各人所贈之物，亦開一帳，纖毫不取，共是三宗帳目，鎖在一個護書篋內。其鑰匙

即挂在鎖上。又於壁間題詩一首：

擬向華陽洞裏游，行踪端爲可人留。  
願隨紅拂同高蹈，敢向朱家惜下流。

好事已成誰索笑，屈身今去尙含羞。  
主人莫問真名姓，只在康宣兩字頭。

是夜僱了一隻小船，泊於河下。黃昏人靜，將房門封鎖，同秋香下船，連夜望蘇州去了。天曉，家人見華安房門封鎖，奔告學士。學士教打開看時，床帳什物，一毫不動。護書內帳目開載明白。學士沉思，莫測其故。擡頭一看，忽見壁上有詩八句，讀了一遍，想：『此人原名不是康宣。又不知甚麼意，故來府中住許多時？若是不良之人，財物又分毫不苟。又不知那秋香如何就肯隨他逃走？如今兩口兒又不知逃在那裏？我棄此一婢，亦有何難。只要明白了這樁事迹。』便叫家童喚捕人來，出信賞錢，各處緝獲康宣、秋香，杳無影響。過了年餘，學士也放過一邊了。忽一日，學士到蘇州拜客，從閶門經過。家童看見書坊中有一秀才，坐而觀書，其貌酷似華安，左手亦有枝指。報與學士知道。學士不信，分付此童再去看個詳細，并訪其人名姓。家童覆身到書坊中，那秀士又和着一個同輩說話。剛下階頭，家童乖巧，悄悄隨之。那兩個轉灣，向潼子門下船去了。僕從相隨，共有四五人。背後察其形相，分明與華安無二。只是不敢唐突。家童回轉書坊，問店主：『適來在此看書的，是什麼人？』店主道：『是唐伯虎解元相公。今日是文衡山相公舟中請酒去了。』家童道：『方纔同去的那一位，可就是文相公麼？』店主道：『

那是祝枝山，也都是一般名士。家童一一記了，回復了華學士。學士大驚，想道：『久聞唐伯虎放蕩不羈，難道華安就是他？』明日專往拜謁，便知是否。』次日寫了名帖，特到吳趨坊拜唐解元。解元慌忙出迎，分賓而坐。學士再三審視，果肖華安。及捧茶，又見手白如玉，左有枝指，意欲問之，難於開口。茶罷，解元請學士書房中小坐。學士有疑未決，亦不敢輕別。遂同至書房中，見其擺設齊整，嘖嘖歎羨。少停酒至，賓主對酌多時。學士開言道：『貴縣有個康宣其人，讀書不遇，甚通文理。先生識其人否？』解元唯唯。學士又道：『此人去歲曾備書於舍下，改名華安，先在小兒館中伴讀。後在學生書房管書柬。後又在小典中爲主管。因他無室，教他於賤婢中自擇。他擇得秋香成親。數日後夫婦俱逃，房中日用之物，一無所取。竟不知其何故？』學生曾差人到貴處察訪，並無其人。先生可略知風聲麼？』解元又唯唯。學士見他不明不白，只是含糊答應，忍耐不住，只得又說道：『此人形容頗肖先生模樣，左手亦有枝指，不知何故？』解元又唯唯。少頃，解元暫起身入內。學士翻看桌上書籍，見書內有紙一幅，題詩八句，讀之卽壁上之詩也。解元出來，學士出詩問道：『這八句詩，乃華安所作，此字亦華安之筆，如何有在尊處？必有緣故。願先生一言，以決學生之疑。』解元道：『容少停奉告。』學士心中愈悶道：『先生見教過了，學生還坐。不然，卽告辭矣。』解元道：『稟復不難，求老先生再用幾杯薄酒。』學士又喫了數杯。解元巨觥奉勸，學士已半酣，道：『酒已過分，不能領矣。學生惓惓請教，止欲剖胸中之疑，並無他念。』

「解元道：『請用一筋粗飯。』飯後獻茶，看看天晚。童子點燭來，學士愈疑，只得起身告辭。解元道：『請老先生暫住貴步，當決所疑。』命童子秉燭前迎，解元陪學士隨後。共入後堂。堂中燈火煌煌，裏面傳呼新娘來。只見兩個丫鬟，伏侍一位小娘子，輕移蓮步而出。珠珞重遮，不露嬌面。學士惶悚退避，解元一把扯住衣袖道：『此小妾也。通家長者，合當拜見，不必避嫌。』丫鬟鋪氈，小娘子向上便拜。學士還禮不迭。解元將學士拖住，不要他還禮。拜了四拜，學士只還兩個揖，甚不過意。拜罷，解元攜小娘子近學士之旁，帶笑問道：『老先生請認一認。方纔說學生頗似華安，不識此女亦似秋香否？』學士熟視大笑。慌忙作揖，連稱得罪。解元道：『還該學生告罪。』二人再至書房。解元命重整杯盤，洗盞更酌。酒中學士復叩其詳，解元將闔門舟中相遇始末，細說一遍。各各撫掌大笑。學士道：『今日即不敢以記室相待，少不得行子婿之禮。』解元道：『若要甥舅相行，恐又費丈人妝奩耳。』二人復大笑。是夜盡歡而別。學士回到舟中，將袖中詩句置於桌上，反覆玩味。『首聯道：『擬向華陽洞裏遊，』是說有茅山進香之行了。』行踪端爲可人留。『分明是中途遇了秋香，擔閣住了。第二聯：『願隨紅拂同高蹈，』敢向朱家惜下流，』他屈身投靠，便有相挈而逃之意。第三聯：『好事已成誰索笑，屈身今去尙含羞。』這兩句明白。末聯：『主人若問真名姓，只在康宣兩字頭。』康字與唐字等一般，宣字與寅字頭無二。是影著唐寅二字。我自不能推詳耳。他此舉雖是情癡，然封還衣飾，一無所取，乃禮義之人，不枉名



士風流也。一夢士回家，將這段新聞向夫人說了，夫人亦駭然。於是厚具妝奩，約值千金，差當家老姆押送唐解元家。從此兩家遂爲親戚，往來不絕。至今吳中把此事傳作風流話柄。有唐解元焚香默坐歌自述一生心事，最做得好。歌曰：

焚香默坐自省己，口裏喃喃想心裏；  
心中有甚害人謀？口中有甚欺人語？  
爲人能把口應心，孝弟忠信從此始。  
其餘小德或出入，焉能磨涅吾行止。  
頭插花枝手把杯，聽罷歌童看舞女。  
食色性也古人言，今人乃以爲之恥。  
及至心中與口中，多少欺人沒天理。  
陰爲不善陽掩之，則無益矣徒勞耳。  
請坐且聽吾語汝，凡人生必有死。  
死見閻君面不慚，纔是堂堂好男子。

###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馮夢龍

本篇見今古奇觀第五回，原載警世通言第三十二卷。作者事略同前。

掃蕩殘胡立帝畿，龍翔鳳舞勢崔嵬；  
左環滄海天一帶，右擁太行山萬圍。  
戈戟九邊雄絕塞，衣冠萬國仰垂衣。  
太平人樂華胥世，永永金甌共日輝。

這首詩，單誇我朝燕京建都之盛。說起燕都的形勢，北倚雄關，南壓區夏，真乃金城天府，萬年不

拔之基。當先洪武皇帝掃蕩胡塵，定鼎金陵，是爲南京，到燕王永樂，從北平起兵靖難，遷於燕都，是爲北京。只因這一遷，把箇苦寒地面，變作花錦世界。自永樂以叔繼侄，九傳至於萬歷，此乃我朝第十一代的天子。這位天子，聰明聖武，德福兼全。十歲登基，在位四十八年，削平了三處寇亂。那三處？

西夏哱承恩，日本關白平秀吉，播州楊應龍。

平秀吉侵犯朝鮮，哱承恩楊應龍是土官謀叛，先後削平。遠夷莫不畏服，爭來朝貢。真個是：

一人有庶平安樂，四海無虞國太平。

話中單表萬歷二十年間，日本國關寶作亂，侵犯朝鮮。朝鮮國王上表告急。天朝發兵泛海往救，有戶部官奏准，目今兵興之際，糧餉未充。暫開納粟入監之例。原來納粟入監的有幾般便宜：好讀書，好科舉，好交結，未來又有箇小小前程結果。以此宦家公子，富室子弟，到不願做秀才，都去援例做太學生，自開了這例，兩京太學生，各添至千人之外。內中有一人姓李名甲，字于先，浙江紹興府人氏。父親李布政，所生三兒，惟甲居長。自幼讀書在庠，未得登科，援例入於北雍。因在京坐監，與同鄉柳遇春監生，同遊教坊司。院內與一個名姬相遇，姓杜名嫩，排行第十，院中都稱爲杜十娘。那名姬生得：

渾身雅艷，遍體嬌香。兩彎眉畫遠山青，一對眼明秋水潤。臉如蓮萼，分明卓氏文君，唇似櫻桃，何減白家樊素。可憐一片無瑕玉，誤落風塵花柳中！

那杜十娘自十三歲破瓜，今一十九歲。七年之內，不知歷過了多少公子王孫。一箇箇情迷意蕩，破家蕩產而不惜。院中傳出四句口號來，道是：

坐中若有杜十娘，

斗筲之量飲千觴；

院中若識杜老嫗，

千家粉面都如鬼。

卻說李公子風流年少，未逢美色。自遇了杜十娘，喜出望外，把花柳情懷，一擔兒挑在他身上。那公子俊俏的龐兒，溫存的性兒，又是撒漫的手兒，幫襯的勤兒，與十娘一般兩好，情投意合。十娘因見鴛兒貪財無義，久有從良之意。又見李公子忠厚志誠，甚有心向他。奈李公子懼怕父親，不敢應承。雖則如此，兩下情好愈密。朝歡莫樂，終日相守，如夫婦一般。海誓山盟，各無他志。真個：

恩深似海恩無底，

義重如山義更高。

再說杜鴛兒女兒，被李公子占住，別的富家巨室，聞名上門，求一見而不可得。初時李公子撒漫用錢，大差大使，媽媽脅肩諂笑，奉承不暇。日往月來，不覺一年有餘。李公子囊篋漸漸稍虛，手不應心，媽媽也就怠慢了。老布政在家，聞知兒子闖院，幾遍書來喚回家去，他迷戀十娘顏色，終日延捱。後來聞知布政在家發怒，越不敢回。古人云：『以利相交者，利盡而疎。』那杜十娘與李公子真情相好，見他手頭愈短，心頭愈熱。媽媽幾遍教女兒打發李甲出院，見女兒不答允。又幾遍將言語觸突李公子，要激怒他起身。公子性本溫柔，心氣愈和，媽媽沒奈何，日朝只將十娘叱罵道：『我們行戶人家，喫客

穿客。前門送舊，後門迎新。門庭間如火，錢帛堆如塚。自從那李甲在此混帳，一年有餘，莫說新客，連舊主顧都斷了。分明是接了鍾馗老，連小鬼也沒得上門。弄得老娘一家人家，有氣無烟，成什麼模樣！

杜十娘被罵，耐性不住，便回答道：『那李公子不是空手上門的，也曾費過大錢來。』媽媽道：『彼一時，此一時。你只教他今日費些小錢兒，把與老娘辦些柴米，養你兩口也好。別人家養的兒女，便是搖錢樹，千生萬活，偏我家晦氣，養了箇退財白虎。開了大門七件事，般般都在老身心上。到替你這小賤人白白養着窮漢，教我衣食從何處來？你對那窮漢說，有本事出幾兩銀子與我，到得你跟了他去。我別討個丫頭過活，豈不兩便。』十娘道：『媽媽這話是真是假？』媽媽曉得李甲無一錢，衣衫都典盡了，料他沒處設法，便應道：『老娘從不說謊，當真哩！』十娘道：『娘，你要他許多銀子？』媽媽道：『若是別人，千把銀子也討了。可憐那窮漢出不起，只要他三百兩，我自去討一箇粉頭代替。只一件，須是三日內交付與我，左手交銀，右手交人。若三日沒有來時，老身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公子不公子，一頓抓拐，打那光棍出去。那時莫怪老身！』十娘道：『公子雖在客邊乏鈔，諒三百金還措辦得來。只是三日忒近，限他十日便好。』媽媽想道：『這窮漢一雙赤手，便限他一百日，他那里來銀子。沒有銀子，便鐵皮包臉，料也無顏上門。那時重整家風，嫩兒也沒得話講。』答應道：『看你面便寬到十日，第十日沒有銀子，不干老娘之事。』十娘道：『十日內無銀，料他也無顏再見了。只怕有了三百兩銀子，媽媽

又翻悔起來。『媽媽道：『老身年五十一了。又奉斗齋，怎敢說謊。不信時，與你拍掌爲定。若翻悔時，做猪做狗。』

從來海水斗難量，

可笑虔婆意不良。

料定窮儒囊底空，

故將財禮難嬌娘。

是夜十娘與公子在枕邊議及終身之事。公子道：『我非無此心。但教坊落籍，其費甚多，非千金不可。我囊空如洗，如之奈何？』十娘道：『妾已與媽媽議定，只要三百金。但須十日內措辦。郎君游資雖罄，然都中豈無親友可以借貸。倘得如數，妾身遂爲君之所有，省受虔婆之氣。』公子道：『親友中爲我留戀行院，都不相顧。明日只做束裝起身，各家告辭，就開口借貸路費，湊聚將來，或可滿得此數。起身梳洗，別了十娘出門。』十娘道：『用心作速，專聽佳音。』公子道：『不須分付。』公子出了院門，來到三親四友處，假說起身告別，衆人到也歡喜。後來叙到路費欠缺，意欲借貸。常道言：『說著借，便無緣。』親友們就不招架。他們也見得是道，李公子是風流浪子，迷戀烟花，年許不歸。父親都爲他氣壞在家。他今日雖然要回，未知真假。倘或說騙盤纏到手，又去還脂粉錢。他父親知道，將好意翻成惡意。始終只是一怪，不如辭了乾淨。便回道：『目今正值空乏，不能相濟，慚愧慚愧。』人人如此，個個皆然。並沒有個慷慨丈夫，肯統口許他一二十兩。李公子一連奔走了三日，分毫無獲。又不敢回決十娘，權且含糊答應。到第四日又沒想頭，就羞回院中。平日閒有了杜家，連下處也沒有了今日就無處投

宿，只得往同鄉柳監生寓所借歇。柳遇春見公子愁容可掬，問其來歷。公子將杜十娘願嫁之情備細說了。遇春搖首道：『未必，未必！那杜娘京中第一名姬，要從良時，怕沒有十斛明珠，千金聘禮。那鴛兒如何只要三百兩？想鴛兒怪你無錢使用，白白占住他的女兒，設計打發你出門。那婦人與你相處已久，又礙卻面皮，不好明言。明知你手內空虛，故意將三百兩賣個人情，限你十日。若十日沒有，你也不好上門。便上門時，他會說你笑你，落得一場褻瀆，自然安身不牢。此乃烟花逐客之計，足下三思，休被其惑。據弟愚意，不如早早開交爲上。』公子聽說，半晌無言。心中疑惑不定。遇春又道：『足下莫要錯了主意。你若真個還鄉，不多幾兩盤費，還有人搭救。若是要三百兩時，莫說十日，就是十個月也難。如今的世情，誰肯顧緩急二字的。那烟花也算定你沒處告債，故意設法難你。』公子道：『仁兄所見良是。』口裏雖如此說，心中割捨不下。依舊又往外邊東央西告，只是夜裏不進院門了。公子在柳監生寓中，一連住了三日，共是六日了。杜十娘連日不見公子進院，十分著緊。就教小廝四兒街上去尋。四兒尋到大街，恰好遇見公子。四兒叫道：『李姐夫，娘在家裏望你。』公子自覺無顏，回覆道：『今日不得工夫，明日來罷。』四兒奉了十娘之命，一把拖住，死也不放道：『娘叫嚙尋你，是必同去走一遭。』李公子心上也牽掛著表子，沒奈何只得隨四兒進去。見了十娘，嘿，嘿無言。十娘問道：『所謀之事如何？』公子眼中流下淚來。十娘道：『莫非人情淡薄，不能足三百金之數麼？』公子含淚而言，道出二

句

不信上山擒虎易，果然開口告人難。

『一連奔走六日，並無銖兩，一雙空手，羞見芳卿，故此這幾日不敢進院。今日承命呼喚，忍恥而來。非某不用心，實是世情如此。』十娘道：『此言休使虔婆知道。郎君今夜且住，妾別有情訴。十娘自備酒肴，與公子歡飲。』睡至半夜，十娘對公子道：『郎君果不能辦一錢耶？妾終身之事，當如何也？』公子只是流涕，不能答一語。漸漸五更天曉。十娘道：『妾所臥絮褥內，藏有碎銀一百五十兩。此妾私蓄，郎君可持去。三百金妾任其半，郎君亦謀其半，庶易爲力。限只四日，萬勿遲誤。』十娘起身將褥付公子，公子驚喜過望，喚童兒持褥而去。逕到柳遇春寓中。又把夜來之情，與遇春說了。將褥拆開看時，絮中都裹著零碎銀子。取出兌時，果是一百五十兩。遇春大驚道：『此婦真有心人也！既係真情，不可相負。吾當代爲足下謀之。』公子道：『倘得玉成，決不有負。』當下柳遇春留李公子在寓，自出到各處去借貸。兩日之內，湊足一百五十兩，交付公子道：『吾代爲足下告借，非爲足下，實憐杜十娘之情也。』李甲拿了三百兩銀子，喜從天降，笑逐顏開，欣然來見十娘。剛是第九日，還不足十日。十娘問道：『前日分毫難借，今日如何就有一百五十兩？』公子將柳監生爲情，又述了一遍。十娘以手加額道：『使吾二人得遂其願者，柳君之力也。』兩個歡天喜地，又在院中過了一晚。次日十娘早起，對李甲道：『



此銀一交，便當隨郎君去矣。舟車之類，合當預備。妾昨日於姊妹中借得白銀二十兩，郎君可收下爲行資也。」公子正愁路費無出，但不敢開口，得銀甚喜。說猶未了，鴛兒恰來敲門，叫道：「媿兒，今日是第十日了。」公子聞叫，啟戶相延道：「承媽媽厚意，正欲相請。」便將銀三百兩放在桌上。鴛兒不料公子有錢，默然變色，似有悔意。十娘道：「兒在媽媽家中多年，所致金帛，不下數千金矣。今日從良一事，又媽媽親口所許。三百金不欠分毫，又不曾過期。倘若媽媽失信不許，郎君持銀去，兒即刻自盡。恐那時人財兩失，悔之無及也。」鴛兒無詞以對，腹內籌畫了半晌，只得取天平兌准了銀子，說道：「事已如此，料留你不住了。只是你要去時，即今就去。平時穿戴衣飾之類，釐毫休想。」說罷將公子和十娘推出房門，討鎖來就落了鎖。此時九月天氣，十娘纔下牀，尙未梳洗，隨身舊衣，就拜了媽媽兩拜，公子也作了一揖，一夫一婦，離了虔婆大門。

鰲魚脫卻金鉤去，  
擺尾搖頭再不來。

公子教十娘且住片刻，「我去喚個小轎，擡你權往柳榮卿寓所去，再作道理。」十娘道：「院中諸姊妹平昔相厚，理宜別話。況前日又承他借貸路費，不可不一謝也。」乃同公子到各姊妹處謝別。姊妹中惟謝月朗、徐素素與杜家相近，尤與十娘親厚。十娘先到謝月朗家。月朗見十娘禿髻舊衫，致問其故。十娘備述來因，又引李甲相見。十娘指月朗道：「前日路費，是此位姐姐所貸，郎君可致謝。」

李甲連連作揖。月朗便教十娘梳洗，一面去請徐素素來家相會。十娘梳洗已畢，謝徐二美人，各出所有翠鈿金釧，搖簪寶珥，錦袖花裙，鸞帶繡履，把杜十娘裝扮得煥然一新。備酒作慶賀筵席。月朗讓臥房與李甲杜媼二人過宿。次日又大排筵席，遍請院中姊妹，凡十娘相厚者，無不畢集，都與他夫婦把盞稱喜，吹彈歌舞，各逞其長，務要盡歡。直飲至夜分，十娘向衆姊妹一一稱謝。衆姊妹道：「十娘爲風流領袖，今從郎君去，我等相見無由。何日長行，姊妹們尙當奉送。」月朗道：「候有定期，小妹當來相報。但阿姊千里間關，同郎君遠去，囊篋蕭條，曾無約束。此乃吾等之事，當相與共謀之。勿令姊有窮途之慮也。」衆姊妹各唯唯而散。是晚，公子和十娘仍宿謝家。至五鼓，十娘對公子道：「吾等此去，何處安身？郎君亦會計議有定著否？」公子道：「老父盛怒之下，若知娶妓而歸，必然加以不堪，反致相累。輾轉尋思，尙未有萬全之策。」十娘道：「父子天性，豈能終絕。既然倉卒難犯，不若與郎君於蘇杭勝地，權作浮居。郎君先回，求親友於尊大人面前勸解和順，然後攜妾于歸。彼此安妥。」公子道：「此言甚當。」次日一人起身，辭了謝月朗，暫住柳監生寓中，整頓行裝。杜十娘見了柳遇春，倒身下拜，謝其周全之德。『異日我夫婦必當重報。』遇春慌忙答禮道：「十娘鍾情所歡，不以貧窶易心，此乃女中豪傑。僕因風吹火，諒區區何足掛齒。」三人又飲了一日酒。次早擇了出行吉日，僱倩轎馬停當，十娘又遣童兒寄信別謝月朗。臨行之際，只見肩輿紛紛而至。乃謝月朗與徐素素拉衆姊妹來送行。月朗

道：「十姊從郎君千里間關，囊中蕭索，吾等甚不能忘情。今合其薄贖，十姊可簡收。或長途空乏，亦可少助。說罷，命從人挈一描金文具至前，封鎖甚固，正不知什麼東西在裏面。十娘也不開看，也不推辭，但殷勤作謝而已。須臾與馬齊集，僕夫僱促起身。柳監生三杯別酒，和衆美人送出崇文門外，各各垂淚而別。正是：

他日重遊難預必，  
此時分手最堪憐。

再說李公子同杜十娘行至潞河，舍陸從舟。卻好有瓜州差使船轉回之便，講定船錢，包了艙口。比及下船時，李公子囊中並無分文餘剩。你道杜十娘已有二十兩銀子與公子。如何就沒了？公子在院中闕得見衫襪，銀子到手未免在解庫中取贖幾件穿著，又製辦了舖蓋，剩來只够勾轎馬之費。公子正當愁悶。十娘道：「郎君勿憂，衆姊妹合贈，必有所濟。」乃取鑰開箱。公子在傍，自覺慚愧，也不敢窺覷箱中虛實。只見十娘在箱裏取出一個紅綾袋來，擲於車下道：「郎君可開看之。」公子提在手中，覺得沉重。啟而觀之，皆是白銀，計數整五十兩。十娘仍將箱子下鎖，亦不言箱中更有何物。但對公子道：「承衆姊妹高情，不惟路途不乏，即他日浮寓吳越間，亦可稍佐吾夫妻山水之費矣。」公子且驚且喜道：「若不遇恩卿，我李甲流落他鄉，死無葬身之地矣。此情此德，白頭不敢忘也。」自此每談及往事，公子必感激流涕，十娘也曲意撫慰。一路無話，不幾日行至瓜州，大船停泊岸口，公子另僱了民船，

安放行李，約明日侵晨剪江而渡。其時仲冬中旬，月明如水。公子和十娘坐於舟首。公子道：『自出都門，困守一艙之中，四顧有人，未得暢語。今日獨據一舟，更無避忌。且已離塞北，初近江南，宜開杯暢飲，以舒向來抑鬱之氣。恩卿以爲如何？』十娘道：『妾久疏談笑，亦有此心。郎君言及，足見同志。公子乃攜酒具於船首，與十娘鋪氈並坐，傳杯交盞，飲至半酣。公子執卮對十娘道：『恩卿妙音，六院推首。某相遇之初，每聞絕調，輒不禁神魂之飛動。心事多違，彼此鬱鬱。鸞鳴鳳奏，久矣不聞。今清江明月，深夜無人，肯爲我一歌否？』十娘興亦勃發，遂開喉頓嗓，取扇按拍，嗚嗚咽咽，歌出元人施君美拜月亭雜劇上，狀元執蓋與嬋娟一曲，名小桃紅，真箇

聲飛霄漢雲皆駐，響入深泉魚出遊。

卻說他舟有一少年，姓孫名富，字善賚，徽州新安人氏。家資巨富，積祖揚州運鹽，年方二十，也是南雍中友朋。生性風流，慣向秦樓買笑，紅粉追歡。若嘲風弄月，到是個輕薄的頭兒。事有偶然，其夜亦泊舟瓜州渡口。獨酌無聊，忽聽得歌聲嘹亮，鳳吟鸞吹，不足喻其美。起立船頭，佇聽半晌，方知聲出鄰舟。正欲相訪，音響倏已寂然。乃遣僕者潛窺蹤跡，訪於舟人，但曉得是李相公僱的船，並不知歌者來歷。孫富想道：『此歌者必非良家。怎生得他一見？』輾轉尋思，通宵不寐。捱至五更，忽聞江風大作，及曉彤雲密布，狂雪亂飛。怎見得有詩爲證：

千山雲樹滅，萬徑人蹤絕。  
扁舟篋笠翁，獨釣寒江雪。

因這風雪阻渡，舟不得開，孫富命船公移船泊於李家舟之傍。孫富貂帽狐裘，推窗假作看雪，恰值十娘梳洗方畢，纖纖玉手，揭起舟傍短簾，自潑盆中殘水。粉容微露，卻被孫富窺見了。果是國色天香，魂搖心蕩。迎眸注目，等候再見一面，杳不可得。沉思久之，乃倚窗高吟高學士梅花詩二句道：

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

李甲聽得鄰舟吟詩，伸頭出艙，看是何人。只因這一看，正中孫富之計。孫富吟詩正要引李公子出頭看他，乘機攀話。當下慌忙舉手，『就問老兄尊姓何名？』李公子叙了姓名鄉貫，少不得也問那孫富。孫富也敘過了。又敘了些大學中的閒話，漸漸親熱。孫富道：『風雪阻舟，乃天遣與李兄相會。實小弟之幸也。寂處無聊，欲同尊兄上岸就酒肆中一酌，少領清誨，萬望不拒。』公子道：『萍水相逢，何當厚擾。』孫富道：『說那里話，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即教艙公打跳，童兒張傘，迎接公子過船。就於船頭作揖，然後讓公子先行，自己隨後，各各登跳上岸。行不數步，就有個酒樓，二人上樓，揀一副潔清坐頭，靠窗而坐。酒保列上酒肴，孫富舉杯相勸。二人賞雪飲酒，先說些斯文中套話，漸漸引入花柳之事。二人都是過來之人，志同道合，說得入港，一發成相知了。孫富屏去左右，低低問道：『昨夜尊舟，清歌者何人也？』李甲正要賣弄在行，遂實說道：『此乃北京名姬杜十娘也。』孫富道：『既係曲中』

姊妹何以歸兄。」公子遂將初遇杜十娘，如何相好，後來如何要嫁，如何借銀討他，始末根由，備細述了一遍。孫富道：「兄攜麗人而歸，固是快事。但不知尊府中能相容否？」公子道：「賤室不足慮，所慮老父性嚴，尙費躊躇耳。」孫富將機就機，使問道：「既是尊大人未必相容，兄所攜麗人，何處安頓？亦曾通知麗人，共作計較否？」公子攢眉而答道：「此事曾與小妾議之。」孫富欣然便道：「尊寵必有妙策。」公子道：「他意欲僑寓蘇杭，緊連山水，使小弟先回，求親友宛轉於家君之前，俟家君回噴作喜，然後圖歸。高明以爲何如？」孫富沈吟半晌，故作愀然之色道：「小弟乍會之間，交淺言深，誠恐見怪。」公子道：「正賴高明指教，何必謙遜。」孫富道：「尊大人位居方面，必嚴帷薄之嫌。平時既怪兄遊非禮之地，今日豈容兄娶不節之人。況且賢親貴友，誰不迎合尊大人之意者。兄枉去求他，必然相拒。就有個不識時務的，進言於尊大人之前，見尊大人意思不允，他就轉口了。兄進不能和陸家庭，退無詞以回尊寵。即使流連山水，亦非長久之計。萬一脊斧困竭，豈不進退兩難。」公子自知手中只有五十金，此時費去大半。說到資斧困竭，進退兩難，不覺點頭道是。孫富又道：「小弟還有一句心腹之談，兄肯俯聽否？」公子道：「承兄過愛，更求盡言。」孫富道：「疏不間親，還是莫說罷。」公子道：「但說何妨。」孫富道：「自古道，婦人本性無常。況烟花之輩，少真多假。他既係六院名妓，相識定滿天下，或者南邊原有舊約，借兄之力，挈帶而來，以爲他適之地。」公子道：「這個恐未必然。」孫富道：「即

不然，江南子弟，最工輕薄。兄留麗人獨居，難保無踰牆鑽穴之事，若挈之同行，愈增尊大人之怒。爲兄之計，未有善策。况父子天倫，必不可絕。若爲妾而觸父，因妓而棄家，海內必以兄爲浮浪不經之人。異日妻不以爲夫，弟不以爲兄，同胞不以爲友，兄何以立於天地之間？兄今日不可不熟思也。」公子聞言，茫然自失，移席問計道：「據高明之見，何以教我？」孫富道：「僕有一計，於兄甚便，只恐兄溺枕席之愛，未必能行，使僕空費詞說耳。」公子道：「兄誠有良策，使弟再覩家園之樂，乃弟之恩人也。又何憚而不言？」那孫富道：「兄飄零歲餘，嚴親懷怒，閨閣離心，設身以處兄之地，誠寢食不安之時也。然尊大人所以怒兄者，不過爲迷花戀柳，揮金如土，異日必爲棄家蕩產之人，不堪承繼家業耳。公今日空手而歸，正觸其怒。兄倘能割衽席之愛，見機而作，僕願以千金相贈。兄得千金以報尊大人，只說在京授館，並不會浪費分毫。尊大人必然相信，從此家庭和睦，當無閒言。須臾之間，轉禍爲福。兄請三思。僕非貪麗人之色，實爲兄效忠於萬一也。」李甲原是沒主意的人，本心懼怕老子，被孫富一席話，說透胸中之疑，起身作揖道：「聞兄大教，頓開茅塞。但小妾千里相從，義難頓絕。容歸與商之，得其心肯，當奉復耳。」孫富道：「說話之間，宜放婉曲。彼既心忠爲兄，必不忍使兄父子分離，定然玉成兄還鄉之事矣。」二人飲了一回酒，風停雪止，天色已晚，孫富教家僮算還了酒錢，與公子攜手下船。正是：

逢人且說三分話，  
未可全拋一片心。



卻說杜十娘在舟中擺設酒果，欲與公子小酌。竟日未回，挑燈以待。公子下船，十娘起迎。見公子顏色匆匆，似有不樂之意。乃滿斟熱酒勸之。公子搖首不飲，一言不發，竟自上牀睡了。十娘心中不悅，乃收拾杯盤，爲公子解衣就枕。問道：「今日有何見聞，而懷悶鬱鬱如此？」公子歎息而已，終不開口。問了三四次，公子已睡去了。十娘委決不下，坐於床頭，而不能寐。到半夜，公子醒來，又歎一口氣。十娘道：「郎君有何難言之事，頻頻歎息？」公子擁被而起，欲言不語者幾次。撲簌簌掉下淚來。十娘抱持公子於懷間，軟言撫慰道：「妾與郎君情好已及二載，千辛萬苦，歷盡艱難，得有今日。然相從數千里，未曾哀戚。今將渡江，方圖百年歡笑，如何反起悲傷？必有其故。夫婦之間，生死相共，有事儘可商量，萬勿諱也。」公子再四被逼不過，只得含淚而言道：「僕天涯困乏，恩卿不棄，委曲相從，那乃莫大之德。但反覆思之，老父位居方面，拘於禮法，况素性方嚴，恐添嗔怒，必加黜逐。你我流蕩，將何底止！夫妻之歡難保。父子之倫又絕。日間蒙新安孫友邀飲，爲我籌及此事，寸心如割。」十娘大驚道：「郎君意將如何？」公子道：「僕事內之人，當局而迷。孫友爲我畫一計頗善，但恐恩卿不從耳。」十娘道：「孫友者何人？計如果善，何不可從？」公子道：「孫友名富，新安鹽商，少年風流之士也。夜間聞了清歌，因而問及。僕告以來歷，并談及難歸之故。渠意欲以千金聘汝。我得千金，可藉口以見吾父母。而恩卿亦得所耳。但情不能捨，是以悲泣。」說罷，淚如雨下。十娘放開兩手，冷笑一聲道：「爲郎君畫此計者，此人

乃大英雄也。郎君千金之資，既得恢復，而妾歸他姓，又不致爲行李之累。發乎情，止乎禮，誠兩便之策也。那千金在那里？」公子收淚道：「未得恩卿之諾，金尙留彼處，未曾過手。」十娘道：「明早快快應承了他，不可錯過機會。但千金重事，須得兌足交付郎君之手，妾始過舟，勿爲賈豎子所欺。時已四鼓，十娘即起身，挑燈梳洗道：『今日之妝，乃迎新送舊，非比尋常。』於是脂粉香油，用意修飾，花鈿繡襖，極其華艷。香風拂拂，光采照人。裝束方完，天色已曉。孫富差家童到船頭候信。十娘微窺公子，欣欣似有喜色，乃催公子快去回話，及早兌足銀子。公子親到孫富船中，向富依允。孫富道：「兌銀易事，須得麗人妝臺爲信。」公子又回覆了十娘。十娘即指描金文具道：「可使擇去。」孫富喜甚，即將白銀一千兩，送到公子船中。十娘親自檢着，足色足數，分毫不爽，乃手把船舷，以手招孫富。孫富一見，魂不附體。十娘啓朱唇，開皓齒道：「方纔箱子，可暫發來。內有李郎路引一紙，可檢還之也。」孫富視十娘已爲甕中之鱉，即命家童送那描金文具，安放船頭上。十娘取鑰開鎖，內抽替小箱。十娘命公子抽第一層來看，只見翠羽明璫，瑤簪寶珥，充物於中，約值數百金。十娘遽投之江中。李甲與孫富及兩船的人，無不驚咤。又命公子再抽一箱，乃玉簫金管，又抽一箱，盡古玉紫金玩器，約值數千金。十娘盡投之於水。舟中岸上之人，觀者如堵，齊聲道：「可惜，可惜。」正不知什麼緣故。最後又抽一箱，箱中復有一匣，開匣視之，夜明之珠，約有盈把，其他祖母綠，貓兒眼，諸般異寶，目所未覩，莫能定其價之多少。衆人齊

聲喝采，喧聲如雷。十娘又欲投之於江。李甲不覺大悔，抱持十娘慟哭。那孫富也來勸解。十娘推開公子在一邊，向孫富罵道：『我與李郎備嘗艱苦，不是容易到此。汝以奸淫之詞，巧爲讒說，一旦破人姻緣，斷人恩愛，乃我之仇人。我死而有知，必當訴之神明，尙妄想枕席之歡乎！』又對李甲道：『妾風塵數年，私有蓄積。本爲終身之計。自遇郎君，山盟海誓，白首不渝。前出都之際，假託衆姊妹相贈，箱中韞藏百寶，不下萬金。將潤色郎君之裝，歸見父母。或憐妾有心，收佐中饋，得終委託，生死無憾。誰知郎君相信不深，惑於浮議，中道見棄，負妾一片真心。今日當衆目之前，開箱出視，使郎君知區區千金，未爲難事。妾守身如玉，恨郎眼內無珠。命之不辰，風塵困瘁，甫得脫離，又遭棄捐。今衆人各有耳目，共作證明，妾不負郎君，郎君自負妾耳！』於是衆人聚觀者，無不流淚。都唾罵李公子負心薄倖。公子又羞又苦，且悔且泣，方欲向十娘謝罪，十娘抱持寶匣，向江心一跳。衆人急呼撈救，但見雲暗江心，波濤滾滾，杳無蹤影。可惜一個如花似玉的名姬，一旦葬於江魚之腹。

三魂渺渺歸水府，

六魄悠悠入冥途。

當時旁觀之人，皆咬牙切齒，爭欲拳毆李甲和那孫富。慌得李孫二人，手足無措，急叫開船，分途遁去。李甲在舟中看了千金，轉憶十娘，終日愧悔，鬱成狂疾，終身不痊。孫富自那日受驚，得病臥牀，月餘，終日見杜十娘在傍詬罵，奄奄而逝。人以爲江中之報也。卻說柳遇春在京坐監完滿，束裝回鄉，停

舟瓜州，偶臨江淨臉，失墜銅盆於水。覓漁人打撈，及至撈起，乃是個小匣兒。遇春啓匣觀看，內皆明珠異寶，無價之珍。遇春厚賞漁人，留於牀頭把玩。是夜夢中見江中一女子，凌波而來。視之乃杜十娘也。近前萬福，訴以李郎薄倖之事，又道：『向承君家慷慨，以一百五十兩助之。本意思肩之後，徐圖報答，不意事無終始。然每懷盛情，悒悒未忘。早間曾以小匣託漁人奉致，聊表寸心，從此不復相見矣。』言訖，猛然驚醒，方知十娘已死。歎息累日。後人評論此事，以爲孫富謀奪美色，輕擲千金，固非良士。李甲不識杜十娘一片苦心，碌碌庸才，無足道者。獨杜十娘千古女俠，豈不能覓一佳侶，共跨秦樓之鳳，乃錯認李公子明珠美玉，投於盲人，以致恩變爲仇，萬種恩情，化爲流水，深可惜也！有詩爲證：

不會風流莫妄談，  
單單情字費人參。

若將情字能參透，  
喚作風流也不慚。

## 徐老僕義憤成家

馮夢龍

本篇見今古奇觀第二十五卷，原載醒世恆言第二十五回。作者事略同前。

犬馬猶然知戀主，況於列在生人。爲奴一日主人身，情恩同父子，名分等君臣。主若虐奴非正道，奴如欺主傷倫。能爲義僕是良民，盛衰無改節，史冊可傳神。

說這唐玄宗時，有一官人姓蕭名穎士，字茂挺，蘭陵人氏。自幼聰明好學，賅博三教九流，貫串諸子百家；上自天文，下至地理，無所不通，無有不曉。真個胸中書富五車，筆下名高千古。年方一十七歲，高擢巍科，名傾朝野，是一個廣學的才子。家中有一個僕人，名喚杜亮。那杜亮自蕭穎士數齡時，就在書房中服事起來。若有驅使，奮勇直前，水火不避。身邊並無半文私蓄。陪伴蕭穎士讀書時，不待分付，自去千方百計預先尋覓下果品飲饌供奉。有時或烹甌茶兒，助他清思，或暖盃酒兒，接他辛苦。整夜直服事到天明，從不曾打個磕睡。如見蕭穎士讀到得意之處，他在傍也十分歡喜。那蕭穎士般般皆好，件件皆美，則有兩樁兒毛病。你道是那兩樣？第一件乃是恃才傲物，不把人看在眼內。纔登仕籍，便去冲撞了當朝宰相。那宰相若是有度量的，還恕得他過，又正冲撞了第一個忌才的李林甫。那李林甫混名叫做李貓兒，平昔不知壞了多少大臣，乃是殺人不見血的劊子手，卻去惹他，可肯輕輕放過。被他略施小計，險些連性命送了。又虧著座主搭救，止削了官職，坐在家裏。第二件是性子躁急。卻像一團烈火，片語不投，即暴躁如雷，兩太陽火星直爆。奴僕稍有差誤，便加捶撻。他的打發，又與別人不同。有甚不同？別人責治家奴，定然計其過犯大小，討個板子，叫人行杖，或打十下，或打二十，分個輕重。惟有蕭穎士，不論事體大小，略觸着他的性子，便連聲喝罵，也不用什麼板子，也不用人行杖，親自跳起身來，一把揪翻，隨分掣着一伴家伙，沒頭沒腦亂打。憑你什麼人勸解他，也全不作准。直要打個氣

息。若不像意，還要咬上幾口，方纔罷手。因是恁般利害，奴僕們懼怕，都四散逃去，單單存得一個杜亮。論起蕭穎士，止賸得這個家人種兒，每事只該將就些纔是。誰知他是天生的性兒，使慣的氣兒，打溜的手兒，竟沒絲毫更改，依然照舊施行。起奴先僕衆多，還打了那個，空了這個。到得禿禿裏獨有杜亮時，反覺打得勤些。論起杜亮遇着這般難理會的家主，也該學衆人逃走去罷了，偏又寸步不離，甘心受他的責罰。常常打得皮開肉綻，頭破血淋，也毫無一點追悔之念，一句怨恨之言。打罵起來，整一整衣裳，忍着疼痛，依原在傍答應。——說話的，據你說杜亮這等奴僕，莫說千中選一，就是走盡天下，也尋不出個對兒。這蕭穎士又非黑漆皮燈，泥塞竹管，是那一個不通的蠢物，他須是身登黃甲，位列朝班，讀破萬卷，明理的才人，難道恁般不知好歹，一味蠻打，沒一點仁慈改悔之念不成？——看官有所不知。常言道：「江山易改，稟性難移。」那蕭穎士平昔原愛杜亮，小心馴良。打過之後，深自懊悔道：「此奴隨我多年，並無十分過失，如何只管將他這般毒打？今後斷然不可。」到得發性之時，不覺拳脚又輕輕的伸在他身上去了。這也莫怪，單怪蕭穎士性子急躁。誰叫杜亮剛聞得叱喝一聲，卻如小鬼見了鍾馗一般，撲通的兩條腿，就跪在地上。蕭穎士本來是個好打人的，見他做成這個要打局面，少不得奉承幾下。杜亮有個遠族兄弟杜明，就住在蕭家邊旁。因見他常打得這個模樣，心下到氣不過，攛掇杜亮道：「凡做奴僕的，皆因家事力薄，自難成立，故此投靠人家。一來貪圖現成衣食，二來指望

家主有個發跡日子，帶挈風光，摸得些東西，做個小小家業，快活下半世。像阿哥如今隨了這措大，早晚辛勤服事，竭力盡心，並不見一些好處，只落得常受他凌辱痛楚。恁樣不知好歹的人，跟他有何出息？他家許多人，都存住不得。各自四散去了。你何不也別了他，另尋頭路？有多少不如你的，投了大官宦人家。喫好穿好，還要作成趁一貫兩貫。走出衙門前，誰不奉承。那邊纔叫某大叔，有些小事相煩，還未答應，那邊又叫某大叔，我也有件事兒勞動。真個迎接不暇，何等興頭。若是阿哥，這樣肚裏又明白，筆下又來得，做人且又溫厚小心，走到勢要人家，怕道不是重用你。那措大雖然中個進士，發利市就與李丞相作對，被他弄來坐在家中，料道也沒個起用的日子，有何捨不下，定要與他纏帳。」杜亮道：「這些事我豈不知。我若有此念，早已去得多年了，何待吾弟今日勸諭。古語云：『良臣擇主而事，良禽擇木而棲。』奴僕雖是下賤，也要擇個好使頭。像我主人，正是性急暴躁。除此之外，只怕除了他，沒處再尋得第二個出來。」杜明道：「滿天下無數官員宰相，貴戚豪家，豈有反不如你主人這個窮官？」杜亮道：「他們有的不過是爵位金銀二事。」杜明道：「是這兩椿盡勾了，還要怎麼？」杜亮道：「那爵位乃虛花之事，金銀乃臭污之物，有甚希罕。如何及得我主人這般高才絕學。拈起筆來，頃刻萬言，不要打個稿兒，真個烟雲繚繞，華彩纏紛。我所戀戀不捨者，單愛他這一件耳。」杜明聽得說出愛他的才學，不覺呵呵大笑道：「且問阿哥，你既愛他的才學，到飢時可將來當得飯吃，冷時可作得衣



穿麼？」杜亮道：「你又說笑話。才學在他胸中，如何濟得我的飢寒？」杜明道：「卻原來又救不得你的飢，又遮不得你的寒，愛他何用。當今有爵位的，尚然只喜趨權附勢，沒一個肯憐才惜學。你我是個下人，但得飽食暖衣，尋覓些錢鈔做家，乃是本能。卻這般迂濶，愛什麼才學，情願受其打罵，可不是個呆子！」杜亮笑道：「金銀我命裏不曾帶來，不做這個指望。還只是守舊。」杜明道：「想是打得你不爽利，故此尙要捱他的棍棒。」杜亮道：「多承賢弟好情，可憐我做兄的。但我主這般博奧才學，縱然打死也甘心服事他。」遂不聽杜明之言，仍舊跟隨蕭穎士。不想今日一頓拳頭，明日一頓棒子，打不上幾年，把杜亮打得漸漸遍身疼痛，口內吐血，成了個傷癆症候。初時還勉強趨承，次後打熬不過，半眠半起。又過幾時，便久臥牀席。那蕭穎士見他嘔血，明知是打上來的，心上十分懊悔，還指望有好的日子，請醫調治，親自煎湯送藥。捱了兩月，嗚呼哀哉。蕭穎士想起他平日的好處，則管涕泣，備辦衣棺埋葬。蕭穎士日日虧杜亮服事慣了，到得死後，十分不便。央人四處尋覓僕從。因他打人的名頭出了，那個肯來跟隨。就有個肯跟他的，也不中其意。有時讀書到忘懷之處，還認做杜亮在傍，擡頭不是，使掩卷而泣。後來蕭穎士知得了杜亮當日不從杜明這班說話，不覺氣咽胸中，泪如泉湧，大叫一聲：「杜亮，我讀了一世的書，不曾遇着個憐才之人，終身淪落，誰想你到是我的知己！卻又有眼無珠，枉送了性命我之罪也！」言還未畢，口中的鮮血往外直噴。自此也成了個嘔血之疾。將書籍盡皆焚化，

口中不住的叫喊杜亮病了數月，也歸大夢。遺命教遷杜亮與他同葬，有詩爲證：

納賄趨權步步先，高才會見幾人憐。  
當路若能如杜亮，草莽安得有遺賢。

卻說這杜亮愛才憐主，果是千古奇人。然看起來，畢竟還帶些腐氣，未爲全美。若有別樁希奇故事，異樣說文，再講回出來。

列位看官穩坐着，莫要性急。適來小人道這段小故事，原是引話，還未曾話到正傳，那正傳卻也是個僕人。他比杜亮更是不同，曾獨力與孤縮主母，拚起個天大家事，替主母嫁三個女兒，與小主人娶兩房娘子，到得死後，並無半文私蓄，至今名垂史冊。待小子慢慢的道來。勸諭那世間爲奴僕的，也學這般盡心盡力，做家做活，傳個美名，莫學那樣背恩反噬，尾大不掉的，被人唾罵。你道這段話，又出在那個朝代？什麼地方？原來就在於本朝嘉靖爺年間。浙江嚴州府淳安縣，離城數里有個鄉村，名曰錦沙村。村上有一姓徐的莊家，恰是兄弟三個。大的名徐言，次的名徐召，各生得一子，第三個名徐哲，渾家顏氏，到生得二男三女。他兄弟三人，奉謹父親遺命，合鍋兒喫飯，并力的耕田，要下一頭牛兒，一騎馬兒，又有一個老僕，名叫阿寄，年已五十多歲，夫妻兩口，也生下一個兒子，還只有十來歲。那阿寄也就是本村生長。當初因喪了父母，無力殯殮，故此賣身在徐宅。爲人忠謹小心，初起晏眠，勤於動作。徐言的父親，大得其力，每事優待。到得徐言輩掌家，見他年紀有了，便有些厭惡之意。那阿寄又不達

時務，遇着徐言弟兄行事，有不到處，便苦口規諫。徐哲尙肯服善，聽他一兩句。那徐言、徐召，是個自作自用的性子，反怪他多嘴插舌，高聲叱喝，有時還要奉承幾下消食奉頭。阿寄的老婆勸道：『你一把年紀的人了，諸事只宜退縮。算他們是後生家世界，時時新，局局變，由他自作主張罷了，何苦定要多口，常討怎樣凌辱？』阿寄道：『我受老主之恩，故此不得不說。』婆子道：『屢說不聽，這也怪不得你了。』自此阿寄聽了老婆言語，緘口結舌，再不干預其事，也省了好些恥辱。正合着古人兩句話，道是：閉口深藏舌，安身處處牢。

不想一日徐哲忽然患了個傷寒症候，七日之間，卽結了帳。那時就哭死了顏氏母子，少不得衣棺盛殮，做些功德追薦。過了兩月，徐言與徐召商議道：我與你各止一子，三兄弟到有兩男三女，一分就抵着我們兩分。便是三兄弟在時，一般耕種，還算計不就，何況他已死了。我們日夜吃辛吃苦，掙來卻養他一窩子喫死飯的。如今還是小事，到得長大起來，你我兒子婚配了，難道不與他婚男嫁女。豈不比你我反多去四分？意欲卽今三股分開，撇脫了這條爛死蛇，由他們有得吃，沒得吃，可不與你我沒干涉了。只是當初老官兒遺囑，叫道莫要分開。若今違了他言語，被人談論，卻怎地處？』那時徐召若是個有仁心的，便該勸徐言休了這念纔是。誰知他的念頭，一發起得久了。聽見哥子說出這話，正合其意，乃答道：『老官兒雖有遺囑，不過是死人說話了，須不是聖旨，違背不得的。況且我們的家事

那個外人敢來談論。』徐言連聲有理，即將田產家私，暗地配搭停當。只揀不好的，留與姪子。徐言又道：『這牛馬卻怎地分？』徐召沈吟半晌，乃道：『不難。那阿寄夫妻，年紀已老，漸漸做不動了。活時到有三個吃死飯的，死了又要賠兩口棺木。把他也當作一股，派與三房裏，卸了這干係，可不是好。』計議已定，到次日備些酒餚，請過幾個親鄰坐下，又請出顏氏，并兩個姪兒，那兩個孩子，大的纔得七歲，喚做福兒，小的五歲，叫做壽兒，隨着母親來到堂前。連顏氏也不知爲甚緣故。祇見徐言弟兄立起身來道：『列位高親在上，有一言相告。昔年先父原沒甚所遺，多虧我弟兄掙得些小產業。只望弟兄相守到老，傳至子姪這輩勿拆。不幸三舍弟近日有此大變，弟婦又是個女人家，不知產業多少。況且人家消長不一。到後邊多掙得分與舍姪便好。萬一消乏了，那時只道我們有甚私弊，欺他孤兒寡婦，反傷骨肉情義了。故此我兄弟商量，不如趁此完美之時，分作三股，各自領去營運，省得後來爭多競少，特請列位高親來作眼。』遂向袖中摸出三張分書來說道：『總是一樣，配搭至公無私。只勞列位着個花押。』顏氏聽說要分開自做人家，眼中撲簌拋珠淚，交流，哭道：『二位伯伯，我是個孤孀婦人，兒女又小，就是沒腳蟹一般，如何撐持得門戶？昔日公公原分付，莫要分開。還是二位伯伯總管在那裏，扶持兒子大了，但憑胡亂分些便罷，決不敢爭多競少。』徐召道：『三娘子，天下無有不散之筵席。合上一千年，少不得有個分個開日子。公公乃過世的人了，他的說話，那里作得准。大伯昨日，要把牛馬

分與你，我想姪兒又小，那個去看養。故分阿寄來幫扶。他年紀雖老，筋力還健，賽過一個後生家種作哩。那婆子績麻紡線，也不是吃死飯的。這孩子再耐他幾年，就可下得出了。你不消愁得。」顏氏見他弟兄如此說話，已是做就，忖道：「拗他不過，一味啼哭。那些親鄰看了分書，雖曉得分得不公道，都要做好先生，那個肯做閒冤家，出尖說話。一齊着了花押，勸慰顏氏收了進去，入席飲酒。有詩爲證：

分書三紙語從容，人畜均分稟至公。  
老僕不如牛馬力，擁孤孀婦泣西風。

卻說阿寄那一日，早差他買東買西，請張請李，也不曉得又做甚事體。恰好在南村去請個親戚回來時，裏邊事已停妥。剛至門口，正遇見老婆。那婆子恐他曉得了這事，又去多言多語，扯到半邊，分付道：「今日是大官人分撥家私，你休得又去閒管，討他的怠慢。」阿寄聞言，吃了一驚，說道：「當先老主人遺囑，不要分開。如何見三官人死了，就散開？這孤兒寡婦，教他如何過活？我若不說，再有何人肯說？」轉身就走。婆子又扯住道：「清官也斷不得家務事，適來許多親鄰，都不開口。你是他手下人，又非甚麼高年族長，怎好主張？」阿寄道：「話雖有理，但他們分得公道，便不開口。若有些欺心，就死也說不得，也要講個明白。」又問道：「可曉得分我在那一房？」婆子道：「這到不曉得。」阿寄走到堂前，見衆人吃酒正在高興，不好遽然問得，站在旁邊。間壁有個鄰家，擡頭看見，便道：「徐老官，你如今分在三房裏了。他是孤孀娘子，須是你竭力幫助便好。」阿寄隨口答道：「我年紀已老，做不動了。」

口中便話，心下暗想道：『原來撥我在三房裏。一定他們道我沒用了，借手推出的意思。我偏要爭口氣，掙個事業起來，也不被人恥笑。』遂不問他們分析的事，一徑轉到顏氏房門口，聽得在內啼哭。阿寄立住腳，聽得顏氏哭道：『夫呵，只道與你一竹竿到底，白首相守，那里知道，半路上就拋撇了。遺下許多兒女，無依無靠。還指望倚仗做伯伯的扶養長大，誰知你骨肉未寒，便分撥開來，如今叫我沒投沒奔，怎生過日？』又哭道：『就是分的田產，他們通是亮裏，我是暗中。憑他們分派，那里知得好歹。這一件上已見他們的腸子狠了，那牛兒可以耕種，馬可僱倩於人，只揀兩件有利息的拿了去，卻推兩個老頭兒與我，反要費我的衣食。』那老兒聽了這話，猛然揭起門簾叫道：『三娘，你道老奴單費你的衣食，不及牛馬的力麼？』顏氏驀地裡被他鑽進來，說這句話，到驚了一跳。收淚問道：『你怎地說？』阿寄道：『那牛馬每年耕種僱倩，不過有得數兩利息，還要賠個人去喂養跟隨。若論老奴年紀雖有，精力未衰，路還走得，苦也受得。那經商道業，雖不會做，也都明白。三娘急急收拾些本錢，待老奴出去做些生意。一年幾轉，其利豈不勝似馬牛數倍？就是我的婆子，平昔又勤於紡織，亦可稍助薪水之用。將田產莫管好歹，把來放利於人，討幾擔穀子，做了飯食。三娘同姐兒們也做些活計，將就度日，不要動那資本。營運數年，怕不掙起個事業，何消愁悶！』顏氏見他說得有些來歷，乃道：『若得你如此出力，可知好哩。但恐你有了年紀，受不得辛苦。』阿寄道：『不瞞三娘說，老便老，健還好。眠得遲，起得

早，只怕後生家，還趕我不上哩。這到不消慮得。」顏氏道：「你打算做甚生意？」阿寄道：「大凡經商，本錢多便大做，本錢小便小做。須到外邊去看，臨期着便，見景生情，只揀有利息的就做。不是在家論得定的。」顏氏道：「說得還好。待我計較起來。」阿寄又討出分書，將分下的傢伙，照單逐一點明，搬在一處，然後走出堂前答應。諸親鄰直飲至晚方散。次日，徐言即喚個匠人，把房子兩下夾斷，叫顏氏另自開個門戶出入。顏氏一面整頓家中事體，自不必說，一面將簪釵衣飾，悄悄叫阿寄去變賣，共湊了十二兩銀子。顏氏把來交與阿寄道：「這些小東西，乃我養命之資。一家大小，俱在此上。今日交付與你，大利息原不指望，但得微細之利，也就勾了。臨事務要斟酌，路途亦宜小心。切莫有始無終，反被大伯們恥笑。」口中便說，不覺淚隨言下。阿寄道：「但請放心，老奴自有見識在此，決不負所付託。」顏氏又問道：「還是幾時起身？」阿寄道：「本錢已有了，明早就行。」顏氏道：「可要揀個好日！」阿寄道：「我出去做生意，便是好日了，何必又揀。」即把銀子藏在兜肚之中，走到自己房裏，向婆子道：「我明早要出門去做生意，可將舊衣舊裳，打疊在一處。」原來阿寄止與主母商議，連老婆也不通知得。這婆子見驀地說出那句話，也覺希奇，問道：「你往何處去？做甚生意？」阿寄方把前事說知。那婆子道：「呵呀，這是那里說起！你雖然一把年紀，那生意行中，從不曾着腳，卻去弄虛頭，說大話，兜攬這帳。孤孀娘子的銀兩，是苦惱東西，莫要把去弄出個話把，連累他沒得過活，豈不終身抱怨。不若依



着我，快快送還三娘。怎得早起晏眠，多吃些苦兒，照舊耕種幫扶，彼此倒得安逸。」阿寄道：「婆子家懂得什麼，只管胡言亂語。那見得我不會做生意，弄壞了事，要你未風先雨？」遂不信老婆，自收拾了衣服被窩，卻沒個被囊，只得打個包兒，又做起一個纏袋，整備些乾糧，又到市上買了一把雨傘，一雙麻鞋，打點完備。次早先到徐召，徐言二家說道：「老奴今日往遠處去做生意，家中無人照管。雖則各分門戶，還要二位官人早晚看顧。徐召二人聽了，不覺暗笑，答道：「這到不消你叮囑。只要賺了銀子回來，送些人事與我們。」阿寄道：「這個自然。」回到家中吃了飯食，作別了主母，穿上麻鞋，背着包裹雨傘，又分付老婆早晚須要小心。臨出門，顏氏又再三叮囑。阿寄點頭答應，大踏步去了。且說徐言弟兄等阿寄轉身後，都笑道：「可笑那三娘子好沒見識。有銀子做生意，卻不與你我商量，倒聽阿寄老奴才的說話。我想他生長以來，何曾做慣生意。哄騙孤孀婦人的東西，自去快活。這本錢可不白白送落。」徐召道：「便是當初合家時，卻不把出來營運。如今纔分得，即叫阿寄做客經商。我想三娘子又沒甚妝奩，這銀兩定然是老官兒存日，三兄弟剋剝下的，今日方纔出豁。總之，三娘子瞞着你我做。事若說他不該如此，反道我們妬忌了。且待阿寄折本回來，那時去笑他。」正是：

雲端看斷殺，

畢竟孰輸贏。

路遙知馬力，

日久見人心。

再說阿寄離了家中，一路思想做甚生理便好。忽地轉着道：「聞得販漆這項道路，頗有利息。況

又在近處，何不去試他一試。」定了主意，一徑直至慶雲山中。原來採漆之處，原有個牙行，阿寄就在家住下。那販漆的客人，卻也甚多，都是捱次兒打發。阿寄想道：「若慢慢的挨去，可不耽擱了日子，又費去盤川。心生一計，捉個空，扯主人家到一村店中，買三盃請他，說道：『我是個小販子，本錢短少，守日子不起的，望主人家看鄉里分上，怎地設法，先打發我去。那一次來，大的再整個東道請你。』也是數合當然，那主人家卻正撞着是個貪杯的，吃了他的軟口湯，不好回得，一口應承。當晚就往各村戶湊足其數，裝裹停當。恐怕客人們知得噴怪，到知在鄰家放下。次日起個五更，打發阿寄起身。那阿寄發利市就得了便宜，好不歡喜。叫脚夫挑出新安江口，又想道：『杭州離此不遠，定賣不起價錢。』遂僱船直至蘇州。正遇在缺漆之時，見他的貨到，猶如見寶一般，不够三日，賣個乾淨，一色都是現銀，並無一毫賒賬。除去盤纏使用，足足賺了對合有餘。暗暗感謝天地，即忙收拾起身。又想道：『我今空身回去，須是趁船。這銀兩在身邊反擔干係。何不再販些別樣貨去，多少尋些利息也好。』打聽得楓橋秬米到得甚多，登時落了幾分價銀，乃道：『這販米生意，量來必不吃虧。』遂糴了六十多擔秬米。載到杭州出脫。那時乃七月中旬，杭州有一個月不下雨，稻苗都乾壞了，米價騰湧。阿寄這載米，又值在巧裏。每一担長了二錢，又賺十多兩銀子。自言自語道：『且喜做來生意頗是順溜，想是我三娘福分到了。』卻又想道：『既在此間，怎不去問問漆價？若與蘇州相去不遠，也省好些盤川。』細細訪問時，

比蘇州反勝。你道爲何？原來販漆的都道杭州路近價賤，俱往遠處去了。杭州到時常短缺。常言道：『貨無大小，缺者便貴。』故此比別處反勝。阿寄得了這個消息，喜之不勝，星夜趕到慶雲山，已備下些小人事送與主人，依然又買三杯相請。那主人家得了些小便宜，喜笑顏開，一如前番，悄悄先打發他轉身到杭州。也不消三兩日，就都賣完。計算本利，果然比起先這一帳，又多幾兩，則是少了那回頭貨的利息。乃道：『下次還到遠處去。』與牙人算清了帳目，收拾起程。想道：『出門好幾時了，三娘必然挂念。且回去回覆一聲，也叫他放心。』又想道：『總是收漆，要等候兩日。何不先到山中將銀子教主人家一面先收，然後回家，豈不兩便。』定了主意，到山中把銀子付與牙人，自己趕回家去。正是：

先販漆貨兩番利，  
初出茅廬第一功。

且說顏氏自阿寄去後，朝夕懸挂，常恐他消折了這些本錢，懷着鬼胎。耳根邊又聽得徐言兄弟在背後擷唇簸嘴，愈加煩惱。一日正在房中悶坐，忽見兩個兒子亂跑進來道：『阿寄回家了。』顏氏聞言急走出房，阿寄早已在面前。他的老婆也隨在背後。阿寄上前，深深唱個大喏。顏氏見了他，反增着一個蹬心拳頭，胸前突突的亂跳，誠恐說出句掃興話來。便問道：『你做的是什麼生意？可有些利錢？』那阿寄叉手不離方寸，不慌不忙的說道：『一來感謝天地保佑，二來託賴三娘洪福，做的卻是販漆生意，賺得五六倍利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恐怕三娘放心不下，特歸來回覆一聲。』



與他收完，點明交付。阿寄此番不在蘇州發賣，徑到興化地界，利息比這兩處又好。賣完了貨，卻聽得那邊米價一兩三擔，斗斛又大。想起杭州乾旱荒歉，前次糴客販的去，尙賺了錢，今在出處販了，怕不有一兩個對合。遂裝上一大船。至杭州準準糴了一兩二錢一石，斗斛上到來，恰好頂着船錢使用。那時到山中收漆，便是大客人了。主人家好不奉承。一來是顏氏命中合該造化，二來也虧阿寄經營伶俐，凡販的貨物，定獲厚利。一連做了幾帳，長有二千餘金。看看捱着殘年，算計道：『我一個孤身老兒，帶着許多財物，不是要處，倘有差失，前功盡棄。況且年近歲逼，家中必然懸望。不如回去，商議置買些田產，做了根本，將除下的再出來運弄。』此時他出路行頭，諸色盡備，把銀兩逐逐緊緊包裹，藏在順袋中。水路用舟，陸路僱馬，晏行早歇，十分小心，非止一日，已到家中。把行李馱入。婆子見老公回了，便去報知顏氏。那顏氏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所喜者阿寄回來，所懼者未知生意長短若何。因向日被徐言弟兄笑落了一場，這番心裏比着前更着急，三步并作兩步，奔至外廂房。見了這般行李，料道不像個折本的，心上就安了一半，終是忍不住，便問道：『這一向生意如何？銀兩可曾帶回？』阿寄近前，見了個禮，說道：『三娘不要性急，待我慢慢的細說。』教老婆頂上中門，把行李盡搬至顏氏房中打開。將銀子逐封交與顏氏。顏氏見着許多銀兩，喜出望外。連忙開箱啓籠收藏，阿寄方把往來經營的事說出。顏氏因怕惹是非，徐言當日的話，一句也不說與他知道。但連稱：『都虧你老人家氣力了。且去』

歇息則個。」又分付倘大伯們來問起，不要與他講真話。阿寄道：「老奴理會得。」正話間，外面剝啄聲叩門，原來卻是徐言弟兄聽見阿寄歸了，特來打探消息。阿寄上前作了兩揖，徐言道：「前日聞得你生意十分旺利，今番又趁若干利息？」阿寄道：「老奴託了二位官人洪福，除了本錢盤川，乾淨趁得四五十兩。」徐召道：「阿呀，前次便說有五六倍利了，怎地又去了幾時，到反少起來？」徐言道：「且不要問他趁多趁少，則是銀子今次可曾帶回。」阿寄道：「已交與三娘子。」二人便不言語，轉身出去。再說阿寄與顏氏商議，要置買田產，悄地託人尋覓。大抵出一個財主，生一個敗子。那錦沙村有個晏大戶，家私大富，田產廣多。所生一子，名爲世保，取世守其業的意思。誰知這晏世保，專於嫖賭，把個老頭兒活活氣死。合村的人道他是個敗子，將晏世保三字順口改爲獻世寶。那獻世寶同着一般無賴，朝歡暮樂，弄完了家中財物，漸漸搖動產業。道是零星賣來不够用，索性賣一千畝，討價三千餘兩，又要一注兒交銀。那村中富者雖有，一時取不出許多銀子，無人上樁。延至歲底，獻世寶手中越覺乾逼，情願連一所莊房，只要半價。阿寄偶然聞得這個消息，卽尋中人去討個信息，恐怕有人先成了去，就約次日成交。獻世寶聽得有個售主，好不歡喜。平日一刻也不在家的，偏這日足跡不敢出門，呆呆的等候中人同往。且說阿寄料道獻世寶是愛吃東西的，清早便去買下佳肴美酒，喚個廚夫安排，又向顏氏道：「今日這場交易，非同小可，三娘是個女人家，兩位小官人又幼，老奴又是下人，只好在

旁說話，不好與他抗禮。須請間壁大官人弟兄來作眼，方是正理。」顏氏道：「你就過去請一聲。」阿寄即到徐言門首，弟兄正在那里說話。阿寄道：「今日三娘買幾畝田地，特請二位官人來作主。」二人口中雖然答應，心內又怪顏氏未託他尋覓，好生不悅。只言道：「他既要買田，如何不託你我，又教阿寄主張？直到成交，方纔來說。只是這村中沒有什麼零星田地。」徐召道：「不必猜疑，少頃便見着落了。」二人座於門首，等至午前光景，只見獻世保同着幾個中人，兩個小厮，拿着拜匣，一路拍手拍腳的笑來，望着間壁門內齊走進去。徐言弟兄看了，到吃一嚇，都道：「咦，好作怪！聞得獻世寶要賣一千畝田，實價三千餘兩。不信他家有許多銀子？難道獻世寶又零賣一二十畝？」疑惑不定，隨後跟入。相見以後，分賓而坐。阿寄向前說道：「晏官人，田價昨日已是言定，一依分付，不敢短少。晏官人也莫要節外生枝，又更他說。」獻世寶亂嚷道：「大丈夫做事，一言已出，駟馬難追。若又有他說，便不是人養的了。」阿寄道：「既如此，先立了文契，然後兌銀。」那紙墨筆硯，整備得停停當當，拿過來就是獻世寶拈起筆，盡情寫了一絕契紙，又道：「省得你不放心，先畫了花押何如？」阿寄道：「如此便好。」徐言弟兄看那契上，果是一千畝田，一所莊房，實價一千五百兩。嚇得二人面面相覷，伸出了舌頭，半晌也縮不上去，都暗想道：「阿寄做生意，總是趁錢，也趁不得這些。莫不做強盜打劫的，或是掘着了藏，好生難猜。」中人着完花押，阿寄收進去，交與顏氏。他已先借下一副天秤戥碼提來，放在桌上，與



顏氏取出銀子來兌，一色都是粉塊細絲。徐言，徐召眼內放出火來，喉間煙也直冒，恨不得推開衆人，逼搶回去。不一時，兌完，擺正酒肴，飲到更深方散。次日，阿寄又向顏氏道：『那莊房甚是寬大，何不搬在那邊居住？收下的稻子，也好照管。』顏氏曉得徐言弟兄妬忌，也已不能退開一步，便依他說話，選了新正初六，遷入新房。阿寄又請個先生，教兩位小官人讀書，大的取名徐寬，次的名徐宏，家中收拾得十分次第。那些村中人，見顏氏買了一千畝田，都傳說掘了藏，銀子不計其數，連坑廁說來都是銀的，誰個不來趨奉。再說阿寄將家中整頓停當，照舊又出去經營。這番不專販漆，但是有利息的便做。家中收拾米穀，又上了囤。那消十年之外，家私巨富。那獻世寶的田宅，盡歸於徐氏，門庭熱鬧，牛馬成羣，婢僕僱工人等，也有整百，好不興頭。正是：

富貴本無根，盡從勤裏得。  
請觀懶惰者，面帶飢寒色。

那時顏氏三個女兒都嫁與一般富貴，徐寬、徐宏也各配婚。一應婚嫁禮物，盡是阿寄支持，不費顏氏絲毫氣力。他又見田產廣多，差役煩重，與徐寬弟兄俱納個監生，優免若干田役。顏氏也與阿寄兒子完了婚事。又見那老兒年紀衰邁，留在家中照管，不肯放他出去。又買個馬兒，與他乘坐。那老兒自經營以來，從不曾私吃一些好飲食，也不曾私做一件好衣服，寸絲尺帛，必稟命顏氏，方纔敢用。且又知禮教，不論族中老幼見了必然站起。或乘馬在途中遇着，便跳下來，閃在路旁讓過去了，然後又

行，因此遠近親鄰，沒一人不把他敬重。就是顏氏母子，也如尊長看承。那徐言、徐召，算也掙起些田產，比着顏氏，尙有天淵之隔。終日眼紅頸赤，那老兒揣知二人意思，勸顏氏各助百金之物，又築起一座新墳，連徐哲父母一齊安葬。那老兒整整活到八十，患起病來。顏氏要請醫人調治，那老兒道：「人年八十，死乃分內之事，何必又費鈔錢？」執意不肯服藥。顏氏母子，不時在牀前看視，一面準備衣衾棺槨。延了數日，勢漸危篤，乃請顏氏母子到房中坐下，說道：「老奴牛馬力已少盡，死亦無恨。只有一事，越分主張，不要見怪。」顏氏垂泪道：「我母子全虧你氣力，方有今日。有甚事體，一憑分付，決不違拗。」那老兒向枕邊摸出兩紙文書，遞與顏氏道：「兩位小官人，年紀已長，後日少不得要分析。倘那時嫌多道少，便傷了手足之情。爲此老奴久已將一應田房財物等件，均分停當，今日分付與二位小官人，各自去營業。」又叮囑道：「那奴僕中難得好人，凡事須要自己經心，切不可重託。」顏氏母子含淚領命。他的老婆兒子，都在牀前啼啼哭哭，也囑付了幾句，忽地又道：「只有大官人二官人，不曾面別。終是欠事。可與我去請來。」顏氏忙差個家人去請。徐言、徐召，說道：「好時不直得幫扶我們，臨死卻來思想，可不扯淡！不去，不去！」那家人無法，只得轉身，卻見徐宏親自奔來相請。二人滅不過姪兒面皮，勉強隨來。那老兒已說話不出，把眼看了兩看，點點頭兒，奄然而逝。他的老婆兒媳，啼哭自不必說。這顏氏母子，俱放聲號慟，便是家中大小男女，念他平日做人好處，也無不下泪。惟有徐言、徐召反

有喜色。可憐那老兒：

辛勤好似蠶成繭，繭老成絲蠶命休；  
又似採花蜂釀蜜，甜頭到底被人收。

顏氏母子哭了一回，出去支持殯殮之物。徐言徐召看見棺木堅固，衣衾整齊，扯徐寬弟兄到一邊說道：『他是我家家人，將就些罷了，如何要這般好斷送？就是當初你家公公與你父親，也沒恁般齊整。』徐寬道：『我家全虧他掙起這些事業，若薄了他，則心上也打不過去。』徐召笑道：『你老大的人，還是個呆子。這是你母子命中合該有此造化，豈是他的本事掙來的。還有一件，他做了許多年數，剋剋你的私房，必然也有好些。怕道沒得結果，你卻挖出肉裏錢來，與他備後事。』徐寬道：『不要冤枉了人。我看他平日一釐一毫，都清清白白交與母親，並不見有甚麼私房。』徐召又道：『做的私房，藏在那里？難道把與你看不成？若不信時，如今將他房中一檢，極少也有整千銀子。』徐寬道：『總有也是他掙下的，好道拿他的不成？』徐言道：『雖不拿他的，見個明白也好。』徐寬兄弟被二人說得疑疑惑惑，遂聽了他，也不通顏氏知道，一齊走自阿寄房中，把婆子們哄了出門，開箱倒籠，遍處一搜。只有幾件舊衣舊裳，那有分文錢鈔。徐召道：『一定藏在兒子房裏。』也去一檢，尋出一包銀子，不上二兩。包中有個帳目，徐寬仔細看時，還是他兒子取妻時，顏氏助他三兩銀子，用剩下的。徐宏道：『我說他沒有什麼私房，卻是要來看。還不快收拾好了，倘被人撞見，反道我們器量小了。』徐言徐召

自覺沒趣，也不別顏氏，逕自去了。徐寬又把這事說知，母親倍加傷感，令合家挂孝開喪受弔，多修功德，追薦七終之後，卽安葬於新墳旁邊，祭葬之禮，每事從厚。顏氏主張，將家產分一股與他兒子，自去成家立業，奉養其母。又叫兒子們以叔姪相稱。此亦見顏氏不泯阿寄恩義的好處。那合村的人，將阿寄生平行誼，具呈府縣，要求旌獎，以勸後人。府縣又查勘的實，申報上司，具疏奏聞于朝廷，旌表其門。至今徐氏子孫繁衍，富冠淳安。詩云：

年老筋衰遜馬牛，千金致產出人頭。  
託孤寄命真無愧，羞殺蒼頭不義侯。

## 王冕傳

宋 濂

本篇的作者宋濂字景濂，浦江人。明初，修元史，官至翰林學士承旨。著有宋學士全集。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獷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學遂爲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卽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服儒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冕亦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爲府史。冕

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求上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冕屢應進士舉，不中，歎曰：『此童子羞爲者，吾何溺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爲狂奴。北游燕都，館祕書卿秦不花家，秦不花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祿仕爲？』即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灤陽。唯兩幼女一童，留燕，俛俛無所依。冕知之，不遠千里，走灤陽，取生遺骨，且攜二女還生家。冕旣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爲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爲妄哉！』乃攜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嘗傲周禮，著書一卷，坐臥自隨，秘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輒挑燈朗誦。旣而撫卷曰：『吾未卽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言不休，皆鵬騫海怒，讀者毛髮爲聳。人至，不爲賓主禮，清談竟不倦。食至則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不減楊補之，求者肩背相望，以繪幅短長爲得米之差。人譏之，冕曰：『吾藉是以食口體，豈好爲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穎兵起，一一如冕言。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冕，寘幕府，授以參議軍。一夕以病死。冕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

# 等不得重新羞墓 窮不了連掇巍科

古狂生

本篇見醒醉石，醒醉石包括小說十五篇。作者古狂生，自題爲東魯人，真實的姓氏，則不可

知。他的作風都是勸誡教訓式的。

會稽一坏土，

見者有遺羞。

貧賤亦恒情，

曷爲生怨尤？

時來不能待，

失足鷹鷂儔。

飄泊風底花，

返枝竟何繇？

徒然殞溝瀆，

彤管愧莫收。

我願箴同衾，

勉哉士女流！

貧賤富貴之交，在男子也不能看破。故寒窗扼腕，靜舍悲歌，便做出三上書，幾叩門根抵。至於名相忌，利相傾，幾個彈冠結綬。未遇一場考，巴不得肩頭硬，薦頭狠，顧不得同好同窗。既遇一個缺，巴不得早上手，先著人，顧不得同年同署。是歎老嗟卑一念，已至朋友相疏了。貧賤荆布相守，纔換頭角，便畜妾宣淫，甚爾齊眉釀成反目。這薄於伉儷，難道又是該的！如晉會稽王道子，宋丞相蔡京，權勢相逼，弄到父子兄弟如仇讎。你又看那不安貧賤的人，那個是肯爲國家做事的人？

幾年屈首寒窗，

但曉營心朱紫。

一旦意氣方伸，

不顧貽羞青史。

是不安卑貧之心，竟爲五倫之蠹。卽如王敦，桓玄，干犯名義，謀反篡位。先時戕害僚友，繼而弁髦

君上。末後把祖宗宗祀斬了，妻子兄弟族屬烏夷。這要榮他，反到辱他，要好他，反到害他。只在那烈士壯心，暮年不已，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歎老嗟卑上來。

從古舜蹠分路，

只在義利關頭。

此處若差些子，

便是襟裾馬牛。

若論婦人，讀文字，達道理甚少。如何能有大見解，大矜持。況且或至饑寒相逼，彼此相形，旁觀嘲笑難堪，親族炎涼難耐。抓不來榜上一個名字，灑不去身上一件藍皮，激不起一個憤淹蹇不遭際的夫婿，儘堪痛哭，如何叫他不要怨嗟。但饑死事小，失節事大，眼睜睜這個窮秀才尙活在，更去抱了一人，難道沒有旦夕恩情，忒殺蔑去倫理。這朱買臣妻所以貽笑千古。

貧賤良足悲，

伉儷誼不薄。

溝水忽東西，

惜哉難鑄錯！

在先朝時也有一個，傳是淮南地方，姓莫。莫翁無子，單生三女。兩個前妻所出，一個配了本村一土財主之子，姓蔣，蔣一郎，一個配了個本縣縣司，姓韓，韓提控。只有第三個女兒，是後妻所生，生來有十分容貌，修眉廣額，皓齒明眸，人人道他是個有福的，卻又女工針指，無所不工，有十分的伶俐。父母道不是平常人之妻，定要揀個舊家文士。一日遇著本縣新秀才進學，內中一個姓蘇，祖是孝廉政判，父也是個秀才。雖是宦家，但他祖父不合做了個清官，父親又不合上半生做了個公子，不肯經營，下半世做了個迂儒，要經營又不曾。田產將完，只有這幾本書窮不去，所以兒子讀得兩句，做了秀才。莫



翁見他少年，人物齊整，又是舊家，即央人去說，要招贅爲婿，蘇秀才不肯，嫌他是俗流。莫家再三要與他，媒人苦苦撮合成了。

河洲聯錦翼，

秦館並瓊簫。

蘇家措處些意思聘禮，丈母的要多與妝奩。莫翁道：『他讀書人家，不喜繁華，待日後多與幾畝田罷。』所以妝資也只尋常。做親不久，莫翁忽然一日中了風。這兩個女兒趕到家，把家資一搶。蔣一郎與韓提控，拴成一路。韓提控挈家佔了住屋，蔣一郎將田地盡行起業收租，還吵岳母小姨，道內囊都是他母子藏過，要拿出均分。岳母要蘇小秀才出狀告理。老秀才道：『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爭他做甚？』小秀才便不敢做聲。那兩家得田的，冬天一石米，放到夏，便一兩三四錢，夏天一兩銀子，放到冬，可得二石米。得資產的，買了個兩院書辦缺，一年陞參，兩年討缺，三年轉考，俱得個好房科，鮮衣怒馬，把個寒儒，不放在眼裏。

歲儉貲郎富，

時窮酷吏尊。

鰍魚溝水活，

應笑北溟鯤。

止有莫翁族弟莫南軒，見蘇秀才不屑屑在財利上，道：『這人終有發達之日。』只是蘇秀才家中，又死了父親，不免費錢殯葬。那岳母又死了。這兩連襟，道是他嫡親母岳，不干衆人事，只得又行收殯，身邊越窘了。

四壁相如困，空囊杜甫貧。

家中沒生息。思量教書。年紀小，人道他學力少，不老成，畢竟欠尊重，沒個請他。莫南軒千方百計，弄他到周鴻臚家做伴讀。一年不過五六兩。且得身去口去。他一到，早晚不絕聲讀書，讀得周公子厭了。道：『兄，小弟相延，不過意而已耳。這等倒叫小弟不安了。』也邀朋友做文字，兩個題目，做到下午。不知會寫些不寫。『叫明日補罷，且喫酒。』蘇秀才還在那廂，點頭作相。紙筆早已奪了去了。喫酒定要酣歌徹夜。蘇秀才酒不深飲，唱不會唱，常道他迂腐掃興。又常要他娼家玩耍，他都託詞躲避。又道他立異不幫襯。讀書的不在館中，伴讀的如何獨坐？就坐，非食畢竟不時，僮僕畢竟懈慢。不逐之逐，自立脚不住了。

衆醉難爲醒，惺惺苦見嫌。  
枸株笑寧越，不把卜居占。

到了家中，周公子也會扣日算，共送得一半修金。自己却怕荒了學問，又去結會。輪到供給，癩蝦蟆也要趕田鷄中喫一刀，那些不要莫氏針指典賣上出。就是一殮飯，蘇秀才道：『糲飯菜羹，儒者之常。』莫氏道：『體面所在，小輩也要尋一樣兒。』都是他擺佈。況且家中常川衣食，親戚小小禮儀，真都虧了個女人。

經營儒者拙，內助倚佳人。  
剝薦聞前哲，流芳耿不湮。

初進不幾時，遇了外艱。把一科挫了。到起復，學師又要拜見，不怕不勉強設處。喜得本年是類考，不受府縣氣。得了名一等科舉。初出茅廬意氣，把個解元，捏在手裏。去尋擬題，選時策，讀表段，記判，每半夜不睡。哄得這女人，怕把家事分了他的心。少柴缺米，纖毫不令他得知。爲他做青毛邊道袍，毛邊襖，氈衫，換人參，南京往還盤費，都是掘地討天，補瘡剜肉。將進場，親戚送禮，進場後，親戚探望。連這平日極冷淡的連襟也親熱起來。莫氏好生歡喜！出場到家，日日有酒吃。閑了在家裏，莫氏打算房子小，一中須得另租房子。家裏沒人須得收幾房，本日缺用，某家可以掇那，本日相幫，某親極肯出熱。把一天歡喜，常閣在眉毛上。到約莫報將來這日，自去打掃門前，穿件家常齊楚衣服，見街上有走得急的人，便在門縫裏張看，只是扯他不進來。漸漸聞得某人中了，偏中不著他丈夫，甚是不快。這蘇秀才也只得說兩句大話相慰道：『這些八九色銀都去了，我足紋，怕用不去。只遲得我三年。』

時不逢兮將奈何，小窗盃酒且高歌，干將會有成龍日，好把華陰土細磨。

蘇秀才考了個一等，有了名科舉，也是名士了，好尋館了。但好館人都佔住不放。將就弄得個館，也有一個坐館訣竅。第一大傘濶轎，盛服俊童，今日拜某老師，明日請某名士，鑽幾個小老前列，把巖巖氣象，去驚動主家，壓伏學生，使他不致輕慢。第二謙恭小心，一口三個譚，奉承主人，奉承學生，做文字，無字不圈，無字不妙，令郎必定高擢，老先生穩是封翁。還要在挑飯擔館僮前，假此詞色，全以柔媚

動人，使人不欲捨。最下與主人做鷹犬，爲學生做幫閑，爲主人扛訟處事，爲學生幫賭，幫嫖，幫鑽刺，也可留得身定蘇秀才真致的人，不在這三行中。既不會兜館，又不曾固館，便也一年館盛，兩年漸稀了。

諂諛已或習，

難將名分繩。

都都不仗我，

方保囊中盈。

喜是兩口兒用度不多，儘可支撐。況且堂考季考，近日已成虛名，沒半個錢給賞。他窮出名了，撫按起身，燈油助貧，學中與他個包兒，也可騙幾錢來用。時捱月守，又到科舉。奔競時勢，府縣都要人情。他不得已，只得向府間遞一張前道一等，青年有志，伏乞一體收錄呈子。府間搭了一名，道間一個三等第二。虧得科舉定得早，前邊病故一個，丁憂一個，補了一名。先時夫婦懊悵，悵不上兩名，得個二等科舉。這時補著，又道機會好，磨拳擦掌，又要望中了。臨起身往南京，莫氏道：『一遭生，兩遭熟。這遭定要中個舉人，與我爭氣。』蘇秀才道：『一定一定！』先前蘇秀才南京鄉試，家中無人都去央莫家叔婆相伴。這次仍舊央他。一夜夢中嗚嗚咽咽，哭將起來。叔婆問她，道：『夢裏聞道丈夫不中，故此感傷。』叔婆道：『夢死得生，夢凶得吉。夢不中正是中。』莫氏還是不快。

休戚關心甚，

能令魂夢驚。

何當化鵬去，

慰此閨中情。

次日，蘇秀才回家，道：『這回三個書題都撞著，經題兩篇做過，兩篇記得，這穩定要中了。』莫氏道：『這等，叔婆解夢不差。叔婆還在這裏相幫一相幫。』歡天喜地，共等報到。不期又只到別家去了。

前次莫氏夢裏哭，如今日裏哭。弄得個蘇秀才，也短歎長吁道：『再做三年不著。』莫氏哭倒住了。剔起雙眉，怒著眼道：『人生有幾個三年？這窮怎的了！』又哭起來。蘇秀才原是不快活的，如何又當得這煎炒，只得走了出去，待叔婆勸慰她。

淪落真蘇季，

含悲不下機。

也令抱璞者，

清淚溼羅衣。

從此只是歎息悒快，把蘇秀才衣食全不料理。見著就要鬧窮，鬧他費了衣飾。蘇秀才此時還弄得個小館，日日在館中宿歇避他。人的意氣，鼓舞則旺。他遭家裏這樣摧挫，不惟教書無心，應考也懶散，館也不成個館。考事都不興。向來趨承他的，都笑他是鈍貨了。科考縣間無名。自去搗，續得一名。到府裏仍舊遺了，這是搗不出的。到錄遺，他膽寒了。要央分上，不好與其說得。央莫南軒說。莫氏大怒道：『他自不下氣，卻叫叔叔來。我身面上，已剝去光了。那裏還有他幾百個人裏面殺不出來，還要思大場裏中。用這樣錢，也是落水的。這斷沒有。』莫南軒見說不入，只得議做一會助他。去見這兩個姨夫，都推託沒有銀子。事急了，又見莫氏費盡口舌，拿得二三兩當頭。莫南軒包了荒，府間取得一名，道間僥倖一名。這番兩連襟，各補一主會錢來，做了路費。去時，蘇秀才打起精神，做個焚舟濟河，莫氏也割不斷肚腸，望梅止渴。

石裏連城壁，

陵陽獻且三。

血痕衫袖滿，

好爲剖中函。

在家中占龜算命。原先莫氏初嫁，也曾爲蘇秀才算命，道他少年科第，居官極品。後來似捱債，一科約一科。這次是個走方的術士，道這人清而不貴，雖有文名，不能顯達。問他今科可中麼？道：「不穩，不穩。」莫氏吃了一個蹬心拳，卻還不絕望。只見蘇秀才回了，是表中失擡頭，被貼，悶悶而歸。不敢說出。故此莫氏還望他。他自絕望怕鬧吵，度得報將來，又走出外邊去了。這邊莫氏又望了一個空。

獨倚危樓上，

凝眸似望夫。

碧天征鴈絕，

不見紫泥書。

雖是蘇秀才運途踴躍，不料這婦人心腸竟一變。前次鬧窮，這次卻鬧個守不過了。蘇秀才見他鬧不歇，故意把惡言去攔他。道：「你只顧說難守，難守，竟不然說個嫁！我須活碌碌在此，說不得個丈夫家三殮不缺，說不得個窮不過。歹不中是個秀才人家，傷風敗俗的話。也說不出。」莫氏說：「有甚說不出！別人丈夫軒軒昂昂，偏你這等鼈煞。與死的差甚麼。別人家熱熱鬧鬧，偏我家冰出。難道是窮得過不要嫁！」蘇秀才道：「你也相守了十餘年了。怎這三年不耐一耐？」莫氏道：「爲你守了十來年，也好饒我了。三年三年，哄了幾個三年？我還來聽你！」正鬧吵間，只見韓姨夫來拜，是兩考滿上京，援納，又在吏部秋房効勞，選了個江西新淦縣縣丞。油綠花屯絹圓領，鶴鶉補子，紗帽，鑲銀帶，就打傘，捧氈包，小厮塞了一屋。扯把破交椅，上邊坐了，請見。蘇秀才問道，在館。莫氏道未梳洗，去了。

五穀不熟，

不如萑稗。

羊質虎皮，

也生光彩。

巧是蔣一郎盤算得幾兩銀子，託連襟帶去做前程。韓縣丞借用了，弄張侯門教讀劄付與他。也冠帶拜起客來。莫氏道：「如何？不讀書的，偏會做官。戀你這酸丁做甚！」蘇秀才沒奈何，去央莫南軒來勸。纔進得門，莫氏哭起來，道：「叔叔，你害得我好。你道嫁讀書的好，十來年那日得個快意，只兩件衣服，爲考遺才，拴通叔叔，把我的逼完了，天長歲久，叫我怎生捱去？叔叔做主，叫他休了我，另嫁人。」莫南軒道：「虧你說得出，丟了一個丈夫，又嫁個丈夫，人也須笑你。你不見戲文裏邊的朱買臣？」莫氏道：「會稽太守，料他做不來。那沒志向婦人！我，他富殺，我不再向他。我窮殺，也不再向他。」說了，他竟自走了開去。莫南軒說不入，見他打了絕板，只得念兩句落場詩，道：「不賢，不賢！我再不上你門。」去了。

悍心如石堅，

空費語纏綿。

徒快須臾志，

何知汗簡編。

莫氏見沒個了斷，又歇不得手，只得尋死覓活，要上吊勒殺起來。蘇秀才躲在館裏，衆鄰舍去見他，道：「蘇相公，令正怎麼癡癲起來？相公又在館裏。若有個不好卻，須貽累我們。這事我們也不該管，不好說，如今似老米飯，捏殺不成團了。這須是他不仁，不是相公不義，或者他沒福，不安靜，相公另該有位有造化夫人，未可知。」蘇秀才半晌沉吟道：「只是累他苦守十年，初無可離，怎忍得？」衆人道：「這是他忍得撇相公，不干相公事。」蘇秀才只得說個聽他。衆人也就對莫氏說了，安了他心。莫氏



便去見莫南軒商議，莫南軒不管。又去尋著個遠房姑娘，是慣做媒的。初時也勸幾句，結髮夫妻，不該如此。說到窮守不過，也同莫氏哭起來，道：『我替你尋個好人家。』府前有個開酒店的，三十歲不會討家婆，曾央他做媒，他就撮合，道：『蘇秀才娘子，生得一表人材，會寫會算，蘇秀才養不起，聽他嫁，是個文墨人家出來的。』對姪女道：『一個黃花後生，因連年死了父母，有服，不曾尋親，有田有地有房住，有一房人做用，門前還有個發兌酒店，做盤纏，過去上無尊長，下邊有奴僕，纖手不動，去做個家主婆。』又領那男子來相，五分銀子，買頂紗巾，七錢銀子，一領天監冰紗海青，襯件生紗衫，紅鞋紗襪，甚覺子弟。莫氏也結束齊整，兩下各賸了兩三眼。你貪我愛，送了幾兩聘禮，姑娘又做主婚，又得媒錢，送與蘇秀才。秀才道：『我無異說，十年之間，費他的多，還與他去。』也洒了幾點眼淚。

十載同衾苦，

深情可易寒。

臨歧幾點淚，

寄向薄情看。

這莫氏竟嫁了酒家郎，有甚田產房屋？只一間酒店，還是租的。一房人，就是他兩口兒。莫氏明知被騙，也說不出。喜的自小能幹，見便，一權獨掌，在店數錢打酒，竟會隨鄉入鄉。

當壚疑卓氏，

犢鼻異相如。

這邊蘇秀才喜得耳根清淨，婦人硬氣，破書本，壞家伙，舊衣衫，不拿一件。但弄得無家可歸了。又得莫南軒憐他，留在家中，教一個兒子。一年也與他十來兩，權且安身。卻再不敢從酒店前過。卻有那

惡薄同袍，輕浮年少，三三五五去看蘇秀才前妻。有的笑蘇秀才道：『一個老婆制不下，要嫁就嫁，是個膿包漢子。』又道：『家事也胡亂好過，婦人要嫁，想是婦人好這把刀兒，他來不得，所以生離，是個沒用秀才。』有笑婦人的道：『丟了秀才，尋個酒保，是個不向上婦人。』又道：『丟了個丈夫，又捧個丈夫，真薄情潑婦。』城中都做了一樁笑話。蘇秀才一來沒錢，二來又怕不得其人，竟不娶。混了兩年，到科舉時，進他學的知縣，繇部屬轉了知府，聞他因貧爲妻所棄，著實憐他，把他拔在前列。學院處又行揭薦，有了科舉。

匣裏昆吾劍

風塵有繡花

一朝重拂拭

光燭斗牛斜

蘇秀才自沒了莫氏，少了家累，得以一意讀書，常想一個人至不中爲妻所棄，怎不努力？卻也似天憐他的模樣，竟中了二十一名。早已闕動一城。笑莫氏平白把一個奶奶讓與人，不知誰家女人，安然來受享。那莫氏在店中，明聽得人傳說，人指搨，卻只作不知。蘇秀才回來，莫南軒爲他覓下一所房子。就有兩房人來投靠。媒人不脫門來說親，道某鄉宦小姐，才貌雙全，極有賠嫁。某財主女兒，人物齊整，情願倒貼三百兩成婚。蘇秀才常想起貧時一個妻兒，消不起光景，不覺哽咽道：『且從容。』

月殿初分丹桂枝

嫦娥爭許近瑤池

卻思錦翼輕分日

勢逼炎涼淚幾垂

莫南軒也道不成個人家，要爲姪女挽回，亦無可回之理。也只聽他。因循十一月起身上京，二月

會試，竟聯捷了，點了個二甲。觀政完，該次年選。八月告假南歸，縣官送夫皂拜客。三十多歲，紗帽底，也還是個少年進士。初到拜府縣，往府前經過，偶見一個酒望子，上寫清香皮酒。見櫃邊坐著個端端正正，正嫵嫵婷婷婦人，卻正是莫氏。蘇進士見了，道：『我且去見他，一見，看他怎生待我？』叫住了轎，打著傘，穿著公服，竟到店中。那店主人正在那廂數錢，穿著兩截衣服，見個官來躲了。那莫氏見下轎，已認得是蘇進士了，卻也不羞不惱，打著臉。蘇進士向前恭恭敬敬的，作上一揖。她道：『你做你的官，我賣我的酒。』身也不動。蘇進士一笑而去。

覆水無收日，去婦無還時。相逢但一笑，且爲立遲遲。

我想莫氏的心，豈能無動。但做了這絕情絕義的事，便做到滿面歡容，欣然相接，討不得個喜而復合。更做到含悲飲泣，牽衣自咎，料討不得個憐而復收。倒不如硬著，一束兩開，倒也乾淨。她那心裏，未嘗不悔當時造次，總是無可奈何。

心裏悲酸暗自嗟，幾回悔是昔時差。移將閨苑琳琅樹，卻作門前桃李花。

莫氏情義久絕，蘇進士中饋不可久虛。鄉同年沈舉人，有個妹子，年十八歲，父親也是個進士。知府。媒人說合成了。先時下盛禮，藍傘皂隸，管家押盒，巧巧打從府前過。那一個不知道是蘇進士下盒。及至做親，行奠鴈禮，紅圓領，銀帶，紗帽皂靴，隨著鴈亭，四五起鼓手，從人簇擁，馬上昂昂過去。莫氏見

了。也一呆。又聽得人道：『好造化女人！』現成一位奶奶，心裏也是蟲攢鹿撞。只是哭不得，笑不得。苦想著孤燈對讀，淡飯黃齏，逢會課措著飯食，當考校整理茶湯，何等苦。今日錦帳繡衾，奇珍異味，使婢呼奴，卻平白讓與他人。巧巧九年不中，偏中在三年裏邊。九年苦過，三年不耐，一忍耐。這些不快心事，告訴何人？所以生理雖然仍舊做，只是：

憂悶縈方寸，

人前強自支。

背人偷語處，

也自蹙雙眉。

所以做生意時，都有心沒想，固執了些。走出一個少年，是個輕薄利口的，道：『這婆娘，你立在酒店裏，還思量做奶奶模樣麼？』我且取笑他一番。說：『買三斤酒。』先只拿出二斤半錢。待莫氏在櫃邊，故意走將過去，把錢放在櫃上，道：『要三斤酒。』莫氏接來一數，放在櫃上說：『少，買不來。』恰好抽身過去，那少年笑嘻嘻，身邊又摸出幾個錢，添上道：『大嫂，什麼這等性急？只因心急，脫去位夫人奶奶，還性急！』莫氏做錯這節事，也不知被人笑罵了多少。但沒個當面笑話他的。聽了少年這幾句話，不覺面上通紅，鬧又與他鬧不得，只得打與三斤。少年仍舊含笑去了。回到房中，長吁短歎，歎個不了。

惱悔差卻一著，

惹出笑話萬千。

到了夜靜更深，酒店官辛苦一日，鼾鼾大睡，她卻走起，懸梁自縊了。

利語銳戈戟，

織軀託書梁。

還應有餘愧，

雲裏鴈成行。

店官睡到五鼓，身邊摸摸，不見了人，連叫幾聲，不應，走起來尋，一頭撞了死屍，摸去，已是高吊。忙取火來看，急急解下，氣絕已久，不知何故。審問店中做工的，說想是少年取笑之故，卻不會與他敵拳，又不曾威逼，認真不得，只得認悔氣。莫氏空丟了一條命，經店官再廢幾個錢，將來收殮了。

笑殺重視一第，

弄得牛輕一毛。

蘇進士知道，還發銀廿兩，著莫南軒爲他擇地埋葬。一念之差，是其速死，十年相守，情不可沒。那蔣一郎因逼租惹了個假人命，將所得莫家田產，不照管。韓縣丞謀署印，討帖子，也將原得莫家房屋送來。他念莫翁當日擇壻之心，立莫南軒少子繼嗣，盡將房屋田地與他，以存血食。仍與嗣子說進學，以報莫南軒平日之情。他後歷官也至方伯，生二子，夫妻偕老。但是讀書的人，鬻鬻攻書，蠶鹽燈火，難道他不望一舉成名，顯親致身，封妻蔭子？但誦讀是我的事，富貴天之命。遲早成敗，都由不得自己。嫁了他爲妻子，賢哲的，或者爲他破妝奩，交給名流，大他學業；或者代他經營，使一六刺焚，考有利鈍，還慰他勉他，以望他有成。如何平日鬧吵，若逼他丟書本，事生計，一番考試，小有不利，他自己已自慚惶，還又添他一番煎逼。至于棄夫，大是奇事。是朱買臣妻子之後一人，卻也生前遺譏，死後遺臭。敢以告讀書人宅眷。

# 中山狼傳

馬中錫

本篇的作者馬中錫字天祿，故城人，成化進士，官至右都御史。後爲言者所劾，以至被逮死獄中，著有東田集。

趙簡子大獵於中山，虞人道前，鷹犬羅後，捷禽鶯獸，應弦而倒者，不可勝數。有狼當道，人立而啼。簡子垂手登車，援烏號之弓，挾肅慎之矢，一發飲羽，狼聲失而逋。簡子怒，驅車逐之，驚塵蔽天，足音鳴雷，十步之外，不辨人馬。時墨者東郭先生，將北適中山以干士，策蹇驢，囊圖書，夙行失道，望塵驚悸。狼奄至，引首顧曰：『先生豈有志於濟物哉！昔毛寶放龜而得渡，隨侯救蛇而獲珠。龜蛇固弗靈於狼也。今日之事，何不使我得早處囊中，以苟延殘喘乎？異時倘得脫穎而出，先生之恩，生死而肉骨也，敢不努力，以效龜蛇之誠。』先生曰：『嘻，私汝狼，以犯世卿，忤權貴，禍且不測，敢望報乎！然墨之道，兼愛爲本。吾終當有以活汝。脫有禍，固所不辭也。』乃出圖書，空囊橐，徐徐焉實狼其中。前虞跋胡，後恐窺尾，三納之而未克。徘徊容與，追者益近。狼請曰：『事急矣！先生果將揖遜救焚溺，而鳴鸞避寇盜邪？惟先生速圖！』乃跼蹐四足，引繩而束縛之，下首至尾，曲脊掩胡，蝟縮蠖屈，蛇盤龜息，以聽命先生。先生如其指，內狼於囊口，肩舉驢上，引避道左，以待趙人之過。已而簡子至，求狼弗得，盛怒，拔劍斬轅端，示先

生罵曰：『敢諱狼方向者，有如此轅！』先生伏質就地，匍匐以進，蹠而言曰：『鄙人不慧，將有志於世，奔走遐方，自迷正途，又安能發狼蹤，以指示夫子之鷹犬也。然嘗聞之，大道以多歧亡羊，夫羊一童子可制之，如是其馴也，尙以多歧而亡，狼非羊比，而中山之歧，可以亡羊者何限。乃區區循大道以求之，不幾於守株緣木乎？況田獵，虞人之所事也，君請問諸皮冠，行道之人何罪哉！且鄙人雖愚，獨不知夫狼乎？性貪而狠，黨豺爲虐，君能除之，固當窺左足以效微勞，又肯諱之而不言哉！』簡子默然，回車就道。先生亦驅驢兼程而進，良久，羽旄之影漸沒，車馬之音不聞。狼度簡子之去遠，而作聲囊中曰：『先生可留意矣。出我囊，解我縛，拔矢我臂，我將逝矣。』先生舉手出狼，狼咆哮謂先生曰：『適爲虞人逐，其來甚速，幸先生生我。我餒甚，餒不得食，亦終必亡而已。與其飢死道路，爲羣獸食，毋寧斃於虞人，以俎豆於貴家。先生旣墨者，摩頂放踵，思一利天下，又何吞一軀啖我，而全微命乎？』遂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倉卒以手搏之，且搏且却，引蔽驢後，便旋而走，狼終不得有加於先生。先生亦極力拒，彼此俱倦，隔驢喘息。先生曰：『狼負我！狼負我！』曰：『吾非固欲負汝，天生汝輩，固需吾輩食也。』相持既久，日晷游移。先生竊念：『天色向晚，狼復羣至，吾死矣夫！』因給狼曰：『民俗事疑，必詢三老。第行矣，求三老而問之。苟謂我可食，卽食，不可卽已。』狼大喜，卽與偕行。踰時，道無人行。狼饑甚，望老木僵立路側，謂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草木無知，叩焉何益。』狼曰：『第問之。彼當有言矣。』先



生不得已，揖老木，具述始末，問曰：『若然，狼當食我邪？』木中轟轟有聲，謂先生曰：『我杏也。往年老圃種我時，費一核耳。踰年華，再踰年實，三年供把，十年合抱。至於今，二十年矣。老圃食我，老圃之妻食我，外至賓客，下至於僕，皆食我。又復鬻實於市，以規利我，其有功於老圃甚巨。今老矣，不得歛垂就實。賈老圃怒，伐我條枚，芟我枝葉，且將售我工師之肆，取直焉。噫！樗朽之材，桑榆之景，求免於斧鉞之誅而不可得，汝何德於狼，乃覬免乎？是固當食汝。』言下，狼復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狼爽盟矣。矢詢三老，僅值一杏，何遽見迫耶？』復與偕行。狼愈急，望見老特，曝日敗垣中。謂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嚮者草木無知，謬言害事。今牛禽獸耳，更何問爲？』狼曰：『第問之。不問將啣汝。』先生不得已，揖老特，再述始末以問。牛皺眉瞪目，舐鼻張口，向先生曰：『老杏之言不謬矣。老特繭粟，少年時筋力頗健。老農賣一刀以易我，使我貳羣牛事南畝。旣壯，羣牛日以老憊，凡事我都任之。彼將馳驅，我伏田車，擇便途以急奔趨。彼將躬耕，我脫輻衡，走郊垆以闢榛荆。老農親我，猶左右手。衣食仰我而給，婚姻仰我而畢，賦稅仰我而輸，倉庾仰我而實。我亦自諒，可得帷席之敝，如馬狗也。往年家儲無儋石，今麥收多十斛矣。往年窮居無顧藉，今掉臂行村社矣。往年塵卮罌，涸唇吻，盛酒瓦盆，半生未接，今醞黍稷，據尊壘，驕妻妾矣。往年衣短褐，侶木石，手不知揖，心不知學，今侍兔園，載笠子，腰韋帶，衣寬博矣。一絲一粟，皆我力也。顧欺我老弱，逐我郊野，酸風射眸，寒日弔影，瘦骨如山，老淚如雨，涎垂而不可』

收，足攣而不可舉。皮毛具亡，瘡痍未瘥。老農之妻，妬且悍，朝夕進說曰：「牛之一身，無廢物也。肉可脯，皮可鞣，骨角且切礪爲器。」指大兒曰：「汝受業庖丁之門有年矣，胡不礪刃，俟以待。」跡是觀之，是將不利於我，我不知死所矣！夫我有功，彼無情，乃若是，行將蒙禍，汝何德於狼，覬幸免乎？」言下，狼又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毋欲速。」遙望老子杖藜而來，鬚眉皓然，衣冠閑雅，蓋有道者也。先生且喜且愕，舍狼而揖，拜跪啼泣，致辭曰：「乞丈人一言而生。」丈人問故，先生曰：「是狼爲虞人所窘，求救於我。我實生之。今反欲啗我，力求不免。我又當死之，欲少延於片時，誓定是於三老。初逢老杏，強我問之，草木無知，幾殺我。次逢老梓，強我問之，禽獸無知，又幾殺我。今遇丈人，豈天之未喪斯文也。敢求一言而生。」因頓首杖下，俯伏聽命。丈人聞之，歎歎再三，以杖叩狼曰：「汝誤矣。夫人有恩而背之，不祥莫大焉。儒謂受人恩而不忍背者，其爲子必孝。又謂虎狼之父子，今汝背恩如是，則併父子亦無矣。」乃厲聲曰：「狼速去！不然將杖殺汝。」狼曰：「丈人知其一，未知其二，請愬之，願丈人垂聽。初先生救我時，束縛我足，閉我囊中，壓以詩書。我鞠躬不敢息，又蔓詞以說簡子，其意蓋將死我于囊，而獨竊其利也。是安可不啗？」丈人顧先生曰：「果如是，羿亦有罪焉。」先生不平，具狀其囊狼憐惜之意。狼亦巧辯不已以求勝。丈人曰：「是皆不足以執信也。試再囊之，吾觀其狀，果困苦否？」狼欣然從之。信足先生。先生復縛置囊中，肩舉驢上，而狼未知之也。丈人附耳謂先生曰：「有七首否？」先生曰：「

有。』于是出七丈人目先生使引七刺狼先生曰：『不害狼乎！』丈人笑曰：『禽獸負恩如是，而猶不忍殺，子固仁者，然愚亦甚矣！從井以救人，解衣以活友，於彼計則得，其如就死地何！先生其類乎？仁陷于愚，固君子之所不與也。』言已大笑。先生亦笑，遂舉手助先生操刃，共殪狼，棄道上而去。

### 惟內惟貨兩存私 削祿削年雙結證

古狂生

本篇見醉醒石。作者事畧同前。

紫標黃榜便如何，富貴奚如積德多。  
衫袖幾看成粉蝶，朱門每見篆旋蝸。

一棺以外原無我，半世之間爲甚他。  
笑殺守財貪不了，錙銖手底幾回磨。

人最打不破是貪利，一貪利，便只顧自己手底肥，囊中飽，便不顧體面，不顧親知，不顧羞恥，因而不顧王法，不顧天理，在仕宦爲尤甚。總是爲農爲商的，剋剋貪求，是有限量的，到了仕宦，打罵得人，驅使得人，勢做得開，露了一點貪心，便有一千來承迎勾誘，不可底止。借名巧剝，加耗增徵，削高堆，重紙贖，明裏鞭敲得來固惡，暗中高下染指最兇。節禮，生辰禮，犀盃金爵，彩軸錦屏，古畫古瓶，名帖名玩，他豈甘心餽遺。畢竟明送暗取：

餽贖朝朝進，鞭笞日日聞。  
坐交閭閣下，十室九如焚。

這却也出乎不得已。一戴紗帽，坐一日堂，便坐派一日銀子，捐俸積穀，助餉助工，買馬進家資，一

獻兩獻，我看一個窮書生，家徒四壁，叫他何處將來。如今人纔離有司，便奏疏罵不肖有司，剝民賄賂，送程送贐，買薦買陞。我請問他，平日真斷絕往來，考滿考選，不去求同鄉，求治下，送書帕麼？但只是與其得罪士庶，無寧得罪要津，與其抱歉衾影，無寧抱歉禮節。贈送不妨稍薄，若汗我名節，去博人好，著甚來由！况說及肥家，這天公最巧。如唐書所紀，陰間有掠剩使，奪人餘財。丞相李嶠貧，張說富。僧人道：張相公是無厭鬼王，冥府有十大鐵爐，鑄他橫財。這都陰有主持。

貧富皆懸造物，

誰去拙窳巧盈。

智者會須任運，

從他坎止流行。

明朝曾有一御史，對門生道：「錢財有分限，不可妄得。我曾出巡雲南，夜在官署，覺神思不寧，寢不成寐。我祝道：「此地莫非有冤欲告乎？」恍惚有一金甲神人在前，說：「公有銀千兩在此，特來相告。」我道：「在何處？」答曰：「在公座邊磚下。」我去了公座，發磚，果有銀廿錠，計千金。我道：「如何得家去？」神人曰：「但寫鄉貫姓名及所住地方，當爲致之。」我依言書畢，置銀上，覆以磚。後巡歷將完，一丁憂同母來見，爲一知縣求薦，四百金，各得二百。我堅辭不受。同年道：「你不收，怕你忘却，須必你收，我始放心。」我勉強收了。任滿到家，偶思及此，分付家人備了三牲，暗暗禱祝。忽神人復見道：「銀在書房條桌下。」我次日令家人發條，果得前銀。但數止八百。我道：「原銀一千，今僅八百，這二百却落何處？」晚間，神人復現云：「某同年二百是也。」一驚得我汗流浹背。可見凡人舉動，神鬼皆知，此

贏彼絀，數有一定。即此觀之，可強求麼？」

貨殖非關億，

繩樞命本窮。

貧夫空役役，

人巧困天工。

我聞得廣東有個魏進士，做秀才時，其家極窮，身衣口食，俱難支值。

無燈常借月，

有戶不留風，

甌裏塵時起，

囊中錢每空。

他只一味讀書，不甚料理家務。虧得妻家稍裕，其妻稍勤，苦捱朝暮，其妻每怨恨讀書費她妝奩，至於窮困，魏進士勉強支對道：『不要怨，倘得中了，包你思衣得衣，思食得食，十倍還你妝奩，也不打緊。』不期果然中了舉人，又聯捷中了進士，殿了三甲，該選推官。先觀政都察院，一時便有長班僱馬交際之費。觀政畢，選期尚遠，但路遙，往來不便，只得在京守候。一住半年，房租伙食，慶弔公分，及至選官，備送上司禮，又借了若干債。雙月二十五日選，掣籤，掣得個湖廣江陵府，這掣籤也是名色。凡遇好府，畢竟有幾個京官，或是同年，或是座主，來拜，要借重，圖他到任後照顧。好說分上，就爲他見選君討缺。缺十個，九個是坐定的，大凡掣籤，或分南北中，或只上中下。如魏進士廣東人，筒中故意放江陵廣東二籤，掣着廣東，是本省，不當選，則自然是江陵了。或是以一湖廣人陪掣，湖廣人不當得江陵，這缺又該魏進士了。

吏弊如重雲，

能使月鑑暗。

迂拙成績薪，

馮唐有深嘆。

魏進士得了地方，雇了乘人轎，至徐，繇水路過淮，過江，繇浙江，江西至廣，祭了祖，與親族作別，與奶奶一同上任。但這奶奶耳朵內，一向聽得說做官好，不知什麼搬金採寶，銀海錢山。及到任，在路夫馬人役迎接，體面甚是威勢。進衙門，各府縣鄉紳送禮，也甚熱鬧。只魏推官新到，自然立些崖岸。推却不過，勉強收一二色，也還好。在後衙門雖然日日有事，却不過是撫按藩臬守巡批行，府堂牒送，終日費自己精神替他人拚紙贖而已。年餘代巡委一次查盤。府縣折程折席，也有百金。平日只靠端陽年節二次，全省縣官來送禮節，約莫一人四兩之數。還有地遠縣小，躲過不送的。奶奶道：『好好，做了教官了，一節纔有些活動。』他還多些拜見，進一番學，有一番束修。這閒常散言絮語，最是惱人移人的。凡遇送禮，俱是夫人收。他要打首飾，做衣服。魏推官因窮時費用了些，又是好要撒嬌做癡人，再不肯使性哭泣。魏推官也只得勉強依她。正是：

有心立名行，無計拒貪癡。

又且買辦珠翠綉綾，給發工價，不惟短他價值，還要刻他銀水等頭，便已作承魏推官一個剋剋要便宜名頭。

猛虎有神威，若爲妖狐奪。  
借光唬百獸，大權嘆旁落。

廳中有一個吏，叫單規，他是個滑吏。他輪長接，在廣東接官。奶奶與管家，暗中俱有禮，得他歡心，

將他內外心性行藏，都已打聽，到此又看破奶奶是要錢，做得主的，其時本府有個大戶，姓陳名箎，家極豪富，却極好作歹事。家中養幾十個家丁，專在大江做私商勾當，並打劫近村人家。一日劫了一隻官船，是兵巡道同年。巡道追捉甚緊，府縣三日一限比，巡道半月一解。捕人正在根尋。巧是陳家家人打劫，每有金珠綉緞貨物拿回。陳箎都量給自己銀錢貨物，差人隔省發賣。所以家人身邊，並無贓物被人看破。這次打劫得多，各人見每次陳箎與錢，不上半價，故此各人也留些在身邊。有了物，就思出脫。有去賣的，都不知價數，早已爲明眼公人看破。又在娼婦周英家闖。他家有雪兒、楚雲幾姊妹，都生得標緻，是一干極會起錢獠兒。各賊錢來得易，在他家甚是揮灑，把金珠作賞賜，被應捕踹了，做了一索。供係陳箎家人，還有十餘黨羽，都在陳家拿出。陳箎買了捕人捕官，竟卸在龜子身上，通呈上司。陳箎是極刁頑，有事極肯使分濫許，事後便也倒賊短欠。衙門人曉得，故意留他個酒碗兒，把捕衙初供，係不到官。陳箎義男，一句不去。及至巡道發刑廳復審，魏推官也是個留心政事的，將招繇細看，想道：「江洋巨盜，必有大窩，娼家是其花銷處，利其財，不行舉首有之。若說主窩，斷難捨數年畜養之家主，向數日淹留之龜子道理。」便出牌提陳箎。

剖柱追元惡，

埋輪翦大奸。

稜稜施鐵面，

行旅或安然。

正拘提間，忽代巡委查盤武昌。魏推官只得收拾起行。先時魏推官到任時，首參謁撫按司道，因



遇逆風，泊船小港，獨坐無聊，在船中眺望。見遠遠一林松竹，中間隱隱露出殿閣，聞又逆風中，送上幾聲鈴鐸。問梢子，答應是聖壽禪寺。魏推官道：『是隔屬，不妨打轎去一隨喜。』不多帶人役，不開道，竟到林子裏來。却見：

竹欹如延客，

松喬似引人。

江村人迹少，

一徑繡苔茵。

轉過林子，聽得鐘聲斷續，笙管悠揚，是幾個行童將着樂器，十許個僧人，執着香，迎來。到山門，又是一個老僧，鬢餘殘雪，面有月光，躬身相迓。人大殿，參了諸佛，轉到方丈，却是紙窗竹屋，風致悠然，小草名花，幽妍可憩，器具修潔，微塵不生，滿壁斗方詩畫，都是讚主僧道寂的。有道：

百年老樹知僧臘，

一片明蟾映古心。

有道：

廿載遠塵市，

一心橫古今。

有道：

解到風旛緣著想，

悟來明鏡本無臺。

有道：

慧從定裏出，

覺作世之光。

魏推官看了道：「這老僧想是寂和尚了。方外高人，可以賓主禮見。」老僧謙讓許久，側坐了。須臾，茶至，排列些果品點心，極清潔。相與談些口頭禪，彼此推重。總之，做官的談禪，見解已超俗人，和尚們也假借他，故此說得。坐久進齋，儘有遠方之物，似出宿備。魏推官道：「上人禪林名宿，正宜脫去俗情，適纔煩僧行遠迎，如此厚款，太厚了麼？」側邊立着一個會搗鬼，快嘴小和尚，答應道：「師祖平日不輕見人，禮數脫略。三日前，定中知大貴人將到，特差小僧前往城市，預備蔬菜。早間分付僧行門外迎接，故此如此。」魏推官道：「寂上人果然能前知麼？」寂和尚道：「不敢，是小僧浪言。」魏推官也笑是鬼話。當晚就宿寺中，與寂和尚做個知己。寺中也就立個大檀越老爺魏大紅紙疏頭。魏推官雖道他是鬼話，故意試他。回日與每次過往，俱去探他。那迎款宛同一日。這次魏推官也去訪他。到府，不過照例到府縣衙門，查一查倉庫，點一點人役，把罪囚過一過堂，憑吏書簡幾個矜疑的，聽代巡開釋。向府縣正官，討一討佐二雜職賢否，併不好書吏應戒飭的，造冊以候代巡獎戒。其時值張太岳母喪回籍，兩院三司，都到江陵赴弔，魏推官也且回任。

葫蘆依樣畫，

書吏枉奔波。

誰是急公者，

虛心爲勘磨。

回衙，不免理論日前未完事件。陳箎前已尋着單規，央他尋大分上。單外郎主張，千金過龍，可以無事。陳箎道：「魏四府聞得他不曾破手，若造次進去，一變臉，這番事體，越不好了。若沒有貼體鄉親，

不若尋張閣老公子。」單外郎笑道：「我做得與你做，是便宜你。張公子怕三千金不開眼哩。」陳篋見他說得是，就聽他將千金交與單外郎。單外郎乘官不在，先與管家講起，管家道：「奶奶要得緊。奶奶應了，不怕老爺不依。」單外郎故意激他道：「我見老爺甚是執法，怕奶奶也做不來。若做得時，萬金也可得。管家小小也得個千金。」管家道：「縛牛自有縛牛法，都在奶奶身上。」管家去與奶奶說，果然一力應承。單規却將六百兩送進與奶奶，管家加一，六十兩，說事的後手三十兩，其餘單外郎落籠。

千金買出獅吼，  
三面好縱鴟鴞。

魏推官到了衙中，傍晚兩人喫了些酒，收拾方罷，那奶奶笑吟吟道：「做了年餘官，今日纔得大宗大財。」魏推官道：「你說我查盤回，帶得這些程儀麼？」奶奶道：「這樣叫做大財。」就在袖中拿出陳篋一紙訴詞道：「這人拿銀子六百兩，我接受了。你可圓活他。」魏推官道：「這人饒他不得，我正要拿倒他，立個名。」奶奶道：「圖名不如圖利。你今日說做官好，明日說做官好，如今弄得還京債尚不夠。有這一主銀子，還了他不成。」魏推官道：「官久自富。奶奶不要如此。」奶奶道：「官久自富，已兩年進士，一年推官，只得這樣。見錢不搶，到老不長。任你什麼，我只要這宗銀子。」魏推官道：「這是誰拿進來的？」奶奶道：「天送來的，不要這等癡！你不要錢，你陞官時，那男盜女娼的，却要你的。只

問你，如今不提幾兩銀子還人，後邊誰人借你？況且這事別人已問明白了，你生事害人做甚麼！憤憤的只待要鬧。

虎心原自猛，

豺性更能貪。

那解名和義，

唯知利是就。

魏奶奶也不拿出銀子來看，竟自睡去了。魏推官叫過管家來，假狠道：「你這干奴儕，做得好事！是那入做下的？」都得了錢，只彼此相看，絕不做聲。查那管門的要打，奶奶又跳起來，道：「你打我不得，借他打我麼？」嚷起來，魏推官便不敢做聲。要拷問把私衙皂隸，又怕聲張。只尋他空隙，道他不常川守衙，打了二十五一個浪氣，悶悶的閣了幾日。上司來催，沒奈何也只得照前問擬。那單外郎要發賣手段，還要奶奶逼勒魏推官，把陳箎做個乾淨，龜子做個煞。自此陳箎高枕無憂，龜子延頸受戮。

初無殺人意，

奈擢殺人錢。

落筆如矛戟，

冤魂泣九泉。

魏推官也因這節，怕奶奶又做出來，私衙關防甚嚴，酒也不甚出去喫。未幾按院發牌按臨武昌府，魏推官先期到府，將衙門封固，轉斗都塞了，叫本府知照二員，輪放水菜。又對奶奶說：「只可一不可二了。」奶奶道：「真窮鬼，真窮鬼！且看！」出門將門上，着實分付一番，方去。只因魏推官原是本分要好的人，因這事覺得違心，又怕人知道，心中抑鬱。將近聖壽寺，巴不得一步跨上岸，與寂和尚一談。不期轉過林子，並不見鐘磬鼓樂響。到了寺門前，虧得一個小沙彌看見，忙去叫時，走得幾個來接，也

有只帶搭子，沒有僧帽，也有着得短衫，不穿徧衫，趕上來，香棒兒也拿不及一根。到方丈，桌止灰塵堆滿，椅子東一張，西一張。寂和尚摸了半晌，纔走出，連道：『失迎，草草！』喫了些茶，到晚喫齋，也只些常品。恰好服事的仍舊是那搗鬼快嘴和尚。魏推官對他道：『你師祖怎不前知了？』這和尚道：『委是師祖不曾分付，有慢老爺。』寂和尚也急請罪道：『委是有個緣故，老僧也不解說。』魏推官道：『有甚緣故？』上人不妨說來。』寂和尚道：『這事說來近誕。敝寺伽藍，最是靈顯。凡遇貴人過往，三日前託夢報知。先前張閣老鄉試時，避風來敝寺，伽藍都來說，所以張閣老大貴了，捨田十畝，供常住，還留一個神靈顯赫匾額，在伽藍殿中。今老公祖累次來都報，只今次誤了，也不知伽藍他出，也不知有他故，躲懶不報。』魏推官道：『果有此事？』寂和尚道：『老僧不敢謊說。』魏推官道：『我去武昌，往還不過十餘日。上人可爲我一問，是甚緣故？』這一問，魏推官還在疑信之間。不料這老僧，果向伽薩前鬼混道：『你是一寺之主，寺之興廢，全靠於你。你怎失報了貴人，以致誤觸魏推官。他若發惱，便爲闔寺之害。如今要你還不報之故，你快快報來。』說了又說，念了又念，就像泥神道有耳朵的。只爲：

胸中利害紛紜擾，

出口言詞不厭煩。

祝罷，這神人果然有靈，夜中託一夢，將所以然之故，說一個分明，老僧甚時驚駭。

莫言天聽高，

神目無不照。

相隔半月魏推官又來仍不是前番遠迎光景。魏推官看了，又笑道：「伽藍想仍不靈。」只見這老僧口中趑趄道：「靈是靈的。」魏推官道：「既靈，怎又不報？且我前日央你問得何如？」寂和尚欲言不言，又停了半日。魏推官大笑：「伽藍之說，還是支吾。」寂和尚又沉吟許久，欲言怕激惱推官，不言，只道他平昔都是誑言，真是出納兩難。纔道個：「不好說。」魏推官道：「我與和尚方外知己，有話但說。」和尚道：「伽藍是這樣說，和尚也不敢信。」把椅移一移，移進魏推官，悄悄道：「伽藍說：老公祖異日該撫全楚，位主家宰，此地屬其轄下。」魏推官笑道：「怕沒這事。」和尚道：「平日通報，以此之故。」魏推官又道：「今日不報，想我不能撫楚了。」和尚道：「真難說。」推官又催他。和尚道：「神人說：近日老公祖得了一人六百金，捉生替死，枉斷一人，天符已下，不能撫楚，故此不報。」這幾句嚇得魏推官：

似立華山頂，

似立滄海濱。

汗透重裘濕，

身無欲主神。

強打着面皮道：「下官素頗自礪，一時不明，枉人有之，得財斲法，實是沒有。」坐不定身子，起身上船。寂和尚陪上許久殷勤，請罪，留他不住，只得於寺門相送。魏推官執着手道：「適纔之言，不可輕洩。」和尚連聲：「不敢！」這魏推官歸途，好生悵快。待要叫人使龜子出狀，自己央同人翻招，怕陳篋知道，倒賊：「況這宗案，又經達部了。若是抹殺，怎真窩家漏網，假窩家典刑？都爲我得錢之故。」正是：

因貧成乳虎，從悔作藩羊。

到得府，傳梆開門，竟入書房悶坐。這奶奶又攬得幾件公事，巴不得推官回，聽得竟入書房，道：『這甚作怪！』也走入書房，只聽得魏推官在房內將靴脚踏上兩跌，道：『一個八座，輕輕丟去了。』魏奶奶帶着笑，走進相見，道：『甚麼八座丟去了？若是好的，還叫人尋將來。』魏推官道：『只爲你六百兩銀子，賣去了我一個吏部尙書。』奶奶道：『若買賣得個吏部尙書，還是銀子好。』魏推官把從前一段事，細細說與，道：『暗有鬼神，駟馬莫及。』歎息悲傷，幾於淚下。

漫喜筐篚盈積，

誰知天道彰明，

聚盡魏州城鐵，

鑄他錯字不成。

奶奶見他怨悵，道：『你是怕我又做甚事，說這鬼話，想還是秀才時窮鬼附你體說的。』奶奶見是說不入頭，洋洋去了。未幾，是張江陵新例，南邊江洋，與北地響馬，審實俱決不待時。旨下，部文到，這龜子與衆強人俱各押赴市曹斬首，可憐。

正是烟花主帥，

何關斬揭渠魁。

蕭艾盡歸刪刈，

彩筆織就風雷。

魏推官聞之，越發机隍。不及考滿，病弱，只約告假回籍，不數年身故，可見不當而得，明有人非，暗有鬼責。丈夫心地光明，一介不取，便沒有鬼神，也不可苟且，况是圖財害人。至于淺見，最是婦人，如何可令做主！這病源，先在未讀書做官時，便蓄了富貴利達之心。一到得官，大家放肆，未有不害事的。我



請問乘守財虜，貪財是願，要妻子，要營官職，若併一身不能保，應得祿位，俱爲削去，不可警省，糜幽冥之事，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枉法擢錢，敲剝百姓，更是不可。若到聽分上，雖云他人得財，罪過終是我作。聰明任性，雖云此中無染，終是明而不明，有負洗冤雪枉四字。近來又見黨護書役，聽其脫罪，真逼死人的，反作原告，無辜的破家殺身，草刈無非，芥視青衿。催牌如火，批駁如雲。必欲鍛鍊成獄。蓋批駁假手書役，宜乎任其穿鼻。但一人之冤不伸，反又殺人身，破人家，悍然不顧，只怕人怨天怒，恐亦有所不免也。故古斷獄所戒，曰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官是官宦勢力，反是報復恩仇，惟內是妻子，或私人請託，貨是賄賂，來是干謁書札。總之枉法殺人一也。按獄者慎之慎之。

## 秦士錄

宋 濂

本篇係記一奇士的不能見用於世，因爲是秦人，所以名秦士錄。作者事略同前。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闔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鄰牛方鬪，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

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士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

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以爲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即不能答，當血是刃。」兩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纒纒不窮。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被髮吽叫曰：「我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徒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愧，下樓，足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遊，亦未嘗見其挾書讀也。

秦定末，德王執法西御史台，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閹卒不爲通。弼曰：「若不知關中鄧伯翊耶！」連擊踏數人，聲聞於王。王令隸人摔人，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尙未臣順，間者駕海艦，互市於鄞，即不滿所欲，出火刀砍斫，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却，其虧國體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爲日所出入者，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咋舌，舌久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

「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卽命給與。陰戒善槩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既弼至，衆槩並進，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面目無色。已而烟塵漲天，雙劍飛舞雲霧中，連砍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謹曰：『誠壯士！誠壯士！』令勺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比之王鐵槍云。

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其事不下。弼環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銅筋鐵筋，不使立動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尙何言！』遂入王屋山爲道士。後十年終。

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殆絕，玄鳥來，亦失其家，競棲林木間。使在，必當有以自見，惜哉！弼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君知其怒髮上衝也。』

## 姚伯華至孝受顯榮

周清原

本篇見西湖二集第六卷。西湖二集共三十四卷，每卷包含和西湖有關的故事一篇。所以稱爲

二集，大約還有西湖一集的。作者周清原，武林人，生於明末，其他生平不詳。

終日尋經論中，深夜吸月迎風。  
一盃清酒貯心胸，長嘯數聲星動。  
文筆煙雲繞着，研硃風雨縱橫。  
說來忠孝興偏濃，不與尋常打闕。

這首詞兒名西江月，總見世人惟有忠孝二字最大，其餘還是小事。若在這兩字上用得些功，方纔算得一個人。如今這回說行孝的報應。但行孝是人的本等，怎生說到報應上去？只爲世上那一種愚下之民，說行孝未必有益，忤逆未必有罪，所以他敢於放肆。不知那個孝字，驚天動地，從來大聖大賢，大佛菩薩，玉皇大帝，太上老君，閻羅天子，那個敢不敬重着這一個字。在下先說幾個忤逆的報應，與列位看官一聽。話說杭州湯鎮一個忤逆之子，叫做曹寶兒，兇惡無比，凌虐其母，不可勝言。母親被兒子凌虐慣了，只當小鬼一般畏懼。這曹兒寶生下一子，方纔三歲，極其愛惜。一日，妻子偶然把兒子跌了一交，磕損其頭，妻子恐怕，對婆婆大哭道：『兒子回家，必然要把我打死了。不如投水而死。省得死在他手裏。』婆婆道：『不要投水，只說是我將來跌壞了，做我老性命不着，我且權躲在小姑娘家裏，等他怒過了頭，回來便是。』到晚間，曹寶兒來家，見兒子跌得頭破，大怒之極，把妻子一把揪將過來，只待要殺。妻子說：『不干我事，都是婆婆之故。』次日，曹寶兒身邊悄悄帶了一把刀子，走到中途，將來藏在石下，竟走到小妹妹家，假以溫言騙母。母親不知其音，與寶兒同行，行到藏刀之處，寶兒取刀要殺母親。在石下尋摸，早不見那把刀子，但見一條大蛇當道，怒氣勃勃。曹寶兒心下慌張之極，不覺雙足陷入地中。霎時間直陷至膝，七竅流血，自己求告道：『是我不行了！怎生這般忤逆，要殺害母親！』其母急往前救抱，無計可施。遂急急走回家來，叫媳婦帶了鋤頭，同往救掘。隨掘隨陷，掘得一尺，

到墮下二尺。無可如何，只得啖以飯食，號泣徹天，三日而死。觀者日數千萬人，莫不稱快。這是元至正甲辰六月之事。還有一個忤逆子報應之事，是山西平陽府軍生周震，始初做得一個秀才，便欺虐閭里，看得自己如天之大，別人如螞蟻之小，犬馬之賤。不要說是平常人，就是孔子孟子，他也全不看在眼里裏。僥倖秋試，便瞋起肚子，揚揚得意，對父親道：『我是貴子，恐非爾父之所能生也！』父親見家醜不可外揚，只得忍氣吞聲。後周震患了一場病，久臥牀褥，雙目俱盲，忽作驢鳴數聲而死。始死之時，鄰人有與同死者，還魂轉來說：『周震見閻羅天子，命判官查其罪惡，叫周震變驢。周震大聲喧辯道：『我有何罪？要我變驢。』閻羅天子道：『爾忤逆父母，怎生不該變畜生！』周震慌張，方纔哀告道：『既變畜生，願王哀憐，把我托生安逸之處。』閻羅天子道：『你眼界最大，把他覆了雙目，終日推磨。』周震方纔語塞。只見牛頭夜叉，將驢皮一張，披在周震身上。將鐵鞭鞭了數十下，周震變驢，跳躍而去。』這兩個是忤逆子的報應了。還有忤逆媳婦的報應，唐朝賈耽丞相爲滑州節度使之時，滑州百姓一個媳婦，極其忤逆。婆婆目盲，媳婦以蚯蚓蟲作羹，與婆婆喫。婆婆學得其味甚異，留與孩兒回家看視。孩兒看了，仰天號泣。恍惚之間，見空中一個金甲神將，把這忤逆媳婦的頭截去，換上一個狗頭，聲音猶是人聲，時人謂之狗頭新婦。賈丞相叫人將繩牽了這個狗頭新婦，滿城遊行，以爲不孝之報。又有福建延平府杜戶兄弟三人，輪供一母。兄弟各出外鋤田，叫這三個媳婦供給。三人出外，這三個媳

婦便大罵婆婆，終日沒得粥飯與婆婆喫。婆婆痛苦，要自縊而死。嘉靖辛卯七月中，青天白日，割刺刺一個大霹靂響，只見電火通紅之中，三個婦人，一個變牛，一個變狗，一個變豬，只頭還是人頭。觀看之人，日逐千萬萬。衆人都畫了圖樣，刊布於世，以警戒人。看官，你道忤逆之報，昭昭如此，怎麼人不要學做孝順之人，以致天譴。有詩爲證：

公姑父母卽天神，觸忤天神殞自身。  
莫怪小人饒口舌，恐君驢馬變成眞。

列位看官，你看忤逆之報，一毫不差。那行兇作惡之人，只道鬼神不靈，不知舉心動念，天地皆知。況罪莫大於不孝。若天地饒過了你的罪犯，便不成一個天地了。忤逆的既是這般靈應，行孝的自然靈佑，鬼神感動。從來道，孝通神明，並無虛謬之理。看官牢坐，待在下慢慢說來。話說這位孝子姚伯華，生在浙江嚴州府桐廬縣，二十未娶，事父母極孝。昏定晨省，再不肯離父母左右。父母年俱六十餘歲，要與伯華娶媳婦，道：『吾父母俱老，早娶媳婦，生下孫兒，以接姚門香火。此吾父母之願。』伯華稟道：『常見人家娶了媳婦，思量他孝順服事，或是娶了一個不賢惠的，三言四語，添嘴送舌，兒子不察，聽了枕邊之言，反把父母恩情都疎冷了。世上孝順的，有得幾個。不如不娶，父子方得一家。若是娶了，父子便分爲兩家。以此兒心不願。且待日後細細訪得一個賢惠孝順的行聘未遲。』伯華說了，父母亦不強他。伯華在家，終日孝順力田，家道頗是溫厚，奉養無缺。果是：

萬兩黃金未爲貴，一家安樂值錢多。

話說姚伯華一味行孝，父母年老，膝下承顏順志，好不快樂。怎知樂極悲生，降下一天橫禍！那時正是元順帝末年，荒淫酒色。哈麻丞相進西天僧以運氣術媚帝。帝習爲之，號演撲兒法。哈麻妹婿集賢學士秃魯帖木兒又進西番僧伽璘真于帝，行十六天魔舞，男女裸處君臣宣淫，羣僧出入宮中，醜聲聞於外。市井之人莫不聞而惡之。行省大臣日以納賄賂爲事。多者高官厚祿，少者貶降謫罰。順帝一毫不知，皇子愛猶識理達獵，專好佛書，坐清寧殿，分布長席，列坐高麗西蕃僧道。『諭德李好文先生教我讀儒書多年，尚不曉其義。今聽佛法，一夜即曉。』因此愈崇尚佛教。凡百官要求超遷的，以習佛法爲絲，求西蕃僧稱贊，即轉高官。所以當時有口號道：

若要高官，須求西番。

其昏濁如此。那時天下也不是元朝的天下，是衙門人的天下，財主人的天下。你道怎麼？只因元朝法度廢弛，盡委之衙門人役。衙門人都以得財爲事，子子孫孫，蟠據於中。所以從來道：『清官出不得吏人手。』何況元朝昏亂之官，曉得衙門恁的來！前後左右，盡爲蒙蔽，不過只瞞得堂上一人而已。凡做一件事，無非爲衙門得財之計。果然是官也分，吏也分，大家均分。有錢者生，無錢者死。因此百事朦朧，天下都成瞎帳之事。以此紅巾賊紛紛而起，都以白蓮教燒香聚衆，割據地方，四散搶擄劫掠。



傷人如麻，屍橫遍野。徐壽輝部下先鋒項普略，領數千兵，蜂擁而來。所過之地，殺人如砍瓜切菜，百姓哭聲震天，四散奔走。但見：

亂紛紛煙焰蔽天，哭淘淘悲聲動地。刀鎗凝一片白雪，旗幟晃十里紅雲。滾滾烟塵，可憐無數頭顱拋滿路，悽悽殺物，惜哉幾萬血肉踏成泥。鎗尖上擲着人心，馬領下懸掛甲首。干戈隊裏，無復生還，路馬場中，只有死去。魂飛天半，男女同作一坑。塵血染山前，老穉並爲萬壑鬼。

話說這桐廬縣在浙江上游，與杭州甚近。那賊兵四散而來，彌山布野，好生利害。各處人民，都紛紛逃竄於深山窮谷之中。若是走不快的，盡爲刀下之鬼。姚伯華見百姓紛紛逃竄，父母都六十餘歲，家事又頗過得，算得紅巾賊要來搶擄，性命難存。只得急急攜了父母，走到閩原山中避紅巾之亂。那紅巾賊到已吃他避過了，怎知又生出一種假紅巾賊來。那時浙江右丞阿兒溫沙差三千兵去殺項普略。那項普略是能征慣戰之將，兼之阿兒溫沙是個極貪之官，專要的是孔方兄。因此賞罰不明，兵心不服。軍士並無紀律。纔離了杭州，便四散搶掠。那些百姓吃了紅巾賊的苦，又吃官兵的苦，真是亂上加亂，苦中生苦。兩軍相交，戰得不上數合，官兵身邊，各懷重貲，並無戰心。又被項普略肋腰裏撞出一彪賊兵來，殺得個罄盡。項普略得勝而回。這些敗殘軍兵，剩得不上百餘人，沒了主將，回來不得。索性假裝紅巾賊，拿了紅巾賊失落的旗幟，頭上也包了頂紅巾，就如水滸傳中李鬼假做李逵相似，臉

上搽些黑墨，手裏拿了兩把板斧，躲在樹林裏耀武揚威的剪徑。不撞着真正李逵，誰辨他真假。吶喊搖旗，逢人便殺，遇物便搶，把老婦人殺死，少年婦人搶來做壓寨夫人，輪流奸淫。人只道是紅巾賊，誰敢正眼兒覷他。有詩嘆道：

中原不可生強盜，強盜纔生不可除。  
一盜既生羣盜起，功臣皆是盜根株。

又有詩嘆道：

紅巾原是殺人賊，假說殺賊即紅巾。  
剪徑李逵成李鬼，搽些黑墨便爲真。

話說那些假紅巾賊到處擄掠殺人，姚伯華父親，只道紅巾賊去遠，方纔走出，招呼兒子。怎知假紅巾賊正到，被他一把拿住。他母親在樹林中，見丈夫被賊拿住，登時走出，取出手中金銀首飾，送與賊人，以爲買命錢。那賊人收了金銀，道：『錢財也要，性命也要。』說罷，便把這老兩口兒，從山崖上直擲將下來。

山下新添枉死鬼，孝子何處覓雙親。

話說姚伯華父母雙雙被賊人攢死，那時姚伯華從亂軍中失散了父母，仇人捱擠，紛紛亂竄。伯華四處尋覓，喊叫，並不見影。心下慌張，不顧性命找尋。當夜在星月之下，遍處徘徊顧望，竟無踪跡。次日，賊人稍退，伯華心中，走頭沒路。大聲痛哭，竟至血淚流出。果然孝感動天地。那時賊鋒未已，誰敢行

走。四野茫茫，並無一人可以問得消息。伯華只得望空禱告天地道：『我父母何住？萬乞天地神明指示。』禱告已畢，忽然背後有人則聲道：『爾父母在前面山崖之下，速往尋覓。』伯華回轉看視並無一人。有詩爲證：

曠野茫茫屬恁人，有人指示爾雙親。  
是知孝德通天地，幻出神明感至人。

話說伯華回頭看視，並無一人，急急忙忙走到前面山崖之下，呼叫不見聲應。細細尋覓，但見父母屍骸，做一堆兒攔死在地。伯華痛哭，那時盜賊縱橫，一陣未了，又是一陣。伯華料賊人必然又來。若還遇見自己性命亦不能保。急將身上衣服，脫將下來，扯爲兩處，裹了父母屍首，每邊一個，背在肩上。不敢從大路而行，乘夜從小路而走。用盡平生之力，穿林越嶺，走得數里，却早天色昏暗上來。星月之下，脚高步低，磕磕撞撞，好生難走。一步步捱到江口。那時已是二更天氣，萬籟無聲，江邊靜悄悄的。並無一舟可渡。伯華對天嘆息道：『這時怎得個船兒渡過南岸去便好。若遲到明日，恐賊兵又來，性命難免矣！』嘆息方畢，兩淚交流。只聽得上流頭咿咿呀呀，一個漁父掉一隻船兒下來。伯華暗暗叫聲：『謝天地。』叫那漁父，渡一渡到南岸去。漁父依言，將船兒撐到岸邊，伯華背了兩個屍首，跳上了船。漁父一篙子撐開了船，問這姚伯華道：『這是誰人屍首？』伯華哭訴道：『是雙親屍首，被賊人推落崖下而死。無可奈何，恐賊明早又來，性命難保，只得連夜背了，載到祖墳上埋葬。』說罷，號啕痛哭不

止。霎時間到了南岸，伯華袖中取出銀鐲子一隻，付與漁父。漁父大笑道：「我見你是大孝之人，所以特撐船來渡你，難道是要銀鐲之人！你只看這兵火之際，二更天氣，連鬼也沒一個，這船兒從何而來？」說罷，不受其鐲，把篙點開來船，口裏唱個歌兒，伯華一一聽得明白道：

吾本桐江土地神，感君行孝哭江濱。  
城隍命我非閑事，說與君家辨假真。

那漁父歌畢，霎時間便不見了這隻船兒。伯華大驚，拜謝天地，背了雙親。那時力氣已竭，腿腳酸軟，慢慢的，一步掙一步，漸漸掙到祖墳左首，解開了衣服，把屍首放在地上端正，採些樹葉掩覆。思量要掘地坎，將來埋葬，爭奈無一件器械，可以挖掘。只得尋了一個木錐，將來挖土。那時一連三日，水米不曾沾牙，飢餓之極，精神困倦，一邊挖土，身子已顛仆於土坑之內矣。感得山神化作一個老人，扶他起來，與他一碗漿飯吃了，方纔掙得起。及至掙起之時，那老人又不見矣。真神靈保佑也。伯華又恐盜賊走來，只得日裏躲過，夜裏出來掘土。又有大蟲前後咆哮。伯華那時已是聽天由命，並無畏懼之心。如此兩晝夜，十指血流，點點的滴在地上。伯華也不顧疼痛，方才掘得成穴，深一丈餘，將二骸藏於穴內，又負土成墳，築高三尺，痛哭之極，至於吐血。有詩爲證：

掘土成墳恨有餘，山神送飯助飢虛。  
姚家墳墓非容易，孝子當年手拮据。

話說姚孝子掘土成墳，埋葬了雙親，那時身體羸瘦，已是鬼一般的模樣。盜賊正在縱橫之際，只

得東奔西竄，沒影的逃躲性命。日不成日，夜不成夜。直待我洪武爺成了一統之業，天下方得安寧。姚伯華纔走到故基一看，已成了一片荒地。苔草青青，狐兔縱橫而已。遂砍伐些樹木，搭起一間蓬廠居住，漸漸經營起來，方成就得一間房子。那時孑然一身，形影相弔，戚眷之中，已十亡其七八。後來漸復了故業，想起雙親死於非命，今幸得天下太平，人民復業，父母死去，已經多年，好生痛苦。只記得遇難之時，是二月，也不知父母是何日死亡。所以後來每到二月間，便斷絕酒食，不吃葷血，不見賓客，擁爐自泣，手持杖畫灰，眼淚滴於灰中，其灰盡濕。又走到父母擲死之處，伏地痛哭，聲徹黃泉，山中鳥獸，盡助其悲哀，爲之徘徊躑躅。淚滴土上，所滴之處，草木不生。人人稱其孝感，因名之爲哭親崖。凡是三次神靈顯聖之地，俱至誠禮拜，叩頭感謝，年年如此。又記得逃難之時，沒有草履，步行不便，幾乎性命不保。幸以銀釵一隻，換得草履一雙，方纔得救性命。遂終身手織草履，以施貧窮之人，不取其錢。後聘錢塘楊氏爲妻。那楊氏也是個極孝之人，見丈夫如此痛哭，亦助其悲哀，一月不茹葷血。後生三子，三子也極其孝順。伯華患病，三子至誠禱告北斗，願減己壽以益父親，果是：

孝順定生孝順子，

忤逆還生忤逆兒。

三子共生八孫。姚夔字大章，正統七年中進士，做到吏部尚書，贈少保，諡文敏，人品事業，種種都妙。姚龍做河南左參政。曾孫姚璧，甲申年中進士，做兵部郎中。子孫男女，共有七百多人。伯華活至七

十餘歲而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今稱孝子者，莫不稱姚伯華焉；稱孝子有顯報者，亦莫不稱姚伯華焉。有古風一首，單道姚伯華好處：

元朝末年就燕逸，

哈麻媚獻西番酒。

天魔十六舞腰身，

君臣宣淫在密室。

密室宣淫醜不堪，

法度廢弛官貪婪。

蠹種在宮苦在民，

紅巾賊起視眈眈。

紅巾賊去又紅巾，

于戈簇簇殺萬民。

可憐伯華兩父母，

推墮山崖跌作塵。

伯華夜抱雙骸骨，

夜渡桐江鬼神惚。

載屍渡向南岸去，

不取金銀見超忽。

三日無餐仆不起，

自分已作一鬼矣。

山神有知餽漿飯，

致令孝子終不死。

血淚成墳墳土高，

隨地虎豹亂咆哮。

孝德通天非謬語，

子孫世代盛官袍。

## 阿留傳

陸容

本篇見式齊集。作者陸容字文量，太倉人，成化進士，歷任兵部職方郎中，浙江右參政。著有式齊集及菽園雜記。

阿留者，太倉周元素家僮也。性癡獸無狀，而元素終畜之。嘗使執灑掃，終朝運帚不能潔一廬。主怒之，則擲帚於地曰：『汝善是，曷煩我爲？』元素或他出，使之應門，賓客雖稔熟者，不能舉其名。問之

必曰：『短而肥者，瘦而髯者，美容姿者，龍鍾而曳杖者。』後度不悉記，則闔門拒之。家有蓄古尊彝鼎敦數物，客至出陳之。留伺客退，竊叩之曰：『是非銅乎？何黯黑若是也。』走取沙石，就水磨滌之。矮榻缺一足，使留斷木之岐生者爲之。持斧鋸歷園中竟日，及其歸，出二指狀曰：『木枝皆上生，無下向焉。』家人爲之鬨然。舍前植新柳數株，元素爲恐隣兒所撼，使留守焉。留將入飯，則收而藏之。其可笑事率類此。元素工楷書，尤善繪事。一日，和粉墨戲語曰：『汝能爲是乎？』曰：『何難乎是。』遂使爲之。澹參亭，一如素能。屢試之，亦無不如意者。元素由是專任之，終其身不棄焉。傳者曰：『樗櫟不材，薪者勿棄。砂石之惡，玉人賴焉。蓋天地間無棄物也。矧靈於物者，獨無可取乎！阿留癡獸無狀，固棄材耳。而卒以一長見試，實元素之能容也。今天下正真靜退之士，每不爲告命者所知，遲鈍疎闊者，又不爲所喜。能知而喜矣，用之不能當其材，則廢棄隨之。於戲，今之士胡不幸而獨留之幸哉！』

鸞鸞傳

李禎

本篇見剪燈餘話第二卷。剪燈餘話共五卷，包括小說二十二篇。作者李禎字昌祺，廬陵人，

永樂間爲廣西布政使。他仿效聖佑的剪燈新話而作這本剪燈餘話。內容大都是怪異談，不過

主旨在勸善懲惡，比較是傾於教訓的，所以當時得讀者稱許。



趙鸞鸞字文鶴，東平趙舉女也。幼時，家人以香屑雜飲食中啖之，長而體香，故又名香兒。有才貌，喜文詞，猶精於剪製刺綉之事。父欲以嫁近隣之才子柳穎，而鸞亦深願事焉，許而未聘。會穎家坐事，日就零替，鸞母悔之，以適繆氏。繆雖富室，而子弟村樸，目不知書。鸞既嫁而鬱鬱不得志。凡佳辰令節，異草奇葩，輒對之掩鏡悲吟，閉門愁坐。景之接於目，事之感於心，一寓於詩，積而成帙，名曰破琴羹。既三月而繆死，鸞回父母家。次年冬，穎亦喪偶，乃遣人復申前約，而求娶之。舉夫婦弗許。穎必欲成其姻，蓋聞鸞之賢而悅鸞之貌也。乃廉得穿珠匠婦王媽媽者，出入趙氏甚熟，且言聽計從，重賄媽媽求勸親焉。兼使私問於鸞，微觀其意。媽媽許諾，往趙氏說之曰：『老身久懷一事，屢欲奉告於君，以多故未暇。今適其時，不容更緩，未審君夫婦尊意若何？』舉曰：『何事？』媽媽曰：『賢女孀居，服將闋矣。薄聞柳氏復舉前盟，公堅執不從。不知成算何向？且始先開口，出自名門。因其家爲事貧窘，遂負初意。兩下各自締姻，固已絕望矣。誰想令愛喪夫，穎亦喪婦，殆出前定，似非偶然。況穎學問文才，視昔繆生百倍，不可同年。而鸞鸞心事，諒必無嫌。更其家溫裕，大勝曩時。如穎少年，豈終困者。有壻若此，何忍棄乎？』舉聞語，慨然而從。媽媽復密勸於鸞曰：『穎之慕爾，若大旱之望雲霓。今尊君既許，好事卽諧。然既遇知音，爾不可無一語以答其深意。第恐他日相從，悔之遲矣。』鸞甚然之，而難於啟口，乃作書附媽媽曰：『妾本良家，幼承慈訓。調鉛傅粉，深處中閨；執泉治絲，謹循內則。惟知紉針而補綴，未解舉案與齊眉。

天與榮華，親憐巧慧，冰爲神而玉爲骨，蟾如頰而手如荑。正及芳年，遴選佳婿；詎期薄命，竟配下流。遂以辜其出衆之才，屈其傾城之貌，斂茲怨悔，寓厥詩詞。對月白之宵，遇風清之旦，強與歡，強與笑，鸞伴山雞；觸於目，觸於心，鵲隨野鴛。孰料庸才短折，辱質孤嫠，土木形骸，惡况整空於眼底，風花情性，幽悰尙鬱於尊前。徒懷蔡琰之悲，永抱淑貞之恨。已甘棄置，過辱聘求。蓋以伸前時之好言，作後日之佳話。誠願託身貴族，委質明公。挽桓君之鹿車，吹秦娥之鳳管。願畢志以偕老，冀投身而相從。未侍光儀，先申悃悃，惟高明其諒之。」

媽媽還賀曰：「可諧矣。請以百金爲賞。」穎曰：「若余事濟，百金豈敢恡惜。」乃出鸞簡付穎。穎讀而雀躍曰：「真所謂窈窕淑女，吾其可不以琴瑟友之乎？」即卜日納聘而續其絃焉。御輪之夕，鸞乃私語於穎曰：「妾雖霜婦，然尙處子，郎不可不知。」穎愕然曰：「何謂也？」鸞云：「昔繆生有疾，不能近婦人，雖與爲夫婦，將四月而無人道，卒以喪身。然此事獨吾母知之，他人不知也。」穎未信，鸞請驗之，而果不謬。既歸之後，孝敬奉於舅姑，雍和友於姊妹，遇婢僕以恩惠爲先，相夫子以勤儉爲本。鄉鄰之貧乏者，則隨力相周，親戚之往還者，則以禮相待。由是內外交譽，稱道其賢。暇則與穎玩繹詩騷，吟詠情性，若吳絳仙之容華，曹文姬之藻思，不屑論也。穎中表兄弟有自都下回者，錄得貫學士蘭房謔詠六題，曰雲鬢，檀口，柳眉，酥乳，纖指，香鈎，凡六首。穎偕歸與鸞觀之，將效其體製，而構思未就。鸞輒

先賦曰

擾擾香雲濕未乾，鴉翎蟬翼膩光寒。側邊斜插黃金鳳，妝罷夫君帶笑看。

右雲鬢

彎彎柳葉愁邊蹙，湛湛菱花照處顰。嫵媚不煩螺子黛，春山畫出自精神。

右柳眉

銜杯微動櫻桃顚，咳唾輕飄茉莉香。曾見白家樊素笑，瓠犀顆顆綴榴房。

右檀口

粉香汗濕瑤琴軫，春逗酥融白鳳膏。浴罷檀郎捫弄處，露華涼沁紫蒲萄。

右酥乳

纖纖軟玉削春葱，長在香羅翠袖中。昨日琵琶絃索上，分明滿甲染猩紅。

右纖指

春雲薄薄輕籠箏，晚月娟娟巧露錐。簇蝶裙長何處見，秋千架上下來時。

右香鈎

寫以呈穎。穎服其敏妙，爲之閣筆。明年，至正戊戌，田豐破東平，穎與鸞相失，莫知所在。已而毛貴

復陷東昌，留僞將俞左承者鎮守。俞頗知道理，凡所掠男女，出榜召人識認給還。穎聞之，意鸞或者在彼，衝冒白刃中而未得。正憂窘間，有指女冠院語之曰：「盍不於此訪求乎？」穎如言去，果見婦女十餘人，纍然監繫。穎問鸞姓名存歿，一婦答云：「數月前喚去，不在此，蓋賢婦人也，可惜！可惜！」又問：「娘子何以悉之？」曰：「妾亦良家，與趙氏處者五閱月。其他人家宅眷，皆汙辱於寇，輒得放還。獨吾與趙氏及在此數人，誓死不辱，故被囚禁，何時復得見天日也？」言訖，淚下如雨。穎亦灑泣，低聲語婦云：「趙氏，余妻也。不知今在何處？」婦曰：「聞有周萬戶者，領去，莫測所之。但臨行時，知君必來相覓，留書託我，俾以授君。」即於衣領中取付穎，使急持去。蓋恐監者知覺，必遭箠罵。穎開而讀之，果妻手筆也，書云：

妾鸞爰從出適，忽值兇徒。顛沛流離，艱難痛苦，殘骸餘喘，與死爲隣。備歷危疑，幸存貞節。皇天后土，實所鑒臨。將殞滅微軀，則自經溝瀆；將混同末俗，則褻慢綱常。是以毀壞形容，偷存視息。雖落花無主，慙爾隨風，而畜犬喪家，終然戀主。愴惶四顧，憔悴半生。肢體苟完，心胆俱喪。每遇窮簷夜雨，古道秋風，但有凝望眼穿，憶歸腸斷。壁燈半滅，淚盡眼枯；戰鼓爭喧，魂飛魄散。已分膏塗野草，血染沙泥。寧飼肉於烏鳶，肯委身於狗彘。效投崖之烈女，慕斷臂之貞妻。詎意復被播遷，忽聞消耗，知君無恙，贖妻有期。敢遽捐生，遂更忍死。妾即今見有濟南周其姓，萬戶其官，緣係漢人，若差

良善。君得書之後，速備金帛來贖，不宜遷延稽緩。恐一時調撥，則轉移他處矣。百年伉儷，一旦分張，覆水再收，拳拳盼望。所宜深慮，早致良圖。毋俾妾爲陽臺不歸之雲也。伏楮悽斷，不知所云。

穎得書，則又間關跋涉，達於彼中。萬戶擁重兵，赫然聲勢，未敢輕進。投其隣而安下焉。越數日，緝知鸞之在也，而無由以通消息。乃日伺於門，見一巫媪往來頻數，意必府中之親信人也。候媪出，潛隨至家，奉銀一錠爲壽，而以情告焉。媪曰：『將軍夫人妬忌，所虜婦女，皆處於別室。除浣洗衣裳，炊造飲食之外，不容輒出。近亦有給還其親屬者。令妻若有，吾當爲玉成。』次日，媪詣第潛問，果得鸞而私報焉。鸞密出一緘付媪，媪持出以授穎，題曰悲笳四拍，讀之流涕。乃就懇媪請於夫人，贖鸞。夫人曰：『吾無所用，况其夫在，何忍留之！當即遣還。』穎乃奉珍珠耳璫，黃金排釵各一事於夫人。夫人卽呼鸞使穎領去。於是夫婦相攜，拜辭而出。其曲亦錄於此：

我生之初尙無爲，我生之後元運衰。夫與妻兮忽仳離，父與母兮生死安可知！狼烟四起兮沸鼓鼙，鋒鏑成林兮盛旌旗。人民塗炭兮城郭壞，禮義滅亡兮法度隳。身流落兮天一涯，腸欲絕兮心孔悲。山可平兮河可塞，妾怨苦兮無窮期！

右一拍

蜂蟻屯聚兮豺虎嗥，心毒狠兮體腥臊。烟塵瀕洞兮人竄逃，寒沙暴骨兮沒蓬蒿。亡家遇亂兮

傷吾曹，義重命輕兮如鴻毛。誓捐此生兮期不汙，仰天俯地兮獨頌勞！

右二拍

爽賢俊兮逐兇患，東西轉徙兮卒無寧居。貪淫是樂兮殺戮是娛，所在剽掠兮所過爲墟。發塚墓兮焚毀室廬，閨門孱弱兮被虜驅。舍生取義兮捐微軀，誰云女婦兮丈夫弗如！

右三拍

行處坐處兮思念我鄉曲，地角天涯兮不見我骨肉。姑亡舅歿兮家傾覆，逃竄苟活兮被驅逐。伉儷離背兮何時復，幸茲陋軀兮免污辱。誰爲義士兮揮金玉，歌行路兮妾身贖！

右四拍

穎鸞既復合，乃相謀回：『世方離亂，人不聊生。吾夫婦雖重得團圓，而前途向去，端未可保。莫若還遁於深林大壑中，少避氛埃，以需時泰。乃隱於徂徠山麓，夫耕於前，妻耘於後，同甘共苦，相敬如賓。翼缺、梁鴻、龐公、王霸，亦未可以優論也。鄉閭遠近，頗化其風。一日，穎出城負米，遇賊獲之，曰：『聞公名久矣。當送田將軍，任以官職，不患不富貴也。』穎瞠目大罵曰：『斫頭賊，吾豈從汝反哉！』賊怒，殺之。道上隣舍奔告，鸞走哭，負其尸而歸，親舐其血而手殮之，積薪焚穎。燄既熾，鸞亦投火中死焉。見者驚駭，爲之踈然，曰：『古稱烈婦，何以加之！』火滅，隣里拾其遺骸葬之，伐石表其塚曰雙節之墓。君子

曰：「節義，人之大閉也。士君子講之熟矣。一日臨利害，遇患難，鮮能允蹈之者。鸞乃能亂離中全節不污。卒之夫死於忠，妻死於義。惟其讀書達禮，而賦質之良，天理民彝，有不可泯。世之抱琵琶過別船者，聞鸞之風，其真可愧哉！」



三

二

一

三  
八  
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再版

明人創作小說選

全書一册  
大洋貳元貳角

版權  
所有

編印者 上海中央書店  
校訂者 儲菊人  
印刷者 上海中央書店  
發行者 上海中央書店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中央書店

精選小說

唐人創作小說選	宋人創作小說選	明人創作小說選	清人創作小說選
全一册	全一册	全一册	全一册
定價大洋二元二角	定價大洋二元二角	定價大洋二元二角	定價大洋二元二角
全	部	四	種

——各省各大書局均有代售——